



花厅

香港监房手记

谭炳昌

《花厅》

香港监房手记

谭炳昌

《花厅》

- 1) 【名】古老南方豪宅在大厅以外，另设于花园的客厅。
- 2) 【名】从前妓寨款宴恩客之地。
- 3) 【俚】老一辈广东黑帮对监狱的别称，以表示坐牢没什么大不了，反映了叛逆和逃避心态。

自白

「花厅」是个真实的故事。真实，因为绝大部分的情节、人物、场景，都曾经存在、发生、经历、体验、反思，被详细记录在三本监房日记，但仍然只不过是个故事。

此书的初稿大概十年前便开始了。想不到十年来断断续续，写了又写，改了又改，一直无法完成。期间出版了英语长篇小说《Man's Last Song》，《笙歌》，和短篇故事集《幽灵的独白》，然而每次翻阅「花厅」书稿都整体上不满意，却说不出所以然。

「花厅」写的是亲身经验，有很高的自传成分。当身处「花厅」时，身心都希望抽离，反而客观。到落笔写作时，翻着笔记，回想情境，却难以抽身。自述经历的难处是：更详尽的记录也不可能分秒不断。片段间的缝隙该如何处置呢？凭记忆填补？靠幻想加插？这样会否「不忠于事实」呢？然而「事实」是什么呢？为求写实，将没有记录的细节留白，让读者看得一头雾水，是严谨的「写实」吗？「现实」是如此琐碎执着的吗？

更真实的故事也终归是个故事，而「真实」的人生亦只有凭借个中的「故事」才得以完整表达；因为故事可以重组碎片，连贯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调节焦距，将模糊的细节清晰，将心中的「现实」显影。

反正「真作假时假亦真」，更真实也无非幻觉，如何虚构也离不开现实。

谭炳昌 2024年12月

目录

- 壹 -

地 狱 二 月 廿 九

1. [断片](#)
2. [闰日裁决](#)
3. [地狱监牢](#)
4. [心经](#)
5. [飞入疯人院](#)
6. [师兄](#)
7. [过界](#)

- 贰 -

幸 福 之 塘

8. [念死](#)
9. [白手之枷](#)
10. [野猫天堂](#)
11. [监常便饭](#)
12. [夜总会](#)
13. [坐牢的屁股](#)

14. [探监](#)
15. [狱卒](#)
16. [与子同囚](#)
17. [上帝与黑帮](#)
18. [文化监倉](#)
19. [钱序公义](#)
20. [地狱重游](#)

- 叁 -

[被困的遐思](#)

I

[自由幻影](#)

II

[公义蜃楼](#)

III

[闲思修](#)

- [后记](#) -



断片

一刹那前，犯人们还在高谈阔论想当年，欢乐之声震动着整个楼层，与走廊上以超高分贝广播电台节目的大喇叭斗闹。并无转眼之间，一切都静了下来。囚犯的叫嚷变了隆隆鼻鼾与零星窃语。令人窒息的浓烟也消减不少，尿骚味变得显著起来。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唯一的连接是自以为一直没有中断的知觉。

非常肯定自己一直都躺在床上，双手抱头，望着剥落的天花发呆，眼也不多眨。自知有些恍惚，但恍惚之余一直基本上清醒，等着烈风级的情绪平伏。事实明显另有版本。竟然没有察觉超级喇叭被关掉，怎可能呢？唯一解释是瞌睡了片刻。然而不知不觉打瞌睡经常发生，醒来不知道自己刚才打了瞌睡却从未试过。

或许刚才元神偷偷出了窍？科学一点讲，是大脑无法承受过度刺激而宕机？

这可能性较高；今天冗长难过，一整天被毫无内容的重大事情缠绕吞噬，精神深陷严肃泥淖。满脑袋死结问号，都没有答案，亦无从发问。情况危急，下意识短路可以理解，但感觉毕竟虚幻，形同穿越，也仿似脚下一空，踩进了黑洞。失去了这段光阴并不可惜，断便断呗，最好在将来几年天天断，频频断。

受刺激过度的意识瘫痪了大半天，现在逐渐解冻，像手术后麻药开始失效。游思碎片在空白的脑海中随机出现，东一块西一块，像码头的浮渣垃圾，在浑噩的波浪中碰撞浮沉，没有组织，没有逻辑，没有关联。

四周都没有时钟，凭直觉知道大概是午夜前后。

直觉还可信吗？子时午夜这些约定俗成的时间界线还有意义吗？

过了十二点是新的一天。明天将会发生的事情连瞎猜的基础也没有，只知道无法影响，只能绝对服从，否则是刑事罪行——又一刑事罪行。

日换星移不带来转变的话，哪天都一样。

天体在黑蒙蒙的宇宙高速运行，划破无尽时空，开创变幻未来，表面看伟大刺激兼浪漫，事实刚好相反。穹苍上下每粒分子都绝对循规蹈矩，死板地跟着既定轨迹前进，就

算明知两光年后会与H3918恒星相撞，同归于尽，也得继续，因为宇宙中根本没有自主，没有选择，没有回头路。自洪荒爆出秩序的那一微微微秒，便只有永恒单调、枯燥、无奈。一切已成定局，没有丝毫空间容纳变数。也许大爆炸本身是天方夜谭……反正结论一样，一切都已注定，毫厘不差。

可惜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可以预测。今天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而一连串意外的结果是我沦为阶下囚，被关进香港最繁忙的「罪犯人流中心」荔枝角羁留所，编号365820，等候进一步发落。更意想不到的，这残旧、嘈吵、杂乱、看一眼便令人彻底沮丧的羁留中心，与想象中的牢房黑狱有天渊之别。

大部分囚犯都表现轻松，并不在意身陷囹圄。大概兄弟们平时跑码头忙于搵食，难得今夕相逢荔枝角，新旧雨闲话江湖，细说沧海桑田，不亦乐乎。加上「惩教署」以极限分贝震撼提供的「香港电台」广播节目，替监房增添了不恰当的欢愉气氛。噪音向来是香港特色，但今天前做梦也想不到监仓会如此热闹，胜过联谊中心。兴高采烈之余人人抽烟，整栋监楼烟雾弥漫，却没有触发防火警钟，容忍度之高令我心寒。

随着鼻鼾声的起落，浓烟渐散，一直被烟味掩盖了的陈年尿臊开始刺鼻。

囚室的厕所坐落床头上端约一米，设计开放，只象征性地提供私隐。曾经见证无数大贼小偷屁股的尿坑满身裂痕，居高临下，一副饱历风霜的「老叔父」气派。蹲厕旁有片半米左右高的小挡墙，如厕人士要蹲得很深才能勉强将臀部最底端与外界保持视线屏障。大部分城市人早已失去深蹲能力，蹲下难，起来更难，膝盖不灵的随时一蹲不起。犯了官司的小中产想作最坏打算最佳准备的话，奉劝诉讼期间勤练农民出恭姿势，以备不时之需。

马桶一把年纪，却冲劲异常；首次拉绳冲厕时，被排山倒海的气势吓了一跳，险些掉下平台。大量外溅浪花湿润着周边的粗水泥地台，诱发着不知年的氨氮。厕所高高在上，如厕要先跨上两大级石阶，颇费气力，而坐牢的人难免晦气，没有心情考虑卫生公德、文明步伐、保养维修等实际问题；估计不少历代过客爬一半屙一半，让成片地尿素，渗透地台，积聚日久而发奇臭。幸好我是环保专业出身，凭经验知道鼻子比脑袋的适应能力强，任何恶臭都很快便惯而不闻。

唉！又扯远了。躺在铺上了粗硬军用毛毯的玻璃纤维床上，盯着剥落的天花强行胡思乱想，无非逃避而已。然而被自己骗了几十年，经验丰富，不易上当，还是老实面对眼前处境吧。

这处境……唉，还有什么好面对的呢？

沿着时间廊逆行，好像丢了回忆，现随原路找寻。

回看回想，发觉一切都无法改变。刹那与刹那间的因果紧扣相连，上一毫秒是因，下一毫秒是果，之间没有缝隙，有也无法插手，更莫论改变了。假如时光倒流，让我从头再来的话，最合逻辑的估计是一切不变，如是如是。此乃思考的结论，具有科学气质的因果定律，并非什么玄之又玄的哲理。

最后又是定数？今天所有的感悟，似乎都离不开宿命结论。

就算啥也不能改变，也总该挖出个原因向自己交代一下吧！

唉，找出了「原因」又如何呢？既然改变不了事实，捕捉原因只会增添负面情绪，煽动肝火，毫无建设性。传说中由悲愤演化而成的力量，只对埋头苦干奋发图强的人有用，无助于调整坐牢心态。

无奈心不由己，乱七八糟的思潮不断涌入脑袋中的死胡同，誓要寻根问底，讨个说法。

人陷困境感到后悔是自然反应。找理由证明一切都是无妄之灾，错不在己，也属人之常情。再者，找出了原由也许会有助吸取教训，以防下次……呃，下次？如此超级倒霉的事情，余生还有机会重现吗？

哈，当然有！人生无常，一切可能的事理论上都会发生，一而再，再而三……起码理论上如是。

打了个寒战。

既然如此，更要找出关键原因，以便再遇类似情况时人为急转弯，避免重蹈覆辙。不过……不过不犯同样错误便可保证更佳结局吗？变轨本身也只不过是另一种的注定，变轨后的结局可能不同，却不一定会更好；在第二条路上翻车可能更差、更惨、更糟糕！

转来转去也转不出这个死胡同。什么推理分析都没屁用，执着的脑袋翻来覆去，就是要找个说法向自己交代，留个希望苗头，防止过分宿命。

希望些什么呢？暂时说不清，反正人人都说身处逆境时一定要保持希望。坐牢，怎么看都算得上是逆境吧。

且慢！一般人的意见焉能作准？不少顶级智者都对「希望」持相反看法哦！有机会请教佛祖老庄的话，他们大概率会说「希望」无非妄想，徒然增加心理负担，影响我等凡夫对逆境的接受与适应能力，骚扰本来已经迷惘的平常心，最终只会惹来失望——有毒的，善哉善哉。连鬼佬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也懂得劝人不要心存冀望，以免错过当下。不过中外智者的一套通常知易行难，听的人多，未听而点赞的人更多，奉行的人极少。更重要的是，我现时非常渴望「失去当下」！断片肯定比越狱可行，而风险极低，何乐不为？

想不通哦想不通，胡思乱想会发疯！倒不如关掉脑袋，诚心祈祷，寄望奇迹，将今天删掉，化作南柯一梦，明天醒来一切如旧，哈哈……

哈哈？今天是2012年2月29日，四年一度积闰而成的2月29实在太好记，注定难忘，焉能妄想删掉？

* * *

闰日裁决

躺平床上，眼望天花，丝毫不觉困倦，更加肯定刚才没有打瞌睡。

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不停在脑海重播，非常清晰地模模糊糊。

一向极少失眠，深信不眠不休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充分休息才可保持状态以应不测。再者，世事无常，暂且放下的烦恼会继续被各种神秘力量影响，说不定一觉醒来难题已在梦中化解，惺忪已过万重关。然而多年来每遇困扰都会特别早起。其实我也真心喜欢大清早的空气和都市中难得的安宁，只不过没有外来烦恼助力的话，不会为了欣赏晨曦而牺牲睡眠。

今早五点不够便醒了，比平时早了两个多钟，可见潜伏心中的烦恼非同小可。辗转一番也无法再睡，索性走出露台强作轻松。天色似亮未亮，透彻晶莹却不失神秘，似乎预告着一场梦魇的终结。

其实一切已成定局；法庭文件也一早打印好了，痴心妄想不会改变事实。痴心妄想一向都不会改变事实，但可以令等待的时刻更好过。趁车群尚未出现，还是赶紧放松，培养淡定，争取享受当下一刻吧……

放松也得赶紧，这是什么世界呢？

是个神经极度衰弱的世界。大都会的安宁难得，转眼即逝。汽车很快便会空群而出，哔哔叭叭骂通街，开车的人极不耐烦，头部充血。赶着回办公室用公司时间吃街头买的餐蛋面、腿蛋治、港式奶茶，但满街都是挡路人，讨厌之极——再不避开，加油撞死你！

经常在露台栖息觅虫的一双红耳鹎在几米外的兰河啁啾栖息，消化肚里的蚯蚓。

它们都是在这里出生的。父母在白兰树筑的老巢早被弃置。红耳鹎一待幼鸟羽翼初成便会另觅新居，但天天回来喝水歇翼，代代如是。见面多了，熟口熟脸，可以近距离相处，却不能接触。牠们也从不飞进屋内歇息。有人会说：「当然啦！雀鸟怎会进屋休息呢？多余！」但我亲自认识两个与鸟交友的实例。

上世纪80年代时所属壁球会的印度教练，住在球会天台一个小房间。他可以开窗邀引雀鸟进屋玩耍，非常不可思议。我偶尔打完球会上他的房间探望，闲聊观鸟。只要动作不大，小鸟不会飞走，可惜当年没有想到详究拍照或笔记。

另一位天生「鸟语者」是内地的朋友，她家住重庆，某天由市场买来一只普通「凤梨小太阳」，看样子不过是小鹦鹉，并无特别。这位朋友并非生物学家，也不懂任何训练动物的窍诀，之前甚至从未养过宠物，却成功训练小太阳出笼蹦蹦跳到棉花盘撒尿，还带牠到郊外放飞，飞累了会自动回笼，千真万确，奇哉怪也！

一切「无法解释」的事情都会提醒我「智人」虽然自以为是，却所知甚少。英语中有个流行说法：「是小鸟告知我的」可能并非信口胡言。难道雀鸟确实有某种预知能力？反正一切众生都有些我们认为「特异」的功能。未有生物学家「证实」之前，人们大概不会相信狗熊和大象可以嗅到一二十公里外的异味。

可惜露台这两只小鹌比较平庸，看来没有特异功能。虽然相识在童年，可以比较接近，但依然信心薄弱，精神绷紧，稍有风吹草动便急急飞走，与一般雀鸟无异。

「小鸟呀小鸟，」平时总爱嘲笑别人跟动物说人话，今天特事特办：「有什么内幕消息尽管发个讯号，好的坏的也不打紧！」

两声吱喳，听来并无不祥。不过红耳鹌不是乌鸦，坏消息也可能相对悦耳。再过半天，我更会发觉监狱内兴高采烈地拥抱坏消息的人多的是。可能这两只小飞禽正是这个意思：「今天监房有三合会派对！热烈欢迎！啾啾喳喳，嘻嘻哈哈！」只不过我未听懂。

太太突然出现，手执电话，表情难看。

「怎么啦？」

两只小鸟急急飞走。

「大嫂……」说了两个字便眼泪直流，说不下去了。

坏消息通常都很简单，两个字足矣。我经常说关掉手机可以避免噩耗，没错吧！

大嫂的离去，是今天的第一个坏消息。

差不多三年了。三年来，癌细胞与官僚一直在找我们一家麻烦。我与法治官僚纠缠的同时，大嫂死命对抗癌魔。两星期前，我这边战场忽然平静下来，律师们趁机忙点别的，我则尽量若无其事，等待法庭的下一步动作。与此同时，大嫂的状况急转直下，进了医院与病魔终极会战。暴风雨前夕的气氛浓厚。

上星期她突然有明显起色，自己撑起身子来说了几句话。这是她战胜癌魔的宣言？与亲友道别的回光返照？大家都不敢讨论，各自心中揣测，脸上保持乐观，口里斗志高

昂。这算是集体逃避现实吗？很难说，病房内的确多了几线阳光，阳光同时制造了不少阴影，直到前几天。

与老婆最后一次探病时，大嫂的情况遽然恶化。过去一周聚积了的稀薄正能量一下子烟消云散，只剩下最基本的求生本能。她对身周一切已经没有反应，只顾竭尽余生力量从氧气罩争取气息。我不期然与供氧器均衡冷漠的操作声音同步呼吸起来。短短的几分钟，深刻地提醒了呼吸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呼吸，其它一切都次要。人每天平均呼吸万多循环，息息生死攸关，却被视为理所当然，万中其一上不来或下不去，一生就此了结……

心想：死亡也许是大解脱……

立即压抑了这想法，暗自补充一句「大吉利是」。

更理性更人道的念头，在公共妄想范围内都不合适，不近人情。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准放弃！「希望」帮不了被死神抓个正着的人，但对未亡人有麻醉功能。然而勉强维持不现实的希望，感觉实在沉重。

搏斗三年，大嫂也够累的了。

自从父母亲过世后，她是兄弟姐妹间的凝聚剂。过年过节或特别日子都由她安排指点，落实做到长嫂如母。她是个富有传统女性作风的现代事业强人，在弱不禁风的外表后面有份坚毅倔强的精神。虽然孱弱，却大致健康。

她化疗期间，我脑袋里曾经出现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

假如她三年前没有体检，坏细胞会否一直潜伏，而她则依然在生呢？我的医学常识肤浅，只相信养生有益，保健有道，必须持之以恒，无痛不呻吟，无病不体检，患病求医不能过分依赖，以致忽略自愈功能。我也毫不「科学」地直觉认为体检并非预防手段；人的内部不见天日，湿滑黑暗，长年负载脏臭废毒之物，偶尔细胞生怨变异乃意料中事，未有引发病征的话，随时一如表皮上的火热脓疮，释放怨气后自动消失。就算不消失，也可能退而成暗疾，潜伏十年八载不作为，让人生不知不觉地走到尽头。在最坏情况下，既不消散也不潜伏，凶狠肆虐又如何？被迅速夺命肯定比长年化疗好受，结果同样是死。

在漫长的疗程中，大嫂被各种名目吓人的高价霉素侵蚀，身体每况愈下，难免心生疑虑；犹豫之际，药物继续屠杀细胞，不分好歹。人由细胞合成，没有了细胞，就只剩下灵魂。

在现代医疗系统的独裁主导下，她犹如坐上了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在没有路牌的公路上飞驰，目标似乎很明确：不就是战胜病魔，早日康复吗？然而窗外一片模糊，方向难辨。专业意见很多，都不肯定，都不清楚离开目的地尚有多远。汽车由系统软件指挥，现代郎中只能按操作手册办事：收集数据，参考指标，设定步序，跟随指引，18岁

的小伙与81岁的老头症状相同的话，医治手法一样。不像华佗，更像修车技工。也难怪，擅作主张有法律后果，随时身败名裂，犯不着。

偶尔出现的「另类治疗」建议，是没有指示牌的公路出口，只能引起一阵好奇。离开主道可能是条生路，然而，这是生死抉择……犹疑间，汽车已错过岔道，唯有望着后视镜猜想、后悔、叹息、假设……还是不要三心两意，留在大路上跑吧。顺主流盲冲总比跟着没有保险公司背书的旁门乱闯稳妥，死了也不是自己的责任……

今天我对大嫂当日所面对的抉择与彷徨，感受分外深刻。行文之际，自己也确诊了胃癌，在鬼门口徘徊一阵子后，决定以中药扶正祛邪，同时努力自愈，继续冒死活活下去！

才不过六点半。

「烧根香给大嫂吧！」

一缕蓝烟身负使命，冒着微风袅袅上升，紧追大嫂刚刚成功摆脱了病躯的魂魄，传递我们最后一点心意，祝愿她安心上路。

每逢生离死别，总会慨叹人生无常。相比之下，即将要面对的法治程序虽然繁复琐碎，却没有生老病死诡秘莫测。人为程序的目的正是尽量减少随机因素，保证司法系统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以求公允。那时那刻，我的想法仍然天真。

更冗长的人为滋扰也有尽头，烦扰了两年多的荒诞诉讼，再过两个小时左右便会正式结束。如无意外，一百多分钟后便可以解开这心头枷锁，使劲一扔……

如有意外呢……？

两天前，事务律师戴力收到法庭通知，法官将在今天——2012年2月29日——下发宣判。大人的案头高高在上：法庭级别越高，案头离地越远，平民必须仰望。由于标高差距，犯人答辩要上呈，法官判决要下发，而疑犯基本上要随传随到，法庭顶多提前一两天通知律师，让他们稍作准备。「无罪推定原则」在实践中跟上帝的本质相似：信可安心，却不能肯定存在。被「假设无罪」的疑犯其实更像待罪之人，会失去很多正常的公民权利，甚至被羁留，未审先坐牢。平心而说，这做法有实际必要，只不过跟整天挂在嘴边的大原则有颇大出入而已。

香港承袭了大英传统，将律师界定为「大律师」与「事务律师」两类，然后再心照不宣地分成人鬼两路。我的前雇主是传统英资集团与法国公司的联营企业（以下简称「英法联」），律师团队清一色是只懂英语的真洋鬼子，和几个也会说中文的华人土著助理。

并无明文规定那一类律师比较高档，但只要听其名衔审其账单，便心里有数。在庭上，大律师跟法官一样戴假发穿长袍，只不过没有彩带缠身。事务律师没有资格戴假发

（因秃头或皮肤病而戴的民用假发大概不算数），也不能像大律师一样跟青天老爷直接对话。他们的职责是向下与疑犯客人沟通，让他们明白说不尽讲还乱的法律责任，套取辩护资料，整理证据口供，和收取服务费用。大律师除了准备辩护策略时可能会模拟庭上盘问外，甚少与客人直接联系，连诉讼费也是经由事务律师代收的。

无奈地跟着律师团磨蹭了差不多三年，对这行业总算有些心得。

律师虽然是法律体系的核心分子，但对法治公允之类的大原则兴趣不大，甚至有些冷酷。电视剧中大义凛然的司法雄才知能活在电视机里，否则会饿死。现实听起来有些冷酷，但抬棺材的对死人没啥感觉其实非常自然。

律师不论类型，都有种说不出做得到的专业态度，对任何案件宁死不打胜算，同时永不言败。就算120岁的前朝太监被控强奸，法律代表在追问之下也只会摇头摆脑，强作分析：「呃，五十五十吧，表面看来指控荒谬，违反生理常识，对我方有利，但牵涉技术问题甚多，公公最好有心理准备，不妨作最坏打算，然而无需过分悲观！」跟着可能会补充一句：「嗯，由于案情不寻常，我们必要时可能要添加费用，就当买保险便是了。」却没有明确指出谁是要面对加费的「我们」。这类对白，我三年来亲身经历了好几次。

然而我的大律师有些例外，老实说相当难得，是异类。

他是位行将退休的纽西兰籍「英皇御用大状」，虽未曾直接被女皇陛下御用过，但颇有江湖地位，假发微黄，顶在头顶有种古怪威严。绝大多数与英国上流社会攀缘的人都会尽力甩掉乡音来掩盖出身，这位纽西兰大状也不例外，一口女皇腔，完全听不出他先辈是当年被流放南半球的贱民。用中国价值观来批判，此忘本作风有些那个。然而为了金钱事业数典忘祖的行为，天下间比比皆是，中外一样，演绎不同而已。

这位大状在每次出庭前准备十足，分析细腻，抽丝剥茧，在庭上的台风稳健犀利，平实的陈词盘问暗藏机锋，永远泰山崩于前而不失从容，令我感觉踏实，觉得这官司胜算十足，是极少数得我信任和尊重的法律人士。当然，泰山崩了也只会压我身上，他的费用早已预付，根本没有理由不淡定。

昨天他不顾行规，非常例外地直接发了个私人电邮给我，内容只有一句：「假如『司法公正』意义尚存的话，你明天将被判无罪释放」。平平无奇的一句人话，在他的圈子极为罕见，令我安心之余，也被他专业冷漠背后的真心表态和人性关怀感动。

事务律师戴力则酷得要命，彻底模棱两可，坚持五十五十，不抱任何希望。不幸的是，他令人懊恼的「行货」态度竟然最中肯正确。

为了庆贺这司法噩梦的完结，一早预订了餐厅，好待判案后大宴亲朋。

冗长沉闷的审讯过程，临近结案竟然有些高潮气氛。亲戚朋友们一传二，二传四，知道尾声已近，不约而同地出现公堂，助阵打气。大家多年未见，在我的公审场合相遇，有如久别亲朋在老太爷的丧礼重逢，互问长短，抱头同叹岁月匆匆，替肃穆平庸的法庭增添不少人气：

「哇，读大学啦？上次见他的时候还没有我高呢！」

「我们都越来越缩，越缩越矮啦！」

「唉，时间过得真快，大家以后要经常聚聚！」

「一定一定！你有微信吗？」

「微信？啥来滴？」

直至法庭小吏用他仅有的英语高喊：「C o u r t !」大家才安静下来，齐齐起立，恭迎头顶马毛，身穿彩袍的洋法官出场。大老爷功架娴熟，好一出西洋大龙凤，大家暗自叫好，可惜没有锣鼓喇叭闹八音，美中不足。

大家为我而来，如此高兴，甚是难得，结案后同去尽情吃喝，不醉无归，理所当然，想不到……

事后回顾，自己对司法程序和法官思维缺乏认识，导致过分乐观；预早安排庆祝暗中也有取个兆头之意，说不出口而已。不过我当时的「不审慎乐观」虽然包含了误判与迷信，却绝对不乏客观逻辑，并非纯粹一厢情愿或盲目自我欺骗。

在工程界和商场跌撞多年，早已被逼学会凡事必须作最佳准备，最坏打算。既然没条件搞理想主义，便得接受世事无绝对；每个人基于有限经验、知识、偏见、理解能力和利害考量等因素，对同一件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然而工科生与生意人有个共同盲点，就是相信更离谱的逻辑也总得有谱可离，人间存在一种不证自明的情理，无需辩证的公认底线。荒谬的决定背后其实都有利害计算，不合理的表象暗地里都有原因，没有受益方的坏事，正常坏人是不会干的。人类失去这心知肚明的合理底线，相当于失去群体精神力量，牙不尖爪不利脚不快的「智人」会越来越弱智，狗也不如……

扯到那么遥远虚无，将眼前官司与人类的整体命运挂钩，只不过想说明我信心满满的逻辑依据。这官司非常简单：无证据无动机，整件事情说到底与香港无关，根本不应该出现公堂，出现了也无法站稳，唯一的结局是无罪释放，毫无悬念。我工科出身，多年从商，双倍具备了上述盲点，深信在没有人受贿得益的情况下，如此简易的案情，不可能让成冤案。

当时没有想到香港法官虽然一般来说不贪污，但传统上与平民隔绝，不沾大众思维，不循世俗逻辑，有自己的一套另类现实……

不过，现在大嫂……可能不应该庆祝吧……

「要不要取消餐厅订位？」我打断了老婆的默思。

「还这么早，等会再算吧。」双眼凝视着献给大嫂的青烟。

「也是，戴力说一般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的。」

「你先吃点儿早餐吧。」

想不到这早餐竟然是今天最后一餐。

洋法官大概有鉴于我和约翰每次出庭都结领带穿西装，约翰更与他同声同气，一直都特别恩准我们坐在旁听席受审。今天是裁判日，陪审狱吏破例按本子办事，核对身份证后示意我们入座犯人栏，跟着自己也钻了进来，嘭一声拉上闸门，堵死了出口。我和约翰相视微笑后，默默地看着笼外的风光。人很多，都在窃窃细语，像下着微雨。律师与律政司处一众闲人闲聊招呼，都有些坐立不安。亲友加上公司法律及公关部门的同事，将观众席挤得满满，迟来的要站着。很多人用眼神鼓励我们加油。这时候加油干嘛呢？浪费能源而已。

约翰比我年长几岁，是「英法联」的首任老总，开山老祖。我是公司的首位华人总经理，接手时他已升迁为法方驻港总代办，但不久便被退休。他虽然没有技术背景，但在港澳垃圾行业混迹多年，经验丰富，而且工作狂热，事无大小亲力亲为，是个难得的把关人才。我于是征得各方老板同意，转聘他在“英法联”担任“特别项目经理”。他在80年代一手创立澳门的联营分公司，是负责澳门市场的最佳人选。瞌睡了几百年的澳门有独特的历史包袱和梦幻作风，并非一般员工可以应付得来。

约翰是这场官司的「首被告」，理论上我只不过是配角。

Court！法官大人出场，全体肃立！

他今天穿了新彩袍，衬上奶黄假曲发，像个表情符号。成为法院的常客后，不禁对青天老爷的假发产生好奇。后来一位懂历史的朋友告诉我欧洲贵族戴假发的缘由与性病有关。当年很多有钱有脸有冲动的上等人士都染上了梅毒，导致不平均脱发，东一块西一块，一看便知道「哈哈！中招了？」，有损颜面。于是臭味相投的哥儿们想到绝招，大家沆瀣一气，不论头壳有没有补丁也戴上假发，外人难辨难分。上流社会流行吃粪的话，民间自然跟随者众，公子阶层的遮羞笠很快成为时尚，不戴不酷，渐成体统。传统假发用马尾毛织造，比羊毛稍微透气，然而在早期没有空调的香港戴着办公也相当难受。听说假发是从来不洗的，臭汗自干后留下的淡雅黄斑在司法界是微妙的资历象征，千金难买。

法官大人坐下后，二话不说，立即埋头整理案前的纸张，左边的放到右边，右边的放到左边，刻意避免与旁听观众或犯人栏内的我们眼神接触。几分钟的悬疑转眼即逝，他拿起面前的一张纸，平直地诵读案件背景与重点概略，然后才郑重开始总结。

首先，他认为案中唯一指控约翰和我的污点证人「非常可信」。

吓！此话怎说？有无搞错？

此君是谁？

他，是葡籍人士，家族混迹澳门几百年，根深蒂固，正在澳门服刑，是轰动一时的欧文龙贪污案中三位与欧司长没有家属关系却被拉去坐牢的倒霉分子之一。

他，是一位在香港庭上亲口对眼前这位法官承认曾经四次在澳门法庭作假证供，浑身污点的证人。

他，是曾经由澳门监狱白纸黑字发信勒索的人。法官大人一早将这勒索信接纳为呈堂证物，收归入档。他当时表情肃穆地详阅此信，不可能看漏了其中最重要又绝不含糊的一句：「否则我保证你们会陷于麻烦！」（Otherwise I promise there'll be trouble!）他发信时我已退休，公司听取法律意见后决定拒绝付款。几天后，这证人由澳门监狱打电话给伶仃洋彼岸的香港廉政公署报案，推翻自己几年来的说法，改称「英法联」其实知道他会行贿，是同谋。

他，是刚刚被法官宣布为「非常可信」的关键证人——此案的唯一证人。

法官大人大概心知这判断不寻常，于是自发解释道：「证人在辩方律师的盘问下，毫不犹疑地承认他以往屡次作假证供，证明他有悔意，现在说的是真话。」这番逆天逻辑记录在香港法庭网页内的审讯记录，以供世人搜寻参阅，并非随意捏造。

不少在场人士发出了无声惊叹：「吓？」

我吞了口水，也发不出声。

法官没有提及勒索信，大概觉得无关重要吧。

逻辑是有「合理底线」的……逻辑是有「合理底线」的……

逻辑是有「合理底线」的???！

戴力的荒唐估计，竟然一字不差……

不久前，戴力律师邀我到他的办公室一起重温证供。

污点证人曾在澳门「廉政公署」与各级法庭分别给过四次口供，每次都自相矛盾，反正他在澳门存档的供词乱七八糟，我方律师甚为重视，第一时间获取了副本呈交香港法院过目。我其实颇欣赏葡国仔凡事漫不经心，甚至不经大脑的拉丁风。他在澳门的人脉极广，特首和主审法官都是他的哥儿们。可能由于信心满溢导致态度轻率，在公堂每每信口开河，造成多个互不兼容的证供版本。不过澳门有自己的传统作风，轮不到我们外人说三道四。

我对这官司充满信心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坚信世上没有任何法官会相信这样的一位污点证人。逻辑总有「合理底线」，打掉了这个证人，根本就没有案子，一场噩梦，一个笑话，大家收工，欢乐时光。

但戴力可能为了管控期望，看法不同：「根据我的经验，不能排除有人会在背后教唆他被盘问时不作任何辩驳，爽快承认过往作假，以示真诚悔过，尽快略过无法争辩的事实，同时博取法官信任。」

「吓？」我两眼一翻：「戴力哦戴力！甭耍我吧！你刚才这专业意见收费的吗？逻辑是有公认合理的底线的哦！」

「Well，信不信由你，小心为上。」

「不信！死也不信！」

他笑了笑，笑得很开心。

法官刚才的几句总结，几乎是戴力谬论的翻版，一字不差，难道他们有私聊，甚至串谋？

一下子被扯离了自以为认识的现实，脚下轻浮，有些晕眩，脑袋空白。脑袋在这情况下反正作用不大，想爆了头也不会改变事实。

遇上非常状态时要放缓呼吸，一切不顾，收敛精气神以应付当下。

老婆在旁听席突然泣不成声，我在笼中向她举拳示意坚强。

旁听席上很多人表情错愕，显得比我更震惊。

几天前发电邮邀请名单上的亲友今天出席「跟我道别，或一同庆祝」。他们现在一时间不知道目光应该投放哪才恰当。有几个人向着犯人栏挥手。只看到动作与外形，没有注意到到底是谁，反正谁也一样。

转头看看身旁的约翰：面如死灰，目光呆滞，嘴巴微张，似乎已经死去。

一直以来，每堂审讯都有一名惩教署的差役侍候，以防法官老爷兴之所至，要立即送我们入狱。他们通常都非常无聊——因为这工作实在无聊——对我们却颇为友善。今天的狱卒哥哥和我们同困于笼，魂魄却如常开小差去了。

洋法官用英语宣判后，他感应到庭上气氛突变，才醒觉过来，不肯定地用广东话问我：「衰咗？」

人「衰了」当然要老实承认，于是点了点头。

他态度依然和蔼，但多了几分公事公办的味道。

另一位惩教职员突然在身后出现。这时才知道身后的墙壁原来有扇颇为隐蔽的暗门。他们将约翰和我带到后台，然后拿出俗称「孖叶」的手铐将我们连接起来，每人一叶。

我的一环较紧。

「放大点可以吗？」我问那位替我上手铐的职员。

「可以！」随即将内圈的垫环拿走「OK？」

连忙「唔该」，随即补充一声「阿Sir」。现在人在他手中，尊重一些肯定没错。

我和约翰被手铐相连，走进后室的电梯，像一对幼儿园学童。

到了地库层，出了电梯，阿Sir随即解开手镣。如此大动作就是为了15秒的电梯之旅？很明显，手铐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要。我们正式由「假设无罪的疑犯」降级为等待判刑的罪犯。刑具有助大家心理上认识和接受这转变，胜过千言万语。

约翰和我被遣到不同的房间去。

一位戴着医疗手套的职员发出清晰简明的指示：「剥光衫，袋里边的嘢通通攤出来放枱上。」

脱光了衣服，将口袋里的东西摊放在小桌上。

「手按墙，擘大脚。」

唉……可不遵命吗？

两手按墙，张开双腿。

墙上有一小块淡棕带暗红的斑点。是风干了的鼻屎？残余血迹……？

背后的先生一直没有动作。

继续屏气胡想……努力分心。

又过了不知多少个刹那，仍然没有任何动静，有关的随意肌开始稍微松懈。

难道他在远距离检视？又或许在发短讯跟老婆聊天？

「着翻衫！」

「哦，唔该，阿Sir！」连忙把衣服穿上，松了一口气，竟然有少许意外喜悦。

出了房间，感觉轻飘飘，有如手术后开始苏醒。

「贴住墙走！」另一位阿Sir接手，命令我在他前面靠着墙壁走。

「转左！」

周围有很多惩教职员，可能由于午膳饭气攻心，都表情木讷。

很好奇为什么要贴着墙走，但立即意识到从这一刻开始必须戒掉好奇。现在并非好奇的时候。观察无妨，但切忌太过投入，更不可随便开口。

拐了弯是条长走廊，两旁都是铁栅，铁栅后是一格格被墙壁分隔的囚室。阿Sir加快两步过了我头，站在一个没上锁的囚室门口，望着里面，没有看我，没有作声，好像满怀

心事，也好像心无旁骛。我自动自觉走进囚室。他一言不发地锁上闸门，然后斯斯然地离去，一直都没有看我一眼。这位阿Sir虽然缺乏表情，却表达了十分丰富复杂的内容。表面心不在焉，但每个动作都有专业节奏，拉闸扭锁坚决实在，「咔嚓」一声，干脆利落，传递了不容置疑的权威。他走路懒洋洋，脚跟不离地，貌似行尸走肉，细赏却有几分「龙衔海珠，游鱼不顾」的禅味。虽然目中无人——起码没有我这个新犯人——但并无作威作福或表现恶意。

呆呆地看着阿Sir的背影拐弯消失后，才定过神来。

若在平时，可能会心里批评这位公务员态度欠佳，但现在身为囚犯，有关部门的职员不当我一回事实在合情合理。后来才发觉所有狱吏都是这副冷漠态度，估计是职业所需。每天与来自五湖四海的犯人相处，太威严怕引起无谓反弹，太友善又有所不宜，保持某程度的冷漠最为恰当，有专业道理。不过这是将来的观察结论，此刻才入狱十来分钟，连囚衣也没有，遽然被扔进了另一个世界，迷惘恍惚，哪来闲心分析研究？

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房间」。

地方出奇宽敞，大概七八平米，家具不多，尚算简洁，右墙角有个升高了的平台蹲厕。心想这设计也真够变态，使用时要有登台表演的勇气，为啥呢？保安原因？为挖隧道逃狱的犯人增加难度？英国人的思维在细节方面通常比较刁钻。

左侧近门口处有台小小的玻璃纤维高桌，旁边有张高凳，也是玻璃纤维，也固定在地上，不能踢翻出气。灰色的桌面上有个漱口盅大小的塑料兜，上面盖了块厚厚的白面包。揭起面包一看，惊见最讨厌的黄豆粥。一粒粒黄豆硬净分明，沈在兜底，上面一层上清液，明显火候不足。没想到经典的监狱黄豆粥原来有现实依据，并非小说和电影凭空捏造。一点也不饿。好奇心驱动下轻轻尝了小半口，果然难吃，像浸过微咸盐水的塑胶粒，色香味口感都不像食物。假如每天都要吃这个的话……联想到集中营战俘的老照片。

与对面囚室相隔一条走廊和两扇铁闸。对家囚友爬上了高台厕所，脱了裤子后蹲下低头，开始呻吟，估计是对塑料黄豆有排异反应。自问一向随便，也喜欢随便，可以在任何环境中吃饭，随遇而安，来什么吃什么，从不抱怨；地方看似不大卫生？没问题，大菌吃细菌，谁怕谁？然而眼前的景象有些极端……不过话说回来，就算邻室囚友没有在我餐桌几米范围内公然拉屎，就算今天吃的不是黄豆粥，也完全没有胃口。

反过来背向对面囚室，坐在小凳上，以示尊重隔邻这位先生的私隐。

有些空洞，有些麻木，手指头冰冷。

就这样坐了半小时？一小时？那寡言的狱吏突然出现，一言不发地打开了闸门。我入监随俗，无声无息地跟着他走，有种阴森的默契。约翰已经在电梯口等着，永不迟到是他的好习惯。我们再次戴上手铐，让两位阿Sir押进电梯返回楼上法庭。

这次由暗门直入犯人栏。

旁听席依然挤满了人，空气比刚才更郁闷，感觉呼吸轻微困难，老婆却平静多了；我使劲对她微笑，尽在不言中。

法官大人已经上坐，神态比刚才轻松，大概午餐吃得不错。他毫无耽误，立即宣布自己「正怀着沉重的心情判刑」，看来他判刑后需要多喝几杯以助解压。这位洋法官数年前在高档的「木球会」因为喝多了闹事，曾被暂停会籍六个月。约翰是球会的资深委员，可能有参与判刑。在流言比嘴巴快的英籍高级遗民社交圈，这类消息以音速传播，成为「酒余牛排后」的笑话。想不到世界轮流转……嗯，难道法官大人怀恨在心？不会不会！法律是客观公正的，绝对不容置疑！

且慢！

法官大人正在大赞咱们呢！

诸君且听：「两位被告是他们业内的佼佼者，而他们犯案并无私心，个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既然法官大人老实夸奖，唯有谦虚接受，不过被他当众点赞实在有些难为情，亦有几分虚幻。

难道真的是一场误会？或许他早餐时喝多了，刚才判案一时忘形，跟我们开大了玩笑而已？我等着他下一句的道歉：「不好意思，哈哈！无罪释放，退庭！」

唉，盛赞我们一轮之后，他终于言归正传，说这次量刑起点为四年，远低于戴力的悲观预测；他说由于牵涉的数目不小，入罪的话估计「最少」五到七年；他担心我听不清楚，将「最少」两个字加重了语气。

「戴力，为了你的律师形象，你应该小心语病。既然说『最少』，则五年便够。『最少』五到七年除了多余，也不合数理逻辑。」纠正也是为了他好，希望不会忠言逆耳。

幸好我们在法官心目中是社会领袖，是佼佼者，贡献良多，所以从轻发落。还有，他跟着语带正气地说：「由于程序繁复，被告在冗长的过程中受了不必要的不便和压力，于是本席决定减刑九个月。」哈，想不到法官大人也有注意到程序冗长繁复。减免了九个月，折实三年三个月，期间乖乖的不打架不吸毒不赌钱不行邪淫的话，还可以提早保释，谁说官僚主义没好处呢？

黑色大卡车在法院地牢停车场的小斜坡上一颠一簸地爬往出口，窗口都封上了铁丝网，如临大敌。地狱囚车的引擎和避震很晦气，每一步都很勉强，像头力不从心的老牛，却苦于未到法定退役年龄。约翰和我手铐相连，同坐一排，我靠窗，他靠中间走道。一位阿Sir给我们各派一个口罩，预警「外面有记者」。我替约翰翻译了。他在港工作了四分一个世纪，只学了几句中文，现在终于有机会专心学习土著方言了。

审案过程中，廉署和律政司的官员对偶尔前来听审的年轻记者都很积极友善，肉麻巴结，经常将一早预备好，只待搬字过纸的「新闻发布稿」往他们手里塞。惩教署的职员似乎没有这份公关热情。

车场大闸缓缓上升，露出一线阳光。好像很久没有见过阳光一样，感觉陌生。

一群人背光而上，照相机贴着窗门的铁网乱拍一通，像鬼魅，更像在粪堆抢食的苍蝇；我和约翰在他们眼中是热辣辣的新鲜粪便。

约翰急忙弯腰，俯身将面贴大腿，像准备飞机坠毁。想不到他情急之下的「前弯头碰膝」做得不错，有几分瑜伽天分。我盯着外面这群莫名其妙，为了谋生而疯癫的可怜人。要拍便尽情拍吧，被上了锁，只能摆这个姿势，不好意思。

从任何角度看，我们的案子都沉闷乏味；既无引人入胜的阴谋诡计，亦无惊心动魄的暴力色情，完全没有新闻价值，贴钱也卖不出电影版权。这群人的兴奋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呢？因为这是香港首次牵涉老牌英资大行的境外贪污案件？有了这案例，廉署便有理由大肆扩张，招兵买马，四出越境办案，公费出差上演廉政风暴，俨如好莱坞特警了。讽刺地，由于早期廉署的出色表现，贪腐在香港已大致息微；养了那么多人，总不能都坐在总部看报剔牙，但又不甘收缩。反贪腐部门越有效，自己的生存价值越减退，是个很矛盾的现实。据说廉署调查员大都以两年合约聘用，严重缺乏就业保障。现在手中有我们这两位肯定会上诉的蓝筹客户，随时搞上几年，对员工们的生计有一定的稳定作用。负责想出这妙招的人，此刻可能在开香槟庆祝。

囚车摇摇摆摆地离开法院，将一众媒体喽啰抛诸车后。回看他们，都忙着低头检视匆匆拍下的影像。

熟悉的金钟地铁站在铁窗框架外匆匆而过，忽然遥不可及，多了条未来几年都无法逾越的鸿沟。

半小时后，老囚车终于摇到了蝴蝶谷的荔枝角收押所，中途没有抛锚。蝴蝶谷隔邻是美孚新村；当年是香港首个大型私人屋邨，父亲曾特别带我去参观见识。曾几何时的创意典范，现在憔悴不堪，像历史遗迹。

离开法院前，戴力下来地牢探望，劈头便安慰道：「律师团队一致认为法官在多处严重误判，我们已经收到公司指示，全速申请上诉，你大可放心！」他笑得很诚恳积极，有些兴奋，估计已经将我们列入了未来五年的收入预算。

时间无多，即将启程前往坐牢之际，他随口补充了一句：「哦，荔枝角是老监狱，环境恶劣，是香港最恐怖的地狱监仓！」

望着他，无奈之余感觉滑稽，但此刻没有心情开玩笑或分析他分享这情报的意图。他不像在卖弄幽默，而是真心希望我有心理准备。两年来，他的主要功能是期望管控。对他来说，每一阶段的结果都可能更差，也可以更好，呃，五十五十吧。

「嗯，收到。谢谢你的提醒，戴力律师。」

「没问题！」他开心地说，似乎听不出我无奈的反讽，反正也不会在乎。资深律师与客人的命运永远保持客观距离：打官司这玩意一命二运三风水，不是输便是赢，五十五十，太上心干不了这一行。

* * *

地狱监牢

蝴蝶经常被美化，甚至神化。梁祝死后凭借爱情死力不变蛆虫，双双化蝶，破墓而出，重返人间起舞。其实就算这双迷梦恋人走运，没有瞬即被坟头雀鸟啄返西天，也顶多软弱无聊地多活几个星期。这样的故事竟然感人肺腑，流传千古，可能由于蝴蝶的魅力非同小可。

在残酷的大自然，花蝶除了姿色招展地跟随本能沾花散粉之外，几乎一无是处。既无顽强生命力，亦无群体斗志，遇上气流只能随风哆嗦。小至蚂蚁黄蜂，大至蛇鼠青蛙，都视之为零食。如此脆弱的生命，平凡无奈，却被捧为「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典范，在法国经典「恶魔岛 — Papillon」中象征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实在无法理解，不知道文人们是有意误导还是无心挖苦。然而蝴蝶经历了千秋万载的弱肉强食依然存在，却是客观事实，不到我不服。

当笼车转入狭窄的「蝴蝶谷」时，庞大丑陋的荔枝角收押所赫然出现在狭路尽头。

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与蝴蝶自由浪漫的形象截然相反。

转眼已到大闸。收押所看上去残旧不堪，像弃置了的军事基地。维修监狱在执行上肯定比装修生意繁忙的酒楼要困难十倍。再者，刷了漆油，外貌光鲜，或许会损害「地狱监牢」的恶臭形象，削弱「荔枝角」三个字在江湖上的威吓力。

荔枝角龙蛇混杂：全港所有还押候审的疑犯、刚被判刑的轻重囚徒、和由于种种原因需要转送其他监狱、医院、法庭的犯人，都会先集中在这里，等候安排配送，是三十多所监狱的人流集运中心，繁忙程度可想而知。

一般来说，「疑犯」被还押候审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案情严重，其二是穷。古代疑犯需要调动银两疏通官吏，现代疑犯需要金钱人事担保，没钱没后台没关系的蚁民，则有理无理先关起来再算，中外古今如是，在金钱主导的社会，更赤裸裸地如是，理直气壮地如是。

对还押候审的疑犯来说，荔枝角理论上只不过是炼狱中途站，终站才是地狱。然而香港地方法院的平均审讯周期大约一年，较复杂的案件，随时优哉游哉地审上两年。长期被困炼狱与直入地狱实际上分别不大，炼狱甚至更差，因为市区的荔枝角比郊区监狱的环境更吵杂，空气更污浊，而疑犯没有工作杂务寄托，日子可能更无聊难过。

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被还押的人于候审期间仍然被假定「清白」，与正式定了罪的犯人有所分别。他们无须工作，发型随意，家人可付费订购狱方安排的特别膳食和送普通牌子香烟（正式囚犯只能自购一种市面见不到的香烟）。囚衣颜色也有区别，是「绝望灰」而不是正式犯人穿的「粪便褐」。除此之外，炼狱也有刀山油锅，只不过尖刀较短，油温稍低，至于滚油温度由三百廿降到二百八有没有实际意义，则要视乎被炸者的个人感受了。

律师们私底下都认为现实中并没有「无罪推定」这码事；「大部分动听的法律原则都只不过理论，只能当选举口号对待，无需认真。」幸而香港法院的定罪率极高，绝大多数被还押的疑犯最终都会被定罪，不会感到含冤被押。

对手停口停的无钱阶级来说，被还押一年半载后，大多会失去工作、声誉、甚至家庭。就算最后奇迹出现，被判无罪释放，用不着下地狱，步出炼狱后要面对的人间天堂已变得凄凉死寂，举目无人。

下了囚车，阿Sir解开手镣便走开，没有指示。我们跟着其他囚车释放的人流走到登记桌前。

「名！」桌后的教官最多三十岁，翻动眼珠扫了我一下，没有认真抬头。

老实回答了。

「衰也！」所犯何罪之谓也。就算本地广东人，不稍懂江湖术语也不一定听得明白，幸而我从前读的是男校，也看过电影「监狱风云」。

「呃，廉署……」

我的「罪行」并非三言两语可以交代清楚的，然而精明的惩教官不讲自明，没有兴趣了解详情，我只说了「廉署」两个字便被打断：「寻晚瞓边？」昨晚睡哪？

「呀？我……」这问题稍微唐突，有些愕然。

「走！」

阿Sir甚有前朝官吏的风格，不喜欢被无知市民浪费时间。回归后，香港公务员基本上由率直高效杀气腾腾的官老爷蜕变成暧昧低效，不分大小轻重，一律「聆听市民声音」的滑溜官僚。看来监狱是个被遗忘了的时间囊，保持了往昔官员的硬朗作风。每当我被问题难倒，反应不过来的时候，阿Sir都会毫不犹豫地猜测，然后将未经本人同意的答案

录在册上。很好奇他写了些什么，但立即想起自己的告诫，暂时把好奇心冻结。后来才知道「昨晚睡哪？」是核对身份的问题。现役囚犯会回答所属监狱，医院回来的会答哪家医院，愕然说明是新来的，无知本身便是答案，所以：「走！」

只管跟着前面的人走，无目标，不好奇。

假如今天之前要我想象监狱的情景，大致上会描绘一群垂头丧气的男人，头发蓬松，赤脚上了锁链，默默无言，坐在长板凳听天由命，和水龙头漏水的回音——滴，嗒，滴，嗒，滴……绝望凄凉，无话好说。

但荔枝角大堂与这幻想情景有天壤之别。

这里嘈杂喧闹，像暑期过后第一天的中学宿舍。与十多岁的男生相比，成年监犯——现在是我的「同窗囚友」——似乎更兴奋更忘形。很多都是老相识，哥儿们一直忙于作奸犯科，无暇相聚，今夕狱中遇故知，互道别来勾当，不亦乐乎。囚犯的口比青年书生的要粗粝，一般只用来痛骂诅咒仇人的话，在这里都变得亲切。

「丢你老母臭X，真係比我係呢度见到你条扑街冚家剷！」意为想不到在此遇见兄台，甚感惊喜。

「丢那星，你老母X发梦都估唔卵到我旧年几卵大镬……」小弟去年不幸遇事，慨叹人生福祸无常。

「大镬嘢」是身份象征，江湖地位，大家都急不急待分享。身周很多监犯都似乎很高兴今天到此报到团聚。难道外面的世界真的不怎么好过？然而……

「丢你老母！静的呀！」一位正在埋头用功的教署职员突然抬头叱喝，敕令众人肃静，好让他专心为人民服务。

大堂顿时静了下来。我趁机环顾四周，发觉约翰就在身后，与我相隔三数人，目光呆滞，看不到我。

正当我暗暗佩服这阿Sir的威严之际，声浪已经回到原来水平。赏脸式的群体静默为时不到一分钟。一分钟前大发雷霆的阿Sir，好像突然想通了些什么，心无旁骛地继续处理案头任务，不再理会噪音。

跟着前面的人，走到另一张小桌前。

表明身份后，坐在桌后的职员发了一张只有几公分大小的「临时身份证」和一本尺寸相若的超袖珍「犯人手册」。身份证是一小块白纸，打印了姓名和编号，一个永远属于我的个人编号。我现在是365820，自英女皇陛下1879年在香港首次任命了「维多利亚监狱总监」后的第365820个囚徒。当然，在不太遥远的早期，并非每个犯人都有资格被分配囚号。没资格的直接人间蒸发了事，反正无人够胆过问，由他引起的一切麻烦亦随之而消失，尘归尘土归土。

拿了临时证后继续前行，仍然无人指挥交通。一股无形力量带动着我们，一个跟一个，随机发现这冥冥中有组织有规律的入册流程。从眼角看到约翰满脸不耐烦，大概对这里的安排秩序有不少意见，却一反常态地没有投诉。

吓！又裸搜？唉……

幸好只不过是象征式检视，跟在法院地库一样，并无肢体接触。这里的环境没有法院隐蔽，半遮掩的搜身房外人来人往，稍一引颈便可以看见我裸体按墙的怪相。但正如在屠场没有人会停下脚步看杀猪一样，裸搜在这里没有观众。

搜身后，从一大堆褐色制服中随便捡了一套，再获发一双塑胶拖鞋。穿上后发觉裤子太短。明知要求更换会被狠狠问候娘亲，算了吧，反正这里不敬囚衣不敬人，就是走路时有些拉胯，步伐慢一点便是了，不赶时间。

穿上制服后，抱着进来时身穿的意大利名牌西服和皮鞋继续前行。今早穿得格外体面；法官比较相信衣着光鲜的疑犯，处置也会从宽。不信邪的话，遇上官非不妨穿笠衫短裤人字拖上庭来证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只看事实不敬罗衣，看看后果如何？

在一张长板桌前，一位当值囚友将我的衣物粗暴塞进一个透明塑料垃圾袋，然后用记号笔写上编号。这些衣物也会在仓库被囚禁到2014年5月27号。估计出狱之时已经严重发霉，面目全非了。

咦，难道刚才就是耸人听闻的入册「通柜桶」？没什么大不了哦！

根据绘声绘形的传说，入册的第一关是俗称「通柜桶」的肛搜，以防犯人利用天赋空隙隐藏毒品或武器。「后门藏毒」可以想象，但狭窄敏感的肛门能够容纳什么武器呢？尖刀匕首？双面刀片？防屁炸药？太不可思议了。可能只是危言，让良民有所顾忌，如非特别肚饿，或愚蠢，或倒霉，不要以身试法而已。

又可能这听落颇有大英风情的搜身方式，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已经……

一厢情愿的臆想才刚起步，便被残酷的现实截停了。人流在一个房间外停了下来。半掩的门后面有两位身穿微黄大褂的工作人员，都不像医生。一位囚友正好出来，边走边拉裤子，踉跄地走向下游。

房间内其中一位职员脱了手术手套，扔进一个快将满溢的巨型垃圾桶。想看清楚手套有没有血迹之类，只恨老眼昏花，在这距离无法确定，唯有胡思乱想。

逐个来，不急。

终于……

到我了？

比较近门口的职员盯着我，以木纳的神情来表达不耐烦——还有谁呀？

微挺胸膛，碎步走进房间的心情跟进入牙医诊所差不多。

「假牙？」

呃，难道真的是牙医？

「无……」

「擘大口！」

拼命张开——啊～～——很快地查证了一眼，似乎比较满意，在册子内记录了几笔。我乖乖的站着等候指令，口合上了一半。

开始习惯阿Sir们的沉默作风。他们都说话不多，非不得已要开口时往往只说一半，留一半于不言之中，而出了口的一半中的一半，通常都是监房术语；没有经验或受过培训的人，唯有像我一样满头雾水瞪眼傻笑，或自作聪明答非所问。

另一位职员站在巨型垃圾桶旁等我自动献身。大概由于疑心生暗鬼，隐约觉得他在奸笑，表情变态。斯斯然换上一只新手套，紧贴的乳胶勒勒作响。幸而惩教署没有什么回收用之类的环保意识……他略略抬头望着我，没有表情，没有声音，却把心中的话清晰传递：「丢那星！等乜卵呀？」这位先生，请问何故躊躇呢？

轻轻报以一笑，意思是：「现在就来，累你久等不好意思，阿Sir，抱歉，抱歉……」不知道他能否意会。

只有三步之遥，提腿开步时竟然膝盖乏力，膀胱骚软，急需上洗手间……

「除裤，弯低！」

褪下裤子，咬实牙根，紧闭双目，弯成足足九十度，充分合作。

等着，等着，时间一毫秒一毫秒地过去，脑袋发胀，感慨万千，唉……

咦？蜻蜓点水？还是初步热身？

姑且静观其变。

「Okay！」

没听错吧？连忙拉上裤子，同时衷心感谢阿Sir手下留情：「唔该阿Sir！」

没有了戴力律师从旁管控期望，唯有自己凡事往坏处多想。当现实没有想象中恐怖难过的时候，会带来片刻舒缓，喘一口气，甚至对地狱增添了正面印象。

终于环绕着「地狱之门」走了一整圈，有了编号，换了制服，完成了各项贴身检查。一群野鬼丧尸，游魂似地回到了起点大堂，继续走下去便要重新登记搜身。大家自动自觉地在长凳坐了下来，棕色的一团团社会沉淀物。

不需片刻，大堂又热闹起来。

在喧闹声中反而感觉比较清醒。自从（一小时前？两小时前？）踏足荔枝角后，一直都混混沌沌的身不由己，到现在才有意识地观察身周的环境。大堂排满了多列太妃糖颜

色有靠背的木长凳，油漆剥落，造成了花斑斑的迷彩效果。惩教署的主题颜色显然不是粪便褐便是绝望灰。屁股下的板凳非常滑溜，看来有相当历史，不知多少臭名昭著的土匪流氓和绿林好汉曾经到此一坐。

约翰由体检房出来，一眼看见我，便气呼呼地一屁股在我身旁重重坐下。

入乡随俗，很想用荔枝角方式跟他招呼：「吓！估唔到係呢度见到你条卵样？你都够折堕啦，丢你老母，哈哈！」可惜他不会中文，于是一笑代之。

他脸色苍白，咬牙切齿地说：「真他妈的反人性！」

不肯定他是自言自语还是对我申诉。

嗯，且慢！难道他被动真格，搞入肉了？不会吧，相信是惯性抱怨而已。特权阶级一下子被贬为贱民，多少有个适应过程。

约翰是个难得的企业员工，经验丰富，工作严谨，一丝不苟，但很容易给人缺乏耐性和易躁易怒的印象。其实我对他较为了解。他心里知道很多官僚使命非常无谓，枉耗精神，却无法控制自己近乎狂热的投入。人都是这样，一生跟自己内战，直至离世，或大彻大悟。然而离世容易开悟难，他又是「金融时报」的忠实读者，每天早上例必将整份三文鱼颜色的报纸的每一个字都看通看透，无形中为自己的开解增添障碍，对「人性」的定义亦可能因此与我的模糊概念有所不同。

再想深一层，这入册程序究竟对谁的人性损害最深呢？那位穿了白大褂的惩教职员每周值班五天，每更都要对一百几十个三教九流的屁股眼下手。下班后，他会否偶尔跟家人谈及今天上班时的一些特别感受呢？吃饭时会否不自觉地将勤奋工作了一天的指头提到鼻尖嗅嗅呢？在刚才「反人性」的接触中，他和约翰究竟谁遭受到更大的人性冲击呢？

看看约翰，再看看四周开开心心的犯人，知道自己想多了。

估计负责肛搜的阿Sir从来没有将他的工作与人性尊严挂钩，正如约翰也可能没有想过集团文化加上肉紧的事业野心同样会侵蚀人性。

「难讲，」我耸耸肩，给了一个毫无诚意的无厘头回答。现在并非讨论「人性」的时候，眼前需要紧急适应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时间这东西除了神秘，还挺会制造矛盾。

不少人表面很爱惜时光，却经常无故心急，希望时间加速，之后又会摇头惋惜，嗟叹光阴似箭不留人；忙碌了大半生的人惯性抱怨时间不够，但偶尔偷得浮生，难得机会与自己独处，享受静好光阴，却如坐针毡，花钱也要找些无谓内容打发时间。钱太多被迫无所事事的人更经常千方百计消耗时间过日子，同时却怕死得很，不断将自己扫描检测

以保长寿，无非就是争取更多需要「打发」的多余时间。反正人与时间的关系充满矛盾。

目前我与时间的关系倒比较清晰。时间已被有关当局剥夺，成为惩罚单位，当然希望它跑得越快越好，最好穿越消失，同时带走所有内容。

四周都没有时钟，而一直知觉麻木，不肯定呆坐了多久，有些惯性焦躁。

很快便想通了：反正坐一小时或大半天并无分别，何不将时间全盘交托惩教署，让阿Sir代为打点呢？除了省心，也可以训练自己活在当下，培养悠然自得，不失为一种福气，否则只会自讨苦吃！

精神可以尽管阿Q，身体却要面对现实。久坐木板凳原来非常难受，两瓣屁股开始左摇右摆，互相推卸压力。铁窗外天色渐暗，已近黄昏。如此久坐不是办法，却没有办法不坐下去。尽量不去想自己的处境，将注意力转移四周的囚友。他们你骂我我骂你，互相问候老母来增进感情，虽然无聊，时间却没他们办法……

「……365820……」一位狱卒拿着号码单逐个呼唤。

连忙站起来举手回应：「係我呀，阿Sir！」

他翻了翻眼，好像觉得我莫名其妙。我也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排单行！」

榜上有号的都站了起来，乖乖排成一列。按摩了屁股几下，心中一阵兴奋，终于有变动了！任何打破这呆坐僵局的变动都是好事。

约翰由于心脏有故障历史，要住医疗仓。跟他眼神道别后，跟着大队出发，像幼儿园学童，但没有手搭前面肩膀。

带队阿Sir用对讲机跟控制室通话，铁笼通道上的闸门顺序一开一关，一关一开，让我们穿过。电动锁的声音很夸张——咔嚓！咔嚓！——很有监房风。几分钟后，一行十多二十人到了大饭堂，我才想起自己早餐后一直没有吃喝，但丝毫不觉得肚饿或口渴。

一位职员派发每人一个塑料漱口盅，内有软身勺子（硬度不足以挖隧道）一条，疏针毛巾（密度好比廉价救伤纱布）一小张，肥皂（类似飞机上的免费样品）一小块，绿色牙刷（为灰色和褐色的监狱世界增添了色彩）与牙膏（大小适中，比较正常）各一支，还有一把对我毫无用处的梳子。大概十年前我在巴黎出差时，走进一家理发店，以极有限的法文和身体语言道明来意：「笨猪默书——bonjour monsieur！剪一点点便可以了」，然后如常呼呼入睡。一觉醒来发现发型变了，只剩「一点点」。那剪发师不是剪一点点，而是剪剩一点点，肯定与文法有关。起初非常沮丧，觉得怪相，但很快便习惯。「陆军装」打理方便，乘搭长程航班后更自问比任何在飞机上睡了十小时的长发男士潇洒有型，便一直没有再蓄长发。

大饭堂的长桌摆满了一碟碟的晚餐，每监趸一份。蓝色的塑料盘如纸碟般软薄，要微微卷曲才能单手提起，另一只手拿着漱口盅。

取过晚餐后，跟着大队继续前行，复杂不安的心情的背后竟然有些急不及待！扰攘了大半天，终于可以亲自见识「地狱监房」究竟有多恐怖了。

香港人走路有股惯性蛮劲，散步也横冲直撞，大有急务在身，神佛必须让路的架势。在一般人眼中，走路懒洋洋脚跟不离地除了妨碍他人，也有失仪态，浑身衰格，一副监趸模样。

原来监趸走路果真如是：提脚牵强，举步维艰，比外面的自由人要慢好几倍。胶拖鞋摩擦地面沙沙作响，像黄昏潮汐，闭眼细听有催眠作用。原因除了拖鞋笨重累赘不合穿外，坐牢的人根本没有理由着急。与外面繁忙嘈杂神经绷紧的荔枝角相比，拘押所其实暗藏逍遥，是个无人欣赏的遁世奇门。

阿Sir驱着犯人到另一栋楼，像赶行尸。上楼梯被逼要提腿，沙沙声变了晦气的啪啪声。爬了两层楼后，有狱卒坐阵小桌挡路，按名单指派囚室，基本上二人一室。我脚步虽快，是头几个登记的人，却被派自己一个囚室。

登记后绕过小桌，右拐进入一条长走廊。身在人烟稠密的荔枝角中央，却突然感觉非常孤单。

左边是一列垂直长条窄身窗，大概十五公分宽，一米多高，底部离地面一米左右，窗门间距大约半米。条形窗骤眼看有些宽阔，一个极为瘦削，头尖膊窄，鼻扁耳细的监犯，有机会拼死挤出。成功的话，会飞身坠落两层楼下的篮球场，不论是否肝脑涂地，依然身陷囹圄。

长廊右边是一排洞穴似的囚室。囚室与走廊由铁栅分隔，洞穴之间是混凝土墙。独自沿着走廊找我的囚室号。大部分笼牢这时都是空的，铁栅中央的闸门大开着，准备迎宾。

监仓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一切看起来比较正常，都在意料之中，起码光线充足，没有「地狱监牢」应有的恐怖气氛。戴力律师的警吓有效帮助管控期望，不能说毫无价值。

仓门只比我略高；微微俯身而进。其他监穴逐渐被填满，气氛开始热闹，但都与我无关。一手拿着晚餐，一手拿着漱口盅，站在房中央发愣，直到有人将闸门「嘭」一声用力关上，才缓醒过来。阿Sir跟手将闸门「喀嚓」锁上，干脆利落，不留任何幻想余地，都是铁一般的事实。

昏乱了一整天，终于被关了起来，困在暂时只有自己的空间。

唉！不期然叹了口气，同时松了口气。

仔细看看房间：大概三张单人床宽，左右两边都固定了一张灰色短脚玻璃纤维床。两床之间是唯一的空间。左边床头后有个升高了大约一米的蹲厕，比法院地窖的厕台稍高，登台要爬一大级。蹲厕侧向走廊，对外有块低档板，看来是标准设计，严禁私隐。隐私无非近代人自以为是的是的病态之一，无需执着。

小时候中环街市地窖的公厕，环境比这里更差，非去不可时会先在外面深呼吸，进去后尽量全程闭气。公厕内置长槽沟，沟上用薄生铁板间成很多小厕格，厕格之间的隔板与眼前的设计相似，矮矮的很敷衍，只象征性提供遮羞。厕格入口有小铁门一扇，满布立体污迹，门身跟铰链都严重生锈，难以转动，所以不论是否有人也经常大开着，形同虚设。

在厕格内站起身可以看见上下游共享一沟的「拉友」，或背或向，一目了然。蹲下来俯首下望，会见到上流粪便随着不断的水流沿沟而下，直奔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港，对小孩子来说，那景象虽然恶臭，也挺过瘾。那年代的新鲜污水都热辣辣地直接排放，英国人善于说辞，将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大海的技术名称是「深海自然处理法」。

囚房厕所看似古怪，其实是政府的传统设计，颇有怀旧风。

右边床头是张细小高桌，与法院地牢的是同一型号，也是灰色玻璃纤维所制，也被钉死地上。高桌与高厕之间是个很小的洗手盘，歪歪的吊了个龙头，奄奄一息，很有监房味道。我将晚餐和漱口盅放在桌上，然后试开水龙头。意想不到！竟然开关畅顺，也不渗漏。

首先登台用厕。到了荔枝角后频频上厕，大概膀胱有些紧张。

哇啦！天崩地裂，有如海啸！

在床头安装一个如此猛烈的冲厕装备，实难理解，不过今天的一切都很难理解。从高台下来时小心翼翼，滑倒了不是开玩笑的。

检视了一下晚餐：一撮花生、一堆白米饭，上盖冷豆芽。尝了几颗花生，出奇地新鲜香脆，但不饿，便没有继续吃。

转过头来，赫然发觉一个身穿囚衣的人默默站在铁栅外，像个在排队等超度的冤魂。

看见我留意到他的存在，便将一叠床单被铺塞进来，一言不发。接过后连忙道谢，再诚恳地夸张笑容。他毫无反应地慢动作转身推车到隔壁洞穴。接着，另一位比较生猛的囚友推着水车经过，我连忙伸出漱口盅让他盛满，再不喝怕会脱水。「唔该晒！」同样没有反应，不过明显是刻意不理睬。派毛毯的当值犯人令我联想到巴黎圣母院的「钟楼驼侠」。他天生沉默？还是狱方刻意训练来营造气氛的呢？在月黑风高的子夜，他会躲在了望塔弹风琴助兴吗？想到这荒谬情景，几乎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丝微笑。

还是先检查一下钟楼驼侠派发的物资吧。

厚厚的一叠共六张非常粗糙的死灰色军用毛毯，大概由于灰尘和潮气，异常沉重；一个粉蓝色小枕头，只有一本辞典大小，没有承受压力时大约三公分厚，把头放上，则无什么厚度可言；两张粉蓝色床单，上有一小卷低密度厕纸，单薄松散，拿在手中粘粘的感到湿气奇重。这算得上是卫生纸吗！我平时要求不高，绝对不算讲究，不过……打开一数：八格！就八格？太他妈的搞笑了！以我力透纸背的作风，八格叠起来也不堪一抹，必穿无疑！太离谱了！难怪我们要穿褐色裤子！

对着手中八格厕纸发怔，喃喃自语之际，刚好有位阿Sir经过。情急之下，顾不得监房仪态了。

「阿Sir！唔该阿Sir！」

他停下来定眼看我，没有哨声。已开始习惯了这专业表情，并无过分解读。

「可以要多的嘛？」陪了个笑，友善谦虚，满肚子苦衷发于心，形于色，举起厕纸，感觉已经比几分钟前轻微缩水。

他盯着我，不慌不忙地呼吸了两个循环，才字正腔圆地回答，语气有种不容辩驳的哲理权威：「八格，每人八格，你自己好好谗下啦。」说罢转身继续巡逻，胜似闲牢信步。

好一句「每人八格，自己好好想想？」冷酷中带抽象。

想不到第一天坐牢便被高人挑战慧根，唯有听命思考，努力分析。根据我的新陈代谢周期，湿热体质和排废频率，八格肯定不够，十八格也不够，更好地想想也不能立即改变生理习惯，想多了只会恐慌。「心能转物，即同如来」，我像如来吗？不像。那怎么办？想不到厕纸这东西会变得如此关键。目前唯一办法是死忍，以「不解决」为解决！幸而今天没怎么吃过，物料平衡暂时有利于我，估计不会有燃眉之急，不过长此以往……见步行步吧。

走廊的喇叭突然爆出巨响，幸而没有被吓失禁。只有八格厕纸的人，没有条件不镇定。

是电台节目。听不出内容，但可以感受到播音员那份紧张。他们歇斯底里地向听众传送专业正能量，希望大家都无厘头地开开心心，不停地开开心心，无时无刻不嘻嘻哈哈。广播压力波与社交声浪的粗暴碰撞，激发了嘈吵的恶性循环。香港人爱吵闹，连坐牢也不例外。估计在北欧的监房，就算宣布全体特赦也弄不出这气氛。而挤满了人声与广播声的大气，竟然还有空间容纳了一股浓烈的烟味；开派对多抽两根烟很正常，然而这么多人被锁起来一起抽，万一火警怎办？能怎办？

躺在五张对叠毛毯上，只留一张盖身。

想不到十层毛毯竟然缓和不了硬冰冰的玻璃纤维。我平常喜欢睡硬床，但这床实在过硬，而毛毯可能长期未经洗晒，纤维组织被压得坚实，失去垫褥作用，硬邦邦像阿拉伯飞毯，也不甚保暖。

这里是监狱，床铺不舒服才合理，别啰嗦了。

躺在床上看剥落的天花，像放大镜下的斑疹。麻木的脑袋逐渐甦醒，起码知道自己麻木，急需面对现实：我现在是一名监犯，正在品尝铁窗风味的前菜，正餐还在后头，得有心理准备。

幸好住单间，假如与左邻右里的快乐囚徒同房的话，肯定应酬不来。

他们高谈大笑的声音令我更感孤单；难道我是这里唯一不喜欢坐牢的人？这世界一天比一天古怪、陌生；反常越来越正常，常理越来越不合理。每觉一切反常的时候，首先会反省，看看问题根源是否自己。然而此刻元气散涣，思潮堵塞，哪来能量搞天马行空的高难度反思呢？还是想些简单实在的事情来帮助脑袋解冻吧。

首先想到老婆和八岁大的幼女「小平同志」。

在冗长的官司过程中，没有将事件告诉小平。她是个十分懂事和独立的小孩，我们之间平时没有很多秘密。然而这次事态复杂，需要详细解说的地方太多，恐怕会超出她的消化能力，也怕她一知半解，过早对社会失去信心；她在这年纪仍需建立群体幻觉，做父母的不宜灌输过多荒诞实情，何不再等两年呢？反正一直深信这官非最终都会圆满结局。再者，我们第一时间将详情告知正在加拿大读书的大女儿，害得她非常担心，好像没有必要。不过现在……

停！

现在想这些家庭琐事有屁用吗？这一刻需要积极能量，不是婆婆妈妈的担心与自怜。任何事情都有好的一面，坐牢不会例外，不然众囚友怎会如此开心呢？往正面想！不要把头塞进自掘的负面陷阱！

想想看：坐牢可以是一种荣幸！

细看人类史，不少智者伟人都尝过铁窗风味：苏格拉底、耶稣、伽利略、司马迁、甘地曼德拉、能够以诗词穿越时空的李太白、苏东坡……一直可以数到天亮。反之，上帝在地球的总代理与一众宦官喽啰将几十万「女巫」与大批科学家生烧活烤，却保证死后直升天堂，天使喇叭开路。还有！现代的帝国总统大佬们穷兵黩武，为了集团利益将无数人的家园炸得稀巴烂，滥杀无辜，令千千万万平民妻离子散，是百分百的反人类份子，却有颜面到处索取天价演讲，宣讲自由民主。这些人永远都不会被审讯，更莫论坐牢，人类世界就是如此这般，公理无非幻觉。

现在与耶稣之流有了相同经历，岂不与有荣焉？

荣个屁！自说自话这把戏现在起不到半点作用，不但无助释怀，反而加重了我对人性对社会的失望。当前需要的是希望，不是沮丧，不是愤世嫉俗。

一向喜欢观察人间的荒谬，培养冷眼旁观的处事习惯，有时甚至抽身假想自己是个与猴群共处的野生动物学家，对大自然不完美的现实无力干预，也不想干预，只想观察、记录、研究、反思。想不到遇上了一丁点切身灾难便无法客观，完全经不起考验！

很多人都同意人生荒诞；这可能是当今人类的一大共识。明知荒诞又如何？能改吗？不能！说荒诞人生更姿彩无非自欺欺人的荒诞谬论；被困监房，何来精彩可言？

越扯越远……思潮像断了线的风筝，无定向风越吹越飘忽……

一大堆无关联的「假如」在脑海浮现。

平常最讨厌「假如」。世上没有「早知」。想当初以吸取教训还勉强说得过去，其它的假如悔疚则毫无意义，劳气伤神。

眼睛很疲倦，有些刺痛。摘掉了眼镜，放在床底，以防不小心踩破。估计弄坏了眼镜的后果严重，必须加倍小心；说到底仍然有些工程人员的处事作风。没有眼镜，天花平滑得多，没有刚才颓丧。人，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不需要看得太清楚……

呃！突然察觉到周围只有隆隆呼噜和零星窃语。「一刻前」以超高分贝危害耳膜的播音呢？四周的谈笑声呢？颇肯定一直连眼皮也没有合上哦！难道瞌睡了片刻？然而不知不觉地打瞌睡经常发生，不知不觉地醒来却从未试过……一段可有可无的光阴就这样离奇失踪。

自问向来比较顺应时间；光阴似箭我跟着飞，时光停滞我趁机偷闲，心信时间流速可随心境变动，只可惜心境不受控。反正以往每当无聊，面对心知不存在的「多余」时间，基本上能够随时而安，极少坐立不安。然而刚才的断片是个新体验，一下子未能适应，感觉迷糊。想到未来的三十九个月已被充公，不再属于自己。在接着下来的铁窗生涯中，必需与时间建立全新关系，一个未经考验的新关系……

狱警踢着短皮靴经过，没看我一眼，是条在鱼缸里兜圈儿的鱼。

有冲动向他喊话：狱卒哥哥，你忘记了关灯哦！

走廊的灯光比断片前暗了许多，但仍然足够看书写信。浪费电力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监视我们在睡梦中的一举一动。想不到监狱与天堂一样，都不容许黑暗存在。

不打紧，人有眼皮，合上连阳光也可以阻挡，这灯光算啥？无奈这一刻的眼皮不受指使。

妄念像暴风中满天飞的纸碎，似有内容，却无法看清，偶尔捕捉了一块也没有前文后理。有纸笔记录下来，也许某天能够将这些思绪整理——假如值得整理的话。

造梦也想不到会有这结局……预测能力离谱至此，实在可叹、不忿。

躺在硬度穿透十层毛毯的玻璃纤维床上，努力自我批评：对这官司的判断，怎会天真、愚蠢到这地步呢？

一向自以为有工科生的理性客观，甚少纵容臆想。心底里亦明白人世间很多事的表象与内涵不一，甚至相反；有了这基本态度，对社会期望偏低，有助减少严重误判和失望，为何这次会如此天真呢？究竟哪里出了错呢？

我知道所谓「公平」的本质主观易变，绝对没有绝对，也谅解依靠卖弄公平吃饭的人也是人，只不过是人。奇装异服上班的法官尤其不接地气，不知民间疾苦，而他们日常处理的纠纷，大多数琐碎繁杂，婆妈得要命，正常人都会被闷疯，是厌恶性工作。无奈薪高粮准地位高，更厌恶也得将这包青天角色演下去。经常戴着面具办公的人，心里很容易郁闷，定力不够会积压成病态人生观。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人性反应。今天替我预订这房间的法官就可能由于无形压力，经常借杯中物麻醉，才会在洋人圈子出洋相。

一串串拉丁文堆砌出来的「法律原则」——什么无罪推定，疑点归被告，动机证明，*actus reus*, *mens rea*——等等，通通都是吹牛，这方面我不感意外，然而今天之前，我坚信无论多么愚蠢无赖的人，只要神经健全，也会有条最低限度的合理底线，社会才有最低限度的「合理共识」。

哈！错就错在这里！

我虽然对司法工业不抱幻想，审慎悲观，却主观迷信逻辑道理，将合理共识的逻辑水平定得过高，结果造成误判。一直深信正常人都不会接受一个亲口承认自己多次在宣誓下对同一案件捏造口供的人，何况阅人无数的法官大人呢？然而事实竟然相反！究竟是基本逻辑不复存在，还是我的假设标准与时代脱节呢？

由窗外照射进来的泛光冷酷刺眼，与室内的长明灯里应外合，一切无所遁形。泛光被高身窄窗分割成黑白相间的巨大条形码，伏在走廊。夜班狱卒每隔十到十五分钟由条码身上大步踩越，向走廊尽头的记录仪报到后原路踏回，周而复始。记录仪每次都会大「哗」一声来证明狱卒履行了职责，丝毫没有顾及犯人的睡眠素质。这城市里一切能发声的装置都会将音量调至顶点。地铁的入闸机如是；行人过路灯如是；公共电梯的播音系统如是：「抓紧扶手，请抓紧扶手，一定要抓紧扶手，千万要……」听多了难免下意识产生惊恐，怕稍一松手会被切成肉酱；而到处都是电梯，危机四伏，神经如何不崩溃……

全面失控地胡思乱想算不算精神崩溃？

眼皮依然绷紧，勉强合拢片刻便自动弹开。

一向极少失眠。以前听别人诉说失眠之苦时爱说风凉话：「失眠不好吗？清醒时间多了，等同长寿！」现在才明白失眠非常难受，以后对患有失眠的人要多同情少嘲讽。

正当被负面情绪笼罩，气脉不通，精神恍惚之际，忽然一阵活力直冲头顶。

有份害我的人——活现眼前，排队等候宣判，而高高在上的法官正是本人。

好哦好哦！

眯起双眼，看着排头的几位廉署调查员：你们身为执法人员，对案件真相不感兴趣，不负责任，目的只有入罪，能屈则屈，入罪率高便算事业成功，得以延续聘用合约，顺便扩大权力范围；事业至上，公理与我何干？如此社会废物，活着浪费粮食，污染地球，通通给我推出去斩！

自问判刑效率比洋法官高得多，爽快！

下一个是那阴阳怪气的检控专员。难怪人家说只有成绩差，能力低，脑筋拙的法科生才会加盟律政司。你身为助理署长，位高权重，却经常语无伦次，不知所谓。还记得有次你在庭上心血来潮，将约翰和我喻作电影「教父」中的阿帕仙奴吗？在场人士，包括法官老爷，都面露疑色，你眼望我眼，猜不透个中玄机，却碍于面子没有要求解释。反正一塌糊涂，斩！

哈，法官大人，轮到你啦！下跪！

你这狗官开口埋口夸我们是模范市民，作案没有私心，那么你经常挂在嘴边，最引以为傲的法律原则都哪去啦？根据大英律例，不是一定要证明动机才能入罪的吗？不是疑点归于被告吗？乱判一通，言行不一，斩！千刀万刀乱刀斩！

且慢！刀下留人！

转炮烙，慢添碳！

呃！再等等！有个更好的主意！

苍天哦！请保佑他们长命百岁，老而不死，最后一只牙也掉了，仍然躺在病榻发臭，湿透了的成人尿裤腌着满屁股流脓渗血的褥疮。

春节啦！子女一年一度出现五分钟，站得老远，捏着鼻子，恭喜发财！

天呀天！请让他们活到一百一十岁，仍然吊着，吊着，死不断气，常年失眠。血迹斑斑的粗毯子摩擦着全身的破皮，开着眼发的噩梦通通被厉鬼劫持：被冷血冤屈的，法律字眼误导的，技术圈套暗算的，受了曾被教唆的「证人」陷害的，一律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祈求上天让他们早以弃用的良心在生命最后一刻突然醒觉，可恨忏悔无门，而这最后一刻别人看来瞬间即逝，在当事人的意识中却好比千秋万载，比黄粱梦长一万倍，苦痛欲断难断，没完没了。投胎？甬想！众厉鬼死缠不放，怎投胎？

哈！爽！痛快！想到他们死不去的样子，差点儿露出了笑容。

一口气处理了整批狗官，甚为解气，肝火却没有因此熄灭。

深夜的监房格外阴深，零星窃语消退了，鼻鼾声此起彼落。

毒咒治标不治本，冤屈易放难收，越想越气，转眼怒火重燃，来势更凶更猛。

放纵嗔心有如火上添碳；加碳的一刻火势会暂时收敛，但负能量有了补给，死灰随即复燃，肝火越烧越猛，直逼心中死角。唯一的脱身之法是放下，然而执起了的仇恨，焉能说放便放？顺境时也无法真心放下，现在成了受害人，满肚冤屈，又如何假装洒脱？

新添的负面煤炭开始着火，释放出大量怨忿。

头昏脑胀却无法入睡。刺痛的眼睛盯着天花，啥也看不见。感觉头部青筋绷紧，獠牙也好像长了，可惜咬不了人。

狱卒又巡房了；步伐深沉疲惫，像上了脚链，拖着铁球。

哗一声，又捱过了十五分钟。

行为良好的话，还有大概一百万分钟便刑满出狱，肯定比拖着铁球巡更的年轻狱警早离开这里。在他这年龄，大概还没有想过自己离退休出狱的日子多么遥远……

突如其来的一声怪叫，全身汗毛竖立！

是婴儿的哭啼声！犹在耳边！房间内有黑狱怪婴？

精神进入紧急状态，虚幻地清醒。

连忙伸手到床下取眼镜……万一被只冰冷的小手抓住怎算？

幸好马上摸到眼镜。

四周并无异样；一切都是异样。

俯身伸头检视床下。隐约有阵臭味，但没有荧光绿眼与我对视。

幸好监房没有黑暗。感恩长明灯。感谢惩教署。

哇啦～～～又来一声！

他妈的！他猫的！他妈的死猫！

小时候经常听到的猫儿叫春不知何时开始成了绝响。难道都市猫跟人类一样，看透了男女纠缠带来的苦痛，失去了生育的冲动？想不到在这地狱监牢阎罗偏厅，牠们竟然保存了这过时天性。除非这原来并非猫叫，而真的是十殿亡灵控诉人生的悲鸣？

幻觉开始堕入怪异境界之际，隔壁突然传来急切呼声：「师兄！喂，师兄！」囚犯们原来都互称「师兄」。

似乎非常着急。

老老实实，为了啥事也与我无关。现在是松散泥菩萨过海，百分百自身难保，彻底无能为力。再者，此乃监房重地，五湖四海汇流，鼠窃狗偷云集，没有发挥社交伎俩的友善空间，所以，呃，师兄，不好意思……减轻呼吸，坚决装睡。

周围起伏不匀的打鼾声夹杂着猫儿渐入高潮的嚎叫声，弄得风声鹤唳满监仓。身陷重围，胃部绷紧，深呼吸也无济于事。

「喂！！师兄！」这次是放声呼叫，毫不抑制，声音中明显多了威胁，背后的讯息简单清晰：「丢你老母，咪卵扮嘢呀！」你他妈的装蒜？当阿叔是孙子？

嘍！！！！

他突然用力猛撞我们之间的隔墙。整个房间震动起来，全身汗毛愕然。生理应急系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超时加班。向来连血压也不检测的我，此刻很希望来个全身体检。

镇定！有厚墙相隔，要发狂尽管，能拿我怎样？

不过，明早一出房，他可能是第一个碰面的人。

「哈！师兄早」

「丢你老母！咪走呀老嘢！扮死？」我这老头岂非死路一条？

那怎算？四周的鼻鼾声都停了，就只剩我一个继续装睡，摆明当他是傻瓜？坐牢首天便结怨，并非明智之举……

「乜事呀？」声线迷糊，半睡半醒。

「师兄！」师弟在绝望中见到曙光，有些兴奋。不幸地，我被迫做了曙光。「有无烟呀？递飞过来！」

烟瘾可以如此严重吗？不可能吧！我曾几何时也是烟民哦！

匪夷所思，今天的一切都匪夷所思。我们虽然看不见对方，但靠近隔墙伸手闸外可以接触握手，传递一口烟没有问题，可惜我没有。

「唔好意思，我无烟呀。」以最老实的声音交代。

「唔係嘛……」再度失控，杀气腾腾。

「真㗎，我唔食烟㗎！」真后悔当年戒烟，否则现在可以解决困局，甚至交个朋友。深呼吸一口气，胃像被抽了真空。

他一言不发，使劲踢墙，全身投入地踢，不顾一切地踢——嘭！嘭！嘭！——踢断了脚趾怎么办？会不会入我数？

「乜事呀？」

是狱卒！是阿Sir！有救啦！狱卒原来是伟大发明！

阿Sir的声音出奇地友善平和，没有半点责怪的味道。

不好！事有跷蹊！难道他们是同一伙人，找个借口在我身上弄点儿什么好处，或许寻个开心？今天经过了这么多教训，不能再没有高度防人之心！

野猫也似乎感觉到即将有事发生，叫声越发凄厉。

「有无烟呀，阿Sir？」

「无！快的喇！」阿Sir语调坚决，却仍然友善，劝他睡觉。估计丑时已过，乖啦！

「佢呢？」感觉他的手指隔着墙指着自己，赶紧闭上双眼。

「佢干净㗎，无点你。快的喇！」干净？用干净来形容我虽然有些古怪，但这年轻阿Sir的修养的确值得学习，情商过人。他说罢便慢条斯理地拖着隐形铁球离去。

隔壁静了下来，总算告一段落。

呼吸慢慢恢复正常，胃顶的气结开始散去。

「丢你老母！叫你去搵烟呀！聋卵咗呀？」叫你TMD去找烟？你聋啦？

今次的对象是他的同房，不是我，淡定！

「呢个时候去边度搵烟呀？」同房的答案平静合理；此情此景此地方，叫他去哪找烟呢？

急于抽烟的师兄並不买账，高声重复了他极不合理的要求。

同房也非常诚恳地重复了他的具体困难：「大佬！呢个时候去边度搵烟呀？」

他究竟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会如此大瘾，实在好奇。

又来了：「丢你老母！去搵烟呀！」

话未说完：呼！碰！嘭！呼嘭！打起来了。

听来是一方在打，一方在捱。

阿Sir悠闲地踱步回来，毫不紧张。这场面他见过。

「搞乜呀，搞到大家都不受，何必呀？」语气比刚才更殷切郑重，除了苦口婆心，更有几分人生哲理。

没有回答。我是他也不知道如何作答。搞那么多事，只为一口烟？

更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就在狱卒阿Sir面前，呼呼嘭嘭的拳头声再起，而且更狠更猛。面对此情此景，阿Sir是否叉着手，边摇头边观看呢？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我在毛毯下僵直双腿，紧闭眼睛，停止呼吸：这是什么鬼惩教署呢？不惩不教，连最基本的纪律也没有，比寄宿学校更混乱放肆……三年，有机会活着出去吗？

当担心快要升格为恐惧之际，更多狱吏出现了。

看不见他们，但强烈感觉到不只一人。

脚步很轻，很有目标，有点儿骇人。

没有人说一句话，隔壁的闸门打开了。

没有人说一句话，烟瘾师兄跟着他们走了。

松了一口气。

死寂的空间慢慢回复宁静，野猫仍然在呼唤爱情，刚才大概都在侧耳倾听的囚友们继续打鼾。肝火在戏剧性的暗能量刺激之下，再次燃烧起来。

* * *

心经

窗外传来几声清脆啁啾，生气勃勃，比野猫叫春悦耳太多了。鸟儿正在摸黑觅食，预示黎明将至。假如来生做蚯蚓，定要记得懒床，早起的虫儿被鸟啄。

怒眼疲乏不堪，却仍然死不瞑目地盯着眼前的空洞。

有很多理由愤怒，然而经过了一晚上的自我折腾，这些理由更加凌乱琐碎，失去了内容。有内容又如何？都是些反逻辑的垃圾，只能用来证明逻辑失去了地位，也许向来都没有地位……

如此下去，不消一年便会肝火焚身。将自己判个半死刑，值得吗？

集中精神深呼吸：鼻孔吸气，悠长细腻，直达小腹，寻肝清火。

其实全身都是负能量，吸到那里都一样，像海上油污要逐点局部清理，急不来。不呼不吸谓之息，经人中呼出的气热辣辣，像欧洲喷火龙。很想熄灭怒火，入睡造梦，逃避到另一个世界，起码另一个处境，什么处境都不打紧，肯定比目前强。

当真？什么处境也比目前强？想清楚哦！心想事成的话，不要后悔哦！

稍微冷静客观想象一下，发觉很多人一生中的每一天都比这境况糟糕百倍，千倍，万倍。自怜也得有谱，年近花甲了，还扮巨婴？

假如生在一个资源丰富武器落后的国家，遇上流年不利的话，走个普通衰运也会家破人亡。孩子们在田野嬉戏，自己和老婆在勤奋干活，天上忽冒无人机，冷冰冰，无声无息。看孩子们多兴奋！

「爸爸！爸爸！看！」

「小心！」

嘭！

孩子们再没有声音。

控制无人机的「军人」身在万里之外，虽然搞错了目标，也算大功告成。反正任何目标长大了都是敌人，先发制人乃用兵之道，宁杀无纵是基本国策。

跟同事击个掌：「搞定！赶时间，晚上要跟儿子过生日。」

爸爸使尽全身气力，对着无人机的方向扔了一块石头——恐怖分子。

更无辜的厄运，更无助的人生，更令人心碎的悲剧比比皆是，坐几年牢算什么狗屁？

吸气，屏气，呼气，喷火，又一小口负能量随息消散

脑海里出现另一个更普通更平凡更荒谬更倒霉的霎时之祸。

我躺在医院深切治疗部，命悬一线，浑身喉管，救回也成废人。害我的不是假发官，而是满街跑的三流司机。他操舵失误，将佣人每天洗擦打蜡的心爱名牌桥车闯上行人路，意外将我撞倒。惊慌之余，他高呼「哎呀！哎呀！Oh my God！大件事！Sorry！Sorry！」，然后紧急倒车，由我身上碾回过去，可惜倒流不能复原。

那公平吗？偶有发生哦！

问世间，何谓公平？将那白痴司机吊死也无补于事。当今世界，无能与愚昧盛行，在发达社会简直是身份象征，四处制造受害人，无知无觉，无脑无心。

无常是常态，意外一向没有道理可言，活着的每一刻都有危机。

还可以想像很多现实中的无辜，反正意外必然无辜，而这些案例都比我目前的境况更令人气愤无奈。坐牢起码有个预算。我二十五个月零三十天半后安全出狱的机会相对保险，只不过眨几百万下眼睛的光景而已，何必在这期间折磨自己，将大好肝脏气焦呢？

吸气，屏气，呼气，喷火，消散

还有！凭良心说，这一生暂时挺好运，有大量理由感恩。纵使从不一帆风顺，但每遇重大难关最后都柳暗花明，还屡屡因祸得福，逢凶化吉，不都是意外吗？只不过结局称心，便一切归功自己天分足眼光够福德厚，不承认是意外罢了。现在一朝倒真霉便丑态毕露，顿足捶胸，怒不可遏，彻夜不眠下毒咒，一时要他们当场惨死，一时祝他们长命百岁，坚决认定自己身陷囹圄不但社会有责，上天也得给个交代！

如此不要脸地双标，输打赢要，说得过去吗？公平吗？

说到公平，假如我父母既穷且笨又坏蛋，体内基因令我愚蠢懒惰兼鲁莽，那又如何？一出娘胎便要面对残酷现实，长大的地区品流复杂，男盗女娼，自幼儿园开始便要承受一个接一个的错误抉择，有缘遇到的通通都是坏人，或许是被太多苦难麻痹了人性的憎人；十三岁首次入册，往后成了监房常客，又能怨谁？磨练到今天，大概已经习惯了不公，消化了不公，在字典里删掉了「不公平」几个字，彻底放弃了向生命追讨公平的意愿，永远不会知道，也不想知道何谓公平。

那公平吗？

吸气，屏气，呼气

再者，已经57岁的人说不上很老，但更长寿也离开大日子不远啦！最多不过二三十年便要面对人生终结，放下一切，没有选择，到时还有什么对错爱恨吗？人欠我我欠人还有意义吗？既然如此，何不利用这机会练习放下呢？一向认为人应该随时准备死亡，练习放下，但想通容易实践艰难，现在不由不放，是天赐实习良机，值得珍惜利用！

放下归放下，难道就让这些人渣伪君子，冷血官僚，贱人状棍……

唉，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原谅他们吧。

呸！无知？无知并非脱罪借口，法庭也不接受哦！

原谅他们并非强作宽大，而是自我拯救呀，傻瓜！为了自保，唯一的选择是真心原谅，听懂了没有？

嗯……

想深一层，他们的确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全世界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一向凤毛麟角。这班人只不过跟着别人设定的标准讨生活而已，并非十恶不赦的魔头。他们故意陷害无冤无仇的人吗？不会吧。他们很可能真的以为自己在尽责而已：「工作要求如是，足球队员尽量入球，我们尽力入罪，有何不妥？」一般公务员能够想象的人生意义不外如是，能怪责他们吗？要怪的话，又可以如何怪责？不单只公务员，绝大部分人要过活便得干活，便得遵从游戏规则，而由于惰性或恐惧或无奈，很少认真分析过自己一生紧随的游戏规则。

一轮自我啰嗦，无非想自己明白「原谅」的实用价值：不真心原谅的风险，是在2014年5月27号之前把肝脏气硬，出狱时变成煤炭一块，自己衡量一下吧！

吸气，屏气，呼气

明知没有选择的时候，急出来的自我说服力还是不错的。

闭上的眼睛感觉浮肿，轻微刺痛。

想起《心经》。

审讯期间，一位朋友送来一本《心经》小册子。她知道我是「无神论原教旨主义者」，于是解释佛教不是一般的所谓宗教；将中国的儒释道与上帝和安拉列为同类实不恰当，只不过有些人就是不肯接受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文明体系没有上帝，强将道佛儒归类宗教而已……

「我知，我知。」

其实自小就对宗教很有兴趣，甚至曾经立志出家做天主教神父。

年轻时在香港所读学校，通通都是教会所办，幼嫩的脑袋早被烙上了一个绝对真理：世间事无大小上帝说了算，考试想合格必须熟读《圣经》。长大后渐渐发觉上帝比凡夫更失落更矛盾，言行彻底不一，与基本逻辑强烈冲突，心理状态飘忽不稳，赏罚无道，甚有神格分裂之嫌。原始寂寞的上帝嘴里尽是爱爱爱，自命胸怀宇宙，实际上脾气暴烈，心胸狭隘，区区一个苹果之失也无法原谅。阿当爷爷和夏娃奶奶一时好奇吃了个苹果，竟然世世代代的子子孙孙也得背上原罪，一出娘胎便要服刑，直至永远，不能赔钱磕头认错了事，用铁锤将牙齿通通敲掉也远远不足以让上帝息怒。主子的气量连市井流氓也不如，摈弃祂理所当然。反正祂老人家能知过去未来，本人的背叛祂肯定在黑蒙蒙的无始之前已不卜而知，甚至亲手策划。吾乃微尘傀儡，任由摆布，何罪之有？

可能与年龄有关吧，开始钙化的脑袋近年对道佛儒越来越感兴趣。虽然只在肤浅的层面摸索，但求找点合用的人生智慧疏导残年，谈不上研究，然而……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没错呀！玄妙虚无的量子物理不是基本上证明了一切皆空吗？

早已听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当时以为是老僧奉劝世人切莫好色的警句，最近才知道「色」乃物质，而物质最后啥都没有，空的！空就是现实，一切事物的本质。用工科生的思维钻了一下，拍案叫绝！将原子电子一直拆下去，除了空还有啥？明白宇宙无穷，一切皆空的话，人的得失是非琐碎渺小得无法形容，所以无论善男信女如何加班南无，诸佛菩萨也不会差遣天兵天将妨碍司法不公正，令狗官当庭吐血暴毙，亦不会劫狱干预，苦海钓良民。《心经》的中心思想其实充满哲学意味，点出了存在的本质，让

我们明白一切「苦厄」空空如也，无非幻觉，鸡毛蒜皮，紧张个什么屁呢？不紧张便不当一回事，不当一回事不就度过了吗？

可惜没有高僧请教，这一刻算不算顿悟得道。

反正从文字角度看，首读《心经》便立即喜欢，再读几遍便记了下来。只不过260字，单单「无」字就出现了21次，背下来没什么大不了。

在心中重复背诵《心经》，希望能够帮助入睡。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度……

啥也没有，空无一物，才是真理，是现实，并不「悲观」。反之，误以为一切物质实在宝贵，一生贪恋假象，围着空转，计较执着，才是悲剧，也不科学。

铁窗外，首线晨光渗入监房，金黄柔和，安宁体贴，自在温和，不打扰熟睡中的犯人。坐牢的人能够多睡一分钟算一分钟，醒着的时间不好过。

雀鸟吃饱了虫，开始吱吱喳喳。命中注定要吃活虫做早餐的话，一样吃得开心雀跃。

走廊的喇叭突然爆响：「早晨香港！」

怪不得心脏虚弱的囚犯要住医疗仓，不能住这里了。连再简单不过的早晨节目，开场白也是抄袭的：「早晨美国！早晨越南！早晨西贡！早晨香港！」播音员惯性兴奋，无条件乐观的声音背后真空，《心经》没有说错。

撑起身下床，感觉出奇轻松。

小心翼翼，登高如厕，有意识地瞄准马桶，避免增加地台的氨氮负荷。这鬼地方好歹是我的暂时居所，应该给予最起码的爱护，环保由自身做起。

一边撒尿，一边自言自语，精神少许恍惚，是通宵不睡熬出来的迷幻效果：「无我，无炳昌，亦无365820。」稍觉滑稽，却笑不出来。

终算捱过了第一天，只剩一千左右，琐碎！有啥大不了？反正都是幻觉，空的，坐花厅不外乎闭关，天赐修炼良机，感恩！不过……又是那句，想通容易实践难，十个指头都是幻觉，砍掉一根却真的不得了。就算脑筋真的明白了抽象道理，具体坐牢的屁股和烦躁的心也坚决拒绝配合，可见修炼之难，也证实了真理的全面性：既然一切皆空，当然道理也空，经文也空，说了等如没说，穹苍上下皆无例外。

不消多久，我更会体验到山即是山的层次；坐牢就是坐牢，比任何理论都实在难受。

飞入疯人院

由厠台居高临下，《心经》的余音在一夜未眠的脑袋里回荡，膀胱刚被空掉，整个人感觉轻飘，像仙人准备下凡，谁料第一眼所见的竟然是我最厌恶的物种——就算做了菩萨也不会引度彼岸的多余众生。

几只小甲由大概吃过了桌上的高钠晚餐，正在脸盘喝水，没有理会我的出现，目中无人。幸好昨晚没睡，否则这几只孽种吃完花生后很可能将我的手指当主菜；半世纪前在酣睡中被牠们的祖辈咬破指头留下的童年阴影，于眼前一晃。印象更深刻的是爸爸当时的郑重警告。他说甲由生命力强大，但机能中没有倒档，一旦误闯耳道便只有勇往直前，有进无退，攻破耳膜后直奔大脑，边爬边吃边拉屎。

「你耳朵比常人大，甲由误闯的机率相对高，要特别小心！」面对可能发生在亲生儿子身上的悲剧，他竟然开心大笑，可见人性黑暗。

那年代的香港甲由横行，晚上去厨房猛然开灯会撞破蟑螂群英会。某个风雨欲来的晚上，我穿着宽松睡衣到厨房喝水，一只神风大蟑螂突然从暗角飞出，俯冲睡衣领口。我在反射作用指挥下将牠按死身上。高呼「妈呀！妈呀！救命呀！」的同时，无数硬毛茸茸的甲由腿贴着胸口挣扎，流浆不流血，加深了我对这害虫的憎恨。

当啷！当啷！一道又一道铁闸被打开。

不消片刻，狱卒先生经过，随手当啷一声打开闸门，没有瞥我一眼，完全不担心365820昨晚用软胶勺子挖通了隧道，一早逃之夭夭到了一楼。

他是昨晚那位见怪不怪的禅定Sir吗？

昨晚？昨晚的一切真的曾经发生，还是我的首个监仓梦魇呢？

回头看脸盘，小强们不见了，大概吃咸喝碱后擦着肚皮爬回屎渠睡觉去了。连忙将牙刷和小面巾安排在小桌边，悬空一半，战略性地减少与桌面的接触。世上没有任何方法

可以杜绝蟑螂；就算人类核自杀死清光，牠们仍会继续肆虐，甚至荧光满面，更强大更神气。然而经我悉心布置后，爬上牙刷头会较为麻烦，希望牠们取易不取难，移步隔壁。这做法很自私，却无半点歉疚。

睡眼惺忪的囚犯，摩擦着混凝土地，手吊胶兜，零零星星地经过，都懒得瞄我一眼。大家的房间相同，人也大致一样，确实没啥好看。我将勺子放进漱口盅，两根手指勾着耳环，半吊着走出房间，不提拖鞋，沙沙地跟着走。入乡随俗，在监狱应该像个监犯。

出门时斜扫了左邻一眼：门大开着，内里无人。

突然想起袋中厕纸，急忙摸摸检查。还在，比记忆中细小，可能是大气湿度变动引致收缩，或过去几小时内的自动降解。卫生纸这关键问题是个大隐忧，暂时没有解决方案。

随人流上了两层，沿路不见有狱卒监视押送。四楼饭堂的双重闸门敞开着。

长方形大堂的两侧都是窄身高窗，与楼下的设计相同。两边窗前排列了连长凳的玻璃纤维饭桌。由天花俯瞰，饭堂像条大鱼骨，脊骨是中间走道，两旁一共分支大概四十桌，每桌可坐六到八人。入口处有个开放型厕所；开始习惯了这布置，见怪不怪，反正由进食到排粪这生物流程，在人体内也是直通管道，安排一起实属自然。离厕所最近的饭桌只有几米，旁边是当值狱警的办公枱。厕所这一刻蹲满了师兄，各自埋首出恭看报抽烟。长饭堂首尾两端各有电视一部，自天花垂吊。两部电视高声播放着不同频道，自由竞争，各自精彩。

看中了大堂中央一张饭桌，离厕所较远，只坐了两人。我擦着地过去，陪笑问道：「有人吗？」

「有」就这么简单，没有逗号句号或感叹号，眼睛没有离开手中的苹果日报娱乐版。

「哦，唔该……」只顾看报，没有反应。

环顾四周，每桌都最少有囚犯二三，都在看报。突然感到茫茫然不知所措，站在原地发呆。此处不留人，却没有勇气另觅留人处。

天亮前的清醒假象原来不堪半击。

犯人们鱼贯而入，都知道自己所属位置。只有我……几位当值阿Sir好像没有察觉到我的窘态，或许察觉到但不予理会，岂有此理！我是犯人，他们是狱卒，世上没有犯人便没有狱卒，我是他们的生计，难道他们就没有责任协助安顿我这个米饭班主？

印象中从未感觉过如此彷徨虚弱。

好一个痴呆老人，傻乎乎的站在那里，不知下一步应该如何踏出。

迷惘中，隐约看见有人对我微笑……

鼓起最大勇气回报一笑。他点头示意我过去。

绝处逢生！

在他的长凳末端坐了下来，看看枱号，是33。

另一位同桌囚友年纪较大，坐在另一边盯着我，对我的微笑招呼並無反應，只顾凝视，眼神中却没有敌意。

三个陌生人同枱静默，有些局促……

昨晚派发的微型「犯人手册」，在混乱中转眼丢了，可能留在西裤口袋里。不知道小册子有没有说及狱中礼仪，囚犯见面应该如何自我介绍等等。

几分钟后，硬着头皮问那位解救我于困境的孩子脸中年人：「你也事入来㗎？」请问阁下所犯何事，以致身陷囹圄呢？

除了几位阿Sir，这里所有人都有个共同点，都是由于某种不幸原因被关进来的。萍水相逢交换一下入狱因果可以增进了解，起码有助打开共同话题。话音刚出便立即后悔：假如对方认为我在打探私隐，八卦多事，赶我离枱，那如何是好？脑袋仍处冰封状态，嘴巴失去了指挥，随便开合，可能犯了大忌。

出了口的问题收不回来，唯有笑着等反应。

幸而他并不在意。「假结婚㗎！」一字还一字，很清楚，没有半点激动。

坐对面的师兄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再报以一笑，也浪费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识亦是多余，算了吧。也好，他让我知道自己并非这里唯一的迷惘中人。

「内地同胞？」我转回头来问我的恩公。当年仍有不少内地女同胞搞假结婚来港自寻死路。

「一年唔够娶四个！」他咧嘴笑说，明显在自嘲这荒唐记录，同时有几分自豪。

心想：一年内结婚四次？难道他不知道一种蚕食人类智慧的东西已经出现多年，名字叫电脑？一个绰号出现眼前：「齐人阿福」。有纸有笔的时候，恩公「齐人福」将会是我记录的首位囚友。

我轻叹一声，可能是佩服，也可能是无语，态度模糊。看来脑袋有解冻迹象。

「无钱，唔顾得咁多！」没有钱，顾不得那么多！他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知……」

真的知道？还是虚伪的随口附和而已？

在我干活的圈子，「顾不得那么多」是罕有态度，大集团亦很少缺钱，银行都是自己人。其实集团思维刚刚相反，事无大小都思前想后，左顾右盼，顾不得也顾，没必要顾的也必要顾，然后开大会交换顾虑。大蓝筹的正路思维是船头船尾同时防鬼亦防贼，顾

忌越多越能表现考虑周详。股东要求行政人员在追求最大回报的同时必须将风险与责任降到最低——最好降到零。无奈零风险的生意不存在，存在也没钱赚，所以打工的为了出粮都心知肚明，懂得为「可承受风险」化妆，甚至施法隐身，让它在有无之间若隐若现，尽职报告之余，尽量方便东家们「看漏眼」。所以嘛，呃，不顾一切地追求小利是穷人的勾当，老实说与我们无关。

不过更保守的投资也有黑天鹅灰犀牛。幸好专业经理遇上鹅鬼犀牛总有补救方法，多做几篇文章便是了：大围经济无故动荡啦、选举后政策突然有变啦、政府决策荒诞离奇啦（这一点经常用得着，百试百灵）、竞争对手被我们过往几年的辉煌成就搞疯了，实行自杀式竞争等等，均属标准章法，成熟的队伍早有默契。解释完毕，集体感叹一番，后果便告一段落，启动了不了了之的自动程式，顶多下班后欢乐时光饮杯时再作零星检讨，极少会像「齐人福」这样，来荔枝角面对后果。

「阿福」将一只脚放凳上。我也脱了拖鞋，跟着照做。

大家比较熟络了，随便吹吹自己的犯罪履历，交流底子，打发时间。

他几个月内与四名内地女子结婚，不分大小，通通由专业媒人穿针引线，实收每人一万，现金支付，入息免税，后果是坐牢。我不期然替他概算成本效益：一口气结婚四次听起来相当愚蠢，但细想之下有其逻辑。今天电脑当道，假结婚早晚穿帮，白头到老的机会不比真结婚高。反正迟早坐牢，多结几回反而合算。不是吗？他现在被判15个月，假如他只娶一人，收入只有四分一，最后判刑大概都是这个最低消费。从成本效益角度看，一夫一妻可能并非最理想的假婚安排，他重复又重复地以身相许，可能心中有数。

我也将本人的案件作了简介。澳门贪污巨案比较闻名，相关的真假新闻很多，无需背景介绍，省却不少口水。在叙述中尽量不彰显无辜；直觉告诉我，无辜在这里没有市场，说不定会给人虚伪的错觉，有损人格，犯不着。

早餐后，新来的犯人遭遣到昨天登记入册的办公楼交小便样本，惩教署似乎对小便有癖好，频频收集，做个好囚徒要多喝水。交过尿样后，排队打电子指模，十只手指都要留底，然后站在「身高尺」前拍监犯照；很快便出了一张过了胶的囚犯证，印有犯人照、囚号、罪行，必须随身携带。照片中的自己比镜中人浓眉大眼，神态狰狞，一看便知罪大恶极，而且死不悔改，根本无需审讯。怀疑惩教署的拍照软件是美颜的反面极端，任何面容一经处理都变得贼眉鼠眼，一脸奸淫邪道；有相为证，无可抵赖。

大部分囚友都随身携带一个透明包包或塑料袋，里面装了些牙膏牙刷之类的日常用品。「齐人福哥」也有一个。整天带着牙具不嫌麻烦吗？

「我将牙膏牙刷都留喺房，无问题啫？」终于忍不住请教师兄。

「房？你寻晚个仓？」你昨晚睡觉的监仓？

「係呀，」嗯，监仓不也是房间的一种吗？

「我地晚晚唔同仓㗎！」每晚上都睡不同监仓？不觉得这安排有些无稽吗？

「呀？哦……哈！咁点呀？」唯有傻笑。

「佢地每两星期派一次，不过你到时应该已经过界，过界后会再派。」

「哦，明白。」过界是指被遣送到正式服刑的监狱。

唉，两个星期不刷牙死不去的，口臭而已，估计在这群体中不易被察觉。有了昨晚查询厕纸的经验，知道与Sir争取是自讨没趣，答案肯定是「你估呢度係酒店呀？」之类；罢了，试问尊严何价？就干脆当这里是酒店，是古代的六星级客栈，吾乃出行贵族，保安严密，身周尽是惩戒衙役，而牙膏牙刷这玩意尚未出世。

暗自轻叹一声，不自觉用舌头在口腔稍为清扫。

过了几分钟，「福哥」从包包拿出一份牙膏牙刷和一块肥皂递给我：「喺！」他大概想了几分钟，认为我人品不错，值得帮助。「记住所有嘢跟身，呢度唔係酒店呀！」

哈，原来人人都知道这里不是酒店！

「唔该唔该！好耐都唔该！」恰当的话，我真心想给他鞠躬。「咁你呢？」那么你呢？

「我有，寻日条友过界留低比我嘅。」哦，原来是昨天有人过界前留赠「福哥」的。

我再三道谢后，将牙具放进漱口盅，如获至宝，心里起誓，从今以后不离不弃，直至放监。

「福哥」的慷慨令我至为感动，萍水相逢，不知何以为报。入册不足24小时，已直觉知道平时觉得没有价值的东西现在都非常珍贵。纵使一粥一饭不是问题，半丝半缕却真的来之不易。除此之外，更暗自惭愧：抚心而问，假如位置对调，我会否同样慷慨，出手相助一个刚认识的罪犯呢？呃……不想细究，怕真相令自己难堪。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绝不会与任何人分享卫生纸，就算有囚友在我面前拉裤子也会装作不见，不会牺牲半格相助。

正当我被自疚折腾之际，大脑的警钟骤然炸响，按铃的是那心眼小疑心大的「守护天使」。他模仿上帝的声音，煞有介事地进言：「昌哥，醒醒吧！你在监房呀，这里的人来自三山五岳，用心难测，反正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不要天真，好自为之啦！」

守护天使有些道理。昨晚自我检讨时，不也确定了自己过于天真，以至严重误判吗？坐牢的人没有本钱天真，还是小心为上。

我坐直身子，调整思维。对！小心为上，防人之心不可无，多提防少犯错。

脸上仍然挂着感恩的笑容。

与福哥闲聊时，同桌师兄一直虎视眈眈，大概想用镭射眼神在我的额头开洞。他始终未曾开声，可能是哑巴；落寞的眼神老实说不大寻常，令人不安，却没有恶意，习惯后不知怎的会心生同情。无限的忧郁与失落，却无从开口，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忧郁和失落。至于他为何选中我来打眼钉，大概永远都会是个谜。

从眼角打量了一下，反正他不会介意：估计是小偷，一个不十分成功的小偷。然而自知在此情此景以貌贬人，很容易乱生成见。

「齐人福哥」又如何呢？

与定眼哑巴不同，他好眉好貌，眼耳口鼻端正，高度适中，像个老实按章办事的二级文员——刻苦耐劳，永不埋怨工作冗杂，被老板克扣工资也只会苦笑，摇头接受。他颇为英俊，但矛盾地豪不出众，均匀的脸上没有任何特征。假如他打劫银行，在场证人对警察描述他的样子会有相当程度的困难。这会否是他选择走偏门的原因呢？选择？走偏门是个人选择，还是上天安排的呢？相信是后者吧。反正如何看他也不像坏蛋，拍电影的人不会找他演歹角。当然，罪犯是法律定义下的产品，而法律随时变动，界线恍惚；任何人，任何容貌，都可以在某情况下变成罪犯，违法乱纪之辈并无一定形态。

智者说人不可貌相，但一般人都会不同程度以貌类人，造成不科学的偏见。

然而在现实观察中，面相与人品又似乎隐约有些关系，起码有足够关系让「以貌类人」这不科学的偏见得以流传延续。但偏见也许是因不是果，因为普遍的偏见会塑造现实：大部分人都欣赏高大威猛的人，个子高的人自然无需鬼祟，日久养成气派。反之，头尖额窄，蛇头鼠眼的人，更聪明老实，人品高尚，也很难当公职膺大任。人类社会就是如是。

监狱饭堂是观人阅相的好地方。

两排饭桌中间是繁忙走道，犯人久坐难熬，会间中来回走动，踱步沉思，伸展筋骨。林林总总的犯罪分子在眼前转圈，巡回亮相，竟然只有寥寥几个贼眉贼眼，与心中偏见有些出入。不自觉在白日梦中替他们配花名：鬣狗头，弹弓嘴，斗鸡眼……

大部分踱步师兄都两人一组，边走边低声商量，点头时眼看他处，若有所思，跟企业高管在酒会上的表演没有两样。其中两位师兄整天不休，与不同人轮流密斟，一直没有坐下，特别惹眼。论相貌他们都像个人物，然而神情过分警惕，不住眼扫四方，略嫌不够淡定。常人可能会自然回避他们的犀利眼神，但我的好奇心被神秘的黑魅力吸引，忍不住频频偷看。两位大佬似乎故意各走一边，保持距离。也许江湖很大，他们素未谋面？也许江湖很小，今天冤家路窄？反正他们单凭样貌已经有条件在江湖立足，或许拍电影演反派，谁敢说相貌与事业没有一定关连呢？

另有数位师兄相貌堂堂，举止淡定，仪态从容，好像难得放下了繁忙工作，来到花厅小憩，接受纳税人供养，偷得浮生半日闲。

年轻犯人们比较表情划一，通通漫不经心，一副坐牢没甚大不了的酷样。有几位甚至呈现半兴奋状态：说话多，声线大，高谈阔论，频频过枱串门聊天。

不断穿梭的犯人令我想起一套旧电影《飞越疯人院》。

电影中，精神病人整天在大堂循打圈，本来不疯的也变疯，最后主角尼科尔森成功越院，观众鼓掌，替他高兴。他究竟逃哪去，电影没有交代，看戏的也不觉得需要交代，反正走了便是逃出生天。其实想深一层，外面的世界同样疯癫，甚至更无厘头更不合理，「社会疯人院」无边无际，是五指山，无法飞越。一个像尼科尔森扮演的精神病逃犯，在美国没钱没脸没身份，只不过成功由油锅飞身跃进火坑而已。

从某角度看，监狱甚至比外面正常。

环境所迫，大部分师兄都没有资格模仿现代精英，脱离现实讨活。环境迫他们相对理性务实，作奸犯科有理性动机，主要不外金钱、贪念，极少由于「意识形态」或「个人信念」而伤天害理。反之……想到这里，昨晚被我念诵《心经》驱魂超度的各色人渣又再浮现脑海！

还是快快放下，换个想法好了……

齐人福哥很有耐心，解答我的问题不厌其烦，是名副其实的真师兄。

经他解释我才知道荔枝角是犯人枢纽，我们都是暂寄犯，所以无事可做。刑期短的犯人会留在荔枝角服刑，负责派床单、清洁、煮饭等杂务，好让我们安心等候过界，尽情休息、交友、聚旧、吃饭、拉屎吹牛抽烟看电视、无所事事人盯人。

哦，还有，交尿：「点解成日都要验尿呢？」

「验毒咁嘛。」

「哦！係嘢！」如此明显原因还要多此一问，脑袋确实出了问题！有纸笔后定要把今天所问的大量愚蠢问题一一记下。

问题太多，自觉讨厌，于是向福哥描述昨晚隔壁的大龙凤：「咁大烟瘾，真係不可思议！」坐监日子虽浅，已经有个精彩故事与师兄分享，略略有些满足感。

「撇友来㗎！吊起瘾来，吞烟头舔烟灰缸都好过无！」

「哦！係嘢！」今早已经恍然大悟地「哦！係嘢！」了好几次，确实长了知识。

舔烟灰缸只不过是福哥形容瘾君子毒瘾发作时的急切程度而已。狱中没有烟灰缸；脚下大地是灰缸、垃圾桶、痰盂。除了大小二便，混凝土台是多功能大地母亲的伸延，足以容纳一切。

「横掂死硬，食也都无所谓啦！」大义凛然地感叹了一句，吸毒反正死路一条，吃什么也分别不大。随即后悔！对福哥的底蕴了解不多；他除了搞结婚之外，有没有任何与毒品挂钩的副业帮补生计呢？

幸好他立即表示赞同：「无错！」

再次郑重提醒自己：监房重地，切记慎言。还有！自知一向喜欢搞讽刺，然而讽刺在香港市场不大，反话更经常会被误解，弄得一头雾水，除非之前清楚说明「各位，以下说的是反话，敬请留意解读」，否则最终要自嘲自笑打圆场；在监狱懒风趣搞讽刺随时惹祸上身！

「呀！仲有问题！」低智问题源源不断，脸上微红，但难耐心中疑惑：「昨晚登记时，点解阿Sir问我寻晚係边度瞓呢？」

福哥略略解释荔枝角除了接受和处理新犯，所有现役囚徒去医院看病复诊，上法庭聆讯作证，或被调往其他监狱等，都要首先集中于此等候安排。回答昨晚睡哪，间接申明了自己来自何处。其实阿Sir们都清楚，手续上问问而已，答不答都不重要。我答非所问，说明我是新到师弟。

「哦！」

指模房每天发来两轮消息，好比前线战报，例必引起一番哄动。囚犯期待过界消息，好像等放榜的学生。榜上有名的会去办公楼进一步了解详情。原来福哥已经在荔枝角待了两个多星期，比一般等候时间长了一倍。

「唔通唔记得咗我？」他自言自语，表情困惑。

人都不喜欢被遗忘，连坐牢也不例外。我没有资格贡献任何猜想，于是看了同枱哑巴一眼；他有经验，可能有个说法。哈，仍然眼也不眨地盯着俺！哎呀，师兄，几个钟啦，休息一下吧！

消息发布会完毕，福哥即往前台查询他的过界情况。

刚巧冲凉时间到了，众人一窝蜂排队。看来冲凉也是一个节目，颇受欢迎。福哥直接排在龙头。我不好意思插队，而且跟他学习了一个上午，觉得自己有些啰嗦，便单身跟在龙尾，培养独立能力。哑巴望着我空了出来的座位发呆，大概今天不打算冲凉。

排队时发觉很多人的头顶都亮晶晶，好像开了光，或出现脑浆渗漏。原来他们都预先将洗发水挤在头顶，免得整瓶携带。忽发奇想：脑筋灵活而生性懒惰的人，会不会犯罪倾向较大呢？拿着福哥给我的小肥皂，记起一个残旧老笑话：坐牢洗澡，掉了肥皂千万不要光着屁股俯身捡拾，以防被人乘虚而入！

不会吧！当然不会，肯定不会！还是小心为上。

澡堂在另一栋大楼，热闹气氛不逊于羁押中心的其他角落，但水患严重。

跟着大家在门口脱光后，抱着衣服进去。雾气腾腾的墙上，储物洞通水气饱和。然而地上水深过踝，四周又没有挂钩，唯有将制服卷成一捆随便塞进一个水帘洞。

劈劈啪啪，水声沸腾，有种洪荒水世界的压迫感，怕水的人可能会头晕。花洒都没有头，也没有开关，肥肥的水柱长流。大部分人都有纹身，令我无意中标奇立异。对纹身并无偏见，不会见到刺青便惊喊有贼，但客观认为这行为缺乏远见。更漂亮的花纹一旦落在人身，都会有皱皮的一天。随着年纪，多年前已看厌了的玫瑰会凋谢，却无法谢过人皮落花去；胸前的超人垂垂老矣，浑身皱纹；蝴蝶随着松懈的皮肤变形扭曲，姿彩尽失；眼见身上的生命之轮泄了气，塌成椭圆，纹身者肯定悔不当初。天生鼻大有勾兼多毛还可怨恨父母基因粗劣，浑身过气花纹拉不顺擦不去，只能怪自己当年冲动。

然而此时此刻，很希望擦个临时花纹上身，左拥青龙右抱白虎，昂首大步涉水入澡堂，彩！要不然在背脊扫个「节约用水」五彩广告应景，也算不枉我在环保行业干了一辈子。

到处都是水！乱流乱滴，毫无意识，毫无必要，有些惯性可惜，是医不好的职业病。白白浪费而无人受益，为啥呢？也许是一种宣泄，一种表达？在狱中，一切都要珍惜，只有水可以随便浪费，是唯一的放纵，仅剩的自由。

所有龙头都在放水长流。

挑了个水流最弱，浪费量最低的，以减轻直接良心负担，亦算形式上尽了一己之力。花洒都没有头没有开关，显然是防止被除下当武器，无需多问。看来脑袋有进一步解冻迹象，与新环境开始对应。

肥皂放哪好呢？墙上没有肥皂盘或类似设备，地台离水面至少五六公分，可以放生金鱼，但不能储物。放口里？吞了怎办？这滑稽景象令我差点儿笑了出来，但我正在坐牢，境况凄凉，不应为了一个非常幼稚的想象而偷笑。再者，在这窃笑可能会引起某类师兄的误会，还是谨慎为上。

擦好肥皂后，冲身时将小枳块用牙齿轻轻钳稳。冲洗完毕，用湿透的包纸包好肥皂后，才将口腔的碱味漱走。师兄们都有个半透明小盒子，淋浴时用膝盖或腋窝夹着，令我羡慕万分，很渴望某天也会有个这样的小盒子。两天前，我造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如此渴望拥有一个塑胶肥皂盒。

还有，还想要原子笔和本子！

还有！纸巾！纸巾！纸巾！

还有！可能的话，还想要个用来携带以上随身宝贝的透明塑料袋！

能够拥有上列奢侈品的话，人生夫复何求？

冲凉完毕，从门口一张堆满了公用内裤的长桌随便捡了一条「干净」的穿上，然后用纱布小毛巾干身；做做样子而已，就算有耐性慢慢擦干身子，储物洞内的制服已经八成湿透。穿上后，像刚上岸的蛙人，站在澡堂外滴水，等候阿Sir带我们——4B组——返回饭堂，继续坐监。

对面这位不开口不眨眼的同桌囚友望着我跟齐人福聊了半个上午，始终没有吭声，难道真的是哑巴？他对我的微笑示好完全没有反应，令我越发好奇，每隔一阵子便尝试引他理睬——屡败屡试，屡试屡败。

他面额嶙峋，皮肤绷紧，颧骨发亮，失落疑惑的眼神被困于塌陷了的眼窝，在绝望深渊盯着外面的世界。一切都与他无关，却不允许他只作旁观。他的右手没有食指和中指，不知是否工伤所致；是的话，不知道每根赔了多少，每克算能否与高价牛肉相比？假如是被债主仇人在街头砍掉的，也许早被经过的流浪狗吃掉，或被途人顺手扔进了垃圾箱，送到堆填区发酵，此刻逍遥法外，比正在陪他坐牢的余下八根自由。

很想主动访问他：「师兄，你两只手指点甩㗎？介唔介意分享下？」

哈哈，想想而已，还不至于那么冲动，况且暂时无法逾越我们之间的鸿沟。再试试看？今次夸张地对他谄笑，依旧毫无反应——嘘！

午饭前，一位新囚友加入了饭桌³³。

除了「八指兄」外，大家以眼神互打招呼。这位师兄看来四十不够，郁郁寡言，愁容深锁，满脸一言难尽。待他安顿后，我尝试用同一开场白破冰：「你也事入来㗎？」

想不到他反应积极，道来缘由简单真实：话说不久前，他由大陆偷运了好几条香烟回港。香港政府为了平衡市民健康与关税收入，香烟关税比内地高出很多。每当相连地区对任何货品征收的关税存在着巨大差异，都会制造走私诱因，全世界没有例外；他便是因为敌不过这诱因而进来的。

我给他的绰号是「万宝路」。

万宝路声线沉郁单调，说话不多，却和齐人福哥一样乐意分享犯罪经验，大概说出来有助减轻胸口的郁闷。这方面我没有他们热衷，并非由于羞耻或怨忿，而是自问案情沉闷，归纳起来有如负面版《心经》：无色情，无血腥，无智亦无勇，无创意，无内容，更无社会批判。如此平庸乏味的案件，同一早上重复两次，试问何来津津乐道之趣呢？不过欠了人家故事肯定要还，唯有在不失真的情况下略添色彩。仍然极力避免表示冤屈：论冤屈，排队也轮不到本人，于是以「没啥大不了」的语气向万宝路交代了我进来的因由。

互相交代完毕，大家回复静默，各自专心坐牢。

可能由于整夜无眠，精神疲倦，无法安坐，要找话题分心，以防打盹。闲扯间，我提及厕纸方面的顾虑。万宝路听后，由私人垃圾袋中拿出半包纸巾给我：「喺，攞去啦！」

「吓！咁……点好意思？多谢多谢！非常多谢！」不敢客气推辞，立即放进口袋。「我一有就还比你！」

「唔使啦！攞去啦！」不用了，拿去吧！

渴时一滴如甘露，便急一纸值千金！根据我暂时不足半天的坐牢经验，这里不乏慷慨之士，雪中送炭不加考量，令我非常感动。

「清醒一些吧，昌哥，刚刚才提醒过你，这里是监房，三教九流，龙蛇混杂。江湖上所有动作都有目的，不要那么天真吧！」

又是那翅膀大心眼小的「守护天使」！这天庭太监阴阳怪气，每句话都在挑拨离间，虽然并非全无道理，但越来越令我反感。

「你也清醒清醒吧！」随心反驳一句：「我厕纸也不多一张，还要提防人家占便宜？现在啥都没有，庆幸还剩下少许判断力和半点感恩之心，比你幸福多吧？仗义每多屠狗辈，潦倒的人不一定坏！」

守护妖精明显不服，怄气不吭声，可能去了找上帝打小报告。

午饭时分，排队领食。获派葡萄干面包一个后，捧着胶兜在红色塑料水桶前排队……等啥呢？唉，果然是黄豆粥！看来未来几年注定要吃黄豆粥了。

正当满肚子牢骚，晦气地消化着黄豆之际，有位阿Sir高呼：「365820！拜山！」

拜山？搞什么鬼？

「有人来探你呀！」万宝路替我翻译。

本来被黄豆塞满了的肠胃一下子感觉空洞，全身起了疙瘩。

老婆和我的死党兼生意伙伴阿辉坐在厚玻璃的另一边，像海洋公园游客。我被困鱼缸，外面的一切都变得陌生，不真实。多年来一直都有和友人合资小生意，在大集团打工时每次开董事会都要申报从未存在过的「利益冲突」。伙伴们都是几十年的老友，一同捱过风吹雨打，共同证明了「与朋友合伙做生意会破坏友谊」是一派胡言。

老婆和阿辉都是第一次参观监狱，却都皱起眉头，忧心多于好奇。审讯期间，曾对阿辉表示不介意坐几个月牢，见识见识。他早已习惯了我的古怪愿望，不以为奇，但没有表示支持。现在心想事成，然而三十九个月与预期相差太远，难以接受，却必须接受。

古老笨重的黑色塑胶电话很经典，可以多方同时对话，但没有拨盘，像被挖了眼睛，吸掉灵魂。阿辉勉强着同情与鼓励兼容的笑容，让我和老婆交谈。

「你好吗？」

「我很好，你呢？」

记忆中，我们从未如此打招呼，初次约会时都比现在自然。

「小平同志呢？」小平同志是我们八岁大的女儿。

「还可以。我将你的公文箱藏了起来，告诉她你替旧公司出差去了工作营，是急事，所以来不及跟她道别。她很不高兴！」「工作营」后来在我们家成了监狱的代名词。

「瞒不了她多久。」

「先看上诉结果吧。」

「也好。」

对，还有上诉！两天来我完全没有想过上诉这码事。既然被迫坐监，便得全身投入，专心坐稳，咬紧牙根；上诉这玩意有专人打理，无需要我操心，多想只会分神。要保持希望，必先丢掉希望；听来矛盾，但我非常清楚自己的战略逻辑。

隔着玻璃时装表演了粪便褐囚衣和配色拖鞋：「还可以吧？」我笑着说。老婆反而哭了起来，搞得我也哭了。

探访者带给犯人的物品都有严格规定；他们在附近懂规矩的小商店将可以买的都买了。这些小商店与律政署、廉署、惩教署等都靠罪案率吃饭，都没有理由希望天下大治。

「阿Sir话要先经检查和刻上囚号，大概需时一两天」阿辉解释道。

「谢谢！有没有买纸巾？」

「十包。」

「十包？好哦！谢谢！」不用再继续苦思阿Sir昨晚吩咐我「好好谗下」的哲学问题了！

「够钟啦！」一位狱卒轻拍我的肩膀。

那么快？「哦，知道，阿Sir！」

老婆又哭了。

「拜，下次见！」

在探访室外等阿Sir领回饭堂时碰到约翰。他太太也刚刚来访，他也哭了。

「昨晚可以吗？」大家有缘一起落难，到底有些关心。以他的性格习气，恐怕会千方百计令自己加倍难受。

「我以为睡医疗仓比较舒服，料不到全场瘾君子，整晚呻吟、哭叫、吐痰、咳嗽，完全无法入睡。」

「我也没睡。」

晚餐比午餐丰富甚多，有饭有菜，还附加一个亮晶晶的浑圆小酸橙，吃一片足以刺激面部多处神经，令颌骨骚软，口水不断，喉咙收缩，眼睛撑大三成，牙齿感觉赤裸，整个人倦意全消。估计含有大量维生素C，有益的。

监狱的日程安排原来与退休后的规律差不多，早吃早睡，对我来说没有生活时差。观窗外天色，只不过七点左右，几位狱卒便准备带领我们回仓休息了。没有时钟也不打紧；自90年代初，智能电话尚未出现我便已经不戴腕錶了。习惯后，对时间的生理感觉会大大增强，无需依赖复杂仪器告诉自己何时吃饭拉屎睡觉。

今天惩教署的生意不错，荔枝角全场爆满，很多监仓都在两张固定床中间加插了临时床。除了厕所，洗脸盘，和门口半米不够的一丁点空隙，整个房间变成了一张大床。

离开饭堂后，一直看不见齐人福哥。万宝路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同与我。大家在门口将拖鞋放在床下，直接爬上大床。万宝路占了头向高厕的左侧，我便爬到右边靠墙盘膝坐下。中间的年轻人大概二十出头，但口里的牙齿已经掉了一半，看来苍老，也很像罪犯。如此年轻便掉了半口牙齿，估计是殴斗的结果吧。然而他瘦削孱弱，像徐志摩，不似勇武哥，难道是专供弟兄们练武的活靶子？

他神态自若，镇定轻松，令我比较安心。如此多囚友都好像回到家中一般自在，证明牢狱生涯不会太差吧！这年轻人虽然活力欠佳，但友善健谈，跟他闲聊没有压力。心里正在对他正面评价之际，他将双腿在毯子上一伸，留下两道灰白皮痕；原来他双脚严重脱皮——塌方式的脱皮。

身不由己地往墙边挤，感到有阵阴寒湿气。

这双脚，咋看只有泥灰色的人皮粉末。被上帝用灰尘捻出来的阿当，起初会不会像小师兄一样，在伊甸园四处留下白色脚印呢？万宝路没有任何表露，我也保持镇静，表面若无其事。不能改变的事实唯有接受。不论这双脚患了什么怪病，主人都是今晚上的同床囚友，必须尊重缘分，照顾感受。正在瓦解的双脚似乎没有异味，是不幸中之大幸。

三人东拉西扯，主要都是些有关香港的时间是非；评评小家气的特首，说说司法程序的荒谬，大家有共通，互相解气。假如钟楼驼侠现在推车而过，叫卖啤酒花生，而小师兄不介意穿上鞋袜的话，这花厅闲聚也算愉快投契，是难得的社交经验。

这两位新朋友学识不高，但对具体的现实问题又破深切的直觉。相比之下，受过高深教育的企业从官会显得幼稚无知。街头与企业矩阵是两种江湖，虽有相似之处，基本性

质截然不同。在街头搵食的误差时空较小，压力相对巨大，稍一差错后果自负，所以一方面要懂得容忍，一方面要够胆把握时机，甚至不顾一切。

跟他们闲扯令我见识到更多看事看人的角度，很受启发。反正酷爱吹牛，明天又没什么重大事情要处理，吹通宵又如何？但已经四十多小时没睡，睡意来时好比心脏病发那么突然。

晚安也没有说，迷迷糊糊地卷缩进硬邦邦的毛毯。灯仍然亮着，灯一直都会亮着。

闭上的双眼看见一双大脚板在面前剥落，脱皮形成了一团云雾，脚板逐渐消失其中。诚心希望这闻所未闻的脚气病没有传染性。

雀鸟的轻盈啁啾是最优美的闹钟。

无论身在何处，晨曦都舒畅迷人，连地狱监牢也不例外。看来我一口气睡了十个八个小时，醒来没有任何梦境的痕迹。「粉皮脚」睡得像个宝宝，又香又甜，微微打着鼻鼾，发着只有没牙的人才能发的那种颤抖声。

且慢！他，竟然戴着眼镜睡了一个晚上！我几乎喊出声来，随即责备自己少见多怪！每个人都有不同习惯，此情此景对任何事物都必须保持开放态度。我的「正常」可能是长期习惯了的「不正常」而已，切记！

第三天开始了。伸伸懒腰，在床下取出最靠近自己的一双拖鞋。都是一个码，都没有记认，再看看粉皮脚，唉，不要多想了。拿着拖鞋，在另一边穿上，然后登高撒尿，准备返回饭堂坐牢。

龙骨走道另一边的饭桌今早多了一个入定师兄，整个早上瞪着地下，目不转睛，比我的同枱更专注。我忍不住偶尔用眼尾观察他。他与哑巴师兄比赛凝视的话，肯定半斤八两，胜负难分。两位要不是各自入了定的话，很值得互相结识，交换心得。

午饭后，新来的都要去办公楼（坐牢一族称之为「指模房」）照死光。死光是啥？X光是也。在这里，一切都有代名词。我像个听不懂当地语言的新移民，急需努力学习。对外国犯人来说，万物归一，都叫ON，比较简单。所有非华人所属事宜，阿Sir们都会大喊ON！万宝路和齐人福哥都不清楚ON代表什么，亦从未想过这无聊问题，唯有瞎猜，估计是Other Nationals的缩写吧。ON群中除了香港常见的鬼佬和南亚人士，也有平常较少见到的非裔和中美拉丁裔人士。

包裹到了！包裹到了！

坐监也有快乐片段的！俗气讨厌的圣诞音乐不期然在脑袋里叮当起来。

负责慢速传递的阿Sir将老婆和阿辉买给我的一大堆宝贝隔着饭堂铁闸塞了过来。看见他身旁有个即将被弃用的透明塑料袋，贪念萌生，苦苦哀求：「阿Sir，个胶袋比我得嘛？」他竟然要考虑犹疑十多秒才将塑料袋塞过来。

「多谢阿Sir！多谢阿Sir！好耐都唔该！」

回到桌上盘点：十包纸巾！哈！十包！两支橙黄色配蓝套原子笔，相识在童年，设计无改变，十分丑怪，非常可爱。四本笔记本，四本哦！能不高兴吗？一个电须刨；我从来不用电须刨，但问题不大，这里不是酒店，不要鸡蛋挑骨头。电池，驱蚊贴，一条像样的毛巾，还有一个肥皂盒！哈哈！我自己的肥皂盒！几点钟冲凉？急不急待！

首先还给万宝路纸巾一包；剩下九包仍然不可浪费。

肥皂入伙新居，关门时盒盖「啲」一声，清脆玲珑，动听！

这批流动资产都写上或刻上了365820——老子在这里的江湖代号是也。

笔记本子也是童年老相识，多年未见，外貌依然，粉蓝粉橙的怪异封面暗带条纹，上面大大的印了英文字NOTEBOOK，省得用家们胡乱猜度这纸造的东西究竟有啥用途。NOTEBOOK之下更用英文郑重声明：「Gambol notebooks为了明天的杰出人才，用未来科技制造」，语出惊人。采用人类仍然未发明的科技制造的产品已经很难想象，而对象用家竟然是今天付款的未来精英！对着四本穿越时空的本子，心情激动，拿近嗅嗅未来的气息，原来是纸张的气味。

连忙打开一本，开始记录过去几十小时的思绪与见闻。用英语书写以为可以增加隐私，想不到惹来好奇。

背后一团热气，几位师兄围在身后一人一句。

「你用英文写信？」

「练习下啫！」

「哇！好卵劲啫！」很他妈的厉害哦！

我谦虚无奈地一笑道谢，然后继续埋头，想起什么写什么，杂乱无章：看到的、听到的、谈过的、想过的、受启发的、推想的，都尽量记录。很久没有用笔写那么多字，键盘手指很快便出现筋肉疲劳。但我坚持不懈，手指肌肉也是肉，可以锻炼的。

几个小时眨眼便过，又到了晚饭时候。我将本子放回塑料袋，爱不惜手。排队领饭时，不停回头看桌上的胶袋，守护天使说这里很多贼，要小心。袋里是我目前的所有，不过只有两样贵重东西，其他的都不打紧。首要是笔记本；现在有了内容，变成了脑袋的外置软盘，当然珍贵。另一样当然是纸巾啦！两样东西照顾了我一头一尾。再扫一眼，比较放心。饭堂内的专业歹徒似乎没有对我的笔记本起歪念。一本笔记本已足以令我放心不下，难怪小资产阶级经常被家当弄得神经衰弱了。

饭后大家返回洞穴监仓，开始又一晚上的联谊活动。

每晚不同监仓，但狱卒阿Sir通常会让大家自凑组合。这难得的弹性处理相信有助减少无谓冲突。跟万宝路再次同房，今晚多了个年轻的肥仔小偷阿Joe。他早前过来我们的饭桌自我介绍，晚饭后一直跟着我们。

阿糟（我给Joe的中文音译）进来的原因是偷窃。他在百佳超市偷了一包鸡翼和两罐蘑菇，共60港元。他说鸡翼已经差不多过期，很快便不值钱，但这并非合理辩护。由于金额小，警方通常让被窃方决定是否起诉。超市说钱不是问题（对李嘉诚先生来说，钱一向都不是「问题」，而是「命根」），但为了原则，决定起诉。阿糟终于为了百佳超市的原则被判监40日。由于刑期短，无需过界，他将会在荔枝角服刑。

阿糟很爱说话，几口气将身世家底交代得一清二楚。他的一生暂时不坎坷、不幸福、不辛苦、也不自在，听起来是密麻麻的空泛。他家居湾仔，与祖父母同住，不富裕，也不穷困，完全没有诱因或压力偷鸡度日。他为何无故以身试法呢？从他的自白中听不出端倪，大概企图替暂时空白的人生稍添色彩吧。

与阿糟年龄相若的「粉皮脚」虽然生理上不稳定，但成熟很多。今天见不到他，可能已经过界？又或许尘归尘土归土，随风飞散去了？

* * *

师兄

这里是大江湖的水族箱缩影。来自三山五岳的绿林大盗，鼠窃狗偷，黑帮骨干，骗徒悍匪，如今共聚一堂，不算盛会也是个难得场面，可以看足一整天，甚至三五天，甚至几个月……不过，唉，三年则略嫌太长了。

「齐人福」主动查询后，第二天便过界去了，没有机会跟他道别。他大概也没有想过有人会希望跟他道别，感谢他及时搭救之恩。万宝路成了我的新导师。我们与粉皮脚同床异梦的翌日，他告诉我大量掉牙和皮肤瓦解是「冰毒」所致。冰的学名是「甲基安非他明」，不过只有与社会严重脱节的人才会用这学名。

早餐时，他递给我一小块从报章撕下有关约翰和我的新闻报道，似乎以为我会兴奋不已，连读三遍。心想，假如犹太人的上帝今天才派独子下凡受死，手脚都被钉穿窟窿的耶稣复活后现身门徒时，众人会否争先恐后与他分享几天前钉十字架的现场视频呢？

报道只不过一小段，远离头版，一般人不会察觉，但师兄们由于犯了罪，人生获得了额外时间，有条件将小报看完又看，任何细节都走不了眼。碍于万宝路老师的热情，便看了一下。报道出奇正面，意想不到，大概是新入行的记者。文中居然引用了法官大人说我们是「受害人」而非「作案人」这矛盾结论，好像有替我们讨清白的意思。百多字的篇幅，三分一花在描述老婆「当场哭成泪人」的泪崩景象。

「竟然无乜错字！」一笑，将剪报交还。

「比你喇。」给我？心想：要来干嘛？

「唔要啦，唔该晒！」他有些愕然。

为了防止自己脱离现实，已经好几年不大看报，当然没有剪报收藏的习惯，审讯期间也没有保存有关的新闻；公关同事收集传阅的小段报道，经常离题万丈，牵强地替沉闷

无聊的案情增添色彩，令局内的我频频翻眼，哭笑不得，这样的垃圾留来干嘛？暮年闲来细读？留给子孙纪念？

聆讯期间，尤其在太阳高挂的日子，经常有记者闯公堂叹冷气。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这行业工资低，名誉差，时间长，很难吸引人才。他们都很累，对庭内的熟悉功架早已不感兴趣：戴假发的演员表情肃穆，以18世纪的辞令争辩21世纪的纠纷，为了搵食，不苟言笑，关键时刻往往会加插拉丁散字混淆视听，增添神秘色彩。无冕皇帝的马前小卒连基本英语亦一知半解，在法律精英的拉丁文面前难免感到虚脱；满头雾水加上空调效应，随即进入半昏迷状态，呼呼入睡，直到大腿上的本子堕地有声，惊破公堂重地，被洋法官抬头狠抽一眼，才收敛嘴角口水，调整坐姿，伺机引退。

大部分记者只会逗留五到十分钟，感到身上热气稍退后便起身向法官鞠躬，让屁股带头两步退出，是古代太监的步法。鞠躬是法庭的礼仪要求，用屁股带路引退则是小记们的专有行为，大概是看多了清宫片。至于目下的案情发展，他们只要安心等候，廉署自会发布以报章手法撰写的「新闻稿」，搬字过档便可交差。

很多师兄都是监房常客。他们深谙狱中规矩，认识部分囚犯与狱卒。老友们在操场或指模房相遇，经常不能自己，扬声招呼。

「丢那星！又係你条冚家铲？唔係啱啱至出咗去咩？」咦，兄台你不是刚刚才刑满出狱的吗？怎么又再相逢？

对方尴尬地一笑作答，反正一言难尽。

「今次衰乜卵呀？」这次你何事进来呢？想不到资深师兄也会以这问题破冰。

被问者人在距离，又众目睽睽，通常只会耸肩作答，不会详细解释。后来我发觉有些监犯原来真的不大清楚自己为何身陷囹圄。靠犯法吃饭的人都心知上得山多终遇虎，偶坐花厅乃工作的一部分，无可避免。至于具体入狱原因，对他们来说只不过书面手续，无需执着。

「几碌呀？」一碌代表一年。

被问者羞涩地伸出几根手指示意，表情尴尬，谦虚自豪各几分，大概是刷新了纪录，站在犯罪生涯的新高峰，不想显得太过自得。

「哇！丢你老母吖！」凌厉的粗话没有丝毫恶意，代表了同情？不忿？恭贺？佩服？都可以，都可能。

荔枝角饭堂的场景跟商业集团的行政员工研讨会有不少相似之处。

这年头，跨国公司流行「闭关」开会脑震荡，高层齐集研讨发展方向和市场战略之类。主席扮秦王，誓要一统天下，伙计扮李斯，出谋献策，还有一大群赵高在会场嗡嗡叫营造气氛。会议地点一般都选择希腊或泰国或摩洛哥等度假胜地。咖啡小息是最重要的时段，不喝咖啡也得积极参加。看人，也让人看。法国公司开大会的监狱氛围最重：全场男人，身穿深色西装，喉结彩色领带，低声交换是非，高声吹嘘成就，重点稍微吞吐，暗示事关重大，不便多言。

眼前一众师兄就是这个模样。

犯人的制服比企业西服更单调划一，样貌表情则比较多样化，相对生动。身体语言大致相同：点头慢，表情酷，眼神警惕，笑到即止，热情留有余地，对上舐痔不露奴颜，对下亲切不失身份，一举一动都尽力表现江湖风范，周围都是观众。

闲坐饭堂看师兄，将他们引进白日梦中，肆意胡猜乱想，然后记录在案，除了自娱之外，也可供日后琢磨。不消几天，已经写满了整本笔记本。

看！这两位鹤立鸡群，一副大有来头之架势。

另外一边那位皮笑肉不笑，舌头闪烁，神情飘忽，一看便是小人。

后面那小个子也好不到哪里：窄额嶙峋，耳如螺壳，小眼珠不停滚动，尖嘴巴口若悬河，在努力说服身旁的老头。老头儿白发盖顶，俨然权威学者，半点不像监趸，却非常用心聆听螺壳耳，不住点头。

近距离观察来自五湖四海的师兄汇流互动，有现场参与感，好像自己是江湖电影的群众演员，扮演路人甲的同时，对主角们的精彩故事心生好奇。然而他们在现实中的角色大多是穷人，用「精彩」来形容贫困一族的历程，有些强作浪漫，不近人情。不过，他们真的是「穷」人吗？在香港，饥寒交迫已基本上绝迹，低收入阶层也经常暴饮暴食，贫穷的本质有很大的改变，值得重新思考。

在荔枝角不愁吃喝睡，无所事事，是思考这类问题的好地方。

香港的捱饿赤贫几十年前已被「公屋化」了；而公屋正是不少犯人和狱卒长大的地方。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是大德政，绝对值得点赞，我完全没有意思在鸡蛋里挑骨头。但正如坏事有正面，德政假以时日也会出现负面，人生就是这样循环生灭。

捱饿式的赤贫有如狩猎用的脚夹，被夹的猎物痛死也得挣扎，大不了留下一条腿，不挣扎必死无疑。

相比之下，「公屋贫」不汤不水，不寒不燥，从某角度看根本算不上贫穷，起码不会被联合国的赤贫统计接纳。而公屋贫虽然有足以瘫痪的麻醉力，却不会致命，技术上不算温水煮蛙。

在生产力与创造力都开始枯竭，阶层逐渐固化的香港，公屋贫更像黑洞。

科学家猜说黑洞有不可思议的巨大引力，连光也不能逃脱。洞内没有时间，没有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非，一切误闯讯息，所有八卦恩怨，瞬间被压成黑蒙蒙的一丁点，密度难以言喻。假如有人能够由洞内往外看的话，世道变态，七彩缤纷，极其虚幻扭曲，完全无法理解，却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在无穷引力的压缩下，洞内住客越缩越细，直至消失也不觉得有必要挣扎逃生。

香港有一半人生活在这黑洞。

公屋的前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徙置区」。徙置区条件可能不如今天的荔枝角监狱，但住客充满正能量。由棚屋搬进了屋村，有了混凝土遮头，以后无惧雨打风吹，是人生一大跃进。H型公屋每层有共享公厕，坑位整齐，拉水马桶，近乎科幻，排队大小便的住客禁不住暗露笑容，可况公屋在他们心里只不过是暂时栖身之所？只要努力工作，刻苦耐劳，孩子们用功读书，做了医生律师，说不定某天会举家搬到山顶打雾去。心中有这「某天」，未来自然发光发热。

那年代大家都穷，连李嘉诚也闹穷，呼天抢地要生要死。绝大部分人集体患穷，无患不均。我在相对「富裕」的港岛半山长大，暑期也得在家穿胶花帮补家计，一枝一叶地参与推动蠢蠢欲飞的GDP。中国人有优良的勤俭传统，深信「天无绝勤之理」，人人默默耕耘，以勤俭为荣。今天用功，明天会更好，明天更用功，后天更更好，就是这么简单。社会上层除了被几个鬼佬凭着与生俱来的肤色霸了几席，尚有不少空间，同志们努力！斗快爬！

当年的香港像跑狗场，年轻人目标明确，只管追着前面的电兔跑——拼命跑，尽力跑，不啰嗦！「跑得么，无鼻哥，跑得快，好世界」！成长中的人为追求简单梦想跑出一身汗，发泄过剩精力，输了也有得着。

时移势易，沧海桑田，今天的公屋有绿化区，停车场，每户有私家厕所——大便按大键，小便按小键，十分讲究。家家有微波炉，户户有平板电视，社区中心有健身房，壁球室，网球场，与商场连接，下雨也不影响打完球往隔壁吃鱼生，之后脚底按摩，康乐配套应有尽有，超市苹果也有五六个品种，比伊甸园更完善。但住客们却失去了狮子山下徙置区的精神，梦想中没有了「某天」。渐渐，连梦想也随着霍金先生猜想出来的黑洞辐射消散，复归于无。公屋的周边多了一道看不见冲不破的藩篱，将他们死死困住，世世代代与梦想隔绝。

吃饭倒不成问题！跑狗场没有了电兔，但满地真兔尸，有血有肉有骨头，免费的，吃吧！

埋头苦干了几十年，香港跑不动了。英国人遗留下来的政府摆脱不了宦官传统，没有人下诏明示的话，失去方向，唯有以不变应万变，抱残守缺，念着十九世纪的「积极不干预」咒子，在死胡同内高举残旧旗帜，打圈游行，高喊资本万岁，万岁，万万岁！世界在变，国家在变，百年不遇，速度前所未有，转眼远去，不见踪影。香港蹲在原地低头数日子，自言自语，像个死囚：还有多少天？还有多少年？五十年不变……死也不变，世界剧变与我无关……

无休止的经济增长是资本主导社会的划时代谬见。

世间每样事物，每个群体，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饱和，不适可而止也应适可而休，将阶段性成果消化，从新思考规划下一步的目标。妄图将社会财富大饼不停发涨，直至海枯石烂，与长生不死同样荒诞，同样不可能。

「富不过三代」乃人性使然，有因有果，属经验得来的概率现象，超越文化，不论体制，只不过程度问题。

大量勤奋家长押上了性命死干烂干，赚够了未来几代儿孙的退休金后，剩下可分的社会资源不多了。爸爸仍未富起来的话，孩子只有认命；饼就是这么大，早被瓜分，吃不下的被人打包冷藏，留给子子孙孙，半滴肥水不流别人田。抬望眼，金字塔顶挤满了人，已无立锥之地。上层人士宁死也不会腾出空间；有法律保障他们将有地位传子传孙的权利，钱二世更白痴更无赖也可直接上位。抱歉，复古了，在世袭制度之下，能力与回报不一定挂钩。

这是「贫困艰难移」的年代。

房地产是社会流动性的指标。今天连某些大业主也承认房价过高。吊诡的是，在房地产脱轨狂飙的同时，香港的自置率居然超出世界平均水平，钱从何来呢？不看数据的人喜欢将问题通通归咎外人，好让自己继续休克养生，但解决不了问题。今天的房价，其实颇大程度反映了上一代的积蓄多于这一代的能力。

年轻时的香港，物价基本上反映了我辈的负担能力。但今时今日，假如有位「成功」有为的年轻人，工资比同届毕业的高出一倍，但父母不争气的话，随时两边不到岸：入息「太高」，不能享受公屋；在私楼市场，连二三十平米的蜗居也买不起，只因市价是他的傻瓜同学的爸爸定的。谁叫你父母无能呢？唯有祈求短命，早日投胎，推牌再来。说「市场会公平调节一切物价」的人，不是奸得要死，便是蠢得要命。除了短暂的过渡时期外，市场永远都不会公平调节物价；从前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无奈这铁一般的事实与香港的原始资本信仰有抵触。

我在小说《笙歌》中，将过分的遗产与世袭封建制度相比，发觉当今的世袭版本更落后，更不公。在资本万岁的世界，财力便是权势，而现代「世袭」的权势，比封建时代更受保护，草民更难反抗既得利益者。

积谷防饥本是好习惯，但过分屯积以豢养子孙是社会毒瘤，无奈众人都争着生这毒瘤，将输在起跑线的家庭打落草根迷宫的同时，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压上五指山，剥夺了他们尝试自我腾飞的痛快人生，害人害己害子孙。

现代人有文化，比较斯文虚伪，穷鬼不再叫穷鬼，叫草根，有绿油油的大地气息，也隐晦地反映了实况。有见过草根出头的吗？当年的穷鬼可以期望有朝腾飞，今天的草根却难望出头。所以既为草根，最好安分守己，切忌志高望远；因为远眺将来，大概率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只会惹来唏嘘。

叹声未完，笨蛋同学的妈又买了部最新型号的智能手机帮助儿子打发时间。外形漂亮功能多——酷！——做草根的也想拥有一部！按耐不住的会不顾一切，想尽办法，但办法想太尽会中招，会坐牢。

草根坐监，其他草根看守，各就各位，不再打扰外面的自由经济和社会公义畅顺运作。

正当思绪被社会黑洞的吸力牵引，面临失控跑题之际，一个廿来岁的年轻伙子突然现身旁：「你好！我叫阿Joe！」

吓！又是 Joe？早前才有个年轻小偷Joe来自我介绍，吹了几个回合。有儿子的话，千万不要采用这毫无个性的英文花名——有点儿「糟」，大吉利是。

糟哥二世竟然伸手要握，监仓内没有人握手的哦！不好意思拒绝，唯有硬着头皮摇了几下。早上见到他看John Man的英式幻觉历史「成吉思汗」。这里人人看报，看书的人不多，看英文书的更罕见，所以多留意了一眼。虽然我喜欢看书的人，但不明白他为何选中我这老头聊天。

守护天使正想开口，被我及时制止了：收口！阿叔几十岁，人生经验丰富，用不着你操心！找上帝打你的小报告去吧！

醒目的糟二世见我若有所思，便解释道：「今朝係报纸睇到你单嘢。」

「哦！」想不到我「单嘢」短短一则，藏匿在垃圾日报副刊内页，却竟然令我在这坐牢群组略有名气。大概年轻人都喜欢跟「有名气」的人攀缘吧，怪不得。

他面相不错，目光精明有气概，虽然英俊的脸庞被天花弄糟了，却增添了几分粗豪。

敢问小兄弟何事进册的呢？

糟二世由于一时大意而饮恨囹圄，故事平凡荒谬，符合现实人生。

他是电脑技师，来自新界荒僻小村落。香港哪来荒僻小村落呢？相对而言，反正交通不便，没有地铁，不被传统黑帮青睐。糟兄与三五知己看准市场空隙，自组A货哥老会，向在区内空地自建寮屋的非法移民榨取保护费。某天，由于几名内地黑工拒绝交

费，被糟哥一伙揍之。毆斗毕，他拿起背包便跑。谁料物有相同，当他发觉拿错背包后，立即飞奔回现场找事主调换。警察伯伯已经恭候多时。

心想：如此返回作案现场是否稍微鲁莽呢？

糟哥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连忙解说：「丢，总之戾黑啦，点估到条卵样个背包同我一样啫！更估唔到的差佬平日无嘢做，闷过头，咁快赶到。」事到如今，埋怨倒霉可以理解。郊区警察事情不多，反应迅速是意料中事，糟哥猜不到是经验不足，不够专业。

「你可唔可以由得佢，唔换呢？」调换了背包也算缘分，何不顺其自然呢？

「最卵衰我个银包同身份证係里面呢！」

说到底都是业余操作。扮黑帮打鬥「劈友」也带上身份证，可见这一代人的公民意识比老一辈的强多了。

跟我吹过三轮后，糟哥继续周游饭堂。他很健谈，对香港和世界的情况颇有见识，年轻犯人都喜欢听他说故事。他的英语不错，跟ON老外打交道绰绰有余，在今天的香港也算难得。

律师戴力告诉我狱中尽是白痴傻瓜。现经实地了解，荔枝角的确不乏行径怪异的囚徒，与我同桌便有一位，然而正常人是绝大多数。年轻一群中，更有几个相貌堂堂的精明样板，可惜都选择了歪路捷径。不过从另类角度分析，假如糟二世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做个电脑技师或政府会计，结婚生子，背着一份三十平米的房贷而终此一生的话，岂不一样令人惋惜？人生没有绝对公平，我完全无意为犯罪分子辩护，只不过在必须维持的社会秩序背后，有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心里没有答案，而面对面与他们打交道之后，感慨更深。

邻桌来了六七名内地「黑工」，大伙儿有说有笑，气氛热闹，好比春节联欢。非法劳工一旦被抓，会被半自动判刑15个月。这类案件用电脑程式处理的话会比人类法官高效便宜。香港有些力气活没人愿意干，自然地成就了黑工市场。然而心情矛盾的香港为了显示决心保障本地不足的工人的饭碗，宁可把极需要的劳动力关起来花米饭白养。当然，间中也有越境搞坑蒙拐骗的内地人，抓到的话，同样送来荔枝角。

黑工群组中有位年轻书呆子，鼻梁架着厚眼镜，散发着蓬松倒霉的书香。他看上去只有十多岁，然而有资格坐这饭堂的人都肯定超过二十。孩子脸整个早上对着报纸抄写，翻译成英文。如此怪异无聊的学者行为，引得我心痒难搔，终于忍不住向万宝路打听这小子的来历。万宝路很沉静，也很吊诡。我不烦扰他的时候，他通常一言不发，重复看报一整天，比孔子读易更有熬劲。从不见他串门过枱搞八卦，但他对饭堂内一切事物了如指掌，有问必答。怀疑他有神通法力，或开了天眼……又或许看小报真的可以做到屁股不离凳，能知天下事？

「你唔知？」他第一次对我卖关子。

哎呀，宝路哥，知就不会问啦？估计我在他眼中有些古怪：一把年纪，肯定见过世面，属于知识阶层，然而啥也不懂，也不看报，连有关自己的新闻也不感兴趣，是读书人的负面例子。

「唔知呀。」尴尬地笑着回答。

原来这内地小伙是被雇来港替枪考试的，被抓后连连见报，比我的「知名度」高出不知多少倍。

「吓！代考试都要坐监？唔係啱！」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

「坐硬啦，尤其係大陆人！」言下之意是制度明显有歧视？

蓬松秀才远赴香江替一名傻瓜的傻仔考试，本以为可以净赚一两千，顺便畅游海洋公园和到庙街购物，谁知做了阶下囚。做公开试枪手固然不对，无可辩驳，但十月徒刑似乎太过严苛。年轻人被雇为枪除了免费旅游兼赚外快，心里觉得威风刺激了不起，可以想象。但影响了考试的公平性，必须惩罚。然而长远看，傻瓜老板的白痴仔在人生路上还要面对千千万万的「考试」，通通都请枪过关吗？可能请枪手考进医学院法学院吗？考进的话，可能继续靠枪手取得优异成绩毕业，执业害人吗？从这角度考量的话，实在没有必要将刑事性质夸大。

他的同桌黑工大概都由农村出来，对老外强烈好奇。每见外国囚徒都会催逼小子追问：「他为何坐牢？老家在哪？有孩子吗？男的？女的？吃过中国菜吗？天天吃米饭可以吗？会不会拉肚子？我们天天吃西餐会死！」小子明显不愿意当这翻译，但不好拒绝，唯有照问。他的英语口语很重，但正确流畅，比这一代的香港平均水平高，怪不得有资格收钱做代笔了。

饭堂内突然出现了一个秘鲁来的ON，整桌黑工哗然！

秘鲁先生锁骨对下有个大伤口，立体疤痕像被陨石撞成的陷坑，也像人马座星云。他说是枪伤，非常自豪，抽起上衣在饭堂巡回展示，有兴趣的可以伸手摸，并不收费。黑工友们有如黄土高坡上与世隔绝的村民，某天国家杂技团突然出现村口，免费演出，亢奋程度可想而知。他们将小子扯来扯去，问个不停，差点儿把他弄死。

「问问他，问问他！怎样被枪伤的？中枪时痛吗？子弹射穿了？埋入肉里？热辣辣吧！冒烟吗？用钳子拿出来的吗？」

意想不到，这小子原来是语言天才，西班牙语说得挺好！老夫上世纪在大学期间修读过一科初级西班牙文，完全不是他的水平。

对这年轻人的印象很好，自问有些偏心，暗暗替他不值。不过正面一点看，他未来大半年会有很多时间进修，翻译报章，今后看世情也会更成熟。经一事长一智，他现在对香港

的「法治」精神有了亲身体会，更明白钱和公义的密切关系。据说雇佣他的傻瓜父子不用负刑责；觉得不可思议，但没有兴趣追问查证。他们的报应自然会到，并不限于眼前刑责。人越老，越觉得法律之外的公平其实相当严谨，只不过需要较长时间才见效而已。

对面桌的「定眼叔」昨日盯了一天地下，今天继续。与他同桌的老人见他可怜，将自己的烟屁股送了给他。深深抽了两下后，两指钳着烧剩一半的烟蒂闭气凝神。老头见他的手指即将着火，便拍拍他的肩膊，手指窗门，示意扔掉，以免自焚。他很听话地起身走近窗口，将所剩不多的烟屁股弹落楼下篮球场，然后返回座位，继续监视地壳变动。唉，真无厘头，令人黯然。

并非所有黑工都是内地同胞或南亚裔人。

下午有位白种巨人加盟，搞乱了饭堂内的视觉比例。他差不多两米高，身上制服细了三四个码。可能制服箍得太紧，怕肺栓塞，坐下不够几分钟便起来走动。走了几圈后，突然停下来问我懂不懂英语。我请他坐下聊聊。

「不坐了，我宁愿站着」口音好像是东欧的。

原来是波兰人，数年前移民美国，捞得不甚如意，辗转来到香港与友人合伙将国产预制小棚屋卖去印度美化贫民窟。不知不觉，临时居留签证过期一年有多，落得如此下场。

「最气人的是，我只需往澳门兜一圈便可以自动延续居留签证！但我实在很忙，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便迟迟没有去搞。」与印度做买卖少不了辛辣的议价持久战，是相当困身的工作，忙是肯定的。

看看他的囚犯证，写着 Breach of Condition of Stay——「违反居留条件」，并无其他罪名。巨人貌似动漫表情包，笑容纯情无奈，不似在撒谎，也没有任何撒谎动机。想起一位老友，不久前被警察设路障例行检查时发觉驾驶证过期五年；相比之下，过期一年没什么大不了，不过要坐牢。

往后几晚都与万宝路同房。独处的时候，他比较健谈。

他声音低沉，说话缓慢，像躺在战壕的垂死伤兵，一条腿丢了，另一条泡在脏水发胀，在吗啡的支撑下，断断续续将身世道来，好让同胞知道死者是谁。

他本来是替老板开车的私人司机，与妈妈同住公屋。妈妈重病，唯有辞掉工作照顾，依靠公援救济。没有相依为命的经验，感受不深，但在监房气氛下听万宝路一个一个字形容他与妈妈的相依为命，会想哭。「整个世界，就只有妈妈」。很不幸，也可能很幸

运，妈妈很快便走了。这期间，他假设社会福利署和房署会自动分享他靠公援过活的丑事，谁知两个政府部门完全独立操作，井水不犯井水。由于他没有通知房署自己掉进了谷底吃公援，结果丧失了承继公屋单位的资格，被赶到临时收容中心。

「点解呢？」想不通为何他拿公援须要通知房署。

「规矩係咁。」规矩就是这样。

他开始走私香烟。「明知迟早会衰，不过无办法，搵唔翻分工揸车。」他耸耸肩说，犯法受罚是早晚的事，然而人浮于事，情势所迫，没办法。既然罪有应得，心中并无不忿，只有说到法官教训他的时候才有少许激动，偏离了沉郁作风：「条法官表情十足，手指笃笃，问我『知唔知为咗五百蚊犯法係十分愚蠢嘅行为！』」

叹了一口气后继续忆述。「当时有冲动想请教条法官要为几多钱犯法至唔算愚蠢。五千？五百万？五百蚊对我来讲好多啦！」

「你无问嘞？」这问题没有出口吧？

「梗係无啦！咁同法官讲嘢，起码坐多几碌。係人都知上法庭要扮死狗，头耷耷眼湿湿，否则攞来衰！」当然没有，否则起码要多坐几年。万宝路懂规矩，明白受审的必须七情上面扮可怜，否则坐穿牢底也怪不得人。

我和约翰在庭上不但没有扮死狗，还有些傲慢自信，看来简直活该！活该！

「政府咁怕烟，点解唔当毒品一样，全面禁止呢？」

「唔得！咁库房会少好多钱嘅！」很认真地解释禁烟会影响政府收入，并无讽刺意味。好一个心明大义模范市民，难得。

睡前我补充说香港很多高收入人士会请会计师安排合法避税，与走私香烟实质上并无分别——都是逃税——但他们绝对不会为了避五百块税金而冒险。

「个官咪话我蠢㗎！」看来判官就犯案成本效益不合比例所作出的批评，令万宝路心有不忿。他可能应该读读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乃人间常态。

过界

2012年3月5号，进监第六天。

醒来遽然发现左大腿内侧多了颗无名大疮，印象中是平生所见最大，疮脚直径超过三公分，像压扁了的富士山。客观而论，在荔枝角睡了五个晚上，患上某种皮肤病是意料中事，并不出奇。但这般份量的脓疮，由长大到成熟总应有个过程吧。昨晚上床时仍然毫无迹象，几小时内从无到有，生理上可能吗？然而事实摆在眼前……

除了大疮，也隐约感觉到埋伏全身的细菌蠢蠢欲动，准备发难。皇城内外，危机四伏。

万宝路说「医疗官」不过是穿了白袍的普通狱卒，不知是否属实。从言行举止看来，他们的确不像医护人员，起码以前未遇见过对病人乱爆粗口的医生。医官们每天早晚都会身披发黄大褂来饭堂派药；除了依单派药给长期有需要的囚犯外，也会替身体不适的犯人「诊症」，派发「必理痛」。据说在这里，必理痛可以对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奇难杂症。药丸直接派到舌头后，一句命令「吞！」，然后检查口腔。医疗阿Sir的另一个主责是收集监犯的小便。

今天也排队候诊了。轮到我的时候，拉下裤子，让医官见识见识。

见过这个头吗？厉害吧我的疮！XXXL 码，会不会是绝症呢，阿Sir？

「哇！」见惯世面的阿Sir也不禁哗然，证明我没有夸大。

他拿出一支药膏——不是必理痛——往我手心慷慨地挤了一坨淡黄色的油膏，像古老汽车电池端的保护胶糊。「走啦！下一个！」这里的医生赶病人不手软。

回到桌上，我搽过大疮后将掌上剩余的油膏拨进一个纸巾包，方便收藏。手心还留下油油的一层残迹，都擦在另一条腿上；生疮通常有对称性，预防胜过治疗。从环保角度看，监狱是先进模范单位。除了水，啥都不浪费。纸巾用完后，玻璃胶纸包可以用来储

存药膏或邮票之类，用途甚广。我日子浅，还缺最少五六个空包，可惜这里没有人会扔掉如此宝贵的可回用物资。

早餐后，指模房信差来到饭堂报讯，照惯常引起一阵骚动。我的号码也在其中，便与另外几位师兄一起去指模房领命。

在督察的办公室外轮后，逐个进去。面临过界，心情难免紧张。幸好小时候训练有素，经常被老师发送到校长室与顶爷交流，对正确礼仪有一定认识：任何情况下不顶嘴不发问，以免节外生枝。阿Sir说什么都回答 Yes Sir，可保平安。

「365820？」

「Yes Sir！」

「你去塘福！」

「Yes Sir！」

「OK，出去！」

「Thank you, Sir！」

就这样，利落。

塘福？名字很熟，好像在离岛大屿山，但不肯定。地理不是我的强项，反正香港是弹丸之地，充军流放也没有多远。督察Sir没有阐明我应该如何执行命令。由荔枝角去塘福，肯定有署方的黑色大巴接送吧。至于什么时候去？在哪上车？安时处顺，自有分晓。

面临过界，竟然有几分怅惘。戴力律师说荔枝角是全港最差的地狱监牢；纵使他的认识只局限律师探访室部分，但估计其他监狱的条件只会比这里好，不会更差。然而我穷了一生功力才刚刚开始适应，心理上不希望改变。允许我自作主张的话，会选择留在荔枝角，直至……直至放我回家。

一位印裔阿Sir大概见到我惘然若失的样子，过来询问：「过界去边呀？」

「塘福呀，阿Sir。」

「好地方吖。」

「真嘅？」笑了笑，心想「好」字梵文不知如何写法。

「快的话比屋企人听啦！」

「点话呀？阿Sir」敢问阿Sir，如何可以尽快告诉家人呢？

他手指走廊尽处，是「福利官」的办公室所在，催促我赶快请他们代打电话通知家人我明天转移塘福。当他说到「屋企人」几个字的时候，我差点儿哭了出来。这些突袭情绪来的时候很凶猛，防不胜防，但我成功将莫名其妙的眼泪忍住了。

「唔该晒！阿Sir！」真心感激！

估计自己前生是大好人，结下不少善缘。老友们都不喜欢的士司机，打的经常弄出一肚子气。但我多年来经常打的，却发觉绝大部分司机都友善老实。现在坐牢，遇到的囚友和狱卒都乐于助人，实在感恩，想叩头。

「快卯的啦！佢地就快收工喇！」印裔Sir比我还紧张。

一边向他举手敬礼，一边急步擦着拖鞋奔向福利官的房间。

门掩着。敲了一下，没有反应，轻轻推开。

几位阿Sir见我出现，停止了谈话。其中一位以「乜卯嘢呀！」的眼神望着我，等我道明来意。

「阿Sir，我听日过界。」明天过界。

「咁点呀？」那又如何？翻译成英语是：So？

「可唔可以通知我老婆呀？」

他并不回答，伸手在桌面捡来一小张白纸和原子笔。「写低你个名，你老婆个名同电话号码。」

「唔该阿Sir！」

他接过纸条后，竟然对我微微一笑。只要要求合理，这里的职员一般都颇愿意帮忙，但表情照例肃穆，不像玄坛真君也貌似关羽二哥，很少会对我等犯人展示笑容。福利官这一笑非常难得，印象深刻。

由福利官房间出来，在繁忙的大堂静心等候。现在有经验，知道时辰一到，便会有人找我，大可安心被动。我若人间蒸发的话，他们会比我紧张。要求通知老婆后，心情有所改变，比先前期待，甚至少许兴奋。

过了良久又良久，才有位狱卒带我们回饭堂。过界是明天的事。

当晚，准备过界的囚犯都睡在八楼。

与一位样貌斯文，小学教师模样的中年人同房。他来自另一组饭堂，大家素未谋面。他又因何坐牢的呢？

「偷车啰！」

「哦！」心想，小儿科。「几碌呀？」

「廿只！」二十个月的意思。一碌是一年，一只是一个月。

「哇！」虽然也是车主，私心反对偷车，但二十个月的刑期似乎偏重，看来是大量盗窃的出口贩子。「好多架？」

「一架二手车咋，不过係第五次衰，无法啦！」

五次？明显贼性不改，亦无悔意，却真心认为判刑合理，愿赌服输，无话可说。

跟偷车贼东拉西扯，像两位高级俱乐部会员在桑拿室吹牛，可惜空气中烟味和尿味太浓。

他48岁，已婚，育有小孩三人，分别为四，七，和十一岁，看来是个家庭男人，好丈夫好爸爸。说到家人时会情不自禁地眯起双眼享受记忆中的温馨，嘴角泛起发自内心的微笑。十一岁的儿子令他最担心，提起会开眼摇头，表情紧张：「条靚仔好硬颈！」

心想，孩子脾气犟大概与基因有关吧。爸爸偷车五次落网仍旧坚持，毫无意思收手或转偷其他货品，肯定天生固执，却不自觉。

「依家的男仔係咁㗎喇，我朋友的仔大部分都好牛颈，但唔愿出街，係屋企又坐唔定！」附和说的是事实。很多分朋友的儿子都是固执宅男，自屈家中却不安分，心神不定，是一触即爆的家居炸弹。

「係呀！一样！係屋企坐唔定㗎！」他想了一想，有了答案。「电子游戏机！衰过鸦片！搞到的细路又癫又废。女仔似乎好的。」说罢轻叹一声，同时微笑。

「不过游戏机都係老豆老母买㗎！」语气半开玩笑，以免得罪。其实父母不买游戏机，孩子们何来上瘾途径呢？虽然偷车贼是新相识，但有信心他不会介意善意诚恳的评语。

「有乜法子㗎！唔买老婆唔制，话我虐儿！况且依家可以上网玩，想管都管唔到！」

确实难，没法子！若不就范太座视为虐儿，为父之过。幸好我家里暂时没有这问题。各怀心事，思索片刻，趁机享受一下难得的宁静。这楼层很安静，可能都是新相识，没有二楼的大团圆氛围压力。

「我最挂住个女。」他自言自语地叹了一口气，爸爸最想的还是女儿。

「我都係。细个得七岁，仲未知老豆坐紧监。」想起七岁的小平同志还未知道爸爸在坐牢……

「最过瘾呢个年纪！」

「无错！」没错，这年纪真的是智人最可爱的阶段。

据偷车贼的自白，只要能够让家人过得好，他啥活都干，法律只作参考用，并非决定因素。上得山多终遇虎，偶尔失手在所难免，坐牢理所当然。为了避免与家人分开太久，他不碰重案，专心偷车。「最多一年半载，同专业人士出差外国差不多啫！」由于偶尔要坐牢，家中的财务安排和心理状态等都做足了准备，夜半警察敲门也不惊。

他上世纪六零年代在山边寮屋长大，属最贫困的一群。台风来时，他和爸爸会穿上雨衣抱紧大石俯卧屋顶，防止屋顶被吹走。

「哇！」衷心佩服。有位相熟的建筑承包商曾经告诉我他小时候的同样经验，当时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知道台风袭港时，可能寮屋区所有男人都抱着大石镇压屋顶。

「不过最难为我老婆，成日要一个人睇住三条马骝！」

哎……

他将明天过界的程序约略介绍，个人保证塘福是条「好筹」。由狱卒到囚犯都对塘福赞口不绝，看来是上乘监狱，值得殷切期待。

顺便向他请教监房术语，一边做笔记，引得他哈哈大笑：「咁都要写低？」

不写下来，转头便忘记了。

探监是「拜山」，早已知道。X-光是「死光」，也学过了。撒尿是「摆柳」，蛮有诗意，十分形象：试想一群犯人在署方要求下齐齐撒尿，不急不忙，春风杨柳，摇曳生姿。毛巾是「拖水」，肥皂是「滑石」，创意不高，浅白易明。拖鞋叫「西瓜」，颇无厘头，老师不知典故。「第二条裤」代表犯人还有其他未判决的官司在身。初犯是「白手」，像他这样的积犯是「黑手」……一下子学不完，我留了几页空白，好待将来编辑监房密语。

一般囚犯和狱卒都非常粗口。自己沦为阶下囚以来，为了不脱节不出众，也多了粗口。偷车贼是异类，整晚上没有一句粗话。

睡觉前，他突然想起一件刚才漏了说的重要事情：几天前一个越南犯人在这上吊，应该就是这层楼，分分钟是这个仓。

他在故意制造恐惧？

「你点知㗎？」

「有条相熟『柳记』话我知嘅。」「柳记」者，狱卒也，典故不详。

四周检视了一下。不会吧！铁闸一直开到混凝土门楣，仅仅够我直着身子走过，而最高的横铁离地只不过一米三，整个房间都没有适合上吊的地方。

「点吊呀？条越南仔只有三尺高？」

「嘩！好易啫！先用床单将自己包到个波咁，再缠住条颈，绑上最高条横条，跟住放手。叫『度颈』」

用床单将自己裹成球状后缠颈而挂，随后放手，谓之「度颈」。

说得真简单！如此粗暴的寻死，令我毛骨悚然。整个过程要在狱卒巡逻相隔的十五分钟内完成，没有丝毫空间犹疑。

就是要死！决心要死！一定要死！

如此坚决的求死之心，这世上应该不多吧……

「每年起码一两单，好多係ON，尤其越南仔。无亲无故，又唔识讲，无人倾无人探，面对廿几碌，余生就係咁，自然有决心。」

「真悲哀！」我不常用「真悲哀」这经常被滥用的感叹，不过如此强蛮的诀别除了恐怖，还真的十分悲哀。一个人要多伤心绝望才有足够负能量完成这匪夷所思的自杀行为呢？跟按着口鼻将自己闷死差不了多少。

「唉，係咁㗎喇，早的瞓啦！」然于然，不然于不然，反正是。早点儿睡吧，他打着哈欠说。

「早抖。」晚安。

我将毛毯拉得高高，盖过嘴巴才合上双眼。

「度颈」——纵使难忘，明天也得写下。

一团用粉蓝色床单包裹着的人球在面前晃荡，沉重无声。

看不见他的手。他只要稍一伸手便可抓着铁枝，饶自己一命。然而誓死不屈。

人真的可以有如此骇人的决心和忍耐力吗？这能量用在其他方面，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学一个新语言有多困难？

死前的眼睛是坚决闭上，还是怒目圆睁，眼珠突出，瞪着一无可恋的世界被自己活生生窒息呢？

他要与生命决绝，将世界掐死，没有回旋余地，没有妥协空间。这是他蔑视命运的唯一方法；命运只能旁观，等着陪葬。

他也许没有想过，自杀本身也是命运狡猾残酷的安排……

终于停了下来，不再摇晃。

凝固了的时空，连走廊的灯光也照不进来。我在绝对的黑暗中等待噩梦来临。

竟然熟睡了一个晚上，没有梦魇。可能在比它恐怖十倍的现实面前，噩梦自问不如，不敢露面。

没有大喇叭爆发「香港早晨！」难得清静。

偷车贼刷过牙后，顺手将牙刷扔进垃圾桶。看到我惊讶可惜的表情，他解释过界后会派发全新物资，不用担心。虽然如此，浪费也不符合我开始认识的监房文化，还是将齐人福给我的牙具保留了。

今天的早餐直接派送到房间，终于有几分像酒店了。

餐后各人抱着被铺到楼下随地扔作一堆。有人会跟手洗涤吗？没有的话，昨晚我们盖的被子岂不……到了指模房，首先报到「摆柳」；每逢过界，验小便是例行公事。

偷车贼与我分开了。这里人来人往，缘分瞬间生灭，心里不禁为这好父亲祈福。

捐完尿，坐着干等。

越南师兄的吊影仍然断断续续在脑海浮现。他究竟犯了什么事被判重刑呢？听说在战火中成长的人对死亡另有一套看法，我们很难明白。越南师兄的坚决自尽应该不止语言隔膜和寂寞那么简单。假如我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被判坐牢25年，肯定会努力学习本地语言，好和师兄们吹牛。有四分一个世纪的时间，冰岛文也学得来。难道他被一早一晚的广播吓怕了？与其学这样的广东话，倒不如一死了之？唉！反正一路走好吧。

终于启程了。

与一位师兄共享「孖叶」手铐。互相点头招呼后各有所思。他看来友善，起码不是杀人放火之辈。两人一组排队上车。去昂船洲的政府码头只不过几分钟车程。

囚船的大笼内只有我们两人，阿Sir解除手铐后锁上闸门。沉船的话，估计笼中人的生存机会很微。笼内设有排座位，与普通小轮无别。十多名师兄被押在另一人笼，目的地是喜灵洲——早期港英政府让麻风病人自行腐烂的小岛，现在是戒毒中心。

体内的感冒菌在不停变阵，试探弱点，没有撤退迹象。

我专注呼吸养气，不想多言，希望击退病毒。无奈上天作弄，同伴是个超健谈的马来西亚华人，有东南亚的热情，本地人的开朗，旅游度假的心情，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小岛都会引起好奇：「咦，呢个係乜岛呀？」

唉，大哥，我的专业是污水处理，并非地理测量哦！香港那么多离岛，都是地球妈妈所生，差不多一模一样，加上我天生缺乏方向感，今天又没有太阳，只知道船在前行，虽有上下左右，难辨东南西北。反正他永远也不会发现我存心敷衍，于是把心一横，尽情编造另类现实：「呃，好似係长洲。呢个应该係南丫岛啫，海鲜唔错，价钱稍贵。香港四处食海鲜都贵喇，没办法！」

船先停喜灵洲，十多位囚犯落船。

到了大屿山，下船前再上手镣，步行一分钟到停车场。

第一次身穿囚衣，手戴孖叶，在公众场所露面。两个正在玩耍的小朋友看见监躉过路，暂停嬉戏注目欣赏。最近被陌生人盯惯了，倒没所谓，但忽然有股冲动，想做个奸险恐怖的鬼脸吓唬他们，最终没有付诸行动；不是我这年纪应有的行为。

低头看见自己的影子在脚下被践踏，无从躲避，看来刚刚过了中午。

离岛的交通稀疏，司机在弯曲的山路开得很快，反正交警都是哥儿们，车里都是贱命，没有必要小心。沿途风景勾起了荒诞的回忆，年轻时在这里的沙滩睡过，被沙虱和青春期折磨半死。年轻的日子多么迷惘，回想令人尴尬，然而很多人捱过之后竟然会梦想再度青春。

当年的大屿山，岛上只有零散的宁静小渔村，后期被政府和开发商蚕食，建设大型中产屋村、机场、不三不四的迪士尼和数座风景宜人的监狱，今天只剩「石壁」和「塘福」仍然运作。石壁关的是重犯；塘福设防较低，用来惩戒杀伤力不大的囚徒——正如在下365820和这位新相识的「马拉仔」。

塘福四周翠绿，鸟语花香，远景山水连绵，是度假胜地，可惜没有心情欣赏。第一，我正与病毒斗争，浑身不对劲。第二，来这里坐牢，不是度假。塘福虽然环境远胜荔枝角，但终归不是酒店，这点可以肯定。

注册还算畅顺快捷，值得点赞。负责例行搜身的阿Sir在我赤裸裸的背后寒暄了几句，语气亲切：「衰乜入来㗎？哦，有无打算上诉呀？」然后命令我穿回衣服。

办妥入住手续后，一位狱卒哥哥带我们穿过另一大闸，然后任由我们自行过去大饭堂打发时间。

饭堂分成高低两层，低层有十来张大枱，都空着。高层像舞台，摆放了几张饭桌，三数师兄在闲聊，几位较年轻的赤裸着五彩斑斓的上身在锻炼。跟着马拉上了两级石阶，到台上一张没有人的饭桌坐下。刚刚放下塑料袋，准备松口气，一位肌肉发亮的师兄赫然暂停了伏地挺身，过来跟马拉打招呼：「丢你老母臭屁！你估呢度係餐厅呀？」他劈头问候马拉的母亲后，随即邀他猜想这里是否餐厅。

「对唔住！对唔住！师兄，唔好意思！」马拉一边急口令致歉，一边起身急步下台；我缓跑死跟，一向不灵敏的膝盖突然间表现积极。

大堂下层只有我们两人；马拉选择了靠近大门的饭桌坐下，看来有战略考虑。

过了几分钟，肾上腺素消退，才礼貌上请教马拉兄何事坐牢。

难得有知音，他兴致勃勃地将犯案履历如盘托出，娓娓道来。耳朵像套上了空罐，多了回音，大概已被细菌攻陷。暗自后悔过于心急破冰，但仍然保持笑容，悉心恭听。

原来马拉专偷信用卡集团的钱，是个劫富不济贫的罗宾汉。

一向对信用卡有意见，认为这生意的收益与风险责任完全不成比例，尽量少用是对小商贩手下留情，利人不损己。

在香港，绝大部分的小本经营被业主屠宰后，能有半成纯利已经要杀鸡祭祖，酬谢神恩。而没有丝毫贡献的信用卡公司，只需利用些少积分贿赂贪小便宜的用家，便抽取了店主百分之二的营业额，大约等于纯利的三分之一，不理赚钱赔本，风险与他无关，简直是强盗行为！马拉偷他们的钱，也算是贼阿爸。

据他所述，偷取信用卡资料的最佳地方是北美洲的加油站。美国的油站怕打劫，很多都不收现金；而为了赚取最低工资捱通宵的收银员，很多都乐意在读卡器加插零件来赚

取外快。马拉与同党收集数据后，会对大量卡主的消费资料进行监视分析好几个月，才挑选合适对象复制。由于假卡与窃取资料的时间相差近半年，很难追查被窃地点。

马拉解释盗卡流程，简明清晰，组织流畅，热情洋溢。他希望我明白的地方，演绎有条不紊，不想我知道太多的细节，巧妙地避重就轻，是上乘的推销人才，形容他「专业」豪不夸张。他不做贼的话，会是个出色的银行家。他也有银行家的品味，非常钟情名牌。反正不用真金白银，喜欢便买。为了讨好在马来西亚的三妻四妾，去机场前在中环Prada买了几个手袋。当时身上有四十多张信用卡，谁料抽中了一张有问题的，结果出事。他经常云游四海，有三次国际牢狱经验，可从不同角度比较马来西亚、法国、香港的监狱风情，是这方面的权威。

他有个笑话要分享。

「监房笑话？」喉咙开始沙哑。其实很很要求暂停，改天再聊。

「係啦！真故事，你知无？条卵样好昂狗啦，笑卵死我，无见过你唔信啦！」他的地道粗话带榴莲风，音调略高，毫无杀气，有种不搭调的淳朴效果。

话说他在马来西亚监房认识这位「昂狗」傻瓜，以一千马币收购了两张伪造的银行本票。他拿面额较小的去银行兑现时，职员立即礼貌招待：「麻烦先生等等。要咖啡无？」他于是抱着公文包耐心等待，一边享受免费咖啡，一边计划美好将来；应该先买游艇呢？还是先买别墅呢？公安到来时，除了充公了他面值十亿英镑的本票，还没收了另一张在公文包内，打算留来养老的银票，价值十倍。

「话你知啦，阿昌，所有监房都梗有个咁上下嘅痴线佬㗎，唔到你唔信囉！」

他这结论与律师戴力的很相似：监房之内不乏白痴，不由你不信。

「我信！所有大公司都有起码两个咁上下嘅痴线佬，唔到你唔信囉！」大集团内又何尝不是呢？勉强笑着回答，喉咙刺痛。

监房笑话听过便算，不能当真。想不到数年后偶然听到新闻报道，有位云南大叔花了166元网购定期存款单据十九亿人民币，也是拿去银行自投罗网的。人的愚蠢通常都会被贪念放大，但程度如此离谱确实难以想象，否则也没有闲谈价值了。

《貳》

幸福之塘



念死

大屿山面积147平方公里，比港岛大差不多一倍，曾几何时只有零星村落，岛民种地捕鱼，与世无争，想争也没有门路，直到被官商集团分别看中，才局部被开发成中产屋邨、国际机场、游客区和米奇老鼠窝。

位于南岸的塘福，远离机场和迪士尼，依旧相对宁静。塘福庙湾对上山腰有条曾经清澈的小溪和几片曾经肥沃的荒田，顶端围上了蔴埔坪车道，车道尽处便是塘福惩教所。惩教所依山而建，分成上下两围。上围接近大门，但并不表示更方便越狱；重门深锁的主入口旁是办事处，指挥中心，即「指模房」。绝大部分有前科的犯人——所谓黑手——都被囚禁在上围。由上围向沙滩方向拾级而下是下围，主要关押初犯——白手——和已经饱受惩教，即将刑满出狱，没有理由滋事的重量级犯人。

晚饭后，我和马拉在上围跟大队冲凉。洗澡房比荔枝角的通爽干净得多，没有严重水患。冲凉后，狱卒吩咐我们自行到下围的临时仓休息，无人押送。

上下围之间由一道长石阶连接，两旁尽是层层叠叠的铁丝网围栏，看来不难爬越，但需要很大勇气和极度愚蠢；爬过第一线后，肯定会被栏顶的刺网钩出一身鲜血，然而只要有决心，咬紧牙关攀越第二防线不成问题。对铁了心要越狱的人来说，自由何价？爬便爬，谁怕谁？爬过第二重铁丝网后，进一步失血事小，发觉自己只不过从监狱的一端逃到了另一端的失望事大。越狱不成，惩罚和加监不在话下。

马拉见我停步审视围栏，便以监房老手身份指出另一面仍属监狱范围，没有自由空气，顺便评估每年总会有傻瓜一二如此越狱娱乐大众，似乎在劝阻我不要轻易妄动。我跟他微笑点头，没有解释我并非打算逃狱，只不过有些老工科生的残余好奇，留意一下保安设计的思路而已。

由石阶顶往下看，两旁的照明幽暗延绵，视觉上无穷无尽。下围像无底深潭，漆黑的潭水闪烁着几点聊斋鬼火。

今晚气温大概十五度吧，对正常人来说非常舒适，但正常人不多了，相信政府早已发出了「寒冷天气警告」，以示关爱渐渐不再适合在地球生存的市民。这年头，十八度太冷——小心，二十五度太热——小心！生存空间越缩越细，但人人感觉良好，适应能力低表示社会发达，人民娇贵，大家都有面子。

沿路有两个不畏「严寒」的狱卒在享受天色，没有理会我们。

体内细菌得势不饶人，已经兵临城下。它们在黑蒙蒙脏兮兮的五脏六腑潜伏多时，只不过等待今天。现在时辰既到，必然全力以赴，鱼死网破。细菌攻击人类，无非想抢掠体内资源和利用我们繁殖，与流寇海盗的奸淫掳掠无别。但我已经没有意志对抗，要抢要奸要生吃，随便吧。

揹着塑料垃圾袋一步步往下走，步步沉沦，越陷越深，没有回头路。马拉嗡嗡的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大概是问我路旁大树的拉丁学名吧。我「嗯」了一声，继续下沉。

这是感冒？忧郁症？忧郁感冒并发症？一星期来千方百计往好的方面幻想，无非自欺欺人，还不够吗？什么时候才会清醒过来，接受美好人生已经告终，好时光不复再临的事实呢？余生只剩险坡深渊，往下是唯一方向，只不过速度问题。

鼻子塞了，微微张口呼吸。

麻木的舌尖感觉到一阵腥臭，不肯定是来自空气还是体内，或许是幻觉。

终于到底了。这就是下围，石阶尽处是个大平台。一位当值阿Sir指往我们宿舍的方向，没有作声。还要往下走一点；人生谷底是栋粉白粉蓝色的平房。

「唔该阿Sir。」基本礼貌还是要保持的。

平房入口是条短窄通道，左右各有一个监仓，右边的闸门大开着，自投罗网是唯一选择。里面有十来张双层床，嶙峋铁架承托着上下各一片夹板。有两位师兄比我们早到，正在整理床铺。四人八目互投，都没有兴趣进一步招呼。马拉在桌上拿起一叠毛毯枕头，就近找了张床准备休息。桌上有个方形塑料大油水罐，打开盖子嗅了嗅；鼻子不灵，闻不出味道。肯定是饮用水吧！没心情再发愚蠢问题了。是气油又如何？大不了一死。倒了一大杯，一口气喝了。再来一杯。拿了被铺，随便找张床躺下。

当啷一声，有人将闸门锁上。「当啷入狱」一词，大概来自这声音。

感觉上一直都没有入睡，亦好像沉沉的睡了好几天。梦中醒来不住全身发抖。四周只有轻微鼻鼾声，微弱而霸道，因为没有竞争。

将毯子拉高到下巴；再多被子也没用，寒气发自骨髓。

今天是三月七号，入狱的第七天，这点我很清楚，证明头脑没有完全模糊。这也是大嫂的头七，在阳间逗留的最后一天。我和她都是今天过界，她的界横跨阴阳生死地，比

较严重。回魂会不会就在此刻？亡魂最后一次回家后要赶赴黄泉，排队轮回六道，整晚奔波，家人会安排新魂吃饱好上路。据我所知，大哥从来不做饭，不知今晚是否破例弄一餐替大嫂送行。可惜家人不能同吃，否则吃得太开心，应走的不愿走，依依不舍错过班车变游魂，死不断尾，成为长期问题，困扰人间。

刚才又睡了几分钟？几小时？现在是午夜，还是临近黎明呢？

喉咙灼热刺痛。没有精力起身喝水。爱烧便烧吧，临终的人是不会自己起床喝水的。

被埋葬在正午的沙漠。早已蒸发的生命看着剩余的自己继续干枯。

烈日当空，一片漆黑。

濒死的感觉很难说是「好」还是「不好」，暂时尚算平静，没有焦虑，多年来的练习并无白费。

活着的人都没有死亡经验，所以对大限深感畏惧，普遍避忌。在严肃场合，「死」字不能提，谐音也可避则避。酒席上可以大谈生、老、病、但不宜说「死」，否则会被视为悲观、灰暗、不懂人情，同时亦不可谈屎说尿，因为污秽之物与死亡同属禁忌，懂规矩的人都假装不存在。奇怪的是，便秘乃没有粪便的恼人现象，也同样不可出口。反正身为社会一分子，「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识时务者必须假装相信人人长生不死，个个永远青春，身无垢物，舞着拐杖扎扎跳领养老金，直至海枯石烂，才显得做人乐观，思想阳光。要合群必须跟随共识脱离现实，全心拥护集体思觉失调。

其实拼命回避生命大限，只会令死亡随着年岁变得更恐怖可畏。惧怕死亡也会妨碍活着时享受人生。好比坐火车，沿途山明水秀，风景怡人，但心里对终点站憎厌畏惧的话，肯定会影响心情，错过眼前景色。

佛祖认为念死有助开悟。柏拉图说过哲学的实践不外乎「与死亡和死后的有关思考」。据说罗马大将凯旋归来巡游，有专责奴隶跟随在侧，不停提醒：「Memento mori！记着！你也会死的！」以维持将军的心理健康。真有其事的话，肯定部分奴隶会因为尽责扫兴而被将军割掉舌头。老子说「战胜以丧礼处之」，也是这个道理；胜利的军队应该穿丧服巡游，因为战场上的胜利是用大量生命鲜血换来的悲惨结局，完全没有理由庆祝。

在未听过中外哲人对死亡的看法和教导之前，已经开始「念死」。对我来说，彩排死亡是解压手段，一点也不灰暗。每当感到压力飙升的时候，会躺在床上幻想人生的最后一刻。

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数着，数着，所剩不多了。

回想一生，干了些什么呢？似乎不少，也似乎啥也没有，始终一片空白。

反正够了，不够也得够。

绝境心情有助看开、放松、放下、自然解压。这「念死降压法」我诚意推荐，可惜很多朋友都认为古怪，甚至怀疑我精神短路，劝我尽早求医。

其实能够放开脑洞，投入尝试的话，不难体会念死的好处。试问有什么事情比死亡更重要，更有启发性呢？人活这一生的目的并非找寻虚无缥缈的所谓「意义」，人在渺小得无法比喻的地球红尘中打滚一百几十年，竟妄想自己有别于其他众生，生来有个主观独特的「意义」，是宇宙级狂妄，自大得有些可怜。

生存的终点是死亡，没有例外，死亡理应有意识生命的首要焦点，然而大部分人不单止不尝试认识生死之间的通道与过程，反而能避则避，绝口不提，死也不想，不知道人与野兽的基本分别之一是只有人才有刻意「念死」的能力。畜生道上的众生被本能全面牵制，没有意识和心情刻意思考死亡这回事。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只剩下几分钟生命的时候，可能会突然老实起来，对一直深藏的意识 and 长期被压抑的真情变得敏感。垂死一刻，准备上路之际，他也许会回顾一生究竟为何而活：几十年的光景都花在工作事业，早成习惯，不能自拔，也不敢自拔，结果生存为发展，为发展而发展，为赚钱而赚钱，为工作而工作，年轻时的宏愿，打算有了经济基础后想做的事情，都被时间腐蚀得无影无踪。孩子什么时候长大，如何长大的，通通印象模糊，可惜都已经太迟……

濒死的人元气将尽，很容易被悔疚缠绕。一生中多少错误抉择，说到底离不开贪嗔痴慢疑，弄得现在耿耿于怀，死不断气。一幕幕恩怨在脑海重播，兴波作浪，究竟谁辜负了谁，这一刻仍然没有答案。

对着倒泻了的牛奶呜咽嗟叹没屁用，倒不如尽力补救？泻在桌面的牛奶能舔回多少舔多少，尽量吸取教训，下次小心，可惜此生已尽……

呃！且慢！未尽然！

此乃演习而已，明天大概率仍然活着，新的一页始于下一口气，何不当下积极，更好管理余生，减少将来临死不能瞑目这哀怨场景呢？一念之下，人生随时因而积极，所以演习垂死有益无害。

最喜爱的弥留遐思是「念小」。

无论如何自我膨胀，我在地球几十亿年的图像中也微不足道。莫说恒河一沙，连太阳系中所有沙粒加起来的其中一颗也谈不上。个人的消逝，与大瀑布上某水泡的破灭同样无关重要。然而这无法形容的渺小却是我的所有，主导着我不可一世的意识幻觉，是我的私人奇迹，每分每秒都值得全神贯注。但专注并不代表精神紧张；既然微乎其微，在

这短促一生所做的一切，无论多精彩多窝囊也不值一提，紧张个什么屁呢？这「微观」训练有助我聚焦当下，看淡得失。

退休前我多数在星期天练习，由念死开始，一步步想下去，直到轻松放下，对第二天要上班这恶性循环处之泰然。视乎心情，练死的体会每次不同，有时很受启发，有所领悟；有时太多杂念，无法投入；有时搞笑胡来；有时呼呼入睡，但从来没有现在的感受深刻。监狱内身不由己，是感悟生离死别的好地方，甚是难得。

此刻与病魔同床，四周没有时钟，脱离了世人的节奏，让大限按着本身的步伐进逼。

发自骨髓的寒气逼出了一身冷汗，不停发抖，牙关格格作响，看来真的死到临头。

想不到一天内过界两次。过了阴阳分界是什么呢？有人说啥都没有，实在比六道轮回与天堂地狱都更不合理，更难置信，却被视为「客观科学」；这观点除了颠倒，更有几分人类自以为是的例外主义。纵观宇宙，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彻底灰飞烟灭，人类这自大微尘会是唯一例外吗？单从机会率看就不大可能。

唉，干嘛胡思乱想呢？很快便揭晓了，只待最后一口气喷出，但愿永不回首……

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人一生平均不过几亿口气，每口都值得留意，还剩多少呢？

都来看我了：老婆、女儿、几个死党，围着病榻摇头。

老子准备好了，这次无需「动身」便随时启程，越快越好。不害怕，一点也不害怕，倒有些不耐烦，希望快速解决，不要折腾。

准备好上路并不代表厌世，这点很清晰。仍然希望活着，捱过这人生大测试，甚至觉得这考验背后有其因果与目的。究竟是什么目的，为何需要麻烦我老人家坐牢来亲身体现，暂时无法想象。人生在世的目的，通常都难以想象。

不啰嗦啦，就此告别，拳头一松，撒手尘寰。

早上醒来，居然还活着。除了感觉胸口被脓痰堵死外，昨晚竟然迷迷糊糊地睡得不错，念死确实有用。

师兄们仍然噓噓声在熟睡。

一位狱卒巡经门外，探头看了一下。

「阿Sir！」喉咙沙哑，喊不大声。「我唔舒服，想探热得唔得呀？」测量体温是基本人权，总可以吧？

「等上昼医疗官派药嗰阵问佢啦！」说完转身便走。

等上午派药时间问医官？

嗯，不急不急，只不过在认真作死，回头饭堂见！

看来阿Sir早已认定所有投诉不适的囚犯都有撒谎作大嫌疑，央求也无济于事，临死更须保持尊严。

与马拉逐级爬回上围，像死囚爬上断头台。

「有无事呀？」看见我这气色，他不禁关心起来。

「无事，感冒啫。」全球每年只不过几十万世人死于感冒，没甚大不了，放心，放心！

痛苦的时光过得特别缓慢，上午比平常长很多，感觉上长寿了；祈望长命百岁的人其实可以尝试尽量跟自己过不去，借痛苦延寿比祈祷和补品都更见效。马拉很体谅，尽量自言自语，让我休息。

发了黄的白衣狱卒终于出现了！我很想立即发高烧，上吐下泻，全身痉挛，口喷白沫，奇臭难当，让他们知道对重病囚犯疏忽照顾的严重后果。

「阿Sir，我唸我有的烧。」

发烧？他用手心按着我的额头探了大概半秒，随即作出诊断：「小事，食的药啦。」他的诊症手法与先母同出一脉，意想不到！小时候感觉不适，妈妈都会使出「手心诊断法」，非常准确，我每次都活了过来，希望阿Sir也有她的功力，阿弥陀佛。

医疗Sir喂我吃了必理痛和一粒小黄丸，晚上重复一次，第二天感觉好多。小黄丸不像是抗生素，师兄们说是塘福的镇山灵丹，胜过灵芝人参，天山雪莲，不论头晕肚痛，四时感冒，经年顽疾，一律药到病除。估计犯人生肝癌的话，也会用小黄丸治之，大不了加多一粒分量。可能人的身体本性识时务，明白非常时期不宜挑剔，增加了与药物合作的诚意。在荔枝角的脓疮妙药同样神奇，翌日已经将巨疮控制，第三天基本上完全枯萎，只剩薄薄一块灰暗干疤，内含脓血消失殆尽，唯一解释是身体在强大药力的威胁下被迫回收。

往后两天，我和马拉整天呆坐上围，无所事事。刚刚死里逃生，依然头昏脑胀，无法跟上他的强劲活力；坐牢明显对马拉的阻吓不大。他不说故事的时候，我会做笔记，记录这悲剧的发展情节。

我们唯一的差事是饭后打扫饭堂。

以一个纪律单位来说，饭堂内毫无纪律，比荔枝角还要混乱。骨头（虽然不多）、橘子皮、烟蒂、纸巾、口水浓痰，要吗随手一抛，要吗张口便吐，膳后饭堂有如劫后灾场，景象触目惊心。然而二十多人集体清理，发挥群众力量，不消几分钟便大致恢复原

貌。清洁完毕，又坐下来等下一餐。坐牢真的是以坐为主；「坐」是不动词，牢是名词。

饭堂有个告示版，我可能是唯一详细看过的人。

想不到监狱也有征文比赛，由惩教署的简报举办，题目是「将来的希望」。希望不在将来，难道在过去？反正一试无妨，输了给小学程度的囚友也心甘。我也可能成为唯一参赛者，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自动囊括头二三奖，被署长诚邀到港九新界各大监狱巡回演讲，在犯罪界出尽风头，哈哈！总比在这里坐烂屁股好。虽然包括ON在内，愿意提笔以英语写作的犯人不多，但比赛竟然分成中英文组，很有香港政府万事不能没有英文的前朝遗风。反正写，索性按照我平常的写作习惯，中英语各一份。

题目也想好了，不妨陈腐：「将来的希望在今天」。

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搞讽刺，讽刺在香港没有市场，惩教界不会例外。即兴写了一些要点。身旁的马拉兄若有所思，一直心不在焉地拔鼻毛。

刚动笔描绘阶下囚的美好憧憬，戴力律师便到访打断。有机会将屁股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坐，也是好事。

小房间摆放了小桌一张，墙上有抢眼的闭路电视。上坐主位后，阿Sir连忙过来告诉我坐另一边，戴力来「我的监房」探我，究竟谁主谁客，狱卒与我明显看法不同。换个位坐下后，阿Sir每隔几分钟由门上的小窗窥视，在玻璃押了一堆油腻鼻印。

戴力进场，容光焕发，罕见地充满正能量。

「大律师们认为情势大好，我们在积极申请上诉！」劈口就是好消息。

戴力深谙缓冲期望之道，不可多得。每当一切顺利，他会尽情悲观：「千万不要用常识来判断，法官的思路往往逆向而行！」是他的口头禅。不幸的是，他对法官思维方式的想法比谁都更准确。反之，在审讯过程遇到不利我方的技术纠结时，他通常若无其事：「罢，都是些指定动作，舞台对白，无需理会。」

「不用担心，几星期内把你弄出去。」他今天信心爆棚，令我心情忐忑。「法官的判决有多处谬误，我们上诉获批的机会甚高！」

「嗯，上诉庭比地方法院合理吗？」姑且一问。无论他的答案是什么，都只会半信半疑。

顿了一顿：「照理应该比较合理。」

「事实上呢？」

「别忘记，还有终审庭！」他兴奋地说。看来他的事务所已经将我们纳进未来五年的营收预算之内，插翼难飞。

晚饭前，马拉与我被传召到饭堂隔壁的小房间学习。导师是位上了年纪的狱卒，友善随和，将监房戒律略略介绍：无贩毒、无打斗、无赌博、无偷盗、无杀人、无行邪淫等等。

「明白吗？」

「明白！」

「好！依家教你地叠床铺」突然严肃起来，煞有介事。「叠被好卵重要，睇卵清楚喇！」第一次见人将叠床铺的重要性提高到这个层次，当然要留心细听。

他跟着花了不少心血教我们如何将毛毯堆叠成紧密的四方包。「每朝都要叠好！同军队一样，咪卵马虎呀！」

从未当过兵，不知道折叠被铺原来如此关键。长了知识，不住点头。

第三天午饭后，有位阿Sir命令我待会去下围「五厂」报到，没有道明一个「待会」时间单位有多长，也没有指出五厂的具体位置，不过现在有经验，不多问，一切安时处顺有分晓。想得通的话，坐牢最写意之处就是凡事无需伤脑筋，公公说了算，彻底消除了十五十六的抉择彷徨，然而享受这昏君式的帝皇待遇需要颇高境界。忘记了谁说的：「事到无心皆可乐，人非有品不能闲」。

跟马拉多聊了一会儿才道别。

他是黑手惯匪，留在上围。我答应叫老婆带张长途电话卡给他。他有三个美好家庭，一张电话卡不足以与夫人们逐个卿卿我我，细诉离愁，但身为一个多极负责的男人，好歹也得通知遥远的家人他会有一段时间不回家吃饭。想落马拉不太在乎坐牢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家庭生活过于复杂，偶尔坐牢可能比放假更轻松更减压。后来老婆买了电话卡才知道并非人人可以随便送东西给犯人的，老婆与他无亲无故，帮不了忙，这个人情无法送出。

马拉不愧是坐牢老手，不知怎的与第一天将我们由台上轰走的大师兄攀了缘，甚至当上了上围理发师。他说自己在吉隆坡开过发廊，是专业人才。理发的市价是每次两口（监房术语是「两飞」）香烟，没有大师兄允许，算你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发型师，也没资格当这差事。最令我费解的是，我们几天来如影随形，没有怎么分开过，他是什么时候成功巴结各方势力的呢？是个谜。

几天下来，习惯了与马拉一起；他坐牢的热情虽然间中令我呼吸困难，但说到底也是我在塘福的唯一熟人，有些不舍。江湖上人来人往是必然，没办法。

如今吾又往矣。

独自站在石阶顶眺望初春天色：大气湿重呆滞，看不出什么生气；几片散薄白云，无精打采地粘附天边，像寒痰，像湿疹，反正都是上帝的杰作。清爽的冬日气数将尽，回南未成气候，青黄不接，阴阳反复，不冷不热。太阳不知所踪，暧昧的春晖在雾霾掩护下鬼鬼祟祟，阴晴不定。

在高设防监狱，四周都会围上高墙，墙顶拉满钢条，以防歹徒用直升机接走哥们儿，很有压迫感。塘福属低设防，比较开放，周边只围了铁丝网，将风景切成碎块。失了声的大海，离远看不见的波浪，在矮丘陵包围之下，恍惚在涌动。都是大自然中的无奈角色，演出更落力也骗不了谁。

背着透明胶袋，提着千斤拖鞋，一步步走落下围。

粘稠的空间像捕蝇纸，经过的时间都被粘死了，急什么？过了不知多久，终于到了平台，狱卒老远指出了方向，默默无声。向他马虎敬礼示谢后，擦着拖鞋去向我退休后的首位雇主报到。

* * *



部分随身宝贝，饼干包装纸是非常实用的储物袋

白手之枷

上下围之间的长石级两旁，排列了数间外貌相似的平房，用作车间、饭堂、洗衣房、医疗室、监仓宿舍等，外墙都刷上了粉蓝粉白，形象清新无辜，不像监狱。估计这些千篇一律的平房是当年身穿素白麻棉衬衫短裤长筒袜，头戴木髓帽的建筑师的手笔；设计一次过，盖多少间复印多少份图纸。

石阶底端是个大平台，最后的五六级向两旁伸展，形成一个半弧形阶梯剧场。舞台尽头是条羊肠小径。沿着小径往左去是球场，铁网倒钩之外青山绿水。平台右边是我的「期数」五厂——囚犯的工作单位都叫「期数」。五厂、饭堂、和宿舍L1毗邻成等边三角，互隔最多二十步，周围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活像亚热带度假村，只可惜处处围栏煞风景。这小区加上运动场，便是我在塘福每天三餐、工作、休憩和睡觉的地方。

五厂跟其他车间一样，是座粉蓝粉白大平房。

据守大门的狱卒正在高凳上看报，见我走近，便慢条斯理地由小台下抽出登记册，拿起原子笔问道：「公司？」

公司？又一次哑口。

有份参与的小生意都属正当体面行业，并非秘密勾当，然而在监房向一名不认识的狱卒透露详情，似乎不大恰当，这点不用守护天使啰嗦也懂得谨慎，幸而一如既往，犹疑便是答案。

「无？」他将我的名字加进没有帮会会籍一栏。

都是荔枝角偷车贼老师疏忽，教材中漏了「公司」一词。后来查证，才知道「公司」原来有典故，是清末帮会的别称。当年的主要「公司」除了统筹会员谋生，也热衷革命，在天朝和侵略者的眼中是不折不扣的「犯罪组织」。

有公司的囚犯在塘福被归纳成三大集团：𦧲把（号码的意思，来自英语 number）、和记（与李嘉诚的大集团没有直接关系）、老潮/新义安。听起来都不吓人，不似鬼影帮、地狱天使、黑手党等有杀气。𦧲把尤其不伦不类，不作注解误以为是老人一族带着助听器玩宾果的Bingo俱乐部，万万想不到是黑帮招牌。

原来「𦧲把」是我中学年代最多「飞仔」加盟的「14K」，曾几何时威震江湖。

不料在上世纪末，数千年来一向粤音谐「死」的「四」字突然成了社会大忌，人听人怕，鬼见鬼愁，怕遇上「四」字会惹来杀身之祸，猝死街头，「14」更是「实死」，必死无疑，大吉利是。很多高楼大厦为了迁就英人畏忌，本来已经没有十三楼，现在所有带「四」的楼层都被拿掉后，层层自动跳级，四楼变五楼，物理世界中的26楼一下子跳到30，大量楼层名不符实。反正「四」字被群众唾弃是不争事实，识时务的古惑仔不能逆天而行，于是老牌三合会「14K」沦为了不三不四的「𦧲把」党。

中国人喜欢自立门户，香港又是个多元化社会，地下帮会五花八门，大部分都难成气候，要依附主流黑帮，形成了塘福的三大阵营，以便狱方管理。不知道荔枝角阿Joe的个体户黑社会在狱中会被哪一派系收纳。

跟原始部落无异，三大主流黑帮的头头都是民主产品。在几十人的群组中，支持者「呼声」最响的人自然当选，众望所归。在各大期数中，掌门人的正式身份是车间管工或质控主任，属领导阶层，工作舒适，工资较高，但要负责管控乌合帮众，分配利益，调解纷争，颇为费心。

没有公司会籍的二等犯人，则自求多福。

我以绝对弱势社群的谦逊姿态，俯首踏进五厂之门：哥儿们，老夫无党无派，无德无能无恶意，亦无公司包庇，现初到贵牢，人生例不熟，语言一知半解，万望见谅，多多包涵。

车间内的面孔大致友善正常，大部分人正在埋头工作。看不见任何恶意眼光或变态窃笑，稍微安心。

一位二十来岁的头目大哥过来打招呼：「阿昌？叫我阿狗啦。」

「狗哥。」

「跟我来！」

车间后墙是个储物柜矩阵，每点坐标上的小柜大概三十厘米乘三十厘米，深度亦然，柜门透明无锁。狗哥可能见我年纪老资历深，德高望重，将上层最经验丰富，饱经沧桑的小柜指定给我。柜门的一个铰链不见了，只靠剩余的一只勉强吊着，与我的身份匹配。

「唔该晒，狗哥！」

将洗头水，碱液，和两本笔记本放进储物柜内。它们的重量和尖角早将在荔枝角乞讨回来的塑料袋戳穿了好几处，再不能老跟着我流浪了。

身旁一位年轻人正在踩缝纫机，留意到我随身行李的状况，主动说：「阿叔，你个袋就来烂喇！」你的袋快要破了！

我陪着笑回答道：「我知！」

在口碑甚佳的塘福监狱内，我这窘相不但失礼自己，也失礼了众囚友，实在抱歉。没办法，这塑料袋已经得来不易。

他俯身在缝纫机下取出一个半透明公文包，是我打算一有入息便第一时间购买的那种。可惜今天才第一天上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粮。

「攞去用住先喇！」先拿去用吧！

「我无嘢可以比你哦！」我边说边抚摸这漂亮的廉价塑料袋，规格十足，气味怀旧，像儿时穿的橡胶雨靴，令我爱不惜手。可惜没有监狱的流通货币：一根香烟，一块饼干也没有，是百分百的无产阶级。

「唔紧要喇，先攞去用！」不打紧，先拿去？

豪气！这才像男子汉说话嘛！反正我抱着这小包能逃哪呢？

无限感激之际，脑袋暗角闪出守护天使！未等它开口，我便随手将它的嘴巴按死。这势利妖精无知多疑，对社会边缘的人情与慷慨有病态成见，不明白也不相信江湖有义气，未开口已经讨我厌。

将天使窒息后，双手接过袋子。「多谢晒！我一出粮就还比你。我叫阿昌。」

「叫我阿健啦！」

没有握手便交了健哥这年轻朋友。有了包包，走路较为神气。顺手将千疮百孔的塑料袋叠好，收藏在储物柜。

另一位相貌英俊的年轻人过来自我介绍。「小龙」个子不高，有混血儿味道，二十来岁的样子，是其中一名高管。他斯文客气，开口埋口「昌叔」，指派我到近门口的工作枱负责剪线头。趁机向他查询厕纸的配给情况，他说每人每三星期一卷，不过有特别需要的话，可以告诉他。这是我二月二十九号以来第一次收到令人鼓舞的讯息。

「新来新猪肉」：除了剪线头外，我的另一个社区任务是打扫厂房和清洁厕所。本来「新丁」也要每早提水桶到厂房后巷打饮用水。幸而由于年纪老迈，被列为所谓3G犯人，免除了一切需要爬高或负重的任务。

为了表示感恩和增加安全感，我以清洁实验室器材的态度抹马桶，洗擦顽迹有如考古，全神贯注每一细节，绝不马虎。直觉告诉我，正常人都不忍欺负一个尽心尽力洗马

桶的老年人的。感觉有些囚友确实被我感动，但不排除有个别人士觉得这份热情不寻常，流于造作。幸而只洗了几天便有更新来的犯人满脸委屈地继承了这任务。

任何情况下都认为自己备受委屈，是当代流行心态。

在很多工厂或办公室，就算表情积极的打工仔，嘴角和内心也暗藏几分被强迫劳动的怨气。本以为在狱中干苦活，停手瘙痒要捱皮鞭，不满情绪高涨，随时爆发监狱风云。

想不到现实中的五厂是个气氛相当融洽的囚衣车间。细想之下，这意外发现其实有其逻辑：坐牢干活只不过消磨时间，人同此心。大家既非为三餐劳碌，亦不为前途奋斗，更不用担心被扣粮炒鱿，工友间没有利害冲突，心情自然轻松随和，热爱工作的出于自愿，与人无尤；厌恶劳动的我行我素，亦不妨碍别人。加上管理层没有生产指标或奖金分红等贪念刺激，待人处事更近人情。

这里没有任何勤工奖励，不少囚友却颇为努力。大概参加生产是天性，很多人身上都有千万年来人竞人择的干活基因，本能抗拒闲得慌，我便是其中例子。再者，专心工作可以压缩时间，达到偷减刑期的心理效果。当然，并非所有囚犯都明白这减刑妙招。有些人为了捍卫原则，宁死不屈；工作既然是刑罚的一部分，能偷懒便偷懒，非干不可时尽量晦气，刻意制造瑕疵。

在蓝筹企业，绝大部分员工都认为绝大部分的其他员工基本上无能、懒散、阿谀奉承、愚不可及；这集团现象值得商科学者立项研究。然而在塘福五厂，大家无需表现，勤奋出于自发，与人无关。反之亦然；怠工是大原则，人人了解，个个支持。于是车间内有人缝纫不倦，有人看报不停，有人呆坐入定，有人闲聊无间，各适其适，互不干扰。这种集体无求品自高的情操，外面难得一见。

意想不到的，负责技术指导的两位阿Sir也同样没有猜忌。甲Sir天性勤奋，当班时不停维修机器，加油保养，教导有兴趣学习的囚犯。与他轮流替换的乙Sir则整天坐在办公桌后看报，屁股不离凳，连去厕所也提不起劲。每看到刺激的花边新闻，会大声宣布什么歌星最近与什么公子上床的具体情况。偶有囚友遇到问题，不识趣向他求助的话，例必被高声痛「丢」一轮，然后置之不理。

监狱长「一哥」与三数跟班每天巡查所有期数两回，风雨不改。

视察队伍经过每一车间，狱卒都会将他们的位置和墨守成规的动向以电话逐站通报，让下家有所准备。一哥每天见到的五厂比医院手术室更清洁，地上连一根线头一块布碎也找不到。某天我向一位阿Sir随口指出这场景安排不真实，缺乏可信度，有进步空间；假如我是一哥的话，定会生疑。听了我的理性分析后，他傻了眼：「照你意思，我地应

该齜齜的，等一哥丢？痴卵线！」唉，这世界，虚假门面总比真实内容有说服力，监狱也不例外。

狱长驾到时，当值阿Sir会高呼：「高级监督巡视，有投诉建议举手！」

在塘福的日子，从未见过有人利用这机会举手投诉或提出建议。

所有没意见的囚犯会同时肃立，齐声用港英遗留的官话祝监督早安：Morning Sir！下午的话，Afternoon Sir！有位六十出头的「老潮帮」资深叔父连26个英文字母也不认识，却把morning，afternoon，和sir三个英文字用浓厚潮州腔朗诵得流利娴熟。

每天两场大戏明显是例行公事，酷爱挑剔的人会对这种门面功夫嗤之以鼻。不过稍有实际执行经验的人都明白高度重复的指定动作日久必然机械化，无可避免。然而一哥每天两次的巡视对狱中可能发生的滥权或不当行为有一定的阻吓作用，值得坚持。

美国的私营监狱会利用囚犯的贱价劳动力公然牟利。香港的监狱则只从事内部生产，没有丝毫强迫劳工的意味。五厂制造的囚服，用家是犯人自己。我起初负责的工序是修剪将近完工的制服上的多余线头。所用的剪刀头被砍掉一截，废了武功，其实仍然足以用来剪掉敌人的眼耳鼻舌，却塞不进鼻孔，无法用来修剪鼻毛。坐牢最难受的地方之一，是剪不断拔不尽的痒鼻毛。

剪线头属非技术职位，工资最低。可能手掌的事业线尚有余晖，也可能当局被我刷屎坑的积极态度感动，不到两个星期便晋升车工，加了工资，在脱贫路上迈进一步。从未操作过缝纫机，但很快便爱上了这活力十足的机器——哒哒哒哒，像机枪手阵前杀敌，颇有快感。立志要做快枪手。一位非常矮小的年轻黑帮教了我几下车裤脚边的绝招；很快便达到每小时过百条的时速，裤脚褶边整齐一致，不会边长边短。由于每天的工作配额有限，快手的话一两个小时便轻松完成，余下的时间可以看书写作。在五厂看书的囚犯并不少于大学校园。

到五厂几天后，正当埋头剪线之际，阿Sir突然大喝「365820 拜山！」

终于来啦！忽觉喉头哽咽。上次荔枝角的探望，已经是个多星期前的事。

三步跑成两步直奔上围，忘记了自己是3G老犯，膝盖平时闲着也会吱吱作响。几口气爬完了二百多级，拖鞋在脚跟啪啪紧追，像会吃人的魔鸭。

探监房中间有长柜台一度，由玻璃分隔，可容纳六七组人同时探监。进去时已经有几位师兄与探访的人用电话低声交谈。看见老婆与阿辉在玻璃的另一边，心情其实并不复杂，无非是悲愤，苦无能量的悲愤。

塘福属偏远地区，老婆言语不通，没有阿辉帮助的话，顺利找到塘福监狱已需要半个神迹。人道患难见真情，但我很幸运，一直都见到真情。

跟荔枝角不同，探访室的电话只容许单对单谈话。

老婆的手指头都被抠成一块块血痂，有几根的血迹仍然新鲜。她几十岁人还改不了这顶级坏习惯，遇到压力或太专注时会以指甲自刮指头，简直活该！将手指刮断了也不值得可怜，却令我不随意地心痛、愤怒。

来到塘福后，情绪一直可预期地波动，一天好一天坏，有阴有阳，两天一循环，非常稳定。在心情好的日子会看看书，吹吹牛，剪剪线头，洗洗厕所又一天，悠然自得。然而宁静过后，翌日定必暗涌翻腾，气压骤降，精神濒临崩溃却苦无发泄渠道，浑身晦气只能屈聚五脏六腑，培养肿瘤。幸而再过一天又会回复平静。察觉到这风暴周期对应付恶劣心情很有帮助。情况无论如何险恶，只要捱到上床便算平安度过，明天会更好。

今天碰巧是低潮日，乌云密集心头，驱之不散。

勉强支持到探访结束后，再撑不下去了。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突然有股不顾一切的蛮劲，无法压制怒火，想砸碎电话来泄愤。反正已经人在监牢，再能把我怎样？

就在这脆弱一刻，不识趣的狱卒竟胆敢拍我的肩膊：「走啦！」

他妈的简直找死！死了也不是老子的错，丢你老母！

猛然回头，冷冷一笑，表情僵硬地说道：「哦，阿Sir，唔该晒。」

五厂所属的饭堂群组有七十多个囚犯，分住三个宿舍，我的是L1舍。

大概为了避免长期相处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犯人经常被调动。塘福到底是个监狱，除了少数我这类非暴力犯罪（所谓「文科」）的鼻涕虫外，大部分都是龙蛇狼鼠等脊椎动物，总有些恩怨只能用拳头解决。犯规的师兄会被遣「水饭房」单独禁锢一段时期。往昔的水饭房也供三餐，但吃得比较清淡，早餐清水泡饭，午餐清水泡饭，晚饭清水泡饭，因而得名。为免触发新仇旧恨，犯人在水饭房完成排毒疗程后会被调到其他期数。有位肝火特盛的国内同胞经常打架，结果打遍塘福所有期数，现在二度轮回，重归五厂。我跟他同住L1，觉得他人品善良直率，就是不大喜欢受人奚落欺负，保险丝特短，不合安全规格，手腕上蓝蓝的刺了个「忍」字，明显没屁用。

宿舍大门是道双锁铁闸。每逢换更，上更与本更的狱吏会各自负责保管其中一条钥匙，假如遇上火警，而当值狱吏又没有自顾逃生的话，据说会跑上职员宿舍拿取另一条钥匙才能开门。这安排属实的话细思极恐。幸而监舍内只有被铺和社会败类，没啥有价值的可燃物品。

宿舍入口处的开放式洗手间是标准格局，有三个蹲厕，两个无头花洒，和两个没有接驳去水管的脸盘，水直接由去水口自流地上寻出路。比较特别之处是最靠近墙的蹲厕竟然被半透明胶板围封，正面有门；开门进去别有洞天，围板内部被人用牙膏贴满了旧报杂志，令这厕格成为狱中唯一容许私隐的角落。第一时间发现后，忍不住频频进去深蹲，闭目享受个人空间。有位师兄很快便察觉到我的偏爱，直接对我说：「喂，屌屎隔离！」没有多问因由，便立即停止使用这私隐绿洲。原来这「有掩屎坑」另有文章，是L1的「夜总会」，大众的娱乐场所，并非大便与思考的地方。夜总会究竟如何营运，后文自有交代。

监仓的公德守则与外面的颇有出入，但不算太难适应。

在这里乱抛垃圾是标准行为，并不缺德。没有回用价值的零食包纸、咽不下的面包、阴燃未烬的烟屁股、承载着浓痰的飞毯纸巾、通通可以随手抛下床，不会被批评。每清早有位师兄会打扫干净，每人每月集资三飞烟以作报酬。香烟是流通货币，可买小方便。不抽烟的人自然比较富有。除非这地下经济出现泡沫，影响群体的稳定安宁，有关当局会不知情，不干预。

每晚大概九点多，天花上的三排光管会被关掉两排，剩下的一排负责维持监视气氛。监仓的纪律出奇放纵，不及寄宿学校严格。睡意不浓的年轻囚犯经常关灯后继续吹牛，声浪豪不收敛，幸而我不消几天便习惯了，并不影响睡眠。最难适应的反而是硬床板。

监房内的潜规则并与一般高格会所的同样无厘头。睡眠时段古惑仔聚会，嘻哈大笑到丑时寅时也无入过问，但暗灯后不许冲厕，否则会被睡不着的人臭骂祖宗十八代。

二十多个臭男人的集体鼻鼾颇为恐怖，像敌人的轰炸机群，连外面的青蛙也不敢作声。大家都打鼾，唯有互相包容，但偶尔也会有一两个异类的鼾声高出正常分贝几个数量级，惹来心烦失眠的一两句「丢你老母」，甚至动手推醒。寄宿学校男生的青春梦魇，远远不及成年监趇的惊心动魄。犯人的梦境似乎比现实更不饶人。鸟儿开始吱吱喳喳找蚯蚓之际，通常是恶梦高峰期；每早都有人在这时分惊叫，划破黎明，但从来都不会遭受谴责。我通常刚刚醒来，会默默等待这凄厉呼声过去才起来上厕所。师兄们都需要释放怨气，家家有求，人人谅解。我不肯定自己有没有在梦中惊喊，但相信没有；能够发出那种喊声的人，需有被人拿西瓜刀追斩的经验。

今晚本来打算记录老婆首次来塘福探监的细节，但脑袋一片空白，想不起说了些什么。几天前刚填满了首本笔记本，主要都是些在荔枝角的观察和感想。到下围后开了新本子，改用日记形式。开始与坐牢这事实有了距离，找回了一些「旁观者」的感觉。

然而这一刻什么也写不出来，最后只记上了「自己早抖！」四个字叫自己晚安；莫名其妙，过份情绪化。唉，总算顺利捱过了很长很难过的一天，不要对自己太苛求了。

用小毛巾盖上眼睛，准备入睡。除了第一晚在荔枝角，一直都睡得不错，也算幸运。师兄都说「食得瞓得，受少三分一」，意思是睡得好等如每天缩减八小时刑期。然而人生究竟有没有「美梦」这回事呢？我极少发噩梦，但回想之下，一生所做的梦暂时都是些毫无关联的荒诞碎片，不是打球提不起球杆，便是深呼吸让自己在大气勉强飘浮，随时坠毁，或在庞大的六星级迷宫找厕所，越找越急，越急越找不到，终于找到时发现全厕告满。最令人沮丧的梦是无偿加班工作！安详甜美的梦境似乎是人云亦云的传说而已！师兄们大都恶业缠身，晚上能够逃避恐怖意识的机会相信不高。假如每晚做梦不是被行家追斩，便是遭到警察追捕，或身陷水饭房的话，食得瞓得真的有如受少了三分一吗？

一群小黑帮，看样子都是刚由教导所升迁塘福的年轻人，今晚又再重温似曾相识的往昔光辉，越说越兴奋，越兴奋越大声。我怀疑狱卒比学校宿舍监督更纵容的原因，是他们也怕寂寞，情愿监仓内有派对气氛。

半睡半醒，朦胧听着重复又重复的尖沙嘴风云。

他们不一定是老相识，却都有相似经历。

可能世间上，只有一个故事。

丢那妈霉屎条卵样吹鸡，我咪同肥鸡同阿猪即刻落宝勒巷兜条卵样嘢，阿猪佢老母屎几卵好笑呀，一冲埋去，搭佢老母臭屎，点知条冚家铲醒水，丢佢老母想走，比我地街头追卵到落街尾，佢老母屎笑卵到我……

吓！你又识阿娇？原来係老襟！仲有无边个係老襟呀？丢那星个条臭……

究竟是他们？还是这个世界？还是我有问题呢？

没有答案，至今仍然没有答案。

在稚嫩凶狠的回忆声中，我竟然在小毛巾后偷笑起来。今天这人生新谷底终于被捱过了，如无意外，大数据预测明天会更好。

后天呢？

理他！现在先寻梦去……说不定人生第一个甜美梦境，就在今晚出现？

丢那妈，我一声唔卵出，攞个酒樽兜头剥爆佢老母屎，即刻花卵晒……

用酒樽将另一个人的头壳打爆真的这么令人念念不忘吗？

* * *



有了随身包包后，再无需整天背着透明垃圾袋

野猫天堂

都市宠物实际上都是被终身软禁的众生。

家猫长期在几十平米的港式蜗居睡懒觉，在灯泡下与自己的影子捉迷藏。身处高楼，晚上休想外出找老鼠过口瘾，甚至一生与鼠辈无缘，意外碰见的话随时会被吓得失魂落魄，夹着尾巴逃跑，唯有安分守己，伏在主人脚下闻臭味扮趣致，浑身发抖。从前的猫饮食多样化，人吃剩什么牠吃什么，经常有肉渣鱼碎落肚。现代猫每天干粮，工业味道日复一日，好不容易挨到寿元殆尽，走的大概率仍然是畜生道，回来继续吃有腥味的高价饼干。

相比之下，做狗的稍为幸运，起码可以出外找灯柱大小二便。虽然不少体积比猫儿还细小的尖头尖嘴尖声怪物，出外要穿衣着鞋坐轮椅，由主人推着游街示众，丧失了最基本的动物尊严，但总胜过终身室内度过。猫比狗聪明，懂得用砂盆，却反被聪明所害。难怪很多家猫的精神都不稳定，这一分钟将头塞进臭波鞋，下一秒对着粮兜发呆，被局限的意识中只有这两种味道。想闷了跳进砂盆拉屎，然后将脏物踢出泄愤，再假装疯癫，跳上沙发擦脚。反正主人从不怪责，只会阴阳怪气赞可爱。

狱中的猫儿除了生活自由，与人类的关系也更平等，甚至超越。

在户外监视塘福囚犯一举一动的不止是狱卒，还有猫群。在下围区区几十步的活动范围内，便有七十多只野猫常驻。大部分塘福猫都是太监，耳朵被截一角识别。然而阉割显然不能有效控制猫口。

「呢个係豆豉。隔篱嗰只係恶梦！」猫奴骄傲地向我介绍他的囡囡囡囡，好像都是事业有成的社会栋梁，令他老怀安慰，这监没白坐。他的操场时间都花在这群子女身上，很少为自己的健康锻炼。

「一间间嗰只係老虎！」一只黄黑双间的大猫盘踞在排洪沟旁，一看就是老虎，命中注定只能有这个猫名。

猫奴俯身抱起一只正在用身体擦他小腿的小黄猫：「烧饼真乖！」在孩子面前，他不讲粗话。

他帮烧饼抹鼻屎之际，看见长毛蹲在垃圾箱上观察世情，便瞅了牠一眼：「呢只嘢最鬼曳！」这东西最淘气！是充满爱心的责备。长毛明显不在乎猫奴的评价。在人类主导的世界，行为不当的「曳人」会被关起来惩戒，但「曳猫」却更受溺爱。

荔枝角的野猫活在幽暗角落，只闻其怪声，不见踪影。塘福猫儿则大摇大摆地成群结党，占据着下围所有要塞。这群猫倒真的很漂亮强壮，证明野生比人工培育优越。

在猫爷面前，多少江湖好汉尽折腰，变得娘声气，「猫咪猫咪」，完全没有黑帮风范。猫奴告诉我他曾经在旺角街头将某个人缘甚差的目标的腿砍掉。砍掉人腿并不容易，我对他的故事的真实性有保留，然而在金钱力量推动之下，他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无天则无容置疑。不过眼看他「猫咪猫咪！哎哟小可爱！」的肉麻相，又很难想像他凶神恶煞「劈友」斩人的模样。大概他不坐牢时被困公屋，地方浅窄，加上工作时间不稳定，没有饲养宠物的条件，塘福倒给了他尽情发挥爱心的机会。

某些美国监狱有宠物领养安排，据说可以减低囚犯的暴力倾向。

印第安纳州的最高设防监狱与当地的保护动物协会合办领养计划，登记了七十五只猫，每只有自己的囚犯证，证上有猫名。美国讲究手续，领养动物当然不例外，除了要填写大量表格，还要经过面试和心理测验。猫儿跟养父同囚一室，离开时须上牵带，砂盆要定时清理，任何违规都要罚款。私营监狱是大生意，尽量从犯人身多赚两个钱只不过在商言商。饲养宠物除了手续繁琐，犯人也得承受额外心理压力，明显自找烦恼，却非常受欢迎，等候名单长长的大不乏人。

相比之下，香港监牢这方面公平随意，放任无为。猫儿除了会被阉割后削耳为记之外，基本上来去自由。人畜私下结缘狱方不会干预；犯人替猫儿起名立号纯粹自欺，为官的不介入，做猫的也懒得理睬，但绝不会戴名牌上牵带。囚犯不论江湖地位，一律得靠个人魅力讨好猫爷，与人无尤。

饭堂内，猫儿随处游走，挑引人类争宠，将最好吃的通通贡献出来博取猫心。出手爽快，态度诚恳，没有诸多要求的人会偶尔获得猫儿青睐，跳上大腿呼噜震荡，让他觉得人间毕竟有情，付出再多也心甘，下次整条鸡翅膀连骨带肉奉上。

吃鸡翅膀的日子，老监趸明叔例必饭后逐枱收集骨头喂猫。他平时看人目不正视，眼神闪烁，对着猫儿则明眸端正，和蔼可亲。明叔非常懂得巴结狱吏，很能帮手，是个非官方阿Sir。他裤袋里经常有小袋猫粮，来历不明。高管宠臣有少许特权是意料中事，而私藏猫粮并无不良影响，官方阿Sir看漏眼也无可厚非。

值得一提的是，我等人犯每周吃五次的油炸鱼毛，是餐单上唯一猫儿拒吃的东西。往猫群扔去一条，有经验的老猫瞄也不瞄，保持距离，没经验的嫩猫会上前嗅，打个冷震

后匆匆走开。负责安排监房饮食的惩戒同志应该亲自见识这不寻常的动物反应，开眼界之余，从人道立场好好反思犯人们的循环餐单。

夜幕低垂，宿舍主灯已关。

窗外闪出黑影一团，擦身穿过铁枝，轻盈潇洒，落地无声。三两同伙随即逐一现身窗台，俯瞰房间，像王爷检视妃子寝宫。早睡的已开始打鼾，断断续续地摸索梦境。晚睡的在听收音机，拒绝接受外间的假新闻与他没有半毛钱干系。小伙伴们还在吹牛皮，同一个故事，百说不厌。

也有人在盼望，盼望牠们的来临。

终于等到了。

王爷们都深谙矜持之道以保身价，每晚只来三数只，从不空群而至。多了不值钱，到时是猫求人，不是人求猫，万万不能宠坏这些恶棍。

陛下驾到，歹人公公纷纷露出谄媚嘴脸取悦，争相把不大辛苦赚来的工业零食奉献，口中语无伦次，认猫作子：「喵喵！乖乖，来爸爸呢度！」爷们敷衍嗅嗅贡品：吓！又是饼干薯片？尽管来半口，给点颜面吧。所有人都只有同一种饼干薯片，署方规定，无从改变。欲要赢得枕边猫，按摩手法颇为关键。情场如战场，失败者拉高毛毯，盖头轻叹，黯然期待明晚再接再厉。

监仓是个夜长梦多的地方，做猫的可没有这份耐性。

黎明未破，都要走了。不约而同，一言不发，跃上窗台，无声无息。较有人情味的会回眸一顾可怜人，跟着屁股一扭，已经猫在窗外，轻盈地消失在黑暗之中。外面的黑暗透露着自由空气，被困于内的人心生羡慕。来生能做畜生的话，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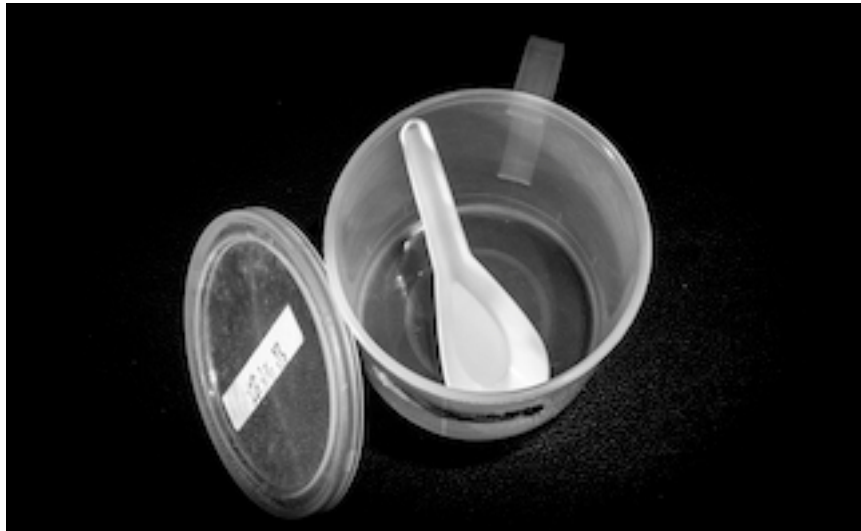
某天滂沱大雨，一个黑帮猫奴在小径上的垃圾桶将一只初生小猫救回宿舍，以免淹死或受寒。他早前将从来没有人用的垃圾桶改装成小猫育苗仓。看着这绿林好汉用自己的面巾擦干小猫，我不禁好奇：猫妈妈在哪呢？雨太大回不了家？这幸运小宝贝的兄弟姐妹呢？难道是独生猫？他倒了些牛奶给小猫；差不多一天的工资，就让这畜生嗦嗦地舔光了。

翌日雨过天晴，他将小宝贝归还妈妈。猫妈失而复得小宝宝的心情原来与人类无异，叼着小猫离去时，四条腿走路的母亲几乎给水沟绊倒，情景感人。拍成视频上网肯定会被疯传点赞。

饭堂和宿舍经常满地食物残渣，但基本上鼠辈绝迹，肯定与猫群有关。我在塘福只见过一次老鼠，就在五厂车间内。肥老鼠有一般猫的大小，在明叔追赶之下尖头过了铁

栅，屁股无法跟上，卡死大门铁闸，后悔当初不节食。蛇头鼠眼猫心肝的明叔将牠放进一个大透明塑料袋，绑好后掉在外面娱乐猫众。顿时杀声震天，毛骨悚然。相信没有深厚犯罪基础的歹徒，绝对想不出如此残忍的娱乐主意。放上网的话，可能比猫母子重逢更受欢迎。可惜我们都要工作，不能见证大老鼠的临死搏斗，只有听的份儿。

* * *



监房内最重要的随身物品，刷牙食饭喝水都靠它

监常便饭

在已成经典的电影《土拨鼠日》Groundhog Day 中, 主角Bill Murray撞了邪, 每早起来面对的都是同一天, 没完没了, 把他搞得半疯。这电影的成功之处, 是观众对剧中人的沮丧容易发生共鸣; 不少人以为自己的生活就算说不上多姿多彩, 也基本上天天不同, 甚至认为人生趣味在于变幻无穷。其实这看法只不过是流行幻觉, 典型自欺欺人, 与现实大相径庭, 却可能导致我们忽视了平淡的安逸, 错过了《土拨鼠日》或塘福监狱的潜在幸福一面。

监房的常规大致上天天相同, 周而复始, 很少意料之外。其实高度稳定的日常规律有助减少活着便难免的无常忐忑, 可惜懂得享受安逸的人是凤毛麟角。

塘福的起床钟有如霹雳惊雷, 振聋发聩, 聋人也会感到震荡, 然而总有几位年轻囚友不为所动, 要劳烦狱卒哥哥逐个踢床: 「丢你老母! 起身呀!」

已经起床的, 像出土僵尸, 一脸混沌, 跌跌撞撞地走进拥挤的厕所, 脚跟不离地。二十多人争用两个龙头三个马桶, 是有点儿紧张。夜总会打烊了, 暂时借来排便。大家都急, 一手抓着下面一手刷牙, 满口牙膏与粗话: 「快的啦! 丢你老母!」目标是所有人。水声尿声咳嗽声吐痰声此起彼落, L1仓此刻充满活力, 准备迎接新的一天《土拨鼠日》。

监仓中门大开, 众狱吏整齐排列于外, 是迎接我们的仪仗队。穿过仪仗队的囚犯气味杂陈: 隔夜的浓痰, 急忙中留下的新鲜尿渍, 留在嘴角的廉价牙膏。仰望天色, 总不令人满意, 不是太热便是太冷, 若非太晴便是过阴, 刮风下雨更不消说了。

仪仗队的阿Sir们会逐一搜查各人的随身包。更蠢的犯人也不会将违禁品放在包包, 然而越是身无一物的人越有嫌疑, 必需不断检查。

半分钟后已踢着拖鞋到了饭堂, 像早了上台的管弦乐师, 打着哈欠等其他囚友陆续入座。大清早, 兄弟们尚未发动热情, 甚少交谈, 这里也不流行虚情假意地互祝早安。狱卒点毕人头, 厨房开始派发新一天的第一顿饭。吃什么大家心里有数, 并无悬疑。早餐是米饭加瓜类主菜, 另配一丁点肉: 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日——猪牛鸡猪牛鸡牛, 周而复

始，无惊喜，亦无失望。早餐慢慢吃，没有人会催促，对肠胃有莫大毗益。饭后充分休息一轮才过隔壁开工。大概要走十五步。

午饭较简单，一般都很难吃，但时间很长，方便大家看电视。每天重播的肥皂连续剧不搞笑，不真实，不夸张，没有娱乐价值，没有教育意义，基本上没有内容，囚友们看得津津有味，好像看不到大结局情愿加监。电视比铁链脚镣更能锁定囚犯，就是噪音厉害。

饭堂内不乏虔诚教友；一位同桌囚兄每餐饭前闭目合十，念念有词，感谢上帝恩赐本来热辣辣的饭菜，待我们差不多都吃好后才独自吃凉饭。其实在诸多宗教礼仪中，我比较欣赏谢饭祷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每餐进食前花一两分钟反思感恩，对肠胃和灵魂都有好处。然而在外面的自由世界，每顿饭前举行如此繁重仪式的人或许会被怀疑精神脱轨，不过在塘福的铁窗之内，只要不妨碍别人，更古怪的行为也见怪不怪，囚犯的包容态度值得外界学习。

午饭后会休息一大段时间才返回五厂干活。

转眼又到四点左右，阿Sir一声喝令停工，众犯人放下手中一切，列队去操场活动。中学寄宿时严格规定每天踢足球。塘福比学校开明，容许自由活动，各适其适。操场活动完毕，排队回饭堂继续坐牢，有说有笑。大家都有些饿，尽量不去想猫也不吃的炸鱼毛，以免反胃。

吃完饭再呆坐一轮才到外面排队搜身。这次比较严肃，会出动金属探测器。搜身后排队拿夜宵。不是刚吃过饭吗？大概犯人挨饿会触犯某些人权公约，撑死则不犯法，要尽量喂饱。一个粘软洋洋的小餐包，入口绵绵不绝像云雾，像浓痰，咀嚼不费劲，吞咽却得下功夫，浆糊经过喉头时依依不舍，感觉呕心，也有被噎死的风险。云餐包另配浓甜奶水，据说是用德国进口奶粉调制，属上等货色，有外国营养，也有集中营风味，可惜甜得过火，绝大部分师兄都无福消受，有糖尿病的最好绕路走，看一眼也有危险。然而狱方每晚照样准备一大桶无人问津的超级甜奶，最后倒进下水道，老规矩不好改。

监仓内颇有书卷气息，一半犯人看书写信，或用耳机听收音机，也有人偷偷下棋。房间内不准下棋，主要是防止赌博；有赌博便有争执，愿赌的人永不服输。几位肌肉发达的师兄每晚做运动，伏地挺身，挺身伏地，将水桶提高放低，放低提高，直至满身臭汗。在江湖混饭吃要有肌肉，跟白领文员打领带同一道理，都是为了搵食形象。

年轻犯人差不多每晚搞派对，极少冷场。他们与隔壁监仓经常交换零食，穿过铁枝将相同的薯片花生扔过来扔过去。众人皆有的监房零食，千篇一律，有啥好交换的呢？我始终都弄不明白。监仓之间的繁忙交易似乎没有物流记录，却从不出现纠纷。

每晚都有师兄上「夜总会」休闲作乐，无需订位。大家都很守规矩，很少争场子。

晚间活动逐渐被鼻鼾取代。大家离开出狱的日子又接近了一天。明天和刚刚过去的一天基本上一模一样，只有饭桌上的三餐会按程式改变。

生活在塘福，包吃包住，每天定时四餐，绝对没有营养不良的顾虑。膳食经专人设计，悉心安排，除了晚上的甜奶不宜食用外，其余三餐的味道、质量、营养价值都很合理，内容也规律，可预测性极高。每位犯人都知道今晚和明早吃啥，就算被判终身监禁的人，不过界的话，亦可准确预知剩余人生的每一餐饭。有些师兄视这永恒餐单为变相惩罚，甚有怨言。但我自从退休后，大部分午餐都吃同一道菜：芽菜炒豆卜，比塘福更单调，所以并不介意。

据说自塘福初开，以下餐单便一直周而复始循环不息。假如这是绝密资料的话，谨此向惩教署衷心致歉，不知不罪，万望包涵：

	早餐	午餐	晚餐
周一	猪肉，瓜，米饭	甜红豆粥 + 白面包	2只鸡中翼，青菜，米饭， 酸开眼橙一个
周二	牛肉，瓜，米饭	咸花生粥 + 白面包	炸鱼毛! 千年老煮蛋, 青 菜，米饭，酸开眼橙一个
周三	鸡翼，瓜，米饭	甜绿豆粥 + 白面包	炸鱼毛! 豆卜，青菜，米 饭，酸开眼橙一个
周四	杂猪肉丸，瓜， 米饭	极度噁心咸黄豆粥 + 白面包	2只鸡中翼，青菜，米饭， 酸开眼橙一个
周五	牛肉，瓜，米饭	甜花生粥 + 白面包	炸鱼毛! 千年老煮蛋, 青 菜，米饭，酸开眼橙一个
周六	鸡翼，瓜，米饭	咸腐皮粥 + 白面包	炸鱼毛! 青菜，米饭，酸开 眼橙一个
周日	杂牛肉丸，瓜， 米饭	广受欢迎甜奶茶 + 紫色咸豆 粥 + 白面包	炸鱼毛! 煎蛋, 青菜，米 饭，酸开眼橙一个

除了主食，每天都有瓜菜，都颇新鲜，并非开始腐烂发酵的便宜货。然而烹调过程明显有晦气，盘中瓜块形状不一，大小各异，毫无疑问是乱刀斩出来的结果。从前以为瓜屁股不能吃，现在亲身证明了吃瓜脐不影响身体，只不过味道像木头。

英治时期的欧印囚徒有某些特权。这些特别待遇慢慢伸延到其它少数民族，变得繁复多样。今天的犯人可以基于族群、宗教、健康等原因申请特别膳食。ON老外一律早餐吃面包冻蛋，不值得羡慕。回教徒的餐单没有猪肉，但烹调过程有多「清真」则不好说了。伊斯兰餐的一个特点是全盘印度化，什么菜都伴以咖喱汁。在前线阿Sir眼中，大屿山以西基本上都是吃咖喱的族群。我的家也在大屿山西面，而我也真的很喜欢吃咖喱；塘福的咖喱越闻越香，可惜没有资格品尝。一般犯人也可以要求免牛肉或吃全素。糖尿病患者所吃与普通餐大同小异，只不过去除了味道。

在餐饮安排方面，惩教署的体贴程度大致可媲美现代航空公司的商务舱，但没有遵守绝对严格的素食守则或全面禁止花生等新潮毒物。闻到花生会死的人最好循规蹈矩，千万不要坐监。然而犯人选定了某种餐食后，除了有医生证明特别原因，不可随便改变主意。我曾经饭后无聊，随口对阿Sir表示希望改吃一轮咖喱。

他笑说：「想食咖喱？先包头啦！」

「咁食素可以嘛，阿Sir？」

「你以为呢度係酒店呀？」又是这个被严重滥用的假设性问题。

「当然唔系啦，阿Sir，」我笑着回答道：「呢度系花厅，比酒店高级得多！」

阿Sir也笑了。

撇除夜宵那顿变态甜奶和浆糊面包，其余三顿正餐中，午饭最难吃。在以上的轮回餐单中，「粥」字出现了七次——对，每天一次！午饭时分，一大塑料桶的咸甜粥品会摆放在饭堂地上，由当值师兄用大勺舀到排队轮后的犯人手中胶兜，很有监房风。取粥后，续领白面包一块，上涂牛油，偶尔会局部呈橙红色，据说是果酱，但更像是污迹。我吃过不少果酱，却从未尝过如此暧昧的味道，五味杂陈，非文字所能形容。

然而我没有忘记塘福是监狱，不是五星酒店。从这角度评价，膳食无论质与量都相当不错，然而囚友对永恒餐单生厌，不时发挥创意衍生另类零食，亦属人之常情。

在指模房侍候阿Sir和辅助文书杂务的几位师兄由于经常接触到敏感资料，基本上与其它囚犯隔开，自成一伙在指模房用膳。有次我在指模房无期闲坐时，尝过他们用熨斗烤的吐司，简直绝品！离开塘福后始终没有在家仿制，主要是老婆不会同意我扩大熨斗的用途，我也不想破坏这美味回忆。

L1仓的年轻犯喜欢在宿舍泡制日式「芝士饭团」。工艺简单但蛮有创意，方法如下：

- 1) 由食堂偷运米饭回宿舍
 - 2) 将米饭与碾碎的Cheetos混合。Cheetos是一种工业味道的芝士面粉球，狱中可购，非常噁心，但深受小师兄欢迎
 - 3) 搓成球状
 - 4) 将饭团放进万能胶兜
 - 5) 在厕所用热水加温后开吃
- 烹调过程令我反胃，但饭好时监仓内香气四溢。

早晚两顿正餐的分配过程有序：犯人入座后，狱卒先点算人头，然后安排逐枱领饭，排队经过厨房与饭堂隔墙中的一条狭缝。出菜缝与腰同高，仅够输出碟盘一个。在厨房作业的师兄看不见外面的人，以防私心作祟。狱方对这类细节考虑得非常透彻，大概都源于经验。经过派饭缝隙时，我们可以作出被囚期间罕有的自由选择，低头大喊：无汁、少汁、或多汁。厨房师兄会酌量浇酱汁于饭菜上才推出。某星期二早上（星期二早餐吃牛肉，见上表）我刚挨过了要命的昨天，有如死过翻生，心情恍惚而轻松，突然对着派饭缝喊道：「四成熟，唔该！」厨房顿时卡机，人龙停滞。几个较醒目的师兄心领神会，笑了起来，我则开始担心自己面临水饭之灾，额头不住冒汗，连忙大声更正：「Sorry sorry！讲笑咋师兄！少汁唔该，唔好意思！」

幸而厨房师兄很醒目，立即重启运作，推出一碟少汁水瓜牛肉饭。监督阿Sir见状也清醒过来，向我责骂：「阿昌，玩嘢呀！」他们都知道「阿昌」这老头间中会玩弄无聊把戏自娱。

「闷过头讲笑咋，阿Sir，唔好意思！」

阿Sir转过头去不理睬我，也没有将我遣送水饭房。拿着早餐急步返回座位。

喜欢开玩笑是我的长处和短处，但心里明白在塘福卖弄风趣要格外当心。

狱中日子枯燥无聊，囚犯与狱卒都不介意偶尔来点轻松小插曲，前提是第一要浅白易懂，隐晦幽默很容易被怀疑话中有骨头；第二是不能嘲弄官方操作，影响柳记威严；最后是绝对不能映射任何人，以防有人自动对号入座后恼羞成怒。在监房说笑需要很高技巧，有理性的人都应该避免。曾经几次目睹师兄们谈笑风生中无意触及对方的暗痛，一分钟前的友好气氛瞬间阴霾密布，甚至杀气腾腾。无奈品性难移，间中会不自觉冒险搞笑，但绝对不敢讽刺。讽刺是我最喜欢的表达方式，可惜在香港扎根儿没市场，越自以为高明的讽刺手法越没有观众，只会惹来白眼。

初到塘福时，每餐都选择「多汁」以润咽喉。过了大约一个月，早上起来经常晕眩，怀疑是大量不明成分的酱汁所致，于是改选「少汁」保健，晕眩却没有消停。想起自己

从不体检，不知道血压血糖等现代指数有否超标，突然忧心起来，决心求助于黄袍医官。他替我测了血压，说74/114比年轻古惑仔更标准，证明我枉活了几十年。然而医者父母心，保险计还是处方了每天两粒小药丸。哈，不消两天真的不晕了。我感谢他妙手回春之余，顺便多口请教那灵丹妙药究竟是啥？他打了个眼色说：「维他命C！」面露讥笑。

有啥好笑呢？「哦！原来我缺维他命C！」

三餐中，早餐最合胃口。午餐虽然有营养值，但一向不喜欢直接吃豆（却很爱吃豆类制品如豆腐豆泡豆浆之类）。然而这无非个人口味，大部分囚友对豆粥都没有意见。唯一众口一词「不可吃！不可吃！」的东西是炸鱼毛。

一直以为小时候被妈妈强制服用的鱼肝油是本行星上最难入口之物，没想到塘福的炸鱼毛比鱼肝油恐怖得多。不幸的是，除了星期一、四，炸鱼毛每晚例必出现。被淋上酱汁的鱼毛由狭缝现身的一霎那，可以隐约听到领饭人的叹息。

这些人憎猫厌的鱼毛，大小长短跟一个矮小胖子的中指差不多，估计在开饭前好几个小时预先炸好，然后堆放在厨房放凉去油，吸收水分喂苍蝇。这些小鱼的生理结构非常吊诡：幼骨比肉多。这些比针还纤细的骨头满布全身，却看不出组织系统。众多幼骨的作用是什么呢？鱼儿生前游泳时会否感觉浑身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骨刺呢？上帝造牠们的意图究竟是啥呢？问题一大堆，都没有答案。虽然塘福鱼毛基本上不宜食用，然而自小秉承家训，绝不浪费食物，所以每餐必吃干净，顺便锻炼意志，消业挡灾。先父也不允许投诉食物，来什么吃什么，只准感恩，不许怨言；但我相信他尝过这里的炸鱼毛的话，也可能会破戒。

每周四次的鸡翼味道可以，很有鸡味，在今天的超市文化圈中难能可贵，但也有想不通的地方。鸡翼非常非常袖珍，豪无疑问是从XXXS码春鸡身上斩下来的。在市场从未见过如此细小的鸡翼。食品商由雏鸟身上收割翅膀，划算吗？剩下的小鸡尸首如何处置呢？肯定不会扔掉吧！然而蝇量级无翼春鸡有市场吗？想不通，狱中确实不少无法想通的琐碎怪事。

周四的猪肉丸和星期天的牛丸都糊糊滑滑，外表相似，但只要适度调节预期心理，老实说味道还可以，就是光看外表很难联想到猪牛身上，更像从人体内切除的肉瘤，难道是回收再生的医疗废料？

一位资深师兄告诉我餐单是经过合格营养师设计的。

「真？知唔知几时嘅事呢？」什么时候设计并无分别，多口问问而已。

「哇，好耐嘢！」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师兄有监房记忆以来都是吃这一套。

心中不禁疑惑：营养师仍然受雇公务体系吗？假使他一如上帝，努力工作六天创造这不朽餐单后第七天开始休息，那么第七天往后的上班时间如何打发呢？师兄说这餐单流

传已久，大概始创人已经退休了，空缺了的职位有新人补上吗？接班人上班时候干啥呢？

监狱内很多事情一般人真的无法理解。

* * *



在车间盗用公家线头缝纫加固的饼干储物袋

夜总会

好莱坞对性题材有偏好，任何场景都可借来发挥，监狱当然不例外。

荧光灯下的犯人通常高大多毛，贱肉横生，浑身臭汗，无人性，无意识，在极度呕心的情况下也激素横流，随时随地病态冲动，饥不择食，呕心程度非常人所能想像。既然无法想像，那么荧幕上的情境无非是博取票房的夸张手段罢了。想不到自己一旦成了阶下囚，想像力突然变轨，这不大可能的情况突然变得可能起来——假如电影原来真的反映了现实的话，怎生是好？

幸而在荔枝角那几天，完全感觉不到丝毫的好莱坞现象。唯一能够归类的事件则滑稽多于恐怖。话说一位已过不惑之年的越南犯人与探监的年轻妻子隔着玻璃对话时，竟然情不自禁，就地自我解决。被当场发现后，笑声咒骂声和欢呼声震动了整个探监室。他受罚之余，成了红极一时的笑柄。然而越南师兄的急切行为证明了性需要确实存在，而急不及待的人果然可以不顾一切，那么……

幸而有关当局就这方面的安排颇人性化，合理合情地只眼开只眼闭。

L1仓有三个厕格，最边的一格右侧与背面靠墙，左边是半透明胶板，正前方是塑料门——监房内唯一由犯人自行开关的门。半透明胶板被人在内用牙膏贴满了报纸和杂志撕下的散页，完全遮挡了外面的视线。进仓首天我以为发现了私隐绿洲，满心欢喜，频频蹲在里面享受自我空间，随即被师兄告诫停用：「喂，屎尿隔离！」

原来这不寻常的暗格是L1的「nigh」。Nigh者，港式英语nightclub——夜总会——的粤音代称，只懂英语的人会一头雾水，但塘福囚友都是这个叫法。

每晚茶余饭后，总有三数犯人手抱大妈杂志轮番上nigh。大妈都是重磅肉弹，加上年事已高和缺乏最起码的样貌身材，在正常情况下会引发恐惧而非欲念。然而牢狱生涯并非正常情况，任何可以带动联想的影像，无论如何牵强，都有一定的「性价值」。不过

这些在自由市场没有生存空隙的淡黄刊物，究竟由谁经营，如何图利，至今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

夜总会的客人非常自律，互相将就，从不争先恐后或打尖插队。哥儿们也颇有共享精神，轮番使用大妈杂志，不介意残旧黏糊。

会所属于临时经营设施，光顾前要先将房间内的灰色大型塑料垃圾桶覆盖蹲厕上，充当临时座位。监房的垃圾桶倒相当干净，因为垃圾都被直接弃置地上，偶尔掉进桶内的纯属意外，反手就地倾倒便了事。塘福夜总会不设衣帽间，熟客经常赤条条前往，手抱杂志与卫生纸，大方自然，从不忸怩遮掩，甚至有刻意暴露之嫌。几位年轻常客每次前往屎坑寻欢之际都会高声怪叫「去nigh咯！」唯恐众人不知。对我这过时老头来说，只能暗叹世风日下，歹徒与固有形象相去甚远，吾不欲观之矣。

Nigh是狱中绝无仅有的私隐圣地，从不会有人侵犯。某次小伙伴们不知何故，手足数人冒警踢门查牌，跟着笑破肚皮。被撞破好事的一轮粗口惊天动地，确实有些滑稽，但估计那次的犁庭扫穴背后另有因由，并非单纯恶作剧。

狱中清一色男犯，有没有断袖分桃之举呢？以我的有限观察，有是有的，但不普遍，亦不算明目张胆，与好莱坞的表述相差甚远。饭堂群组六十多名囚犯中，只有一对年轻人明显关系异常。我与他们不同监仓，只能从二人在饭堂和操场的亲昵态度中猜度一二。

他们大概二十来岁，都是「𦍋把」会员。虽然哥儿两都属江湖中人，却绝大多数时候自顾自看电视，沉醉于二人世界，不算合群。个子小的经常躺在大个子的大腿上眼咪咪看电视，流露出强烈的幸福感。大个子则不停用手拨弄他同党的头发。星期天不用工作，可以拨一整天，移师操场也不停手，早晚弄出秃头。就算一男一女，这行为也有点儿肉麻。但除了不停扫头发外，两口子并无任何越轨行为，狱卒也懒得惩戒。比较出乎意料的是黑帮兄弟们也视而不见；在我的中学年代，黑社会都凶神恶煞，连营养不良发育不全的小兄弟也掂起脚跟来欺负酸秀才，「𦍋型」彻底没有生存空间。现代古惑仔居然在监牢兄我我，毫不顾忌众目睽睽，世界真的变了。

根据花厅传统，所谓「风化案」的性罪犯在狱中是人下人，贱中贱，众人的娱乐对象。不搞出人命的话，狱卒也通常只眼开只眼闭。兄弟们跑江湖，部分原因无非养妻活儿，谁人够胆碰外面的女人，不论与自己有没有关联，也得伸张正义，杀鸡儆猴以正民风，顺便发泄过瘾，所以风化犯的命运不比明叔抓获的肥老鼠好多少。同仓有位风化叔叔由于刑期较长，好几位监房常客都见证甚至参与过他曾经遭受的种种折磨。他们的复述令我毛骨悚然打冷震，估计有夸大成分。这非一般的惨痛故事加上我凭空想象的心理反应，成为日后写作「咕噜的心魔」的灵感来源。

然而折磨风化犯这古老传统正在消失，主要是不古的人心，包含了女人的芳心。据说现代古惑女动辄将贞洁武器化，与爱人分手时一言不合便报官处理，指控负心郎多年来屡次非礼强奸，而法官和陪审团通常都乐意将忘恩负义，反正不是好人的流氓入罪，以致当今黑道中人对强奸犯的处理额外审慎。

犯人之间似乎不流行另类性倾向，狱卒方面又如何呢？

根据网上数据，美国监狱内一半的性犯罪竟然来自狱吏。中国罪犯这方面比远在金山的囚友幸福得多。本地狱卒性侵囚犯的案例极为罕有，基本上不存在。起码我所遇过的惩教干部虽然说话断断续续，但看不出有任何变态倾向，可能与文化基因有关。

* * *



「大馆」博物馆内的展示记录了旧日体罚犯人的方式之一

坐花厅

说英语的人入狱是 go to jail，字面直译是去监狱，类似去看戏、去喝茶，略带动感，有种自愿而往的意味。中国人身陷囹圄则离不开「坐」：坐牢、坐监、坐花厅、坐穿牢底等都相对静态，却比较准确；狱中生活真的以坐为主。

在强迫劳动与强迫不劳动之间有选择的话，相信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不劳动。然而无所事事等出册看易熬难，天天呆坐硬凳吸收二手浓烟、看空洞的电视节目、听夸张的江湖轶事、吃不变的监房膳食，虽然不算十分难受，时间长了却会令人五蕴麻痹，感到时光停滞。时间停步岂不妙哉？光阴抛锚有如延寿，羡慕秦皇，咋看并无不妥，然而一般人没有寄托会焦躁不安；正所谓人非有品不能闲，除了遁世高人外，连最渴望长寿的人也抗拒缺乏内容的时间。

饭堂是囚犯日常生活的中心，每天有三分之一时间在此度过。大厅内有十七张长方形玻璃纤维桌，每张可坐八人，但大部分都只有最多五六个师兄。饭厅连接开放式厕所和冲凉区乃标准格局，见怪不怪。天花吊着五部各自精彩的电视，音量都调至极限，否则会被其他电视和人声掩盖，是个噪音严重内卷的恶性竞争。家里自1982年至今都没有电视，早已忘记了它强大的麻痹功能，想不到多年不见，制作与内容基本依然，活像时间锦囊，没有被过往几十年的社会变化影响。这无意识的娱乐文化压舱石虽有怀旧价值，但嘈杂不堪，非常讨厌，终身被吊大牢也算罪有应得。

几部电视唯一协调同步的时段是新闻报道。虽说是新闻，却毫无新意，与电视剧的陈腔滥调异曲同工。在塘福期间，每天的新闻都离不开叙利亚。香港的电视台都没有驻叙记者，可能连叙利亚在地图上的正确位置也不清楚，却非常肯定叙国政府坏透，所以一批没有领袖但弹药充足的叛军誓死要推翻总统阿萨，无论情节和对白都与不久前被世上最顶级的军事联盟围殴的非洲资源小国利比亚大同小异。现代革命不再需要有血有肉有名有姓有魅力的英雄领袖，甚至连大家听得明白的原因也没有，反正大佬一声号令，盟

哥儿们便狗群般汹涌而上，狂轰乱炸。由于叙利亚霸占了头条，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关塔那摩黑狱等等不受欢迎的大新闻趁机由观众的狭窄视野和短暂记忆中溜走。

新闻内容与肥皂剧情一样，换汤不换药，历久不变却不乏观众，智人真的是个谜团。

以上是我当时的一些个人感想，只在脑海中独自游圈，并未与人分享。

传统西洋智慧说饭桌上有三大话题禁区：政治、性爱、和宗教，我一向不敢苟同。与友人同桌吃饭吹水，不谈这些谈啥？与排泄物有关的趣闻同样不宜上枱，有人重病或死掉的消息也不能送饭，这不许说，那不许说，倒不如独自进餐，自言自语？其实师兄们的平均学识虽然不高，直觉却比一般的中高产敏锐，对人对事的看法很多时更成熟，然而保险计，在狱中还是避谈政治为妙，政治这东西可以比爱情更偏激，更不理性，但我有可能低估了师兄们的政治触觉。

某天，被叙利亚新闻疲劳轰炸得有些迷糊，不自觉咕哝了一句：「又係叙利亚？」

同桌囚友「阿雄」刚刚抽罢三口饭后烟，将剩余的半截塞进原子笔套闷熄后放进口袋，然后轻描淡写地回应道：「叙利亚衰硬啦！美国佬肯定准备打屎佢啦！」

「点解咁讲呢？」心里同意，但非常好奇他如何得此结论。

「次次美国想打边个，都会喺电视将佢日闹夜闹，闹衰闹臭，跟住掙炸弹！你无留意咩？」

「係囉！」我恍然大悟地同意了他的精准分析。

谈话间，新闻报道已经更换了危机。

当天的股市大跌，评论员说是由于欧债问题恶化。此君在二十四小时前——当我们享用豆腐泡和炸鱼毛之际——才语气肯定地告诉观众股市上升的原因是欧债危机好转。如此庞大的经济体系竟然可以一天内轻松掉头。世界日渐虚拟，事无大小都在瞬息万变，不受逻辑情理束缚。正在坐牢的一群暂时与世无关，倒比较冷静客观。

「丢！睇卵气啦！通通都係假新闻！」他以为我在认真留意报道，好心奉劝我不要浪费时间。

那是2012年4月，「假新闻」一词尚未在主流出现。

电视难耐主要由于声浪过大，和内容令我对未来失去信心，先天下之忧而神经衰弱而已；玻璃纤维座椅却是实实在在的肉体折磨。

起初并不觉得狱中的座椅过硬，坐骨在入狱两三个星期后才突然崩溃，失去承载意志，左右屁股互相推卸重心，令我无法安坐。这里要公平指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署方故意苛待囚臀。狱卒在饭堂的灰色高木椅同样坚实，也没有垫子。

摸有如砂纸。虽然无法检视，但相信熊猫屁股已然成形。看来无论身心，应付外来压力的标准反应是生老茧，自我麻木。

每早上，一众囚徒出仓后首先徒步二十秒前往隔壁饭堂坐等早餐。都不赶时间，吃罢早饭闲坐大概一小时，悠哉悠哉。到狱卒也开始坐不住了，才引领大家缓步十来秒钟前往隔壁五厂开工，硬邦邦的灰圆塑料凳正在恭候。凳面约砧板大小，中有圆孔一个，直径四五公分，空空如也，照理应该非常舒服；然而有孔必有边，圆周边加固乃结构所需，并无针对，而这窟窿诡异之处，是无论如何摆放臀部也逃不出它的折腾直径。

午饭时分，起身离座会带来片刻舒缓。可惜片刻只有大约半分钟。回到饭堂后立即坐下等吃面包咸豆粥。不论早午晚餐，吃饱后都要在饭堂坐上一个多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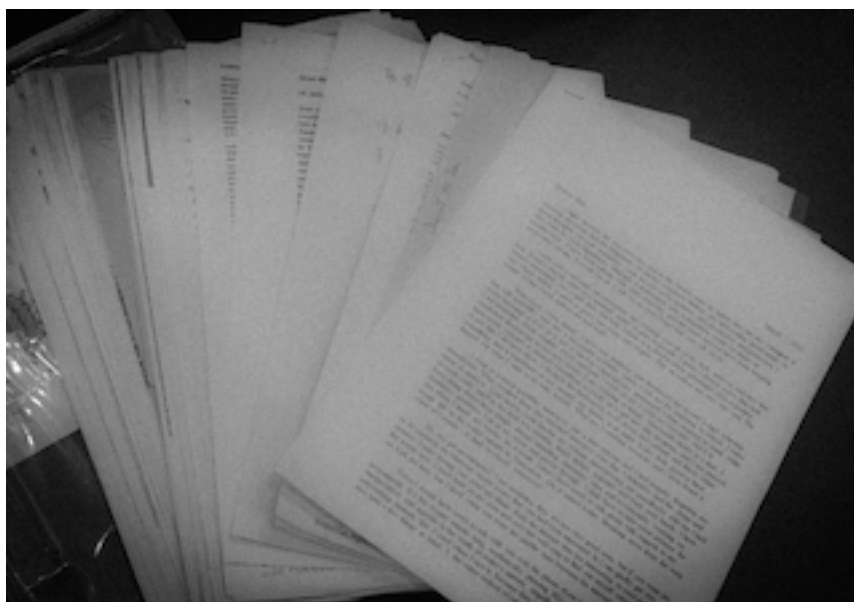
星期天和公众假期，差不多整天都在饭堂度过。天气好的话，会有一两个小时的操场活动。只要天色稍为灰暗，阿Sir便会取消「放风」。饭堂内，犯人按堂口而坐，所属公司会赞助零食派对，经费来自会员每月上缴的两包香烟；以我所知，加入黑社会的福利不外乎星期天撒满桌面的垃圾食物——芝士条、饼干、糖果、薯片。一般囚犯的月薪大概可购十包香烟，两包烟的税率相当于百分之二十，高于香港政府的个人入息税率，而且没有伤残高龄减免。

没有会籍的所谓「皆子」（粤音Gai Zi，出处不详。请教过的师兄都不知道如何写这个从来没有必要书写的名词，有可能来自台湾俚语中的「凯子」——傻瓜之谓也）是绝对小众，分坐两围看电视、下棋、阅读、写信、或尝试在声浪中交谈。理论上，大家可以在饭堂随便走动以助血液循环，舒展筋骨。然而表面和谐的饭堂内处处无形边界，哥儿们都很少乱跑，何况呆呆皆子呢？坐下吧！

皆子桌毗连厕所与冲凉区，我们可以边吃饭边观赏师兄如厕，低头不看的话也隐约听到频频传来的冲水与呻吟声。马桶常年工作不停，缺乏维修，裂痕屡屡。裂痕久经润泽，吸收了各类粪便菜汁的精华，滋养出一道道棕色的有机疤痕，形同自愈。幸而由于冲水频密，始终保持足氧状态，臭味不重，不怎么影响我们在几米外进食。

冲凉区雾气腾腾，天花不断降下大滴大滴的冷凝水。前往冲凉的师兄络绎不绝，大部分都在饭桌脱光，将衣服留在座位，然后一丝不挂地在我们身边走过。浴罢，赤条条滴着水返回座位，一边用毛巾干身，一边瞪着电视，不错过每个似曾相识的情节。

这就是饭堂。犯人们大概三分一的刑期都在这里坐等时光消逝。



塘福同期师兄弟中，我可能收信最多

探监

多年没有写字，负责挥笔的小肌肉大概已经局部萎缩，或许由于长期敲打键盘而失去书法功能，需要重新锻炼，但这并非主要问题。更令我困扰的，是拼音输入法导致的技术性文盲。瞪着单间纸，心里千言万语，却由于一点半画的不肯定而无法落笔。说到底也是个半专业舞文弄墨的人，亲友的信不能置之不理，然而满纸错白字，试问颜面何存？幸而同桌师兄阿叶是小众文科犯（非暴力案件谓之「文科」）中的正统文科生，知书识墨，在关键时刻充当了我的流动字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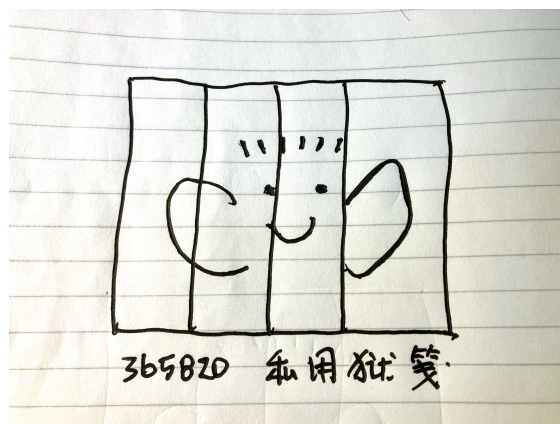
老婆每天来一信，令我心暖、骄傲、尴尬。

来信都会先被拆开检查后才派发。一般在晚饭时间，阿Sir会喊出囚号，我们听号领信。过了一两个星期，狱卒喊完365820后会加句：「又係你！」

除老婆外，不少亲友同事都曾来信慰问，内容大同小异：唉，想不到！真想不到！唉，为何会这样判案？唉，里面情况还可以吗？可以去探你吗？诸如此类，害得我每天饭后都要加班回信。回复大致相同，但没有文字处理软件，也没有复印机，需要不断誊抄，单调无聊之余，设计了一款自用信笺来强作轻松。笺头是我的招牌短发大耳卡通头像，面前几条直身线条代表监狱，下方注明：「365820 私用狱笺」或 From Behind the Bars of 365820。

外寄的信必须放进不封口的标准信封，贴上邮票后投放饭堂内的透明塑料邮箱。起初没有邮票和信封，要向囚友暂借。除了与老婆和女儿的通信外，头一批给亲友的回函内容类似，只会因应对方的年龄、关系、辈分和容忍搞笑程度而稍作调整，大致如下：

亲爱的某某亲戚朋友，



哈！原来你多年来一直在等我当啷入狱才给我写信！：-)

意外？那还用说？真的非常意外。判案当天我还信心满满地预定了派对庆祝脱难，回头看除了天真，也可能无意中诅咒了自己，邪不可不信！至今仍然无法相信法官会认为污点证人一口承认曾经三番五次作假证供是如今老实可靠的证明，简直科幻！经此一役，希望你以后会更明白我对社会的「怀疑态度」其实非常现实贴地，并无夸张。

事到如今，唯有尽力在逆境中反思、学习。信不信由你，狱中竟然有些方面比外面更「自由」！在这里，很多有形无形的阶层屏障都不复存在。除了狱卒代表权威外，监犯大致平等，最多是专业坏人比我等业余罪犯稍为高档而已。与众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平等共处，自由交往，是个难得的经验，亦证实了仗义每多屠狗辈；在短短几个星期中，我有幸得到过好几位囚友的帮忙照顾，大大减轻了适应困难。

在环保圈混了半辈子，最大的心得是不浪费便是最实际的环保。从这角度看，监狱的环保意识很实在。除了冲凉用水疯狂和晚上不关灯，其他一切都非常节省。众囚犯有如肉麻示孝的冰心婆婆，「从不妄弃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以备不时之需，连平时随手扔掉的纸巾包包也会用来存放邮票药膏等琐碎杂物。

老婆每星期都来探望。基本探监频率是每月两次，有特别理由可申请增加到四次，一般都会获批。探监人士的身份要预报，并非你去大屿山野餐路过塘福时可以即兴找我「爹两句」的。

暂时觉得惩教署比廉署人性，没有太多小算盘。看守囚犯是他们的工作，犯人不制造麻烦的话，平常的日子不太难过。最难过是不能跟幼女小平同志通信，但那是我的个人问题。

律师们正在申请上诉，但我不敢评估胜算。在律师眼中，任何案件的胜败机率都是五十五十，现在才知道这是经验判断，并非滑头，虽然律师一般都惯性滑头。

我知道现在需要保持积极心态和适应能力，但上诉也会带来额外的心理负担。假如我们被批回家等上诉，又假如上诉失败要回来二次适应的话，会比现在加倍难受。得而复失的心理起落可能是最要命的折腾。反正不可能因此而放弃，唯有见步走步，活在当下，不放弃争取，也不抱有幻想。近日对「活在当下」这乍听理所当然的禅语多了感悟，在此一言难尽，希望在不久将来与你一杯在手时慢慢再吹吧。

盼望早日再聚，

炳昌，365820

惩教署规定犯人每月可被访两次，经特别批准可增至每星期一次，每次大约十五分钟。律师、太平绅士（英国人留下的古怪头衔）和立法会议员等高闲人士有权随时探望，不限时间。在塘福期间，陈伟业和蔡素玉都曾经以议员或太平绅士身份来访。陈伟业是中学同学，从政后以激进手段出位，政坛绰号「大旧」，偶尔会在议会喊口号掙香蕉，被赶离场既可逃避沉闷会议，又能获得小众铁粉击股赞赏，更可回家午饭，慰妻弄儿等出粮，一石三鸟，何乐不为？然而火头过多，间中难免入戏太深踩越红线惹官非。他当时有某些破坏治安罪等候宣判，担心有机会入册，探望我这个好几年没有联系的老同学之余，顺便打听坐牢实况。

蔡素玉已经退出立法会，属保守的所谓建制派。她是标准热心人，这期间除了探望我这老朋友外，也在给内地来港替枪被囚的同学精神支持。她与陈伟业的政治定位南辕北辙，引起了一位柳记阿Sir的好奇，问我的个人政治取向属左属右，但没有阐明何谓左何谓右。

政治取向？大哉问也！在香港的政治游乐场，玩家们大都随缘埋堆，不明所以，左摇右摆，何况我们这些精神散涣的吃瓜一族？我严肃地回答道：「无啦，立法会不过娱乐事业，做戏啫，同法庭差不多。」

大概用对了比喻，他当下恍然大悟，会心微笑：「哦……」

狱卒说到底也是司法舞台上的杂务场记，就算不明剧情，看多了总有些专业心得。

近代不少理论教育家和先进网红都呼吁我们与小孩平等相处，要像朋友，不要像父母，因为父母比较恐怖，会吓坏孩子，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但我和太太都不忍心为了

开明形象而放弃做爸爸妈妈的基本责任。小平只有七岁多，对世情未及一知半解，正需要我们爱护、照顾、培养、教导、锻炼，而不是嗲声嗲气扮智障的「友情」。人类千万年来培育下一代的方法虽然很不完美，但整体成绩还可以，足以让智人沾沾自喜，自称万物之灵，我没有勇气凭专家兴起之言贸然革命。再者，哪有几十岁的正常人会与七岁小孩建立平等友谊的呢？反之，又有几个小孩会真心愿意跟几十岁的大爷大妈「做朋友」呢？

反正朋友与否，我和老婆都尽了心帮助女儿自然成长，随着年龄适度独立，除了「圣诞老人」这类较为广泛的集体谎言外，很少向她撒谎。然而面对这次官非，我们经商量后决定她暂时无法理解这司法闹剧的前因后果。七岁的小孩，无论多么成熟也很难明白世情荒诞，角度繁多。再者，当时以为这阳光中的骤雨瞬间即过，何不等两三年后才跟她说清楚呢？意想不到的结局出现后，老婆唯有将我的公文包藏起来，说旧公司有急事将爸爸找了去「工作营」出差。这说法其实并不完全脱离事实。工作营后来成了我们一家人的监狱代号。

然而时间长了，小平同志开始感觉事有蹊跷，要求妈妈带她去竟然没有电话的工作营探望。这探访一直都没有实现。

* * *



狱卒喜欢取笑我每天收到太太的来信。。。

「快乐」并不一定是「自由似风」

狱卒

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概念并非严格的等级制度，却颇合情理地大致反映了各行业对社会的相对重要性。反之，现今社会将虚拟不实的金融把戏与失控的贪婪视为成功标志，公然向往，更将原属下九流的戏子艺人捧若天上明星，地位远超养活众人的农民，似乎价值颠倒。除了农耕，不少需要卖力的实质工作也被长期忽视，甚至贬低、歧视、厌恶，原因无非工资不高，形象欠佳。清洁工是典型例子，狱吏也好不了多少。在吃撑了的「先进」社会，辛劳贡献与收入经常成反比，关键的工作勉强糊口，可有可无的虚荣职业反而名利双收，而金钱回报是多数人衡量「成功」的首要指标，甚至唯一标准。

大概由于电影等流行娱乐的负面渲染，就算从未见过狱卒的人也可能怀有少许偏见，以为他们笑的时候奸狡，不笑的时候凶恶，惯性作威作福，闲来虐犯为乐。在现实中，塘福的柳记完全没有戏剧色彩，常挂脸上的表情稍微木纳，正常得很，与所有心急下班的打工仔并无两样。我所遇过的阿Sir丝毫不像有兴趣搞变态的人。其实将犯人灌水费力费时，没有上头下令，另加虐囚补贴的话，谁有这份闲情？更不用说性侵周身臭汗的囚犯了。当然，不排除这务实心态与文化背景有关。农耕人民世代相处，基因中刻蚀了深度结怨的长远后果。游牧文化则不然；荒漠偶遇陌生人，可礼待，可劫杀，绝大部分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没有后果。这大概是大漠文化较为豪情狠辣的原因吧。

监狱内，各色人等来自五湖四海，萍水相逢，品流复杂，与大漠驿站有几分相似。除了部分黑道老相识和惯犯常客外，有缘共住一牢的绝大多数刑满后各走各路，纵使重逢也不识，就算在惩教署的管控下不会互相劫杀，也没有必要以温情相待；在这情景下伸出的援手，特别感人。

在荔枝角期间，印裔阿Sir见我接到过界通知后六神无主，主动教我通知家人，还顺便安慰几句，说塘福乃五星监牢，无需担心；除了出自好心，想不出他有任何其他理由帮助我这个陌路囚徒。他是阿Sir，我们大概率余生也不会再碰面，看到我的窘相，就算不

嘲笑也大可以事不关己不劳心，反正我早晚会知道如何通知家人。他的好意甚至不需要我感激。假如我感恩之余大动作道谢的话，他随时会觉得尴尬异相。几句出于恻隐的关怀，胜过渴时一滴甘露，令我铭记不忘。

当然，阿Sir们并非圣诞老人；面对来自三山五岳的好汉烂鬼，圣诞老人哈哈会连大胡子也不保。狱卒们大都不苟言笑，保持距离，以防天下大乱。然而相处之下，最严肃的柳记其实也相当人性，只不过为了三餐上班坐牢，保持威严也是工作所需。负责管监狱的公务员没有诱因设置司法圈套，引导无知疑犯自掘坟墓。疑犯到了惩教署手中时已是正式罪犯，是否罪有应得与他们无关，锁好管好便是了。囚犯入狱各有其因，幻假幻真，阿Sir没兴趣加插个人判断。反正官老爷判你坐监，他负责看守，前因后果无谓深究；底层执行员工对司法程序没有影响力，对制度的公平性和技术逻辑等抽象原则自然兴趣不大。

犯罪率固然会间接影响狱卒的工作量。然而他们说到底都是公务员，工作量更大，应付不来也只能按部就班慢慢来，任由积压，那又如何？工作更清闲，手中捧着的仍然是铁饭碗，并无分别。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倒可以较为客观地看待囚犯。

在法庭当值的狱卒，大部分时间都在犯人栏内做白日梦。判决一刻，迷迷糊糊听到 guilty 这英文字的话，便拿出手铐准备开工，听到 not guilty 便开闸放人，心情好的话说声「恭喜」，广结善缘，顺带蹭点儿正能量；此刻旁听席上气氛良好，只有控方律师们稍微沮丧，检控官俯首咬唇，脑筋在上诉的问题上打结。好的检控官好像职业运动员，不易言败，一仗输了还有上诉，屡败屡战。反正有的是公家时间与资源，总有方法将这暂时无罪的疑犯弄进监仓，等着瞧吧！

惩教上游的廉署和律政司都有压力入罪——入罪率高是专业成就，有助升职加薪续约，亦可在家人朋友面前炫耀。疑犯都难免心情紧张，经不起老练的盘问员半吓半哄，很容易半推半就地掉进司法陷阱。良心谴责？呃，那是不够专业。证明疑犯有罪是控方的职责所在，也是制度精神，入罪越多越好，罪状越重越本事；不服的话可找天价律师洗脱罪名，脱罪是昂贵律师的存在意义。没钱？唷，有法援，免费的，嘻嘻，或许先到花厅坐坐吧，也是免费滴。

还记得戴力律师的隐晦警告：「根据我的经验，不能排除有人会在背后教唆他在庭上被盘问时不作任何辩驳，爽快承认过往作假，以示真诚悔过，尽快略过无法争辩的事实，同时博取法官信任。」

吓！有人？啥人呢？戴力，你荒谬绝伦！

他没有回答我的质疑，只望着我蛊惑一笑，用眼神透露心底话：「慢慢你便知！」十分讨厌，可恨讨厌的说话可能最老实。

四月下旬某天，塘福饭堂电视惯性重复了叙利亚等国际大事后，接着上的本地新闻是有关廉署總調查主任曹永年与两名高级下属在一宗窩輪造市案中教唆證人作假应付法庭盘问，罪成入狱。

「竟然告入？出奇嘅！」同桌囚友一边用火柴剔牙，一边评论。

其实除了律师们的隐晦指控，不少知情人士也认为教唆证人屡有发生，无奈很难拿到真凭实据，而律政司对同僚这方面的差错较有同情心，极少告上法庭，更莫论入罪了。谁料上得山多终遇虎，这次的特赦证人是无间道，身上有辯方律师安排的录音设备，于是曹总落网。以后培训证人大概要在桑拿房天体进行了。

「热烈欢迎阿Sir入册！」

几位师兄突然欢呼，隔台击掌。我由于个人恩怨，有冲动加入庆祝，但随即想起曾经承诺自己在狱中要万事低调，于是没有啃声。师兄们的突发情绪，说明了为何曹总这类囚犯有机会被安排单独禁锢以保人身安全。不幸的是，单独禁锢会拖慢时间，感觉上将30个月的刑期拉长。

整体来说，塘福气氛大致和谐，阿Sir基本上不横蛮，甚至友善，囚友之间井水不犯井水。我起初以为这是由于它是低设防监狱，但有经验的师兄告诉我高防监狱的人际关系比这里更文明谨慎。大牢内有不少注定坐穿牢底的重犯，加监对他们来说无非黑色幽默，没有阻吓作用。但大佬们心里有数，叱咤江湖的日子已成追忆，如今虎落平阳，要在柳记手上度余生，不知收敛无疑自讨苦吃。来监倉上班出粮的狱吏也明白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犯大案的人被迫动真格的话，怨气有可能蔓延到尚有人情网络的旺角街头，有关狱卒总不能永远自困牢房。大家都是明理人，于是大牢之内一片和谐，新知旧雨同看云卷云舒又一天。

其实很多阿Sir与犯人同属草根生，长大后人各有志，有的当了差捧着铁饭碗养妻活儿，有的铤而走险，梦想歪道超车发大财，在金钱万岁的社会活得过瘾一点，享受财务自由，归根结底亦不外谋生。如今有人不慎翻了车，他们又再笼中相遇，纵使素未谋面，身上制服颜色不同，却似曾相识，隐约的共同经历与命运强加的价值观，令他们直觉懂得对方的敏感与苦衷。

我起初颇为好奇濫权虐犯等问题是否严重，但始终看不出任何值得报告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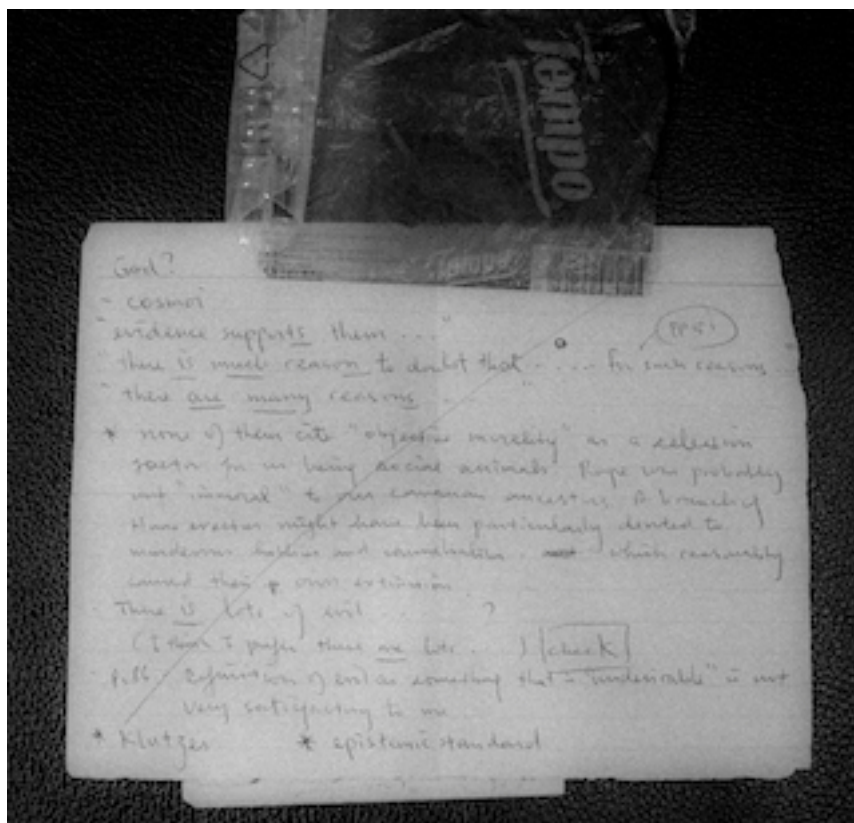
一般狱吏对文字有抗拒，写报告是一种精神折磨，而狱中发生任何真假意外都会惹来大量文书工作。管理方给我的印象是一切以和为贵，最理想的环境是大家各安其分，坐牢的乖乖坐稳，看守的安心打盹，齐齐看报、闲聊、抽烟、看电视、吃饭、如厕、冲凉、上nigh，让空洞无聊充实每一天，不经不觉又一个月，工作的出粮，刑满的出狱，稳妥双赢。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爱好和谐，总有些人天生喜欢试探底线。狱方对这些冒险分子基本上颇为容忍，一般来说警告无效便关水饭房，耳不听为清静。入册首晚在荔枝角的隔壁师兄为了一口烟当阿Sir面殴打囚友，也似乎没什么大不了。被毒品支配行为的人，狱吏见多了习以为常，据说通常只会将搞事分子单独禁锢，让他一个人尽情自喊自残而已。

在塘福的雷雨没有石屎森林隔滤，分外凶猛，平房监仓内雷声贯耳，电光入室，犹如末日来临。某晚上风雷大作，小朋友们可能喝多了几杯清水，也可能心里暗自害怕雷公算账，假借派对联欢围炉取暖，猜水拳扮轻松，气氛欢愉。我正想用小毛巾蒙眼入睡之际，无意中看到雷电中有位年轻阿Sir独自在铁窗外观看古惑仔猜拳，看得入神，表情向往。他跟正在开派对的小黑帮年纪相若，头顶那加了防水胶套的乌纱和身上的斗篷都在滴水。坏分子在开心作乐，奉公守法的人民公仆为了一斗米在狂风暴雨中孤零零地执勤。他这一刻可能正在质询雷公天理何在，忽然发现我的目光，便像逃学生碰见班主任般紧急转身，大步离去。打在身上的雨花，霎那间消失在密麻麻的黑夜。

某天饭后，一位老狱吏跟我闲聊几句，告诉我他下星期便退休了。惩教署的正式退休年龄是五十五。我很替他高兴，诚心祝贺：恭喜晒喔！他苦笑道：「阿昌，我跔足三十三年碌，依家杀人都唔使坐咁耐呀！」在监牢度过三十三个春夏秋冬，确实好比终身监禁，不过他终于获释，而年纪未老，尚有作为，兼有长粮垫底，在香港也算幸运一族，羡慕不少人矣。

* * *



从不肯妄弃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

叠好放进早应成为垃圾的纸巾包里，以便随时做备忘札记之用

与子同囚

坐牢者各有前因，看似五花八门，归根究底不外乎钱、钱、钱、贪念、意气、流年不利、天生倒霉等业力账目，或贪嗔痴主导的因果效应。然而表面平淡的遭遇，背后也可能有个深刻的故事，只不过当局者对若隐若现的往事不一定清楚，亦不一定有兴趣回顾，外人想八卦的话，除了赖于机缘，也得具有诚意、尊重和耐心。我在塘福期间，努力培养这方面的能耐，希望较为深入了解师兄们的背景。

入狱几星期已经写满了两本笔记本，主要是些观察、感想、师兄们提供的个人资料、监房轶事，与江湖趣闻。

有些囚友闲话当年像写小说，自己当主角做英雄：哈！阿叔曾几何时叱咤江湖，凭栏一片风云气，想不到今天沦落塘福被犬欺，嗟乎嗟乎！嗯，明显有吹牛成分，却不一定全属妄语。不同人看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角度与感受，更老实的平铺直叙也会由于观点、环境和记忆所限而偏差，「真相」这东西无非执着的幻觉——越执着越觉真实。再者，天马行空的胡扯也并非毫无价值；除了娱乐性丰富，局部虚构的内容也可以反映埋藏心底的梦想。在社会边缘挣扎谋生的人通常都有一大堆难言之隐，只能靠想象力发泄，平衡心理。再者，我又凭什么断定眼前人不曾是个人物，在小小江湖翻风起浪呢？龙飞凤舞的自述不一定虚假，平淡道来的往事也不一定真实。

既然世事无绝对，真作假时假亦真，何不专心聆听做笔记，暂时抑制主观判断呢？本以为笔记是可靠记录，谁知日后将大量碎片串连的时候，发觉仍然有无数空白需要唤起模糊记忆来填补。无奈宇宙中任何事情——包括回忆——都只能发生一次。脑袋所限，更老实准确的回忆也会每次稍异，这或许就是真相的最真面目。

囚犯之间很自然互有戒心，然而天天相对共处，发生友谊也同样自然。对我来说，年长囚友较易沟通，而一般年轻犯人对我这类无党无派无背景的老鬼明显有偏见，打招呼也不一定理睬。也罢，友谊勉强不来，反正较成熟的囚友通常有更多精彩故事。

一般人都不會輕易對人坦白身世，更莫論在監房傾訴往事了，但我發覺一旦成功打開了缺口，被訪者會越說越投入，甚至停不了口。然而訪問囚友好比考古，不能過急，太用力挖會適得其反。表面更酷的師兄，內心都可能傷疤累累，粗心觸及有如踩中地雷，隨時闖禍。好幾次目睹師兄們這刻談笑甚歡，下一刻因為半句閑話措辭不當立即反面，幾乎動粗，旁觀者很難明白。由於各種紅線地雷，聽來的故事就算不大連貫我也只顧聽，不會諸多發問，打破沙鍋鑿到底。這佛系訪談法讓我得到不少難得卻不甚完整的心底話，好像只有屏圖遊戲的部分模块，剩下部分得靠想象力填補。最終組成的圖像究竟與「現實」有多少距離，永遠都會是個謎。太過破碎不全的精彩片段，最終只能以故事形式表達。

咕嚕背上歪歪斜斜的駝峰，側重右边，却并非天生。

他比我小兩歲，看起來要老二十年以上。初到塘福時，他對我十分友善，有機會便貼近我的耳邊絲絲發放秘密忠告，俨然义工守护天使：「呢度系監房，千祈咪信人，尤其某某某……」愕然之余不知如何回应，唯有笑谢。然而他的警告自我矛盾，因为他是监房中人，自然不能相信。他正常说话时嗓门响亮，声调铿锵，面容绷紧，像机械人。

除了脊骨外，他身上其他部位也不同弧度弯弯曲曲。稀疏的白发紧贴额头，可能是头油，也可能是静电。估计他原是中等身材，甚至稍微高于平均，现在弯成半截。鼻梁上的大黑框眼镜像潜水镜，看来相当沉重，需要他整天皱起鼻梁和人中来承托。眼镜背后的眼珠异常突出，经镜片放大后夸张得有些恐怖。其中一只眼珠明显患有白内障，不知何故没有就医。另一只长期加班，显得疲累，却不敢松懈，随时一眼关七。

他平日話不多，只顧看衛斯理小說，看完埋頭再看，書人合一，借此與世隔絕。在獄中重複看同一本小說的人不止他一個。偶爾在飯桌與囚友應酬兩句的話，咕嚕定必提高聲線，似乎在邀請飯堂全體師兄見證他沒有說任何人的是非。一待適當時機，他又會突然輕聲在我耳畔分享險惡獄情，言簡意賅，然後彎彎的坐正身子，展開金屬笑容，單眼判斷我是否明白、領情。

他飯前例必拿著小聖經念念有詞，直至飯菜涼了，或許知道上帝開始覺得煩厭了，才低頭進食。我們同在「皆子」桌吃飯，但我始終沒有問他何事入冊。他的囚犯証深藏衣袋，从不露面，但我直覺他的罪狀不宜討論。後來由其他囚友口中得知咕嚕的往事後，非常慶幸自己尊重直覺。他的離天大罪換來了十多年的監禁，大部分時間在虎踞龍盤的高設防石壁監獄度過，身心亦在那段日子中急劇變形，讓成今天這畸形成狀。

他不久前才过界塘福，准备出册。重犯经过长时间的惩戒，面临出狱的心理压力巨大，除了兴奋，更多是忐忑。据说十多年来从未有人探访过的咕噜，可以如何重新做人，如何面对与他决绝了的家人和教友，都是难以想象的巨大挑战。自由一天天逼近，他越来越心神恍惚，整天盯着同一页卫斯理，日渐消瘦。我后来根据观察他出狱前的恍惚写了「咕噜的心魔」（咕噜是我用来隐藏他身份的代名，并非他在塘福的绰号），英文版Gollum's Demon被新加坡的Ethos Books在2016年纳入文集 this is how you walk on the moon。中文版于2022年由山顶文化出版，收集在我的个人文集「幽灵的独白」。不知道他还有没有阅读习惯；希望他有机会看到，也希望他永远不会看到。有一点要说清楚：故事中咕噜的「心魔」纯属凭空想象，毫无根据；凭我的判断，他的心魔早成往事，大概永远不会重现……

戴力律师深信监狱之内尽是傻瓜。现在我曾历其境，有资格批评他的愚见无非上等命运人士的标准偏见，类似斥责万宝路为了区区五百块而违法的裁判官的心态。监犯的平均智慧完全不低于外头的小中产，甚至更为精灵。

然而智人终归是智人，更乖巧的也不乏荒诞言行。一位中年师兄「阿权」为人温和节俭兼勤奋，亦是按摩高手，很快便在L1仓赢得五星口碑，要一星期前预约。他每天只有气力替一位囚友按摩，起初不收分文，但古惑仔们盗亦有道，硬要他收三支烟作为报酬，三飞烟成了按摩公价，只比理发贵一飞。

按摩完毕后，阿权会在我床侧的桌上拆开所得报酬，将烟丝铺开，再把卷装厕纸的薄包装纸撕成长方小块，每块卷一丢丢烟丝。原来的三支烟摇身一变，成了三十支微型自卷，藏于火柴盒内。整个工序需要大概一小时。奇怪地，一个如此爱烟的人却烟瘾不大，只不过偶尔一支而已。

阿权由于持假证工作被判监十个月，估计是偷渡黑工。无证工作的人更勤奋乐业也得坐牢。而官方指控阿权使用假证件肯定没有冤枉，因为他进来不过两三天便公然打听出册后可以到哪里弄个假护照到外国工作。古惑仔们预防有诈，都没有搭理。如此热爱工作的人，确实值得怀疑。

监仓内唯一的桌子就钉死在我的床侧，让我有机会见识到阿权的另一文明怪癖。

他从图书馆借来一本有关草药的参考书，每晚按摩完毕香烟卷罢，便埋头搬字过纸，将书本抄到笔记本上，一字不漏。我问他为何如此费劲，建议他「买本好过啦！」他回答说：「本书好正，好有用！买好贵！」令我感到自己犯了万宝路的法官的愚昧，忘记了一分一毛来之不易。犯人每两星期获派火柴一盒。剔牙用不了那么多，于是送了阿权一盒。他非常感激，硬要替我按摩偿还，花了很大气力才成功婉拒。

小王来自台湾，在塘福的绰号就是「台湾」，起初是我的邻床。

他曾当兵多年，退役后改行诈骗勒索，叠毛毯却宝刀未老，是顶级高手，被褥铺盖在他手中不消三十秒便四平八稳，坐上去也不变形。他看来四十出头，是全仓最快乐的囚徒。台湾为人友善热情，与国内同胞语言相通，特别谈得来，是国共一家亲的好典范。他经常会讲些军营花絮来证明相比之下，塘福简直是高级俱乐部，众囚友身在福中不知福。

他回忆军营生活时，我偶尔会做笔记。他会咧嘴笑说我令他感觉自己是受访名人，有些飘飘然。他口中的军营生活大致如下：

- 早上厕所时间一分钟，包括刷牙洗脸拉屎撒尿，听起来非常不近人性。
- 铺盖必须叠成正方，稍有偏差午饭前不准饮水进食，要蹲在操场反复接叠，叠好经检查满意后拆散再叠，叠好再拆……
- 花足59秒如厕梳洗后缓步跑出营房，继续再跑五公里。
- 晚上的冷水凉同样限时一分钟——估计兵哥们一边脱衣服一边擦肥皂，一边冲水一边擦干——然后做五百下伏地挺身，弄出一身臭汗后准备上床。我问他为何不先做运动才冲凉，他说在军中谁也不敢思考这类问题。
- 虽然蒋公是基督徒，但兵哥们睡前无需祈祷，却要大喊口号：「奉行三民主义，服从政府领导，歼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看来超现实主义在台湾并非今天才开始流行。

当年台军的纪律仍然有蒋家风范，相当严谨。小王师兄说军中有句话：「合理对待是训练，不合理对待是磨练，哈哈！如何比得上塘福！」

我笑说道：「那么我诚心祝愿你在这住得开心满意吧！」

他大笑回答：「开心！开心！非常满意！」

真没他办法。不过他专业诈骗，有可能正在布局诱哄惩教署聘他为代言人。

与快乐的小王成反比的是淡然忧郁的「肇兴叔」。

五十三岁的他看来比真实年龄老至少十年，直线下坠的嘴角奠定了一副天生可怜相。海风与太阳在脸上留下了深刻的坑纹，凸显了人与大自然拼搏的立体张力。肇兴叔寡言，严重口吃令他开腔有些吃力。一气无法呵成的说话带有浓厚潮州风，然而他一旦成功释放被舌头所困的心底话之后，例必像个小孩子般格格傻笑。他最大的缺点是鼻鼾极响；相信他在海上睡觉时，水下的潜艇鱼虾蟹也会被干扰。

肇兴叔与大部分渔民一样，世代捕鱼为生。但吃鱼的人越来越多，捕鱼人的生活压力却越来越大，是现代社会数不清的怪象之一。为了帮补家计，他用渔船偷运三名黑工来港工作，换来六千块和三十个月的牢狱生涯。「单一单一单一单一单係汽—汽—汽油就要成—成一成千文啦！」说罢咧嘴傻笑，大概在自嘲不懂计算成本效益。

进了塘福，家人生活怎么办呢？

肇兴叔说问题不一不一太—太—太大。他有自己的房子，现在三餐有香港政府保证，剩下一家五口吃饭谨慎一点应该勉强足够。他有一个三十岁的女儿，断断续续的语气中夹杂着父爱与担忧：「好—好—好顾—顾家，不过三—三—三—十岁仲未—未—未嫁。」说罢似乎想叹气，但堵住了。另外还有三个二十来岁的儿子。一家人花了几千块来港探望过他一次。太贵了，叫他们不要再来，反正行为良好的话，两年便出狱了。顺利叹出了一口气后，才更正道：「二—拾—拾—拾五个月至—至真！」然后傻笑。

傻笑罢，很严肃地补充了一句：「个海都—都—都无鱼，出—出—出翻去都唔—唔—唔知点办。」看来他也对出册也有些紧张。「六—六—六张口食饭！」说完又是一阵没有口吃的笑声。中国人很懂得以笑包装倒运，好像笑了出来便与悲剧有了距离，间接提醒自己虽然是倒霉主角，同时也是观众。再者，一个没有鱼的大海也确实荒唐可笑。

阿忠与我共事五厂，共寝L1，晚上经常过来串床吹水。

第一次是冒昧请我帮他翻译一封给警方的投诉信。他几年前已被定案判监，但警方至今仍未将他的手机发还。他的中文原稿条理通顺，措辞恰当，字体工整，我真心称赞之余建议他寄出原稿便可，无需翻译。他回答说写得更好的中文信也没有英文信的力度。回归十五年了，但阿忠的看法仍然确实反映了当时的现状，我于是用心替他将信翻了。

他偶尔会主动与我分享个人故事。戏剧化的精彩情节令我半信半疑，但他没有任何动机虚构人生来娱乐我。反正过分执着细节意义不大，最忠实的回忆也不可能句句属实。我于是专心做个好听众，听故不驳。

看来三十多岁的忠哥今回は第三次坐牢，罪状是绑架和非法禁锢。他说其实是代客押运一名在澳门赌场借了高利贷的赌客回港取款而已。求财非求气，假如真的无法从赌鬼身上榨出分文，他们顶多暴揍一顿便放人，不会禁锢来浪费米饭，言下之意他的罪名字面上并不准确。

阿忠自小便父母离异，由姨姨及男友带大。姨姨的男友，也算是姨丈吧，是个有功夫的教头，也算江湖中人。阿忠十来岁时跟随他们移居日本，告别刚刚加入不久的14K三合会。在日本语言不通，在学校不知老师所谓，更饱受同学欺凌，激发出他的唐山大兄

本色，宁愿战死操场也不忍辱受侮。经过几年的痛苦光景与无数恶斗后，阿忠只身前往法国谋生，浑身都是东洋混混七手八脚磨练成的硬骨头。

「去法国做乜呢？」不多问题的我禁不住问句忠兄在法国的谋生之道。

「乜卵都做啦！」啥都干？这便对了！我一向赞成年轻人应该积极尝试各种机会，不宜太过拣择。

由于无事不干，他曾经胸口中枪，幸好穿了防弹衣，但仍然痛得要死。枪战之余，他没有忘记无后为大不孝，有空便努力传宗接代，在法国有个两岁大的儿子，在港有个十岁的女儿与阿忠母亲（没有澄清是生母还是养大他的姨姨）同住，另有两个儿子（五岁和六岁）由他们的妈妈照顾。每提及孩子们，多产阿忠会笑得很开心，阴森迷人的鬼眼眯成一线。阿忠的「阴阳眼」经常见鬼，见多了不当一回事。我问他监仓内可有冤魂，他说塘福没有鬼。我本以为监房之内必有冤魂，但细想之下冤有头债有主，而冤头债户一般都不在监房，我是冤魂也不会在此浪费时间。他家里有把武士刀，是姨丈交托的，必须加咒封条上架供奉，否则嗡嗡作响，常人都能听到。他说自己不轻易分享这些故事，但直觉认为我不会不加思索地视为无稽。这缘分话不论真假也令我有些感动。

阿忠两个儿子的妈妈原来是差婆，来自警察世家：爸爸，兄长和弟弟都是差人。数年前她通过了考核，面临升职之际，刚好遇上阿忠（现在才出场）的哥哥犯上嫌疑，被警方暗中监视。谁料他消息灵通，及时消失，差婆被怀疑通风报信，失去升职机会。阿忠这回入狱后，警方终于将她劝退，让她非常不安心地在家带孩子，眼角不时偷看整天摇头叹息，口中念念有词的父亲。据阿忠的合理猜测，老人家余生的最大夙愿，是瞄准阿忠阴阳眼之间的眉心穴发射子弹一粒以解放女儿，一了百了；她的压力可想而知。在如此难过的情况下，她仍然每周来塘福探监。爱情令人丧失理智的力量确实恐怖。

「唉！」他突然叹气。「依家欠差婆咁多，睇来几难甩身。」

他竟然打算摆脱为他被迫下岗的差婆？

「无端端点解想甩身呀？」心想：如此忠诚的女子一生难求，兼且有两个儿子……无缘无故，为啥呢？

为的原来是小忠一直难忘的初恋情人，十六年前远赴东瀛时离别的中学女友。

「唔好问我点解，总之无办法忘记呢条女！唉，你唔会明啦。」语气沮丧。问世间，情何能解，谁又会明白与半天吊爱情纠缠的孤单呢？

其实我对反逻辑的爱情现象有些经验，他的矛盾并不难明白，但我只微笑回应，继续聆听。

阿忠自两年前来到塘福后，曾经四次去信给她，无奈一直没有回音。现在他被调下围准备出册之际，竟然收到冤家来函，说她目前婚姻有严重缺陷云云。唉，我的天，我的

天呀！这样的爱情故事，实在听不下去。古惑仔似乎特别喜欢缠绵激荡而毫不理性的男女瓜葛。除了阿忠，另外两名囚友也向我吐过爱情苦水。至于他们为何选中我这局外老头做听众，则不得而知，可能正因为我是局外老头的缘故吧。

看来咕嚕并非唯一感受到出册压力的人。外表淡定，酷得要死的阿忠，面对出狱的心情同样忐忑。

「仲有十七日，我就知道同我一齐租咗个单位搞『骑龙』（替高利贷押解欠款人）嘅两条友下落如何。仲有我架车，无人知去咗边！我仲未见过法国个杂种仔，两岁啦！我老母同大女从来都唔肯同差婆联络，从来都唔探我监，从来都唔写信比我，正扑街！不过搵食第一，最紧要系搵翻班手足……」

重出江湖？还有其他可行之路吗？

我尝试尽量正面：「人生新一页，够晒刺激！」

「都系嘅，见步行步啦，真系好卵多嘢要搞！」非常酷的阿忠苦笑附和后，突然改变话题：「阿昌，你昨晚有无听到警笛成晚响呀？」

「无喔！」我昨晚没有听到警笛长鸣，相信其他人也没有。

假如阿忠真的能见常人不能见之阴魂，听常人听不到的警号，和感受常人难以理解的心痛，孤单感肯定比较强烈。活在另类时空的阿忠同时亦要面对常规现实，供养四个孩子。而他自以为熟悉的黑道正在急剧改变，令他刚刚踏入中年便感到淘汰压力。

自阿忠出道的短短十多年间，香港帮会发生了深层巨变，丢尽传统，迷失方向，再没有任何江湖规矩可言。当年阿忠入会要做大戏摆香堂，斩鸡头烧黄纸，跳火盆钻刀阵，对五祖关帝发誓，歃血为盟，还要死背各种盘问诗句和秘密手势，传统味道十足，对十多岁的他来说非常过瘾，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成人——一个有14K做靠山的黑道成人。想不到智能电话的到来，无意中将几百年的三合会连根拔起，帮不成帮！他用阴阳眼尾向小囚友聚居的方向扫了一下，不齿地说道：「我都玩电话，不过无斑靚仔咁卵坏脑，比个电话控制！」

「依家的所谓入会仪式，由大戏变咗马骝戏！」阿忠越说越气愤，欲罢不能。「自从禽流感，斩鸡头变刀切红鸡蛋！滴血怕痛，改用红笔划手心，你话吹唔吹涨吖？」荒唐至此，忠哥焉能不气？

「虚拟滴血？」我忍不住笑，暗暗认为这不失是个聪明办法。

对阿忠这年轻保守派来说，不忠不义的古惑仔是黑社会末日的先兆。今天讲义气不但没有市场，还会被鬣狗一族嘲笑，出卖手足变了家常便饭，甚至是拿来吹嘘的江湖轶事。新世纪古惑仔有朋无党，哥儿们随缘犯案，事后各散东西。讽刺地，在塘福的饭堂，黑帮反而乖乖的按堂口而坐，比外面团结有序。

其实整个社会都有类似现象，黑社会未能幸免而已。

香港黑帮自称「古惑仔」，有意凸显斗智能力而非单靠暴力抢劫。阿华，另一个14K中年囚友，是我的短篇故事「古惑仔的中年危机」的灵感来源，故事也融入了部分来自阿忠的生动资料。阿华比阿忠年长十来岁，对帮会文化的急剧演变无奈十倍。以他这把年纪，不做古惑佬做啥呢？然而黑道面目已全非，中年叔父无法适应，不知何去何从。十来岁便由于误杀被判感化的阿华某天突然高兴，以「叔父」姿态对年轻黑帮细说当年在感化院的英雄往事，顺便分析监犯必须团结的硬道理：偶尔搞事可以让狱卒们感受囚犯的集体力量，有所忌惮。

一个口中只有两三颗牙齿的靓仔反教阿华道：「华叔，鬼唔卵知咩！不过搞嘢要有分寸，要计数，无回报无目的嘅嘢，搞嚟托咩？」过气叔父的道理谁都懂，然而生事要有目的，讲回报，不应意气逞强，为搞而搞。目无无帮的小混蛋竟然用上「回报」和「目的」分析利害，阿华唯有垂头返回床位，重温射雕英雄，在全真教铁掌帮的世界中寻找同道中人。

由于滥用毒品，「缺齿」口中只剩门牙两颗，乍看七老八十。

起初在宿舍近距离面碰面时，我自然反应地微笑点头，想不到被他有声有色地嗤之以鼻，屡试不爽。心想大家无冤无仇，何故无端敌视，滑稽张牙咧嘴，实在不解。难道他由于外貌与实际年龄不相称而造成心理扭曲，厌恶老龄，刻意与同囚长辈保持距离，以显代沟？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并不介意老少不相往来，但心里难免反感，只不过人老世故深，懂得将负面情绪深藏不露而已。想不到假以时日，竟然意外发现他也有近乎人性的一面。

只不过二十出头的「缺齿」面目可憎，一投足一开口都令我呕心，有冲动对着他仅剩的门牙挥以老拳。他比我矮两个头，属侏儒级流氓，面对同辈永远嘻哈笑，转过头来立即对我们这些无朋无党的老人家翻眼嗤鼻，是典型的宦官小丑材料。

某天晚上暗灯后，他竟然漏着口风地说起普通话来，与对面床的大陆黑工谈得非常投契。是刚才猜输了拳，喝多了水？意外加好奇，我用小毛巾盖上双眼，露出双耳。

原来他爸是电器连锁店的送货员，每天加班做足十四小时赚取一万六千块来养活一家五口。除了父母，缺齿还有两个弟弟。他对国内同胞承认加入黑社会只有一个目的：钱！爸爸知道后非常气愤失望，但黑道上的儿子很快便月入六七万，无需缴税，成了主要经济支柱。他没有具体说明收入来源，但信誓旦旦地说假如两个弟弟不读书而跟他一样「行古惑」，会将他们活活打死。二弟每隔两个月来探监一次，三弟则两年多没有出现了。

「你爸爸呢？」内地朋友问道。

「去年二月过年后来过一次，」可能以为内地人不知道「过年」在香港指的是春节，补充了一句：「去年春节后来过，转眼一年多了。」

自那晚上开始，我无法痛快地蔑视缺齿，甚至有些怜悯，于是尽量保持更大距离。

声浪大个子小的短身恶棍「窟窿」感觉上比缺齿略高，是很难以肉眼确定的差距。他们远低于平均值的五短身材可能与成长期缺乏营养有关。

他进来的原因是抢劫，有段时期是我的邻床，但从未打过招呼。他虽然与缺齿同样袖珍，却壮健得多，每晚在床上做几十下侧身起坐，腰力不错，按每公斤算是条壮汉。他很喜欢吸引注意，跟哥儿们吹牛时声浪特高，迫使全仓欣赏他的幽默感和英雄往事。窟窿小鼻朝天，一口整齐牙齿尖尖的都像犬牙，充满攻击意图，看起来比缺齿恐怖，也更滑稽。

也是某晚上，他罕见地与一名老友正儿八经地细诉家常。难道晚上的监仓有种特殊能量，令白天的小人狼变大孩子？窟窿用温柔古怪的声调描述他大姐与姐夫如何疼他宠他，听起来很不真实，甚至肉麻；到底是个二十岁出头，专业打家劫舍的成人歹徒哦！窟窿毫无隐藏地夸耀姐夫送给他的摩托价值两万，可惜没开几次便锒铛入狱。亲情确实可贵！如斯丑陋凶恶的混蛋，在家人眼中居然是个值得爱护的小弟弟。

那晚上我大概自己也有些情绪，偷听他的亲情小品后莫名其妙地流了几滴眼泪。

翌晨，我大清早起来做笔记，竟然将窟窿与怜悯、慈悲，联想到一块。理论上，我完全明白就算窟窿这号小流氓也有好的一面，所以不应随便批判任何人。然而理论不一定能够实践，知易行难是我唯一能够贯彻执行的理论。再者，窟窿这类人不会轻易向人暴露脆弱的一面。如果不是塘福，相信这辈子也没有机会偷窥小兄弟的温情面貌。

小龙与大部分年轻囚犯一样，比较矮小，但比例平均，身材健硕，面相英俊，粗旷中带温柔，放上荧幕的话会迷倒不少无知少女。外表冷漠孤单的小龙，与热衷引人注意的窟窿和缺齿属两个极端。意想不到的，不合群的小龙是塘福下围「新义安」（香港主要黑帮之一）之友集体推举的代表，正是我初到五厂时向我介绍情况和告诉我厕纸不够可尽管开声的年轻领班。

他由于「走粉」被判七年，认识他时已在石壁蹲了差不多三分之二刑期，不久前被调塘福下围准备出册。毫无疑问，运毒是严重罪行，一失足成七载恨，罪有应得，幸而他尚且年轻，可以重头开始。操场时间，他从不踢球，通常静坐一角自修英语，持之以恒的自修极不容易，他似乎做到了。他对我相当友善，偶尔会请教英语，交谈中也会吐露一句半句心事。他非常成熟清醒，知道更年轻的人也没有多少个五年，重新再来的机会大概只有这么一次，也明白再次融入外面的世界不会容易，况且他下了决心出狱后不再

联络圈中兄弟，好让自己重启人生。这年轻人的三言两语，令人唏嘘之余也对人性多了希望。我很想表示支持，但不知如何开口，唯有默默祝福。

阿叶与阿年都是商业罪犯。

刚到塘福时，对司法制度的信心陷于谷底，一度怀疑狱中会有大量蒙冤监犯。然而经过较深入的八卦后，结论是冤狱并不普遍。除了阿叶与阿年外，其他囚友都没有什么冤情可言。至于假结婚或替枪代考等违法行为应该如何惩治，则见仁见智。天下间所有人犯法都有苦衷，都认为刑罚过重，一味怜悯姑息也绝非仁政，这方面的拿捏确实不易。

然而经过反复了解，再加上多年的商场经验，我颇肯定阿叶阿年两位蒙冤入狱的可能性相当高，甚至觉得阿叶被定罪有些难以置信。

两人都是小商业罪犯。这共同点并非巧合，而是反映了遗留在香港司法传统中的思想矛盾。强调「小商业犯罪」，因为大集团打官司属于另类游戏，另一码事，另一种玩法。

活人皆有局限，法官当然不例外，而由于他们的出身途径、阶级层次和社交圈子，对商场运作与人情世故严重缺乏认识。审判约翰和我的裁判官是个不怎么生动的例子：他结案时特别提及我的董事会报告和会议记录中多处字眼相同，令他生疑。哎呀，我的妈！佛祖耶稣青天大老爷！身为总经理的我，每次董事会前都会准备报告和议程，然后基于会上讨论和指示在原文基础上增删修改，变成「会议记录」正式存档。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文书处理软件面世后，IQ50以上的智人都会复制议程报告原文档作为修改基础，当然有不少字眼相同，不这样做的人才值得怀疑呢！

唉，说不通，说不通，也不可说，讽刺法官要坐牢的。

曾几何时，英国人为了管理语言民风不同的土著，将洋人审判本地纷争这混账安排合理化，说成是避免「利益冲突」的客观良方，逻辑上与近古欧洲将中国清官认为难审的家庭纠纷交由终身不娶的独身神父定案是一脉相承。由于历史原因，香港承继了这匪夷所思的制度思维。

理论上，不当众吃人间烟火以避免利益冲突的判官可邀专家作证，然而专家证人不能事无大小滥聘。领教过连最普通不过的「董事会议记录」亦不甚了解的裁判官后，我现在相信就算有专家辅助，假法官也不一定能够听懂复杂的专业意见；这与我没有能力单凭听取专业意见来决定一个病人是否应该做开脑手术是同一道理。然而法官在公堂上要顾及形象，一头雾水也得揣着糊涂装明白，反正在三权分立之下，任何人也不得挑战大老爷的权威。

其实「三权分立」弄得好是个足以忽悠老百姓的良性骗局，有日用价值，弄不好则是立法、行政、司法各自揽权的山头乱局。在此严重过时的安排下，法官是封建贵族，高

高在上，理论上无所不晓，公正严明。时光倒回封建社会的话，这假设还勉强说得过去，古欧洲的民间迷信单纯，纠纷相对简单，而贱民无知，仰望气定神闲的贵族，口音标准，幽冥权威，字字铿锵，俨然真理。然而现代商业社会有自己的独特幻觉与行业特色，活在平衡小宇宙的法官对个中细节有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假发，却打死不承认无知，受审者唯有听天由命。

一般法律精英与小生意人的谋生方式截然不同，思维自然各异，职业病也南辕北辙。庭外的世界，五光十色之间尽是灰色地带，而经商需要赢利才得以生存，本质唯利是图；既然想赚钱，从商的就必须深入民间了解民欲找商机，平衡风险，变中求财。反之，法官眼中的世界非黑则白，事无大小之分，程序一成不变，加上社交圈子狭小，其中奉承者众，日常工作又不受监察批评，嗔痴慢疑心容易被宠失控，需要超人定力才能制服。日久，法界与商场——尤其小商场——分裂成两种平衡幻觉，各自恍惚，是必然现象。他们就算采取相同道德标准，真心客观寻求公义，亦很难达到共识。

阿叶与阿年的故事其实非常平凡，豪不曲折，但他们寻常的不幸可以发生在任何小商人身上，值得留意。

阿叶毕业于加拿大，有两个学士衔头。与他在塘福认识时大概四十多岁，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孤高寡言。大家都是无党派人士，后来同枱吃饭，发觉他很有食德，永不浪费一粒米饭，中英语文能力均远超与他同辈的香港中产。他也是音乐发烧友，由古典莫扎特到爵士摇滚都有研究。他一家四口，人在牢房也经常忧心两个成长中的儿子。与他吹牛多了，对他的入册原因了解较为详细。他所涉案件于审判期间经常见报，不少细节大概仍然可在网上搜寻。

横祸飞来之际，他正在一家上市公司当「项目经理」，负责投资个案，无权指定或购买主要设备，更不能绕过财务部直接付款。这权限安排比较标准，并无特别之处。

公司老板是个缺乏想象力的犯罪份子，经爸爸、兄弟姐妹和老婆成立了一大堆影子公司，向上市公司高价提供设备和服务。这咸丰年代已嫌过时的屎桥馊主意被揭发后，贪心弱智的叶主席一家浩荡入册，当啷之声不绝。唯一被牵连的外人是阿叶。主审的洋判官是个出名虔诚的教友，疾恶如仇，罪犯就是罪犯，冤假错了也是罪犯，必须严惩不贷。他在司法部长保持最高入罪率，经他审判而被判无罪的人万中无一。加上阿叶姓叶，坏蛋主席一家也姓叶，洋大人可能不相信中国有七百万人姓叶，超过小英帝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反正这叶跟那叶不是同谋也是同乡，一律罪有应得，给我通通关起来！

老板的行骗伎俩相当陈旧，很难保证阿叶在日常工作中曾否洞察蹊跷；然而又有如何？打工仔怀疑老细越轨而装作不见，事不关己少出声也属人之常情。以我之见，阿叶

这同姓外人在公司只不过几年历史，坏蛋主席更蠢也不会——亦没有必要——与他分享不轨安排；这基于多年商场阅历的个人判断，估计假发官不会苟同。

倒霉叶被判六年，折后也得实蹲四载，「事业前途」四个字在他的生命中同时消失。这期间，他老婆除了要担起养家活儿的全责，还要每两周抽空来大屿山探望夫君。有选择的话，我情愿做阿叶踏监也不做他的贤内助。

在五厂，阿叶是个一等勤工，专心快手做妥份内工作后自己静静看书。他虽然是监趯，却对同窗囚友兴趣不大，坚决保持距离，井水不犯河水。在几十个犯人当中，他主要只跟两个人吹牛闲扯：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小龙。

阿年的个案也相当简单；现实中的犯罪勾当通常都不太复杂。

他是会计专业，与友人合营办公室配套软件的顾问销售业务，拍档亦被牵连，在另一监狱服刑。阿年与太太是异常投入的基督徒，二十多年前认识了一名教友，成了莫逆。死党后来替阿年公司兼职推销，拿到项目分成。2007年的某天，他告诉阿年自己有单生意，需要公司户口接受信用证，可否帮忙？会计师楼名下通常有一两家不活跃的注册公司，可能是合法避税工具，反正平常。同属基督精兵，太太又是闺蜜，每星期在教会见面数次，孩子们一起长大，两家人每年结伴出游，他能说「不」吗？再者，死党教友要求公司代收银行信用证而不是现金，更无需垫支任何费用，全无风险。这类举手之劳在小商人圈子常见，小事一桩。

一般来说，我对过分虔诚的教友总有些戒心，口中完美的人早晚将自己逼成言行不一的伪君子，见多了令我对他们的人格小半信大半疑。然而在塘福与阿年早晚相对，朝夕观察，可以肯定他虽不完美，却是个真心「没所谓」的好好先生，绝不会拒绝老朋友如此普通的请求。

原来死党另与四名串谋人士开设了一家公司。他们伪造多张数目不大，中规中矩的生意合约，再经银行发信用证给阿年的公司，似模似样。信用证兑现后，阿年便开票给死党教友，不大合理地没有抽取分文「过手费」。汇丰银行看账不看人，开始慢慢放心，经审核后批了两百万透支额与同谋公司。两百万港币不算大数目，但足以诱人布局犯罪。大约八个月后的某天，死党将刚兑现的信用证和户口余额提清后人间蒸发。还不止呢！原来他挺有远见，较早时哄太太将联名的房子二次尽押来扩张生意；那笔钱也顺便带走了，没留下一句话，也没留张纸条叮嘱孩子们好好跟随上帝意旨做人，用功读书，爸爸有苦衷，他们长大后自然明白，为父者会抽空挂念，阿利路亚，等等。No！此君挥一挥衣袖，将自己的老婆，九岁和十二岁的亲生子女，二十多年的死党阿年与阿年的生意拍档，还有犯案同党，集体坑了——绝！死党消失后，据说有人见过他在广州拖着美女逛街，看来比以前发福，状甚逍遥。

银行最讨厌有借无还，汇丰怀疑内部有鬼，于是向廉署报案。

调查后证实银行内部并无不妥，但阿年与拍档和死党的同谋则一律有嫌疑，最终被一锅端上公堂。死党的同谋们倒老实爽快，第一时间认罪博取从宽，作供时亦证实他们不认识阿年与拍档，两位仁兄只不过被利用，并无参与骗局。哈！绰号「赤柱快线」的法官大人就是不信。赤柱是香港最古老最的大型监狱之一，「赤柱」二字在俚语中代表监狱，可见此官是宁枉无纵派的中坚分子。阿年案件一共审理了27堂，但早在第二堂时法官已经定了案，说他无法相信阿年与拍档不知情。官说的话都有记录可稽考。换句话说，其余的25堂审讯根本没有必要，纯粹浪费公帑。

阿年打算上诉定罪及刑期，但为了应付一审已倾家荡产，幸而他的律师罕有地本着买百送一的精神，免费替他准备了上诉申请书，想不到上诉庭竟然接纳；在香港的制度下，上诉推翻定罪极其困难，如非有强力理据，上诉庭绝大概率不会接受申请。不过阿年的上诉仍需通过两大关卡：其一是钱。他要依靠法援律师代表上诉。我没有亲身经验，但有关法援严重无能的闲言闲语甚多。在万事以金钱衡量和推动的香港，绝对有理由怀疑一切免费服务。其二是教会信众认为上诉违反上帝意旨，令年太太甚为纠结。为营救夫君而开罪造物主，怎样也说不过去。眼见上诉限期一天天逼近，太太唯有不眠不休加班祈祷，恳求上帝来个讯号清晰的明确指示。

对中年中产的阿叶和阿年来说，不论判决是否冤错，最终的惩罚实际上远超法庭的计算。官司期间，阿年在2009年正式破产，会计资格随后也被吊销，不可能重操旧业数豆为生。公司也倒闭了，出狱后的彷徨可以想象。

同样地，阿叶也因为律师费耗尽家当。他没有律师义务代办上诉申请，唯有用监房四宝亲手填表写报告，力陈冤屈。放榜前夕，他被解送荔枝角等待黎明。翌日穿上皱得不像样的衬衫，结了领带，戴着手铐，乘坐黑色猪笼专车前往法庭，一路上念念有词：「世间有公平，世上有真理，世间有公平……」想不到上诉庭内，法官大人无暇现身，老秘书一拐一拐地将大纸皮信封塞进犯人笼，说了声「唔批呀！」便转身离去。阿叶用上了手镣的双手接过文件，翌日由荔枝角返回塘福。他说上诉庭拒绝受理的论点完全不合理，内容一塌糊涂，不知所谓。我没有看过，不敢置评。反正他在塘福也无聊，去法庭逛逛也算是打发时间的方法之一吧……



用来剔牙或方便吸烟师兄；空盒可存放药膏之类

上帝与黑帮

快六点了……在香港某个具代表性的办公室内，一天的辛劳理论上早已结束。聘用合约上不是白纸黑字写明工作时间朝九晚五吗？可惜合约亦郑重声明自愿加班没有补贴，由律师撰写的条文用字精准，滴水不漏，自发行为，死而无怨。唯有将桌上的纸张翻来覆去，继续与屏幕上的数字斗争，频频移坐换姿，以深呼吸代替叹息。几天没有洗头的主任很专心地复核眼前的数据，心无旁骛。他并非家中缺水，而是下班太晚，洗头怕睡前干不透惹头风，用风筒又怕掉发。就只剩这么一百几十条，每一丝半缕也得珍重，尽量熬到星期天吧。然而头皮会出油，隐隐发臭……

突然间，新来的小伙子大叹一声后站起身来，凝视桌面上的谜团片刻，自言自语一声「明天见」，然后大步迈向门口。大伙儿毫无反应。靓仔肩上没有房贷，暂时勉强潇洒，过几年再看看吧。主任抬头扫了他的背影一眼，没有表情，没有表示，继续低头搬弄纸张。加班是自愿的，所有员工都有准时下班的自由。而在心里打记号以作年底发奖金时参考之用，则是他身为主管的职责所在。

时间无声无息地过了去又兜回来，将办公室团团包围、压缩，越包越紧，直至最后一滴空气被挤出，直至里面的人脸色发蓝。

五厂干脆老实得多，下班就下班，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表面功夫或心理压力。

时辰一到，阿Sir当即喝令犯人交回工具，全体同囚应声停工，剪了一半的线头也得半天吊等待明天；明天是星期天或法定假期的话，更要多等一两天才被彻底了断。各人拿起永不离身的胶兜和随身包包排队外出，循例搜身后懒洋洋地摩擦着前往操场的水泥小径，准备放风。懒洋洋只不过监房风味，并非被强迫劳动一天后的疲态。

操场被苍翠挺拔的树木、陡峭弄人的山坡、远不可及的滩头和无所不在的铁丝网包围，风景怡人，漂亮得令人惋惜——惋惜被困的人都无心欣赏。

操场入口的左方有个铁皮棚顶，吊挂着两部电视。继续往前走几步是个小型混凝土足球场，足以举行七人球赛。球场左侧的远方是个高出了几级的大平台，摆放了乒乓球桌两张，康乐棋两围，和小沙丘似的「白饭鱼」布鞋一大堆，有本领在其中找到两只同码左右脚的话，穿上踢足球或绕场缓跑总比穿拖鞋舒服。平台与棚顶区之间是一段陡峭山坡，坡上布置了几捆带刺铁丝，之上有大树数株，居高临下，不可一世，其实只不过粗野细叶榕，并不稀奇。视线穿越操场右端的重重围网，眺望远方，会看见美丽的塘福海滩——海沙与咸水各一大片，默默无声。

铁棚之下，三数囚徒坐在硬凳上看电视，音量一如惯常调到顶点。平日电视箱里负责表演的是日本怪兽和金发绿眼或绿发金眼的机械人。周末的儿童节目没有日系怪兽，只有一群由五到三十岁的人形哇鬼。儿童节目乍看只有噪音，没有内容，比我童年时所看的还要差劲，是社会退步的又一实证。

年轻犯人在操场中央追球踢，较年长的师兄循着周边散步或缓跑。我偶尔也会与囚友结伴散步，眼看球赛，耳听师兄，各有各精彩。小师兄们每天操练，球艺不错，与外面白天加班，深夜不眠看英超的苍白球迷不是一个档次。

没有被邀散步的话，我会在入口附近，面对围网站桩和做些简单瑜伽体式，拉筋活络。重重网阵中有几十个皮球，部分已经泄气，甚至长满青苔。操场是小院高栏，被大脚误送出界的足球，囚犯当然不许越栏拾回，而捡球又不入狱卒的职责范围，导致界外皮球由于别人失足而沦落咫尺，可望而不可拾，遽然由众人热烈追逐的目标变成无人理会的非正式垃圾，在铁网之间渐渐泄气，苔痕附体，在无人地带形成一种随机无奈的行为艺术，有些抽象，也有些讽刺，可惜没有知音，直至我这老头出现。我站桩时会注目一个弃球来帮助集中，虽然效果甚差，聊胜于无。站桩类似静坐，很容易被妄念劫持，不自觉为人生意义，命运角色等二三十万年内保证没有答案的问题伤脑筋；虽则无聊，但坐牢的人假借哲学度光阴有悠久传统，中外如是。

有一点我无法明白：阿Sir们似乎情愿在烟雾弥漫喧哗嘈杂的饭堂坐硬板，也不大愿意带队往操场呼吸新鲜空气。只要天色稍有微风薄云，领班狱吏便会取消操场放风，留大家在饭堂看电视讲粗口。咕噜则会拿出卫斯理或小圣经重读，埋头字里行间，寻找救赎玄机。

虽然天天自修圣经的只有咕噜，狱中宗教班却甚受欢迎。宗教除了对身陷囹圄的倒霉蛋有镇静作用，在工作时段举办查经聚会也有一定的贿赂效果。五厂工作怎么看也不算辛劳，但逃避工作是人性，监犯当然不会例外。而师兄们除了借宗教班旷工，还另有隐晦目的。

几位经验丰富，熟悉惩教运作的师兄都曾经好心劝我参加宗教班：「听耶稣，唔使做，有糖派，第日申请保释仲有分加，咁着数嘅嘢唔参加就笨柒，对唔住自己！」有糖

派有分加，有助保释，这不是贿赂是啥？要知道，吾乃行贿犯，并非受贿人，不能颠倒角色，况且幼承慈训，免费糖果不可吃，也会烂牙。衷心感谢师兄好言相劝之余，决心憋在五厂缝纫而不听上帝之言。如此心明大义，相信耶稣在天之灵亦会撑我。再者，跟教徒辩论圣经是我稍微缺德的爱好之一；经中不合情理自相矛盾之处多不胜数，是超越逻辑与人性的难得佳作，随手一页便有大量值得质疑批判的过瘾资料，以这心态查经问道，对导师对自己都有危险，活活气死了导师不但无助假释，更可能被罚加监。如此高风险成本的事情绝不能干，想也不该想。

此生注定与教会无缘也罢，想不到亲自开口申请加入黑社会也不成功，被老叔父「曾叔」一口拒绝，理由是年纪太大，读书太多。唉，曾叔有所不知，读书多少不能光看学历，实际吸收率也算进去的话，我可能只读过两三年书。年纪嘛，倒真的是个问题。

曾叔大概六十出头，是五厂中最年长最有资历的囚徒，身怀大肚腩，侧影像个孕妇。可能是缘分，也可能是年纪相若之故，他一开始便特别照顾我，间中会邀我一同散步，用浓厚的潮州乡音回述一些江湖趣闻。初次交谈时他便赠我巧克力一块，还告诉我：「的靚仔有无搞你呀？有麻烦话我知啦！」

我急忙澄清：「无无无！大家都好规矩！」

假如有人在中学时期的操场跟我说同一番话，我会认定他想踢我入黑社会，但曾叔百分百没有这个意思，完全出于好心，非常感恩有他这颗定心丸和巧克力。在塘福，巧克力是无上珍品。

他是半文盲，我唯一认识连一个英文字母也不懂的人。由L2倉被调E1后，他告诉我新宿舍的英文字头好像书架，数字是1，然后用手指在我掌心划了个E字。

在香港，每人一生只能有一个囚号，入狱一百次囚号也不会改变；曾叔的囚号只有五位数，由此可以估算他首次入册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大部分塘福的狱卒和犯人都尚未出生。曾叔单凭这囚号便足以教人侧目，胜于在大学校园多挂几个博士头衔，然而曾叔没有作威作福扮叔父。他不像教父，更像汉化后发了福的弥勒菩萨。

冲锋陷阵的粗活早已有人代劳，所以他很久未尝铁窗风味了。这次进来的原因是警察不知怎的「无端端」到他家中搜查，发现他女友收藏的小量毒品。曾叔为了保她，自己认了上身。差人怎会无缘无故上门搜查呢？不宜多问。反正曾经英雄过的老人家被年轻俗气的女子拖着鼻子逛街倒是常见现象。

熟络后，某天闲谈中随口问曾叔年轻时所犯何事入册。他笑得像个孩子地回答道：「误会啫！」

那当然！所有人入狱归根结底都是一场巨大「误会」。曾叔的答案言简意骇，包含不少人生哲理，我当下顿悟，没有追问下去。

自从荔枝角的加大码脓疮后，相对轻微的皮肤问题时有出现。曾叔见我将药膏储存在火柴盒，便给了我一个很细小的塑料盒，非常精致，爱不惜手！

塘福的光阴像慢镜下的火箭，很难断定是快是慢。个多月来度日如年，回看却只不过转眼之间。不经不觉到了复活节，为了纪念耶稣被钉十字架，五厂休息。我是耶稣的话，对这血淋淋的节日肯定百感交织。当年今日，自己早餐未吃便遭鞭挞虐待，一直捱到差不多日落才被上架晾干。如斯惨痛的日子，虽为上帝之子亦不堪回首，世人却放假庆祝，餐厅热卖火鸡，小孩四处寻蛋，好不开心；教友们更颈挂十字架，互祝「复活快乐」，是反讽？无知？幸灾乐祸？人心难测，相信连法力无边的耶稣也捉摸不透。

反正不用开工，午饭后直接由饭堂前往操场。谁料站桩不够十分钟，阿Sir便喝令归队。应该还有最少一个小时哦！抬望眼，天色晴朗，四野无云，气温适中，完全没有返回饭堂蹈监的理由。日系机械人才刚开始过招，现在离开，观众们如何知道这场恶斗谁胜谁负呢？唉，命令就是命令，无需多言，排队吧。

原来并非返回饭堂。众犯人来到通往上围的石阶前坐下，似乎有表演节目。

师兄们谈的谈，笑的笑，挖鼻屎的挖鼻屎，像小学生。突然心想，会不会重演我们因工错过了的「群猫弄鼠」呢？乱想之际，三个欢天喜地的成年人蹦蹦跳进中央的空地舞台，一言不发，没有介绍，唱起歌来；隆隆结他声中，除了「哈利路亚」之外，如何留心歌词也听不出所以然。

一曲唱罢，三人组的领队兴奋地介绍他们是基督徒，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众兄弟一同庆祝这特别的日子。他跟着话锋急转，要跟我们分享故事。听故事我倒有些兴趣。说吧，兄弟。

话说他曾经看过一部非常感人的美国电影，情节大致如下：一名教授与一个铁了心要自杀的女孩串通，将她的死摆布成被教授谋杀，他结果被执行死刑，死了。故事完。

观众们面面相觑，明显疑惑甚于感动。

且慢！还有下文，原来教授故意安排这场误会是另有目的。他强烈反对死刑，希望利用这冤案证明死刑可以错判，但死者已矣，任何人都无法挽回，所以死刑不好。故事真完。

嗯，原来如此……

领队很满意地望着石阶上的愕然，含笑不语。要说的都说了，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让听众花足半分钟去消化这感人情节后，才施施然地揭晓更深一层的寓意：「各位囚友，相对于耶稣为拯救我地而作出慨牺牲，呢个教授慨牺牲简直係小巫见大巫！」说罢，功德圆满地咧着嘴笑，一边用手指梳头，大概顺便检测头顶有没有多了个暖暖的光环。呃！说时迟那时快，他突然向大家鞠躬，然后二话不说，蹦蹦跳离开表演平台。此君像乱了码一样，来也疯疯，去亦疯疯，非常人也。

全场没有掌声。趁着冷场将故事在心里重温一遍，以便稍后做笔记，但我担心无论如何平铺直述，不在场的人也会觉得难以置信……

正当犹豫之际，另一位传教士跳进舞台，基督徒似乎比普通人更有弹跳倾向。

他开门见山地承认自己本来是个坏人。

「有几坏呢？」他高声发问，然后沉声回答自己的问题：「好坏！」坏得厉害！「你地未有耐够我坏！」

对着一班底细未明的囚犯夸自己比他们都坏，老实说稍为鲁莽。究竟如何无法无天呢？且听先生慢慢道来：「我曾经打算火烧教堂，放火烧一个无仇无冤嘅教堂！你谗谗有几恐怖！」他摊开双手邀请我们想象这恐怖无稽的心理状况。乍听之下，分明是一起精神科个案，虽则恐怖，却不稀奇，属心理医生的专业范畴，与宗教没有直接关系。

然而患者认为有关系！

「跟住！」他霹雳一声，将我从白日梦中惊醒过来。「我听到耶稣把声，叫我唔好烧圣堂！我于是悬崖勒马，从此做个好人，永远都唔会再想烧圣堂！」

吓？就这样？好耶稣！没有转弯抹角，故弄玄虚，直截了当叫他不要火烧教堂，果然有效。

很想建议阿Sir抓这位传教达人验尿！非常好奇耶稣劝他改邪归正时说的是阿拉姆语还是港式粤语，而此君大彻大悟之前，如何能够当下认出主耶稣的声音……心知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就此合理问题发问，算了吧。

故事讲罢，他开始唱歌，歌词大致形容耶稣如何拯救在罪恶边缘游荡的纵火狂人。这位回头是岸的潜在纵火犯歌声极差，严重走音，却不乏娱乐性。然而我不知怎的，很想逃避这眼前的一切，害怕看下去会精神失控。

与上一位表演者一样，唱完便走，没有道别，没有谢谢各位捧场，没有挥一挥衣袖。

下一位蹦蹦跳出场的接过麦克风后，劈头便说：「噏！各位亲爱囚友，今天是复活节，係嘛？」

应该如何回答如此多余的问题呢？大家都想不通，便礼貌地沉默。隐约听到有人喃喃自语：「丢，玩边科呀？」我似乎并非唯一感到困惑的人。

「噏！」又噏？噏乜呀，哥哥！心里开始有些无明烦躁了。他提高声线继续说道：「你地知唔知复活节与耶稣有关呢？」

在这非关键的无厘头时刻，有人低声自言道：「丢，讲咁多托咩！派糖啦！」哎呀，说那么多干嘛呢？派糖果吧！

「噏！各位亲爱嘅囚友，你地知唔知仲有的乜嘢节日同耶稣有关呢？」

观众们基本上没有反应。几位亲爱囚友开始打盹。

「噏……」教友哥哥正准备重复问题，观众席上突然有人喊出答案：「鬼节！」

哈哈！笑死我也！

哎呀，骤然从片刻恍惚中清醒过来，发觉刚才喊「鬼节」的人竟然是自己！

众人眼光集中于我，无可抵赖。刚才明显鬼上身，错不在我。年过半百的人，怎会开这玩笑呢？不合理！没可能！传教先生，请问会驱魔吗？可否麻烦阁下帮个忙……

主理狱卒盯着我，虽无恶意，谴责尽在不言中。

立即佯笑认错，低头不语，然而观众的热情已被我无意中激发，一下子难以收拾。古惑仔说到底都是古惑之人，立刻掌握了重点，争相作答：中秋节！端午节！电影节！之声此起彼落。

难得有人欣赏支持我的无厘头恶作剧，令低着头忏悔的我暗暗感动。假如这一幕发生在企业大会中，绝大部分受过高深教育的同事都会一头雾水。好心的甚至会当众纠正我的无知：「James，有无搞错呀，係圣诞节呀！」

坐在身后的曾叔笑得很开心。

我转过头来对他说：「曾叔，看来我唔适合教会，不如你收我入黑社会啦！」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丢，你咁卵老，又读咁多书，收你来做乜呀？」

就这样，他果断拒绝了我的入会申请。

阿Sir眼见大家越来越兴奋，恐怕场面失控，便高声喝令众人肃静：「喂！静的呀！」随即用责备的眼光又扫了我一下。我立即再次低头表现无辜。

台中央的福音推销员似乎没有被混乱分心，甚至没有察觉到我们集体狂喜了两分钟。他提高声线——很多男人在表达爱意、慈悲、同情、怜悯的时候，都喜欢模仿女性声调来强调温柔——说道：「係圣诞节呀！」

「哎呀！哎呀！」几位小流氓用手掌猛拍前额，恍然大悟。

就在这时，乐声再起，哈利路亚！

偷看了狱卒一眼。似乎已经忘记了我的恶作罪行。

赞颂歌声消停后，推销员派给我们每人一张表格和几支短铅笔传着用：「噏！你地随便剔个答案，剔完有糖派，哈哈！」

逗狗似的施舍态度——噏！有糖派呀，还不叩头拜谢？——极为无礼，非常讨厌，完全不考虑他面前是一群来自三山五岳下九流，一时火气可以将他化为灰烬的坏人。谁知囚友们丝毫不介意，个个满心欢喜等派糖，现场充满圣诞气氛。我趁机提醒自己人在监牢，兼有搞事之罪在身，万万不可一错再错，要乖乖地跟大队领糖。

不过糖果暂时只属憧憬，实现的先决条件是填表格。

别哪一项好呢？细看之下，所有选项除了字眼稍微不同，基本上异项同归，万变不离其宗，最终都是参加宗教班，落入救赎陷阱。

- ☐ 我立志悔改相信耶稣
- ☐ 我重新决志归信耶稣
- ☐ 我愿意参加 ☐ 宗教班 ☐ 被探访
- 诸如此类……

香港基督教書信會一回應表

（可作項選擇，在□加上✓號）

☐ 我立志悔改相信耶穌

☐ 我重新決志歸信耶穌

☐ 我願意參加 ☐ 宗教班 ☐ 被探訪

☐ 我願意參加生命之光聖經函授課程

☐ 我想與貴會書信組成員通信

☐ 我想收閱「中信」月刊 ☐ 繁體 ☐ 簡體

☐ 其他 _____

姓名 _____ 編號 _____

期數 _____ ☐ 廣東話 ☐ 普通話

今天毫无疑问撞了邪。既然魔鬼上了身，反抗也是徒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趁混乱将表格悄悄塞进口袋，耶稣不知魔鬼不觉。我非常有远见地知道，将来有机会回述今天所见的话，需要有些实物来证明这超乎常理的事件的确曾经发生，并非幻觉。

朋友圈中其实也有几位虔诚基督徒。他们除了对「存在这回事」的概念过于简洁之外，其他方面大致正常。反正在我认识的大量荒诞智人当中，不论有没有宗教背景，乱码程度都远远不及这几位派糖使者。禁不住猜度个中原因：可能正统传教士比较精明世故，知道跟古惑仔讲耶稣的成功率偏低，就算成功也难望捐献，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让几位热心异类用他们独特的一套诱捕在囚灵魂呢？我真心觉得这几位教友需要找个精神科专家详细检查……呃，难道他们已曾就医，而专家建议他们组团探监来提升自我价值？反正他们可以在囚房之内尽情荒诞而无需顾虑后果，甚至不用担心惹来批评。囚犯

的时间也不属于自己，可有可无，没有浪费时间的顾虑。假如探监传教真的有助他们康复的话，也算一番功德。

瞥见那位曾几何时想烧圣堂的前任坏蛋站在一旁，抱着结他，独自仰天微笑……

派糖使者拿我们开心数轮后，终于将一大袋「可乐糖」派发给各位亲爱的囚友。

回饭堂后，零食交换机制随即生效：一切糖果饼干，香烟杂食都有市价兑换率。从未听闻的可乐糖疯狂甜腻，气味像宴会过后摆满一桌的汽水空瓶。我将剩下的全部赠出，希望以慷慨感动上帝，博取福德。

稍后做笔记时，心里总觉少许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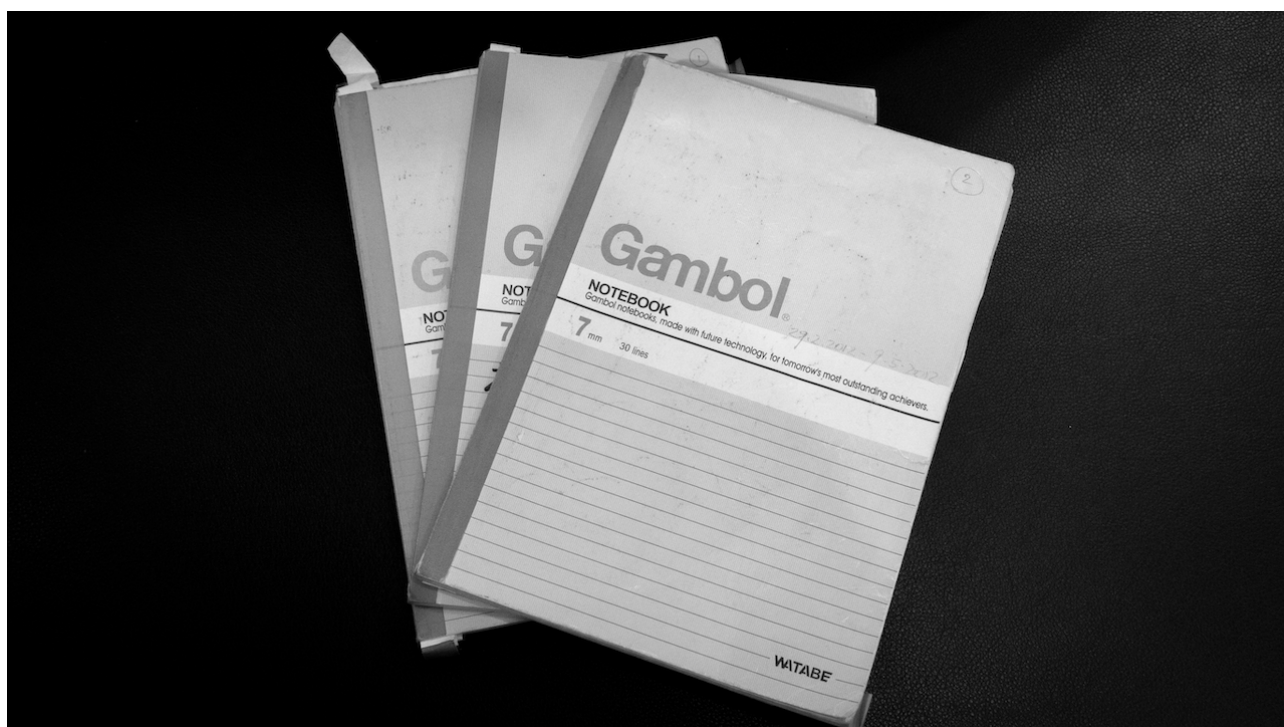
几位教徒所赠糖果虽然味道怪异，然而囚友欣赏，也算善举。这一番好意我不但不领情，还诸多嘲讽，似乎不近人情。再者，嘲笑残疾人毫无疑问严重缺德，违反普世价值，讥笑痴线佬何尝不是呢？他们的戇居古怪背后一定有其成因，大概率是另一番值得同情的不幸。

复活过后，我仍然为此事重复反思。

不少身陷囹圄的人都需要精神支持。宗教人士到访有助于此的话，功德无量，值得赞扬。然而绝大部分犯人都曾经沧海饱历风霜，经常被命运这匹疯马拖在地上狂奔。他们可能罪孽深重，贪嗔痴慢疑五毒攻心，然而环顾四周，谁个不是呢？为何现实对他们特别严酷，赤裸裸硬邦邦，寸步不饶呢？种种不解、怨恨、愤怒，在他们心中形成的死结，并非扎扎跳的唱诵和小三程度的寓言所能开解。无厘头的传道甚至会加深他们对主流社会的疑惑，适得其反。

由于历史原因，监狱探访主要由基督徒承包，这传统也值得检讨。表面甚受欢迎的圣经研读班，其实很大部分原因是犯人凭经验知道查经有助假释。

对囚友们有些了解后，我相信道、佛、儒等本土精神文化，稍经包装后，可能对犯人更有实际意义。某天下午，我站桩时听到几位年轻师兄夹杂着广东粗口讨论静坐修行心得。其中一位曾在借来的书本上得到一些启发，与哥儿们分享后大家竟然都感兴趣，就这样开始了共研共修。几个二十出头的小混混在狱中探讨静坐冥想，实在意想不到，有几分超现实感，所以印象深刻。更想不到的是这次的无心窥听，竟然在心中埋下了种子。离开塘福后不久便开始学习静坐，转眼十年有多，每天修习，极少间断，也算是非一般的机缘。



写满了三本「属于未来」的笔记本

文化监倉

监狱的委婉名称是惩戒中心，顾名思义是惩戒与教育并重的设施，禁锢违法分子以兹惩戒和防止作恶之同时加以辅导改造，助其洗心革面，刑满之后重新做人，贡献社会。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禁锢容易改造难，何况惩戒官僚都不是教育家或心理辅导专业呢？结果监狱仍然是监狱，监禁乃惩处古方，简单直接，教育则有名无实，起码官方教育如是。囚犯之间的非官方交流学习是另一码事；部分犯人在狱中结识同道中人，扩大视野，伸张网络，让明天的自己坏得更聪明有效，世界做得更大，是屡有发生的难防现象。有人讽刺监狱是罪犯的「深造中心」，并非全无根据。

然而对少部分囚犯而言，牢房确实不失为观察、反思、阅读和写作的好地方，偶尔会对人类文化作出贡献。不少历史人物若非被抓坐牢的话，可能没有条件专心完成流芳之作。

马丁路德金博士于1963年在伯明翰监狱写的公开信「黑人是你的兄弟」，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主要文献之一，民权运动的星星之火，最终改变了美国对种族歧视的官方态度，改口径换包装，甚至成为口头上最坚决捍卫种族平等的国家，亦种下了金博士五年后被「公开处决」的祸根。

南非的曼德拉坐了二十七年牢，聚积了大量资料，为出狱后著书立说打下基础。

说到坐牢写作，谁也比不上十八世纪的法国贵族萨德侯爵。萨德先生轻拂的恋屁癖与深沉的性变态闻名于世，一生中有二十九年在监狱或疯人院度过，写了近五十本小说和剧本，著作等身。故事中人的反常倾向均来自作者的个人经验，也算著作等己。

马可波罗的游记绝大多数人没有读过，却都有所听闻。马可并非舞文弄墨之辈，假如命运没有安排他在热那亚（Genoa）与来自比萨的作家鲁斯蒂谦同时跼监的话，这本甚有历史价值和争议性的巨著大概率不会出世。

在监狱写书的文豪多的是，只懂用字乖巧便自诩天才的小聪明王尔德由于断袖分桃而入住十九世纪的英国花厅。大文豪寂寞的心在狱中见到耶稣，却未能大彻大悟，始终因为思念情人勋爵而烦恼不堪，愁绪不断，于是挥笔成书，写了长信「自深深处」，自我感动一番。

真天才苏轼由于乱写诗词入狱，但最终巧妙地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和家人，成功感动了审查的皇帝而获赦免。李白师兄没有东坡居士的修为，自由自在时喝了两杯豪气干云，一旦银铛入狱便立即收声，更莫论冒死作文写诗了。

反正在囚人士的著作古今中外都不少，监狱绝不是理所当然的文化沙漠，连塘福这小监倉的图书馆也藏书丰富，是意外收获。被上市公司控制的美国私营监狱，对囚犯提供多样服务，如向没钱买牙膏的犯人提供高息贷款等。他们大可考虑增设出版部门来扩大财源。

在塘福的饭堂和宿舍，看书写字的人不少于大学校园。最受欢迎的阅物是本地八卦报章娱乐版；只要有人出钱，任何报章都可进监，但有关足球赛马结果等部分会被抽起，以防赌博。政治新闻当然不受审查，然而一般的假新闻真宣传对自诩古惑的江湖中人作用不大。他们对政治新闻要嘛没兴趣，要嘛审慎怀疑。黑帮由于职业所需，对虚张声势与吹牛哄骗有一定的认识，明白说一千次的谎言仍是谎言，重复越多越可疑，语气越肯定越不可信，有关叙利亚的电视新闻是个好例子。在街头混的人这方面比企业太监小中产精明得多。

塘福图书馆并非四眼师兄云集，鸦雀无声的实体书楼，而是一个凭书单预订的借书功能。订阅后，负责图书馆的师兄会将订书亲送五厂，顺便将到期借书取回，每周一次。如此贴身的上门服务并非普通图书馆所能相比。图书馆的藏书意想不到的丰富，除了流行丛书，也有不少古典文学和近代西方文豪如斯坦贝克（Steinbeck）、赫尔曼·黑塞（Hesse）等的大作。其他有关历史、哲学、道佛儒等的书籍也很多，刑期不太长的话，几年内无需翻看。很多藏书原来都是往届师兄遗留的，令我不禁猜想曾经被囚于此的人物背景。

自小喜爱阅读和写作，但后来本科理工，退休前参阅纪实或论述书籍居多，很少看小说。偶尔也会书写一些人生感想，志在宣泄自娱，极少与人分享。凭空构建幻境的本领，只能每年几次在董事会议上发挥。在塘福看完斯坦贝克（Steinbeck）的「人鼠之间」后，才惊觉自己一直错过了这感人故事。虽然我一般来说并非美国文学的粉丝，但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是我非常欣赏的作品之一，看完后没道理不继续发掘他的其他大作；大概是整天加班无事忙的后果吧。

另一意外发现是粉丝满天下南怀瑾老师。退休后对传统中华智慧，尤其道家思想，兴趣渐浓，有空便硬着头皮研读。南怀瑾的大名听闻已久，却一直无缘拜读，可能早期误以为佛教是「宗教」，而南老师经常宣讲佛教，所以由于偏见而错过。

然而我对宗教缺乏兴趣是基于长期接触，并非盲目偏见。由幼儿班到中学毕业所就读的多间学校都是教会所办，原因并非我来自宗教家庭。恰恰相反，我在小五那年由于听

多了老师讲地狱，患上隐秘性神经衰弱，怕死后被永恒之火烧烤，决定受洗入教。谁料先父敕令不足十八岁的孩子不许皈依任何宗教，十八岁后喜欢信啥与他无关。当时难免失望，后来才知道这家规有多明智。与宗教人士的多年相处，最终令我对教会的看法发生180度改变。

历史遗留给香港的一个问题，是远超大半的学校都是天主或基督教会所办，教育系统几乎被全能的天父独家垄断，所谓「名校」更百分之九十以上隶属梵蒂冈或市场上多不胜数的基督教会，与神权国家无异。他们表面上不排斥道佛儒等中国文化支柱，却有心无意地在学童的心中种下偏见，蔑视「古老落后」的中华文化，觉得身为中国人非常尴尬，有充分理由自卑。那年代，经常听到小同学们骄傲地「吹嘘」自己的中文不过关：「哎呀！我的Chinese好水皮㗎，嘻嘻！」奇怪的是，绝大部分庆幸自己Chinese好水皮的人，英语也很水皮。这洗脑过程说来话长，反正我觉醒后一直对宗教有戒心，直到年过中年才逐渐认识到佛道其实都是超越红尘俗世，自然无神的宇宙观，儒家更是彻头彻尾的入世行为守则，子不语怪力乱神。被笼统归纳为宗教的儒释道，都没有人格化造物主的角色，与西方传统religion是两码事。

南老师以生动手法连贯古今，用简明的现代语言激活了晦涩的古籍，指出了家喻户晓却不明甚解的传统智慧。离开塘福后一口气看了他十多本书，得益匪浅。南老师知古察今观未来，早在七十年代预见个人和集体精神病会在二十一世纪取代癌症成为人类最严重的健康问题。他的预言明显已经应验，只不过大部分人都痴线的话，本来就没有明确界线的「神经病」会跟随社会的恍惚而浮动，不断调整标准而已

在狱中看「金刚经说什么」时做了不少笔记，有几分醍醐灌顶的幻觉。阅读南老师才知道佛陀很多的启示，如三千大千世界的概念；又如佛观一碗水，八万四千虫等两千多年前看似无稽的胡言，都被近代科学逐一证实。释迦牟尼可能是无神论者，却也是千古神人。老想不通的是：他当年说这些弟子们无法理解的宏观微观自然现象，目的是什么呢？难道想用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来证明现实非如肉眼所见？

看完「金刚经说什么」后，随即借了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来读。说不定遥远的老外可以假借距离揭开庐山真面目？「悉达多」是个不错的小故事，看了令人舒服，可惜没有什么领悟。

无意中听到年轻师兄讨论冥想静坐后，从图书馆借了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首次接触有关打坐的基本常识。离开塘福后不久，偶然在群众压力下参加了一个「禅七」打坐班，想不到之后每天练习，至今极少间断，转眼十多年。索甲仁波切对付妄想杂念的方法很独特。一般人都知道打坐时察觉妄念便立即放下，放下之后杂念又会重现，没完没了。索甲仁波切教我们不要抗拒，放下一个杂念后要一心等候下个念头的出现。能够专注观想念头生灭的话，自然心系一处，不觉入定。妙！

在「西藏生死书」的札记中，于标记5.18页处抄下了伏尔泰的名言：After all, it is no more surprising to me to be born twice than it is to be born once. 对伏尔泰来说，轮回再生与只活今世同样不可思议，并无分别。的确如是！如此明显的事实，很多人却视而不见，认定渺小得无法形容的人类「科学」是揭开无穷奥秘的不二法门，自大狭隘得完全失去比例；这可能是导致科学过去差不多一个世纪来在原地兜圈的原因。无论人们喜欢与否，接受与否，科学发展到某程度之后，再上一层必定是所谓「玄学」。

一向爱读严谨的历史故事。在塘福读霍赫希尔德（Adam Hochschild）的 King Leopold's Ghost（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时令我感觉最震惊愤怒的除了利奥波德王和他手下的变态凶残外，还有十九世纪末欧洲社会的整体冷血和虚伪。今天的世界，外表完全不同了，然而人心有变吗？总括来说是本好书，值得推荐。

本着同声同气的同乡热情，对香港的土产著作自然特别好奇。

买办世家子弟洪承禧（John Hung）的 Master of None（只有英语版）是我第一次看有关坐牢的自传；若非自己跽监，恐怕至今也不会找这类书籍阅读。由于作者也算是香港土生土长居民，亦同样是中老年入狱，很想知道他的坐牢经验和感受。

洪承禧的外祖父是早期香港立法局首席华人非官守议员罗旭龢太平绅士。重复朗诵外祖父的头衔，可以感受到作者家族的气场，也解释了为何他内容空泛的大作在买办文化圈与外国记者俱乐部不乏捧场客，甚至有些口碑。Master of None的主题是作者的跽监经历，但东拉西扯都离不开吹嘘他自己无所事事的优越人生，介绍坐牢体验的章节很少，也很敷衍，无需一天便看完全书。起初以为书名Master of None是作者自谦一事无成，看完才明白原来有家族本钱让自己啥都不懂，庸碌一生，是值得炫耀的特权。

可惜地位与权力通常不会「直接」带来财富。有天赋特权的人，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地位的话，很容易觉得钱不够用。洪先生由于身为当时英王御准赛马会的遴选委员，收取了港币40万贷款作为协助他人获得会籍而沦为阶下囚。作者为此花了不少篇幅鸣冤，大意是全港都知道有渠道有关系的话可以买会籍啦，为何偏偏选中我呀？不公平哦不公平！哇哇哇！

嗯，纵使贪腐情况真的如此恶劣，明目张胆也会影响其他有头有脸的人发达，因而惹祸上身，就这么简单。Master of None洪先生大概长时间缺乏动脑筋的压力，忽视了现实。老实说，这书令我失望，坐牢看也嫌浪费时间。

另一本地著作是名牌「上海滩」的创办人，时尚大亨邓永锵爵士的中文书「反寸世界」。永锵爵士同样出自名门，是邓肇坚爵士的孙，抱着金痰盂出世。然而与洪承禧相比，邓永锵在商界长袖善舞，颇有成就，除了经营名贵雪茄和高级餐馆外，更将没落了差不多整个世纪的中式设计成功推回国际时尚舞台，值得点赞。他的大作前半部指出了一些社会丑态，譬如将自己与名人在公共场合的生硬合照高挂办公厅等，幽默讽刺，看

得过癮。想不到后半部的重心转移到作者自己时，竟然会犯相同错误，有些可惜。呃，邓爵士并非凭空乱吹，书中不乏插图为证：看！一个个好莱坞巨星与他身穿名牌短裤背心，脚踩昂贵人字拖，你手搭我肩，站在私人飞机前留影，笑容满面，牙齿贼白。更厉害的，是英国爵士大卫·邓永锵坦言自己有查理斯王子的手机号，随时一键接通：「嗨，查理斯吗？阿锵呀，最近忙的乜呀？」

白云苍狗，王子已成查理斯三世，爵士亦早已升格，在天宫与亨利八世赤脚喝茶吹水，畅谈离婚之道了。

* * *



终于等到了上诉聆讯通知书

程序公义

此书的目的并非记载冗长沉闷的审判过程或努力自证无辜。对我来说，无辜与否只不过主观印象，意义不大。在现实世间，假如一个饱受官司蹂躏的人最终被判无罪，定会有人庆幸他沉冤得雪，亦会有人认为他侥幸逃脱，而更罪大恶极的人也会觉得自己起码某方面无辜。经此一役，我更深深感受到在三权分立的司法舞台之上，有罪与否很大程度视乎裁判官的主观印象和被告人的运气与钱包，客观证据可以是次要因素，起码在地方法院层面是这样。

然而考虑到本书的全面性，总得交代少许前因后果。

严格来说，彻底对任何事寻因溯源都可以永无休止，那便让我随机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说起吧。

享受了十多年做小老板的痛苦后，我一手建立的小规模环保工程公司在1996年被一家名义上是私企，实际上是标准国企的法国集团收购。他们入股的条件之一是我留任董事总经理最少三年。即时有钱袋，从今有后台，非常乐意。无需离开办公室，我这个经常看着银行余额冒汗的小老板摇身一变，成为国际资本家的驻外一品官，出粮时不再觉得员工在分吃自己的大腿，最初有如释重负的幸福感。

谁知皇上虽然远在巴黎，东西厂的公公们却喜爱来港购物。我变成了他们的出差借口。而法国人很喜欢搞战略座谈或架构重组之类的内部运动，对具体经营兴趣不大。一家全球超过二十万员工的集团，竟然每隔数月便酝酿一次整顿，不断革命的精神令我瞪目无语。长期习惯了小老板的自由压力的我，很快便精疲力竭，上班不自觉昏沈打盹，退意渐萌。

亲友们得悉我打算三年刑满后退休，都认为我太年轻，前途无限，不该早退云云，却不肯透露他们如何预知我惯性颠簸的人生会突然变得平坦畅顺，前途无量。再者，单凭年龄不能断定「早退」或「晚退」。假如我翌年死掉，立即退休已经太迟。又假如我最终精力充沛地活到一百二十岁，那么九十岁退休也嫌略早。那年我四十八，及早逃离朝九晚五的法式战略会议的话，尚有精力做其他无聊事情。想到过去十多年经常每周工作七天，不及早退休实在对不起自己。好！就此决定！

想不到在这坚决一刻，命运又再打岔。

香港最具规模的垃圾营运商「英法联」突然约我吃饭，邀我过档。他们由老牌英资集团与法国环保巨头合资联营，法方合伙人与收购我的法国集团犹如政党，表面是死对头，实际上携手垄断江湖，相濡以沫。又是法企？然而这次有他们的宿敌英国人同床，有夷制夷，想落过瘾。联营公司专攻垃圾，而我的专业是污水处理，技术上臭味不同，但生意上同属环保圈子。时间如此巧合，分明是天意？天意不敢违，于是拍拍胸膛，且试无妨。加入前，跟未来老板——英资股东的主席——道明早退意愿，只能答应尽力效劳三年，最终还是干了六个年头。当时与旧公司合约未滿，要罚款的。罚便罚吧，能够摆脱疲劳改革，心灵重获自由，钱财不过身外物。

「英法联」的英资老板于19世纪初在中国起家，颇有古典风范。与主席商谈过档细则时，我漫不经心地问及他们与鸦片贸易的历史关系。大概有些唐突，他顿了一顿后才漫不经心地估计毫无关系，原因是创办人乃虔诚教徒。心想：当年的鸦片贩子，哪个不是虔诚教徒呢？这课题点到即止，过后出于好奇，粗略研究了一下，发觉老家族似乎真的没有直接贩卖鸦片。至于有没有扮演航运快递角色，则很难说准了。

同案的首被告约翰是「英法联」的开山总经理，我的前身。我接任时，他已升迁为法方的驻港代表，监督大中华区业务。英国人替法国公司打工很难善终，不信邪的约翰不久便被退休。我趁机将他留聘在「英法联」做「特别项目经理」，专责澳门事务。他非常能屈能伸，很爽快地接受了任命。澳门的垃圾处理公司（下称「马交营运」）由约翰于1997年与当地一家颇具来头的贸易集团联营创办，合伙集团的老板是澳门立法会主席，「英法联」占大股，负责技术指导。约翰在澳门有历史有人脉，是管理「马交营运」的绝佳人选。

「英法联」的业务主要在香港，「马交营运」是个和谐稳定的例外项目。

澳门是个小巧之地，偶尔有人投诉街头有狗屎拦路，营运公司会立即派人清理，市民对这六星级服务普遍点赞，政府自然满意。然而每个地方都有当地特征，外人很难充分了解，否则单从投资角度考虑，跨国集团财大气粗，根本无需找本地人合作。当地股东平常负责与政府和市民打交道，我们专责提供技术指导。自九零年代开始，专营合约每隔几年续期一次，一直都顺利过关，理所当然，小股东每次成功续约后都会收取一笔合理的顾问费，十多年来如是，是典型的多赢。

「马交营运」的当地合伙人是 有名望有历史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并非鬼鬼祟祟的「中介人」，老板是中国人，也是澳门立法会的主席。公司名字很葡萄牙，是始创人的家族姓氏。然而富不过三代，葡人亦然，始祖的儿孙早已破落，早于多年前被土著大亨收

购，今天的族长「葡国仔」——本案的唯一污点证人——只保留了一丢丢股份，基本上是个有头脸的打工仔。「葡国仔」手上的杂务之一是担任「马交营运」的澳方负责人。

经过百多年英治的香港，只在某些方面有少许英国痕迹，小小澳门却处处散发着拉丁色彩，是个轻松自在的安乐窝。人民在不分昼夜的赌场与按摩馆之间安居午睡，惺忪之际GDP自动增长。几年下来，连来自香港的我们也放下了惯性紧张，入乡随俗，跟着澳门同胞一起躺平，梦中含笑数钱。

对易得之财要多留心眼，切忌理所当然；这类老生常谈有其道理，然而除了神经衰弱的病人外，谁又会对长期无虫患，终年翠绿，岁岁丰收的摇钱树感到忧心忡忡，定期检查树根树干找毛病呢？再者，身为法式行政人员，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讨论虚无的战略方针和经营理论，加班熬夜自追尾巴，哪来闲情在澳门的鸡蛋里挑骨头呢？

某个晴朗的春日，蔚蓝的天空传来一声霹雳。

「葡国仔」被欧司长世纪贪污案所牵连，正被有关当局调查。原来澳门也有贪污概念，大家颇感意外。

据说濠江小埠几百年来都有广泛的小费传统，高有高收，低有低受，你收我的我收你的，是个生气勃勃的内循环，此风由来已久，官民共建，深入民间，现在来改变？不会吧……然而……在习惯了舒适内卷的澳门商界中，大小人物都显得寝食不安，有些异常，难道……话说回来，既然人人有份，与政府有众多项目瓜葛（「马交营运」只不过其中之一）的「葡国仔」没有被邀协助调查的话，教他颜面何存？风暴过后如何在主教山巅呼微风唤细雨？虽然今次的霹雳反腐有些意外，估计不外临时加插的闹剧而已。

据我们所知，只要不离开澳门，「葡国仔」是个百毒不侵的人物。

他风度翩翩，为人友善，由酒店侍应到特首都是朋友。他的先人几百年前已经远渡重洋，头顶海水味的潮湿假发踏足澳门。光阴似箭，沧海桑田，1999年回归祖国后，特区经济腾飞，「葡国仔」这类中通外直，能操三四种流利语言的传统买办，忙得连午睡也得减时。

澳门土生的葡人被谑称「咸虾灿」，是独特的殖民买办混合体。

传统的殖民者高高在上，只眼开只眼闭地保持姿态，暗地里支持略懂外语的本地买办搞发财买卖。日久，利润丰厚的买办角色逐渐由土生土长的「咸虾灿」所替代。经过四百多年的婚内婚外人鬼杂交，他们外表与华人无别，只不过姓氏古怪，一般能操流利粤英葡语。奇怪的是，就算他们祖上早于明朝便已来澳定居，本地人仍然视他们为老外。反之，今天希望来澳找机会的外国人则视他们为深谙东方神秘逻辑的带路人，很多「咸虾灿」买办便顺势卖弄神秘，真作假时假亦真，乘机取利：「这里的潜规则尽在不言中，反正你们外国人想在澳门做生意没我不成事，不信你试试看？所收费用不全归我哦，你明白滴……」边说边眨眼。

「葡国仔」的家族大概清朝时期已开始破落，想不到回归带来一波繁盛，让他有机会咸鱼翻身。在找寻商机的老外面前，他凭着个人魅力成功制造了「澳门实际上仍是我辈操控之地」的幻觉，从而受益。他高大瘦削，一投足一举手都带着绅士之风，能说标准粤、英、葡语，谈话内容空洞得体，说了好像没说，永不开罪，听者舒服。他眼中没有是非对错，一切视乎收益；这是传统，是教养，也是专业态度。我觉得他本质十分聪明，然而一直都不需要聪明，脑袋长期休思，启动功能日久失效。一下子被卷入世纪贪腐案，他开头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便冷静下来，认定没甚大不了，无需大惊小怪。

反贪这戏码以往曾在澳门上演多次，每次开场都大锣大鼓，迅即进入高潮，直到反腐专员深入了解茶钱之道后自行鞠躬谢幕，社会恢复正常运作。始于十六世纪的习惯，并非一两天可以改过来的。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这次据闻有钦差大人南下主持，手执尚方宝剑，决心清洁澳门，非同以往。威斯丁高尔夫球会突然变得清静，很多会员巧合地同时远行，归期未卜。难道他们有些「葡国仔」听不到的风声？

谣言止于智者，也止于智障者；「葡国仔」坚决保持淡定，风采依然。也难怪，老板是立法会主席，天下间哪有立法会主席向一个出身低微的公务员行贿的怪事呢？再者，大法官是球友，特首是哥儿们……还有！「嗨！印象没错的话，自第一任澳督在1623年上任以来，从未有过葡籍绅士因行贿入狱的哦！怕啥？少见世面的人神经过敏，要走随便，过几个月通通回来让我笑掉大牙！」「葡国仔」八字端正，天生乐观，凡事只看好的一面：这期间，他打高球无需预定，随时开波，连我也间接受惠，好几次被他邀请打球，竟然前无堵塞，后无压力，可以站在球道正中吹牛亦不会被巡场催促，难得过瘾。

长话短说，由于绝大多数涉案人等都不知所踪，最后除了世纪贪官欧司长与家人外，只有寥寥三位商家被「葡国仔」的高球队友定罪。他是其中一个，于2008年6月被判十年刑期。相对其他两位行贿人士的判刑，不算重了。我当时很替他不值。以一个生意朋友来说，我对他很有好感，但无论在公在私都没有能力帮忙。再者，我在递交退休通知信足足一年半后的2008年2月已正式退休，开始人生新阶段。当时做梦也想不到这新旅程包括了牢狱生涯。

任何小小本买卖都犹如小生命，为了生存必须适应环境，珍惜资源，机会来时分秒必争，无暇详细计较风险，成功的话可以丰衣足食两三年，严重失误则随时倒闭，对当家的来说是份刺激残忍的工作。相比之下，大集团是多元化生态圈，里面的动物各自生灭轮回，但生态圈不轻易消失。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主管不参与具体工作，奖金花红全靠表面功夫，要深谙外忙内闲之道，和适量制造集体危机感来彰显自己的重要性。法式帮

主的传统把戏是内部改组，将朝三暮四改成朝四暮三，弄得人人自危，其妙无穷，然而看多了会感觉烦闷。

时间到2006年底，我觉得隐退的时候到了，便跟主席道明退意。他要求我多留一年，顺便替他物色继任人。跟主席缘分不错，比较谈得来，便一口答应，结果留到2008年二月底才正式退休，不再为工作而工作。跟着下来的一年，我埋头创作小说「笙歌」的英语版 *Man's Last Song*，没想到背后同时有种无名力量酝酿麻烦，扰乱人生。

「葡国仔」在澳门监狱蹲了差不多一年后，突然致电香港廉政公署，指控「英法联」是他当年的行贿同谋，推翻了自己之前的所有口供。

为啥呢？还不是钱？由于澳门案情，「英法联」根据法律意见拒付「葡国仔」的顾问费余款，他因此而在狱中感到孤单不忿，越想越气，恶念萌生的话，可以理解，起码不难想像。

2009年中某个清晨，三名廉署特工拍我家门扰我清梦，将我拖进法律程序的大舞台。我当时已经退休一年多，过着类似法官的逍遥生活，心态与险恶世情开始脱节，脑袋不自觉返回原始的混沌状态，与年龄阅历不再相配，对眼前情况缺乏警觉，自以为光明磊落，何惧之有？于是挺起胸膛充分合作，有问必答，答必详尽，滔滔不绝，从不同角度主动帮忙分析前因后果，俨然官方顾问。畅谈一整天后才察觉到他们的问题重复又重复，越说越糊涂，分明有诈！

经此一役，我会奉劝所有不幸被邀协助调查的无辜人士被盘问时要遵照游戏规则，千万不要作任何解释来自证清白，免得被专家断章取义，混淆时空来制造入罪空隙。在这情况下，找律师，然后一言不发，被拔指甲也不吭声。

本来廉署的工作是维护法纪，保持社会廉洁，实在不该拒绝合作，但除非你热爱麻烦，否则别无选择。一般的警察不愁没有案子，无必要造案搵食。廉署人员受雇于短期合约，而由于他们的前辈功绩显赫，导致贪污式微，案件求过于供，无意中削弱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失去饭碗保障，造成部分人求案心切，也算莫大讽刺，实在令人遗憾。總調查主任曹永年一案，有圈中人士认为只不过冰山一角。不论这说法是否准确，做疑犯的还是小心为上。

好奇心严重失控是我人生烦恼的一大根源。在淡静的退休生活中突遭有关当局拘留盘问，晴天霹雳之同时颇感新鲜刺激，对着调查员口没遮拦，惹来麻烦也算自作自受。幸而在拘留所睡了一晚之后，脑袋突然清醒过来，明白事态不妙。回想昨天，盘问过程明显有意将时间线上的事件混淆，甚至本末倒置；稍不留神，老实合作的回答随时可被编辑成自证其罪的供词。我于是一反昨天常态，坚决拒绝合作，要求立即致电「英法联」。公司第一时间派来戴力律师，那是我们首次见面。他当时只有一个收费不菲的法

律意见：啥都甭说，守口如瓶！调查员见状知道没戏，便将我释放。后来才知道约翰昨晚就在隔壁看天花板看通宵。

接着下来的几个月毫无动静，廉署再没有与我或约翰联络。

妄想开始浮现：几个月前的事件只不过无风而起的浪花，瞬间自然消失于大气之中，不了了之。正当乐观情绪酝酿之际，约翰和我接到起诉通知，罪名是「串同在澳门提供好处」。提供好处就是行贿啦，何不大方直言呢？然而就算指控属实，也不关香港屁事哦！澳门与香港虽然同属特区，但行政与司法完全独立，互不相干，此井水不犯彼井水，香港什么时候模仿国际流氓搞起长臂管辖来啦？再者，经过传媒大肆渲染后，全世界都知道澳门全民互贿已有好几百年历史。更吊诡的是，人人行贿的话，众人皆没好处，一律没有优待，倒是个莫名其妙的公平竞争环境，何来提供好处的空隙呢？

可惜廉署与律政司对有关法理情的矛盾辩证兴趣不大，硬要凑合一宗跨境贪腐案。成功的话，两个部门都有机会越界张旗鼓，大展鸿图。

姑勿论官吏们横跨伶仃洋立案的出发点为何，起诉我们也不符香港普通法的基本原则。这并非主观臆断，而是从网上法律词典得来的结论：「一般来说，任何案件都不能单靠污点证人的声称来判案，必须有完全独立证据支持污点证人的供词方能入罪。」而我们的案件除了「葡国仔」的片面之词外，并无一丝半缕独立证据显示约翰或我或公司任何人曾与「葡国仔」串通。我当时对仍然天真，深信原则万岁，所以信心十足。审便审吧，越快越好，拖着烦。

「葡国仔」在澳门廉署与各级法庭所立的证供都在我方律师手上。这些供词互相矛盾，非常混乱，然而都指向同一基本事实：香港「英法联」对他与澳门官员的具体交往向来极少参与。现在突然反过来指控我们是同谋……「葡国仔」哦「葡国仔」，且看你如何自圆其说吧！

哈，想不到他被律师盘问时，不假思索地承认以往屡次撒谎，现在终于搬出实情是由于良心谴责。这诚实得不像人话的剖白可在香港法庭档案中搜寻。

当时心想：如此牵强的解释，近乎荒谬，法官大人不是三岁小孩，自然心里有数。

我的大律师接着使出绝杀，从容不迫地问「葡国仔」：「你记得这封信吗？」他将信件呈交裁判官，列为呈堂证物。「你经澳门律师发这信给『英法联』，白纸黑字要求付款，还毫不含糊地要挟『否则我保证会有麻烦』。当『英法联』经律师回信拒绝后，你只隔了几天便打电话向香港廉署报案，这一切都正确吗？」

我与约翰交换了一个喜悦的眼色，几乎跳起身鼓掌。

以书面实名勒索听落难以置信，却是「葡国仔」的特有手法。

在澳门的聆讯过程中，我们得悉他曾经将小股东在「马交营运」所得的续约顾问费的很小部分，以个人支票转付欧司长饮茶！若非审讯揭露，打死我也不相信会有人用私人

支票行贿，如此公开透明地犯法，肯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反映了濠江大佬们不以为意的心态。回想起来，约翰和我当初应该以此作辩：任何智商30以上的人都不会用支票付贿款，我和约翰大可要求智商测验来证明我们不可能与「葡国仔」这创举有任何关联……

「正确！」「葡国仔」大方地回答，声音微弱，充满悔意，明显自知百辞莫辩。

他跟着补充道：「我向『英法联』要钱，是希望将钱归还澳门政府来替自己赎罪。」据说他在狱中重新找到上帝，变了虔诚天主教教徒，上了赎罪瘾不足为奇，但是……旁听席上有人忍不住倒抽了一口空调气，有人低声窃语，也有人在偷笑。

「至于时间方面，只不过纯粹巧合，」他解释道。

一直低头做笔记的法官抬头望了证人一眼，看来心知肚明。

差不多四点，够钟欢乐时光了。法官如常宣布退庭，明天再续。

我、约翰和律师们到楼下喝咖啡，略为总结。我和约翰都喜形于色，看样子此案接近尾声了。谁知戴力猛泼冰水：「嗯，不要太乐观。法官与常人的思维不同，可能会被证人坦白承认撒谎感动，认为他老实可信。假如我是廉政坏蛋的话，也会教『葡国仔』从速招认以往口供不实，免得被我们在这无可辩驳的问题上纠缠。」

这谬论我早已听过，但仍然有些愕然。想不到他会在众多行家面前胡言乱语。

约翰被他吓得几乎失声，瞪大双眼说了声：「What?！」

戴力喝了口咖啡，然后一脸古惑地补充道：「当然，理论上廉署不应该有坏蛋的，我纯粹假设而已。」

代表约翰的大律师是个五短身材的澳大利亚人，在团队中毫无贡献，却收费甚高，据说因为他为人诙谐，在圈中人缘甚佳，是很多法官的宠儿。他经常口沫横飞地喷出来的笑料非常老套，毫无新意，只有「殖白老遗男」——大概六十以上，被舒适生活困在过气殖民地上怀缅往昔的白种男——懂得欣赏；然而不少裁判官和资深律师都是「殖白老遗男」。他与戴力相反，很懂得哄客人，你喜欢听啥他说啥，不另收费，充满令我无法放心的正能量。他看见约翰听完戴力的说法后脸色有变，便立即宣布今天异常顺利，值得庆祝，然后补充一句：「反正放心啦，鬼佬法官不会送鬼佬去坐牢的，哈哈！」

轮到我瞪眼了！不论他这话是否属实，也无法接受。假如属实，所反映的情况固然不可接受；假如只不过顺口乱吹，则对我严重冒犯。他明显忘记了我不是他们的同类，而香港早已不是英国殖民地了。

我立即要求澄清：「你的意思是英国法官不会判约翰坐牢，因为他是英国人？那么我呢？」众老外都静了下来大口喝咖啡，气氛变得局促。

「哈！第一被告无罪，第二被告当然无罪啦！哈哈！哈哈！」他眨眨眼，使劲强笑。

就这样，非常无聊地又浪费了好几个月，直至2021年2月29日，约翰和我终于被判入狱。戴力难以置信的预测几乎全盘应验，而澳洲状棍的高价「专业意见」始终都是一派胡言。

* * *



地狱重游

在空调气泡中生活了多年，早已忘记了回南天的滋味。

华南的四五月是年中最湿闷难过的日子。回归的南风将香港笼罩在太平洋的水气，令人感觉奄奄一息。在空调和抽湿机尚未出现的年代，墙壁满布水珠，沙发坐下去会湿屁股，上午出炉的面包，傍晚已经发霉，很难想象有人会歌颂春天。

五月的塘福，空气一天比一天黏稠，吸进体内沉沉的无法起劲，然而四周都添上了新绿，表面生气勃勃，掩饰了内心的烦躁和光阴流逝的残迹。对坐牢的人来说，本来天天一样，管他春夏秋冬，然而咄咄逼人的湿气无法忽视。

师兄们将粗厚的毛毯挂在床边围栏去水。不消半小时大滴大滴的水珠被地心吸力扯一满地，嘀嗒嘀嗒，弄得地台湿滑，进过要特别当心。估计干湿不均的毛毯盖在身上会比湿气均匀的被铺更难受，于是懒得仿效，可惜晚上仍有寒意，不盖被也不成。想到潮热多蚊的夏天即将到来，难免沮丧。

五月七号，指模房突然传召，通知我上诉庭接受了初步申请，两天后正式聆讯。

获批的话，律师们会同时要求保释候审。第一反应是压制幻想。有位狱卒不久前告诉我根据塘福经验，获批保释候审的机会极微，年中最多两三单，语气诚恳实在，令我毫无选择地泄气。

智者们都说「希望」这东西属高级妄想，并非我等凡夫说放下便放下的扰人情绪。这「好消息」带来的希望令我整天忐忑，神不守舍。

晚上，将过去两个多月来每天相伴的随身家当分托几位囚友，请代为保管。有幸不回塘福的话，欢迎睹物思人。他们纷纷祝我好运，肇兴叔郑重跟我握手，是自从荔枝角创业板黑帮阿Joe后第二个在监狱跟我握手的人。他比我小五岁，但经常将我看作小兄弟。不灵的口齿，断续的苦水，只有我会真心聆听。不回来的话，估计他会比较怀念这份过路友谊。

「谢谢你，肇兴叔！」紧握着粗大的手掌摇了几下，很想给他一个熊抱。

第一次出粮买的香烟已通通用来清还欠账，但很希望结清目前的预支服务，于是向阿叶借了六飞烟来埋单：两支是小龙替我紧急理发的报酬；四支给每天清洁五厂的越南仔。突然出册不埋单本来很琐碎，但我不想欠他们任何东西。阿叶不抽烟不吃零食，坐牢亦有些日子，是狱中富豪，也直觉知道与他会来日再见。假如此行有去没回的话，他大概也会怀念我这位囚友；他仍然不喜欢跟其他监趸打交道。

手臂缠龙的「阿华」——后来「古惑仔的中年危机」的主角——非常真心为我高兴，但显得有些郁闷，默默在床上翻读射雕英雄传。对他来说，我眼前的机会无论如何渺茫，也是高不可攀的奢侈。「希望」弊多于利这哲理，在没有资格希望的人来说是纯废话。道别的一刻，隐约觉得某天会出现一个有关他的故事。

翌晨早餐时，小龙过来祝我好运。我告诉他我已经退休，人生开始倒数，不倒运便满足，愿将好运都留给他，好好发挥。说的是真心话，并非江湖妄语。他死也不肯收下我的理发香烟，直至我要挟折断才勉强接受。

九点钟去指模房报到。

被发放六百四十六块四毛现金，是截至昨天的工资。签字确认这是正确公平的总数，与惩教署从今互不相欠，不能追讨。明天官司不顺，要打道回牢的话，这笔钱要立即归还财务。

「明白，唔该阿Sir！」

弄清钱银瓜葛后，到指模房办公室旁边的档案室坐候。有两名师兄文员当值。

只有知书识墨，没有暴力倾向的囚犯才有资格在指模房工作。其中一位师兄很健谈，原来也是廉署赞助来塘福暂住的，自我介绍是娱乐圈中人。我对娱乐圈认识有限，不肯定他是否公众人物，于是微笑点头不语，以免露出破绽，或被误认为造作扮无知。

这位师兄很少粗话，耳朵有些不习惯。由于在指模房工作会接触到内幕消息，所以他们基本上于其他囚犯隔离，吃饭睡觉放风也分开。其实保密是个无解的技术难题。从前竞投政府工程，在宣布中标公司之前数天，行家便已知道结果，因为有关部门的文员会开始影印工程合约；大量的影印工作很难保密。今天很多高层自以为绝密的档案和通讯，包括大老板关门浏览网页的蛛丝马迹，在伺服器管理员眼中都尽露无遗，大部分高管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和警觉。有又如何？难道要电脑盲的大班亲自维修伺服器不成？

东拉西扯，三个小时转眼消失。这里墙上有挂钟，时间过得更慢。幸好现在是经验囚徒，无端久坐这玩意儿在身上起不了作用，坐便坐咧，谁怕谁？屁股早已完成基本训练，多了两片圆圆的熊猫眼茧，粗糙硬朗，如无意外也是灰灰黑黑的，长在后面，没有亲眼见过。

「吃多士吗？」另一位比较寡言的师兄打断了我的遐思。

差不多午饭时候了，一天之中我最不喜欢的一餐。多士肯定比黄豆粥好味。

「你们有多士炉吗？」

「有熨斗，」他顽皮地笑起来。

「好哦！谢谢！」

一生人吃过几片多士呢？很多，数以千计，随时过万。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塘福吃了全世界最好吃的烤面包：热、脆、黄油香扑鼻，想起流口水。原来炮制绝佳多士要用熨斗，不是多士炉。出册后没有尝试复制，除了因为老婆不会理解，也不想破坏这香喷喷的回忆。

不知不觉又坐了三个小时。呆坐六个钟对监趸来说也是一个记录。开始担心是否什么地方出了错，又或许……

「365820？」阿Sir突然出现。

心想：阿Sir，你还见到其他人在这里呆了六个小时吗？

「Yes Sir！」

「跟我来！」

「Yes Sir！」

隶属厨房期数的「强哥」与我共享手扣。

囚车离开塘福双重大闸时，第一次见到探监人士的入口。老婆和阿辉每星期就是由这里进来探我的。探访入口的另一边有个体积不小的关公像和牌位。很多民间行业，尤其自觉有偏门成分的勾当，都奉忠勇无敌关二哥为保护神祇：警局贼窝，妓寨监狱，麻雀馆茶餐厅等都有关公神位，不顾他在天之灵左右为难。

经过关二哥时，诚心致意，顺便强力要求公理这次站在我方。

脑袋喃喃自语之际，第二扇门已徐徐打开。面对眼前景象，有些愕然。

囚车再次开动，我刻意只往前看。阿忠昨晚慎重告诫：离开监狱时千万不能回头，否则大吉利是，随时卷席从来。懂得避忌明显没有帮助他远离监狱，然而保险为上，宁信其有，于是一心不乱，瞪眼直望。

「同僚」强哥看来四十多，一般高度，与很多师兄一样，外表瘦削强悍，是不靠肌肉也能熬能耗能吃苦的强悍，不是冲锋陷阵的强悍。他似乎很友善，但暂时不大吭声，与马拉相比是个哑巴。

相互微笑点头，没有交谈。

为了管控期望，脑袋里尽是悲观预测：明天刚好遇到法官心情恶劣，认为约翰与我罪大恶极，判刑三年实在不够：「我对裁判官所判刑期深感震惊，必须趁这机会纠正！」接着用粗大的食指指着我道：「尤其是你！在狱中对司法系统诸多批评，以为我们不知道吗？没想过在狱中写的每一个字都会被我们监察吗？枉你自作聪明一世，连最基本的牢房规矩也不懂！藐视司法，兼且浪费本官时间，现加监三年以资公允，退堂！」

Cooourt!

不期然打了个冷战。

以前会认为这结局绝不可能，现在知道只要够倒霉，啥都可能。

幻想中的大老爷假发冲冠，怒眼圆瞪，成功管控了期望。

船上只有我和强哥。他浑身蓝色花纹，定看怕晕眩，于是尽量回避眼光，所以看不出是什么图案。

他八年前「走粉」被抓后，弃保潜逃入内地。当年小规模贩毒仍然可以保释候审，现在一律收押，可能是强哥这辈所赐。

过了深圳河，他竟然找到正业，还堕入爱河，结婚生子，扎实重新做人，生活幸福。可惜四岁大的儿子由于爸爸的暧昧身份，不能与其他同学过境去香港参观，令强哥心痛懊恼。爱子心切，他决定找律师询问如果自首的话后果如何。律师说法庭比较欣赏坦白自首的人，加上他的案件已时隔八年，估计两年刑期便可埋单。他于是安排家中事务后到罗湖海关自首。

结果真的被判两年，不多不少，他的律师似乎有些料子。

「我反正眼鼻敏感，平时唔得闲睇医生，咪索性利用呢段时间打理一下啰！」从未想过有人会利用坐牢之便调理平常没空照顾的身体。强哥今天去荔枝角，只因明天要到医院复诊。囚犯去医院要上腰链，有如人形疯狗，替沉闷的候诊室增添不少气氛。

一别两个多月的荔枝角竟然有不少改动。我和强哥被带到不久前是女囚宿舍的新翼，是翻新过的地狱牢房。冲凉后去用饭，饭堂内零零星星有几个其他犯人，坐对面的ON老外是加拿大人，交谈之下原来是我读学士的温莎大学师弟，我是他名副其实的师兄。他主修「犯罪学」，可能误解了学科的原有的目的，毕业后从事犯罪；名牌上注明的罪行是「行骗」，所以他的话不能当真，然而不论真假亦颇凑巧。

强哥经常看医生，是荔枝角常客，非常熟悉这里一切。

我们被指派到一间四人大房，里面另有两位师兄，也来自塘福，由于医疗原因暂居于此。其中一位踢球踢断了胫骨，每隔几天要复诊一次，物理治疗。他们与强哥经常在荔

枝角见面，是哥儿们。我也算是塘福人，很快便被接受。人真奇怪，就共同讨厌的共同也是共同，可增添亲切。哥儿们闲话塘福，像隶属同一部队的军人，被俘后在战俘营诉说排里的往事。

睡得很好，完全听不到猫叫，与两个月前有天壤之别。

大清早有送餐服务。不知什么原因，漏了我的一份。难道命中注定的监房膳食配额已经吃完？就当是个好兆头吧。

「你上法庭，一定要食饱哦！」强哥非常坚决。

「放心啦，强哥，唔食一餐早餐唔会死嘅！」

「唔得唔得！」他掏出两包饼干塞进我手里。这是塘福兄弟给他的紧急干粮。由于经常要请假，他工资微薄，是个穷监趸，囚友们清楚做犯人的随时要坐上好几个小时没饭吃，所以替他准备了一些干粮，以备不时之需。婉拒不来，唯有接受。想不到他染上了医疗阿Sir的喂药习惯，定要我当场将苏打饼吞下才放心。在狱中，两包苏打饼是大人情。过了今早，我和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见，新知不会成旧雨，萍水相逢，这么热情干嘛？对调位置的话，我绝大概率——99%吧——不会如此慷慨。我辈小中产热爱囤积，常备不懈，一下子很难改变。这些监趸又一次令我自惭内疚，真妈的！

早餐后被带到指模房，强哥瞬即在人海中消失了，本想跟他道别两句，再谢他的及时饼。跟着混乱的人潮转了一阵子，见到空位便坐下来等；我已是监房「老屎忽」，没有半点儿多余焦躁。一位印裔狱卒跟我聊了两句，我开玩笑地提到今早的送餐服务漏了我，想不到他紧张起来：「唔得！空肚上庭点得呀！」我来不及解释，他已经叫一位当值师兄去取早餐。上次过界前提点我去找福利官的印裔阿Sir是他吗？当时头脑混乱，没有看清面目，但模糊的印象告诉我不是同一个人。又再暗自惊叹：「何以这人间地狱有这么多好人？」

一点也不饿，但为了表示尊重，吃得干干净净。

吃罢早饭，被派回常服，换上后匆匆上囚车，无需干等。车上另有三数犯人，都分隔而坐。小间隔像天主教徒的告解室，仅可容纳一人。独自在小间隔内调节呼吸，默诵心经。

想不到连高等法院也要跟关公打交道，在地库停车场入口设了牌位。我微微点头致敬：二哥您好！

在六十九号囚室继续默诵心经，一遍又一遍，提醒自己一切皆虚无，假的，不要认真，更不要痴心妄想……心为道宗，心乃祸根。

一位阿Sir押送约翰经过。他两眼直望，看不到我，一直走到走廊尽头。他西装笔挺，穿了笨重皮鞋走路似乎比穿拖鞋更轻快。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来！」一位狱卒突然出现，打开闸门。

「Yes Sir!」

十点不到，好像已经忙了一整天。不肯定早起是否有益身体，感觉活多了却是事实。法官大人已经上坐。这紧张关头，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又一个沉闷平常工作天的开始。

* * *



《叁》

被困的遐思

自由幻影

自由一词在近代非常流行，然而不少誓死捍卫自由的人似乎从未思考过自由的基本性质或定义，本身的「自由」也未曾受到威胁，却照样着魔，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在塘福操场上，这类问题每天伴我站桩，打发时间。学武之人站桩以锻炼意志，积蓄能量。我站桩有形无实，脑袋天马行空，任意胡思乱想。

看周围：一群小师兄追赶着皮球，高喊「呢度！呢度！」都希望将球控在自己脚下；小撮犯人张口围观电视机内的日本怪兽决斗；三五囚友绕着球场散步闲聊；忽然一阵笑声由乒乓球桌方向传来，接着是友善恶毒的粗话喊哈哈；寂寞的小龙独坐一角自修英语，心念一处。

大约一小时后，热辣辣的晚餐已准备妥当，无需操心。湿炸鱼毛虽难吃，但据说营养丰富，咽下便算成功。饭后抽口烟，快活过神仙，剔牙看电视，盘碗有人收，如此生活客观说颇为写意，是不少人的梦想，为何绝大多数囚犯都无法安享呢？除了马拉和台湾两位老实人外，很难找到一位师兄会正面评价狱中生活。看似理所当然，坐牢是惩罚，被罚者开心满意有违常理，苦盼出册脱困才是正常思维。然而出册为啥呢？根据我的小小民调，最热门的答案竟然并非与家人团聚，而是重获自由！

自由可贵，被剥夺了的自由更是神性。

敢问何谓自由呢？

一个非常朴素的现实问题，却从未好好想过。就算正在塘福受靶，天天引颈盼自由的师兄也没有认真尝试过了解自由的面目。反正自由可贵是硬道理，人所共知，问是多余。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均可抛！」是匈牙利诗人山多尔烱灸人口的名句，浪漫得很，却充满矛盾，缺乏逻辑。假如他笔下的「自由」单指解放被劳役的国家与人民的话，最后两句的气概可以理解，值得尊重赞赏。不过在个人层面，抛

弃爱念亲情以换取绝对自由只会惹来冷冰冰的空虚孤寂。至于没有生命的爱情，对凡人来说更莫名其妙，没有可行性，与革命事业亦扯不上关系。然而逻辑颠倒的文字自由奔放，简单直接，不烦大脑，曾经迷倒了十多岁时的我。

山多尔二十来岁便死了，生命、爱情、自由，一切归空，没有机会让人生与时间考证为赋新词诵自由的美丽诗句。

我完全无意贬低或挖苦自由。自己的天生缺陷之一就是不服命运指使，执爱自由自在。但此时此刻被迫在塘福花厅的嘈杂声中沉思静修，望着网外的浪球和一群失去了自由的人，不由自主地思考着何谓自由。

自由并无准则，近代却被疯狂追捧、浪漫化、神性化。在很多政治宣传中，「自由」往往与「民主」挂钩，尽管两者并无任何必然关系，反正硬邦邦的逻辑已不合潮流。

表面看来，阐释人身自由并不复杂：假如一个人爱去哪便可以去哪，无人干预阻挡，便算得上有人身自由吧？然而这自由的大前提是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爱去哪去哪」，没钱没自由这现实赤裸裸地不公，却被酷爱公平的信众赤裸裸地拥抱。再者，连有财有势的人也不一定有条件「爱去哪去哪」。举个荒唐的例子：假如英皇的愿望是明年退休让位移民中国，到昆明养病定居，他有这份自由吗？

思想与精神自由又是另一码事。

首先，除了强用手术或药物改造等手段外，思想和精神都惯性不受控，连主人的话也不听，可况外来力量？先要搞清楚，限制表达并不等同约束思想。你暂时够凶的话，君子不吃眼前亏，你逼我说啥我嘴巴说啥，边说边笑，务求阁下满意，但嘴巴对上的脑袋会自行脱缰，另有主意。你根本无从确定我口是心非，又何来约束思想之谈呢？假若我本来就没有思想，那又另当别论，但道理上不能控诉别人剥夺了根本不存在的「思想」的自由发挥。

别扯太远了.....

回到操场上的现实，所有在囚人士，包括自己，都不愿意牺牲自由幻觉来换取写意的花厅生活，就是那么简单。很明显，我们心中的自由属于身体行动上的自由；精神自由这东西虚无缥缈，属吹牛范畴，可以暂且不理。

然而无法暂且不理，时刻都要面对的，是行动自由在真实世界中不能缺少的基本条件：钱！

坐公交也没钱，哪来行动自由？远走他乡寻找更虚幻的自由？走呗，有钱吗？大部分师兄在狱外的生活与绝大多数人一样，平时都没有自由睡饱才起床、只做合意的事、只与自己喜欢的人共处，或任意品尝美酒佳肴。有些囚友出册后，回去的「家」是中码棺

材大小的笼屋，还不能老在笼中呆着呢！不干活的话，笼屋也住不起。每天出卖劳力十多个小时，像工蜂，却没有工蜂的奉献精神，嗟乎。

那么巧，刚想到工蜂便飞来一只，在我注目的足球上嗅探一轮，发觉没啥好吃便赶紧飞走。时间有限，忙得要死。

蜜蜂自由吗？自由的话，为何会自愿为奴，拼了小命吸蜜采粉以供养一群忙得连「谢谢」也懒得嗡嗡的同类呢？诗人总喜欢以飞翔比喻自由；在他们眼中，会飞的众生都自由，工蜂却自愿为奴，分明打脸。本可活上几个月的小工蜂，一般都只能忙上几星期便活活累死。一生光棍，不为爱情捆绑，没有家庭负担，春暖处处野花香，何不活在当下，找一口花蜜吃一口，之后找个树洞打盹，潇洒享受短暂一生呢？蜜蜂明显不相信「不自由无宁死」这套，宁愿牺牲自由换取早死。难道他们身上有隐形枷锁？

看来蜜蜂与穷人都没有充分发挥自由的条件：一个被本能所困，一个被金钱所限。

有物质条件的人又如何呢？大家都说金钱买不到真爱，但权贵能换来自由吗？

很难想象自古到今的中外权贵活得自由自在。从某角度看，他们比塘福之友更不自由，因为监禁他们的力量更强大无形；而由于不清楚自己被啥所困，连越狱的白日梦也无从做起。

没钱没自由，有财有势也不一定自由，那么满街蠕动的小中产呢？

他们衣食无忧，没有名利负担，然而每清早被自定警号惊醒后，余下的时间都要受外力约束、牵引，跟着别人所安排的节奏打滚。大热天时穿西服的人，如何看都不似自由人。打工仔每天三餐中起码有两餐要与时间竞赛，三扒两拨狼吞虎咽，没有囚犯用膳悠闲，细嚼慢咽，闭目吸收每粒米饭的碳水化合真气。下班时间一到，囚犯急刹停工；有抱负有房贷的白领则自愿加班，发挥蜜蜂精神，死而后已。

终于下班了，又如何？没有犯罪记录的中产良民拖着疲乏的身躯回家后，还不是看电视刷手机，跟家人无厘头无意识地闲聊？能够畅所欲言的话，闲话家常诚然一乐也，可怜心中屈闷却不愿与家人诉说的好汉多的是。在家也得应酬，胸中憋气难舒，哪有师兄们吹牛皮过瘾？在花厅可以躺平床上吸烟，有家室的小中产有这分不应该的自由吗？鬼祟抽烟，因为爱你的人要你保持健康，以便明天，后天，大后天重演与今天大致相同的剧目，直至退休，直至……嗯，自由？此话怎说？

越想越不明白，为何被困于此的人都死想出去；凡事想多了必然糊涂。

莫非渴望自由只不过是人云亦云的流行滥调？然而经过一轮独脚脑震荡后，我倒稍为明白自己为何想回家了。虽然退休后的家居生活与塘福的日子大同小异，但我与家人无所不谈，而家中的廉价寝具比这里的舒适太多，太多，太多了。

师兄们常挂嘴边的另一出册诱因是女人，还指明是按次收费的女人（他们极少拿不收费的老婆或女友来做话题的）。除了女人，另一个经常被怀念的东西竟然是垃圾食物，非常意想不到。经常听到「出去首先整番碗公仔面，咪卵讲笑！」还有……

「排队！」阿Sir的呼喊打断了思潮。

众人擦着地台，往阿Sir的位置挪移。

「排咪排啰，使唔使咁大声呀！」排队小事，用不着粗声大气哦，阿Sir！

从前的狱卒有哨子，时代进步后反而要喊破喉咙。正在踢球的听而不理，继续攻守，直至皮球越栏而出，才过去平台换回拖鞋，留下一大堆热烘烘的白饭鱼波鞋。

我做了几下前弯来放松站了一个多小时的肌肉，拿起随身家当，慢条斯理地归队，没啥好急滴。

为什么蜜蜂不叛逃呢？为何我们都渴望出狱呢？究竟何谓自由呢？晚上，一边吃着软绵绵的面包，一边与这些无厘头问题继续纠缠。

面包黏在上颚，像泥胶，用手指也无法彻底清除，需要用水冲洗吞服，但浑身肌肉的师兄正在将两个水桶不停地抓高放低：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假如这不是自愿而是惩罚的话，定必构成虐囚罪。不敢打扰他自我虐因为乐，唯有耐心等待。

在他旁边，肌肉不发达的年轻古惑仔今晚上玩「打靶」：猜拳分胜负后，倒霉蛋面向墙壁，拉下裤子。五步外的哥儿们用橡皮圈和「纸弹」射臀，噼啪声与笑声交杂，气氛欢愉。斜对面床的国内同胞在下棋，心无旁骛。深陷中年危机的过气叔父阿华第一百次重看「射雕英雄传」，津津有味。咕噜在床上埋头翻阅局部分解了的圣经，寻找救赎良方或驱魔灵咒；出册在即，自由在望，他一天比一天消瘦，脸色一天比一天凝重。自由真的那么可怕？

我试想一个在集中营出生长大的人。

他自小便听说外面海阔天空，空气自由，爱做啥做啥。「这里是地狱，外面是天堂！」几十年转眼过去，营中长大的中年师兄突然接获通知，明天独自出册，晴天霹雳，心情比咕噜现在的更复杂彷徨。太阳出来，他便要初次面对自由，细思极恐，彻夜难眠。翌日清晨，他可能跪地哀求狱卒让他留下。面对完全陌生的自由，与死亡有何分别？就算深信死后可移居天堂享永生的虔诚教徒，病重时都会祈求痊愈，能拖则拖，极少会恳请上帝从速处理，收己归天。幻想中的集中营之子何尝不是这个心态？咕噜又何尝不是这份心情？

然而集中营门大开的話，所有人都会争先恐后逃跑。

怕死的人不一定惧怕世界末日；有众人陪伴，更恐怖的场景也可以变得热闹。试想全人类手拖手上刀山下油锅，集体高歌，是史诗级的兴高采烈，可发展成一个独立故事……

啪！哎呀！啪啪！哎呀哎呀！丢你老母哈哈！

一阵欢乐的打靶声打断了我的创作思潮。

纸枪队越走越近，离开死囚的光屁股只有两步之遥。

哦，原来换了靶。绰号「猪腩」的「官方笨蛋」光着屁股，双手推墙，连声惨叫。每当猪腩受靶，行刑队都会走近几步，百发百中有回响，劲力十足痛归心。猪腩永远不会回头看个究竟，可能他担心回头揭穿真相的话，会破坏他在这游戏中的独特角色，不再受哥儿们欢迎。

突有所悟！我们追求的并非自由。

相反，人其实心底里最希望活在熟悉的情境，应付擅长的单调，和得到认同。莫笑羊群，人追求群体认同的本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一旦有足够人鼓吹独立思维，高喊自由万岁，路人甲乙丙便会热情加入：「独立思维！自由万岁！」。小黑帮表面崇尚自由，放荡不羁，集体扮酷，无非同侪压力而已。大亨躺在乱花十世也花不完的金山银山上抱怨工作太忙，没有私人时间空间，却宁死不休，亦出于同一心态，同一不自觉的需求：继续在熟悉的常规中熬完此生。连最不守规矩的小孩其实也依赖规矩以安心。试想一个小孩来到这个怪异陌生的尘世，没有任何规矩可循的话，成长过程会是多么的茫然，多么的不踏实。

可能人类的潜意识早被基因锁死，只有很少部分变种异类能够真心享受无拘无束；然而出轨异类一般不受欢迎，由商业机构到教会到黑帮都会排斥。

打靶队终于收工了。猪腩趴在床上屈起双腿装轻松——不痛不痛！丁点儿也不痛！

几个年轻古惑仔站在床边重述如何「在宝勒巷打佢老母肥閼哈哈」的英雄往事。这故事的所有版本我都听过多次，小黑帮讲累了要休息的话，我随时可以顶上，保证不会遗漏失真。

健身师兄终于举重完毕，到厕所擦汗。

我喝过水后刷牙洗脸，准备睡觉。部分灯光即将熄灭，鼻鼾与梦魇会相继登场，不知不觉中太阳又会如期在东边升起，落山前我们又会吃炸鱼充饥。明天将会发生的事情大致可以预测，当下心安。

世上没有正常人愿意做奴隶，然而一般人在潜意识中同样不希望面对真正的自由。原因很简单：应付不来。

突然想起「自由自在」一词。传统上中国人较常用的词是「自由自在」而非单单自由，想落道理甚深。能够自在面对人生起落无常，凡事处之泰然，则无时无刻无处不自由。不能自在的话，自由毫无意义，甚至令人惶恐。当然，做到自在随心需要很高的境界，并非说说那么简单。

自在再进一步，更是逍遥……

「出去之后，首先整翻碗餐蛋面，然后去搵只鸡丢镬劲嘅！」小师兄兴奋地宣布。他大概出册在即，自在在望，恐慌之余，唯有借熟悉的工业面条和廉价妓女来给自己一个麻痹的目标。

够啦，希望今晚上睡得自在。

* * *

公义蜃楼

公平公义比自由更难掌握

一般人可能并不真正需要自由，却真心渴望公平

起码希望自己的人生比其他人的更公平

有钱人说：人生根本就没有「公平」这码事，真的吗？

公平比自由更难掌握。

虽然大部分人不一定清楚何谓「自由」，但绝对「不自由」则比较清晰客观。比如监禁会剥夺自由，这说法不会引起太大争议。公平公义不同，无论公与不公都很难说死说准。人人心里明白无制约的自由会破坏最低限度的公平，导致天下大乱，然而制约手法与力度很难有共识，最终唯有妥协，结果人人不满，只不过程度问题。

千百年来，有关公平公义的问题困扰了无数圣贤哲者、君王政客、老学究、革命家、大老板与打工仔。一个大多数人认同的公平原则是社会的基本凝聚力与和谐基础，然而经过世代顶级智人的思考、钻研，公义依旧没有普世准则，甚至越辩越模糊，分歧越大。所有公平机制对受影响的人来说都不大公平，外人看来更有不少令人费解之处。一个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伟大目标，搞了几千年，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世上仍然各有各说，南辕北辙，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有时连沟通了解也困难重重，更莫论普世兼容了。

古代的理想主义圣人认为最完美的制约是个人修养，然而依靠人人自觉自律不切实际，唯有靠司法刑罚来勉强维公义，可惜司法制度有点儿像细胞分裂，一旦出现会不断自我增生壮大，任其发展会变得过度繁复，甚至产生癌变。今天不少发达国家的司法细节，曾几何时是文明典范，今天却变得吹毛求疵，偏离常识，漠视人性。一个与群众直觉认知脱节的制度，又焉能让人感觉公平公正呢？反正千百年来，智人在重重心理矛盾

与现实碰撞之中不断实验，时进时退，轮番创新复古，却始终无法弄出一个所有人都信服的安排，最终全人类都抱怨人生不公，社会不公，只不过程度有别而已。

也许公义类似财富，一般人永不嫌多，盲目追求，却极少花时间究其本质。

趁着坐牢有空，将这难题思考了一下。

孔夫子说「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此话不差，但无论在孔子生前还是死后，一切试图均分的社会实验都不算成功。在全球化日益复杂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资源分配被系统性地极度扭曲，无论如何衡量亦与公平公义相去甚远。绝大部分社会的内部分配也好不到哪里，离开天下为公的理想可能比春秋时代更远。夫子曰得没错的话，天下大患矣。

飘忽善变的民调显示，上一代的美国人比其他地球人更觉人生公平。

这相对乐观情绪可能是本性天真所引发的幸福感，亦可能反映了他们在行星上所得资源比例较高，促进了满意程度。然而美国的内部分赃并不理想，充满隐患。财富换来的影响力过大，除了贫富极端化和社会阶级凝固化，亦背离了早期美利坚移民的尚勤精神。继承了巨大财富的子子孙孙，早与勤劳扯不上关系，含着大串金钥匙出生的人甚至蔑视和厌恶劳动力所带来的臭汗味。他们未出娘胎便已经享受着上代资本买来的特权，毫无遮掩地捍卫不公，与封建世袭的权贵无异。

以资本主义价值观搭配机械化的技术法治来维持公义，是人类的一种新尝试。香港同样高度依赖资本来调节社会资源，亦长期习惯了西方的法治模式；美国人追求公义的经验很值得香港参考借鉴。

美式法治理念影响全球数十年，早应检讨修正，与时俱进，却不幸被利益阶级劫持固化，变本加厉地依赖技术条文，忽略了一般的人情道理。盲推司法独立而罔顾平衡机制，纵容司法精英金钱挂帅等，都是非常严重的基本问题。

在金钱推动的说客文化之下，法律变得荒诞繁琐是早晚的事；只有高价律师才懂带路的司法迷宫极度偏袒了有钱人，间接将不公制度化、合法化。香港的情况未至于此，但这趋势在法治牌匾下不乏信徒拥趸，值得留意。一切人为制度，假以时日都会因利益集团的出现而固化、变形、失却初心，司法制度亦然，这可能是富不过三代的科学基础，也是人类社会需要不时注入新能量，甚至彻底革命的原因。足够警惕，不断自我检讨改革的话，可望延长历史周期，但人间没有长生不老药。

不少人似乎非常尊崇「程序公义」与法律的技术层面，视之为神性不可侵的法治基石。凡事有规矩可循当然是好事，然而机械化的程序与公平公义并无必然关系。相信程序即公义的话，法庭大可由人工智能AI大人主理，法官们回乡隐居好了。靠人肉法官判案有利有弊，好处是在过程中注入人性判断，平衡法理情，弊处是法官有齐人性的诸多

缺点。再者，由于技术错误而释放一个毫无疑问有罪的恶棍除了荒谬不公，亦有损法治的原意和精神，是荒谬的公义倒退而非进步。

承自英国的「三权分立」，在维持日常社会秩序中能够发挥一定作用，并非毫无是处，然而概念与口号中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在实行中存在巨大差异，需要认真了解，不应盲目接受。

根深蒂固的机制，就算明知不足或过时，也需要极大的魄力和时间去改变。认真了解本质是第一步。

首先，高度独立的司法系统近乎无法无天，连行政高官和立法委员都难以制衡，在实行上弊端甚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汤玛斯的贪腐事件证据确凿，却很爽快马虎地被扫入地毯底，公然不了了之，其他大法官亦毫无忌惮地官官相卫。这近期案例只不过冰山一角。说到底，法官无论如何产生，也必须以服务整体社会为大前提，接受合情合理合时宜的制约，不能像封建贵族般享有终身特权。

其二，一旦牵涉到政治层面，所有表面信奉司法独立的国家都暗地里有行之已久的「沟通渠道」，这安排有实际需要，无可厚非，留心的话，例子多不胜数。以为大英帝国的司法传统大公无私，凌驾政治目的——尤其重大国际政治目的——是非常幼稚无知的看法。

其三，英治时期的香港起用大量完全不明白中国社会的洋法官来主持公道，辩称可以减少「利益冲突」云云。实际上，一个不熟识本地民情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主持公道，亦不一定没有暗盘利害关系。回归多年后的香港，却仍然保留着这殖民地遗风；有些本地华官虽然挂着黄面孔，能说阴阳怪气的中文，但几十年来生活在海内外的高档平衡宇宙，从未体验过公交地铁和街头小吃，基本上与草根平民老死不相往来，又如何能在民间公正判断是非黑白呢？超然法外的大老爷们与社会严重脱节，高官不接地气之风，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同样地，缺乏企业运作知识的法官对合情合理合法的商业行为缺乏认知，却有一锤定音的权威。这方面我、阿叶、阿年都亲身领教过。

晚上回到宿舍，尝试在小哥儿们猜拳的声浪中继续我的公义白日梦和笔记。

背脊满布瘀红玫瑰的黑帮哥哥连输了两轮，几分钟内喝进两大盅水。虽说喝水有益，但这个灌法有些危险。

在理想世界中，收获与耕耘有一定的合理比例。然而世界并不理想，一个人的努力在别人眼中可能毫无意义，甚至是违法行为……

「丢！唔公平！」红玫瑰终于按耐不住，高声控诉人生不公。他嘴硬不服，却基于健康理由在哥儿们的嘲笑声中黯然出局。

想了一整天，结论不外乎全人类不想自明的老生常谈：在现实世界，没可能令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被公平对待。

那是否代表人生压根儿没有「绝对公平」这码事呢？

看来别无其它结论，除非……除非真的有因果业力，多世轮回？

从工科生的角度分析，生命不断轮回比一次过在这小行星偶然出现，无厘头无目的地扰攘几十年后灰飞烟灭的可能性要高出很多，也比死后安坐上帝之右永恒傻笑更有科学味道。伏尔泰说的没错：「轮回再生与只活今世同样不可思议，并无分别。」我更认为只活今世比轮回再生的可能性相对更低。

环顾人类自以为看得见认得出的穹苍宇宙，没有任何东西会彻底灰飞烟灭；所有物质和能量都在无止休地按照某种幽冥定律变化，色空交替。远的不说，我们的身体无非一堆盘古初开时爆出来的碳氢氧氮磷等化学分子的因缘组合，每隔一段时间轮替换班，但假如能够人工合成，精准复制的话，只会弄出一条科学怪尸。

人只不过是暂时有生命的行尸，也不自知推动这死尸的生命力是啥，试问哪来底气假定这神秘的生命力是宇宙中唯一不演变不回收的东西呢？更合逻辑的假设是我们的生命力一如宇宙中每一粒的微尘，每一卡的能量，同样被某种轮回力量操控牵引，遵循着我们无法思议的自然定律冲向未来。人类对此定律一无所知，千百年来只有瞎猜。在众多猜测中，我觉得「业力」概念比较完整合理，便姑且称这自然定律为业力吧。

由社会公义扯到轮回业力似乎有点远，有点玄，但所有人间课题，一直追问下去都会变得玄之又玄，没有例外。

真有业力轮回，隔世因果的话，很多的「天生不公」倒比较容易解释了。

假如我观察一个陌生人24小时，会发觉很多事情无法解释。他足不出门，毫无贡献，却在邮箱收到一张支票，简直不劳而获！到了晚上，他无缘无故被警察上门带走，太冤枉了！然而清楚他到目前为止的人生的话，会发觉今天的一切都有其因。从轮回业力角度看，只看一生的际遇与观察一个人的某一天同样不全面。

不过轮回业力就算合理，也会带来现世矛盾。

「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有警醒良知的恐吓作用，问题不大。但「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肯定会成为压榨劳役的借口和种姓观念的凭据，用以「证明」被剥削的人由于前生所为，今世正在偿还，剥削者只不过收取微薄报酬替天行道而已！

盲目宿命亦会大大削弱人们追求公平的天性和奋斗能量。

哎呀，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唯有目光如豆，聚焦今生看目前。

只看目前的话，公平也有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角度。

一个人是否成功快乐，第三者很难得知，却乐于猜测。不少人认为有钱有权自然快乐，无财无力活着受罪。然而有财有势的悲剧人生比比皆是，甘贫乐道的自在幸福亦不太稀奇。反正不论人生的剧本源自业力还是纯属偶然，幸福和财富都没有必然关系。奇怪的是，身在塘福的师兄们似乎对这一点道理特别不认同；他们有个共同迷信，就是金钱万能；钱基本上可以解决一切，令人生美满。这盲点可能是他们今天聚首塘福的原因之一？

跟师兄们闲聊时，遇到合适机会会带出「公义」话题，以为他们会借题发泄满腹牢骚，让我乘机吸取经验，窥探心态。想不到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兴趣研究什么公义公平，也没有任何控诉人生的冲动。更意想不到的，他们都认为自己因为穷才在法治天秤上老处下风，理所当然：「嗲！有钱咪有公义咯，咁卵简单！」在金钱与公义这重大关系上，这班穷师兄的见解竟然与索罗斯或盖茨之流甚为相近。大概他们心理上与封建社会的农奴相似：接受现状是最简单实际的生存之道。什么公平公正，社会公义等，只有吃撑了等拉的人才会好奇。在他们眼中，有钱必然有公义，所以千方百计都要搵钱，无论如何都要搵钱，没钱说啥都是扯淡，因此连头脑聪明的师兄也会为了发急财而冒蠢险，结果又进监房穿拖鞋。

公义与金钱的关系真的如此紧密吗？让我们尝试从数据中发掘丁点端倪吧。

美国法庭的定罪率非常高，但其中只有大概百分之二——没错，只不过2%左右，都是官方数字——的案件完成审讯程序，其余绝大部分都是经「认罪协商」定罪的。为啥呢？很简单，律政司有无限资源，穷「疑犯」没钱纳保，关押候审，很容易倾家荡产，而结案遥遥无期，今天死硬不屈的话，先再关几个月，玩玩程序公义吧！时机成熟，辩方律师与控方协商后会建议疑犯「认罪」，速速了事，反正认罪后刑期不会超过已经熬过了的还押期，可立即回家吃饭，否则随时再搞几年，自己决定吧。我是疑犯的话，也得乖乖认罪。不要说穷人，连有头有脸有后台的受害者如孟晚舟、阿桑奇等，最终也得勉强含糊「大概认吧」，斗下去是终身监禁。

民事诉讼，更是如此。理直气壮的穷人为了原则，下不了气，一心要与有钱佬对簿公堂玩官司？好哦，看你有多少金钱、时间和精力吧！没有一个愿意主持公道的政府代出头的话，穷人与财主在司法领域单打独斗，胜诉的机会眇乎小哉，微乎其微。

从师兄们的角度看，「希望」与「安稳」二者不能兼得，只能选其一。明知铤而走险凶多吉少，却可带来几分希望，更低的概率也有赢面，胜过原地踏步。安分守己不冒险的前途会更稳妥，可测性较高，但测出来的结果是一辈子挨穷。而一旦踏出了以身试法的第一步，便通常不会多想，甚至刻意不想。沙场上的士兵，不会在休息时段盘算下一轮冲锋陷阵被炮火打掉双腿的的机会率。

再者，在现实中并非每次作案都会被法网兜个正着的。就算今次落网被控的过程有欠公允，想到自己过往五次犯案都没有被抓，心理便会找到更高层次的平衡点，安然接受裁判。荔枝角的偷车贼便是这个心态。天天违例泊车，三星期后才第一次收到罚单，有公平意识的人会庆幸好彩，感恩盈利，不会抱怨。

一连串的问题似乎反映了某些自古存在的人类现象，看得见摸不着，幻有幻无，像海市蜃楼。

盖上笔记本子，将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问题发还时间，继续发酵。

浪费了一整天，感到充实从容，毫不可惜，坐牢就是有这个好处。

* * *

闲思修

笛卡尔凭一句「我思故我在」成名，然而他不思不考浑噩过活的话，也大概率曾经存在，大不了不知不觉，被本能带动打滚，饮食男女，生老病死，蹉跎一生，稍为庸碌而已。

思考不一定是笛卡尔所假设的存在大前题，但绝对是认识人生的起点，究竟真谛的必经之路，虽可令人迷茫，却是人与自身兽性斗争的主要手段，甚至唯一手段，因为只有经过思考，人类才会刻意控制天生兽欲，培养所谓「人性」。我思故我在可能应该翻译为：我思，故我如是。可惜在摩登红尘下活着的智人越来越忙于为打滚而打滚，甚少机会静下来想想人生的基本问题。不一定是什么深邃哲理哦！只不过尽量认识一下匆匆而过的一生而已；连这也懒得好奇的话，恐怕只能跟随天性吃喝拉睡，与禽兽无别，如此人身纵使难得，得来干嘛呢？

冤家对骂却未至于动武爆粗时，经常将对方贬为动物。

说英语的斯文人喜欢用you animal来侮辱对方，以涉怒火。然而根据人类自己的学术定义，所有人——包括植物人——不分种族年龄，性别品格，都是动物王国一员，辱骂对方为动物跟骂狗是狗同样缺乏常识。中国人这方面稍微科学，怒气攻心时指责对方没人性，禽兽不如，技术上没有否定自己也是动物，只不过自问懂规矩有纹路，好比家畜宠物，不似对方野蛮卑劣，比野生动物更低级。当然，这跨物种对比的基础是人类自以为优越的文明道德范围，撇开了生理体能方面的比较，否则在自然情况下，牙不尖爪不利跑不快游不远的智人很多方面都比不过禽兽，「禽兽不如」其实是常态。

然而从道德文明的角度审视，人真的较为优越吗？

纵观动物王国，人类在某些方面最不安分，甚至最残忍虚伪，没有底气贬低其它畜生。

就看饮食习惯吧。豺狼虎豹茹毛饮血只不过为了饱肚求存，纵使吃相不怎样，但动机比我们生吃高价薄切牛羊嫩肉和鱼鲜寿司淳朴老实，也不会用冷血残忍的现代手段养殖

其他动物。估计猥琐的鬣狗有畜养能力的话，亦不会将活鸡削去嘴尖，塞进多层高密牢笼，只让鸡头伸出笼外终生啄食运输带上的激素饲料，提速成长后宰杀、打包、标签、销售、运输，最终还可能被惺惺作态的食家吊高嗓子批个鸡毛不值：「呸！这是鸡肉吗？怎么吃？扔了吧！」

现代人进食的动机往往脱离了充饥或吸收养分等目的。每当高档动物残骸隆重上桌后，食客的第一反应是拍照上传社交平台炫耀，而不是狼吞虎咽。动物之中，亦只有灵长目摩登智人会无意识地浪费物资来满足虚荣，或在饮食无忧的情况下贪饮暴食。

那么，「人性」是啥呢？没人性的人具体缺乏了些什么呢？

想来想去，「思考」可能是人兽间唯一的基本区别。

人经思考才会刻意控制本能兽欲，慢慢培养出所谓人性。然而吃香喝辣几代下来，失智直立人开始对思考失去兴趣和尊重，忘记了与本能斗争的目标和必要，甚至觉得控制兽性属专制落后行为，大力鼓吹放纵原始，务求禽兽不如，认为这就是所谓自由。

顾名思义，惩教署的官方使命是惩罚与教导，但实际上只懂囚禁惩处而缺乏教导能力，也算局部失职。幸而署方在无意之中对犯人提供了难得的修炼环境，有助思考感悟。高僧憨山大师曾说「荆棘丛中下足易，月明帘下转身难」。可不是？在深山静修，很容易枯修成呆，悟不了道，却忘记了如何做人。在闹市修行，无时无刻都有人间是非提醒你红尘嚣嚣非乐土，刺激有缘人解脱放下。监狱比闹市更糟更杂，乌烟瘴气，满布荆棘，正常人都恨不得抽离魂魄游太虚，加上狱中三餐不愁，住房无忧，工作悠闲，外表不拘，家庭烦恼眼不见耳不闻，一旦将心放下，平常咄咄逼人的生活顾虑立即烟消云散，当下自在，与出家无别，是比较讨厌的理想修行环境。

绝大部分师兄都属于实干型犯罪分子或朴素倒霉的劳动人民，平时对人生有想法也无暇整理，无从表达。古惑仔跟兄弟们喝酒胡扯不谈声色犬马而搬出人生道理，会被笑掉大牙，甚至怀疑精神状况。也难怪，凡事想多了会犹疑，而犹疑对提心吊胆走偏门的人来说是情绪障碍，毫无建设性。要干就干脆，脑筋可以用来研究动手细节，提高技术水平，减低被捕机率；将脑汁浪费在自我分析犯罪心理和考虑长远后果只会打击士气，增加失败风险。

一般在都市底层打拼的人也无条件思考。反正想爆脑袋也改变不了现实，只会惹来唏嘘，何苦呢？

除非.....除非坐牢！

平时没条件多想的人在狱中可以尽情反省，既不怕被嘲笑，亦不愁自扰，更有助打发时间。反正思也在囚，不思也在囚，时间多的是，说不准弄出个改变人生的白日梦，也算不枉署方的无心之栽。

* * *

后记

2012年5月9号，上诉庭只用了十多分钟便裁定约翰和我有充足理由上诉，批准我们以现金换取暂时自由。「英法联」缴付保金后，我们当天回家等候下一步的程序公义，候讯期间不可离港。

同年年底上诉得直，本以为整件事情就此了结，想不到律政司要求终审。律师们听到这消息都喜出望外，按不下嘴角的笑容。

终审庭在2013年夏天同样只花了一两秒钟便判我方胜诉，花厅事件就此落幕。

庆幸之余，不无感慨。

回看人情法序，当初被判罪不代表「有罪」，无非是诸多因素碰撞下的意外倒霉罢了。反之，最终脱罪只不过彰显了金钱的力量，不足以证明「无辜」；公司由伦敦重金礼聘的御用名状在大英司法圈中声名显赫，起了一定作用。

律政司为了一件明显超越香港管辖范围的是非，花了不少纳税人的血汗钱。讽刺地，转眼已过十多年，澳门政府至今也没有骚扰一直在当地埋头苦干尽心尽力履行合约的联营公司。同一家公司，同样的股东结构（除了香港「英法联」的法国股东后期收购了英国股东的股份外），同一个本地合伙人，十多年来续约不断，服务无间。

听说有人吹嘘「坐牢令人生更精彩」。说这风凉话的人不是愚昧无知便是别有用心。当然，能够处变不惊，以开放态度对待人生祸福，则任何经历都没有绝对好坏，都可令人生精彩，那么说了等于没说。现实中，绝大部分人对飞来横祸都没有准备，缺乏条件应付，更莫说从中学习。假如没有太太如常的坚定，女儿、亲友、同事的支持，我不敢肯定自己能否同样安坐花厅，静待风雨过后赏天虹。

时间亦会影响我们对同一遭遇的印象与回忆。

最终在狱中度过了整整七十天，刚巧与我跟阿辉戏言希望体验牢狱生涯的时间吻合。假使要蹲足三年的话，感受可能大大不同。但人生只能在同一时空经历一个过程，一个结局；拷问自己假如这假如那会如何如何，实质意义不大。

无论如何，那段日子确实留下了不少值得铭记的人和事。萍水相逢的狱卒和师兄，在我最脆弱的时刻伸出援手，尤其令我感动，深受启发。他们证实了“仗义每多屠狗辈”并非浪漫空言。而相识在童年，生性多疑的“守护天使”无非心头的魔影阴霾，驱散之后一切都变得更加明亮可爱。

之后根据在花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猜，写了几个短编故事：「古惑仔的中年危机」，「咕噜的心魔」，「法网『灰灰』」，和「洗蛇的公义」，以虚构情节填补现实中的空隙。除了「洗蛇的公义」，都收集在「幽灵的独白」故事集。

那么巧，完成初稿的今天是2024年的闰日；十二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谭炳昌，2024年2月29日于香港